克 莱 斯 特

小说戏剧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克莱斯特

小说戏剧选

商章孙　杨武能
袁志英　白　永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Heinrich von Kleist
NOVELLEN UND DRAMEN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5 年版
GESAMMELTE WERKE IN VIER BÄNDEN 等书选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克莱斯特小说戏剧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3 字数 264,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册（内精装 1,100 册）

平装定价：2.05元 精装定价：3.10元
书号：10188·533



克 莱 斯 特

译本序

一

本书作者亨利希·封·克莱斯特于一七七七年十月十八日生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他在出生登记簿上登记的名字是贝恩德·亨利希·威廉·封·克莱斯特。父亲约阿西姆·弗里德里利·封·克莱斯特是个普鲁士军官，祖上是古老的波西米亚贵族世家。这个年轻的、天赋甚高的孩子就在这样的家庭传统气氛中成长。早年他和堂兄弟一起在家庭教师神学家马蒂尼那儿听课，深得马蒂尼的喜爱和信任。数年以后，他遇到疑难问题时还去向马蒂尼请教。马蒂尼在一次谈话中称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常常容易动感情，但他天赋高，求知欲强，遇事敏感，生性开朗。

一七八八年克莱斯特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十一岁的孩子便去柏林，在教士卡特尔家继续接受教育。卡特尔是个法国移民，对文学很感兴趣，又以翻译家的活动在社会上露面，克莱斯特后来所以走上创作的道路，是和这位教士对他最初的熏陶分不开的。

按照老家的传统，克莱斯特长大后应该当军官。一七九二年六月一日，在他还不满十五岁的时候，作为军校学生，进入波茨坦封建的近卫团。一年以后，他的母亲又逝世了。这时正好

反动势力纠集起来发动反对革命的法国的干涉战争。克莱斯特根本不理解这次进军的社会和世界历史的意义，也参加了反对法国的战争。

一七九五年巴塞尔和约签订以后，克莱斯特重又回到波茨坦，这时他对军人生活内心产生了矛盾。他于是在音乐中寻求安慰。他原是一个出色的笛手，他和几个兴趣相同的同伴组织了一个四重奏小组，时常作些演奏活动。同时他对创作感到兴趣，他和一些朋友一起学习数学、哲学和语言学。一七九七年他被提升为军官，但他对军队生活日益厌恶，甚至反对军人这种职业。从他那个时候写的一些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严肃、刻板和贪婪地追求知识，他相信自己未来的职业是个讲解知识的教员。一八〇〇年夏，他离开军队，来到柏林，寻求真理和知识。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说："理性必须对此表态，我们要听听理性说什么来着……不过我难道能拒绝任何一个职务吗？……我们要相爱，我们要受教育，这就需要许多钱——不过也只是一些钱——我们手里有的钱够用吗？这是个问题……我设想我有奇特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我将来能当作家。我感到，我乐意干这一工作。——哦，寻求职业的前景光明，道路是多方面的。我可以去巴黎，把最新的哲学移植到这个好奇的国家里去……要是你给我几年时间，至多六年，我肯定会找到挣钱的机会……但是我们还应该分开这么久吗？……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住到法国某地去，到它的南部法国瑞士边境去……我们可以在那儿教德语。"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克莱斯特准备日后搞创作之心从此萌生，同时，这里讲的最新的哲学，也就是指当时在德国传播最广的康德学说。康德的不可知论在他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心上起过

影响。一八〇一年十月他给未婚妻的信中反映了这种思想上的倒退："我已经完全放弃了追求知识的努力，我无法给你描述我对一个有知识的人的厌恶。自由、一所自己的屋子和一个妻子是我朝夕以求的三个希望，好象一个僧侣之对他的三个誓愿！哦，为了这种代价，我情愿抛弃一切虚荣、抛弃有钱人的一切荣华富贵和学者的一切声誉。"

所有这些都证实克莱斯特那个时候思想上波涛汹涌，计划上变化无常，直到后来，他追求的伟大目标渐渐显露出来："要是我想写书，那么我能赚到的钱比我需要的还多。不过写书是为了钱吗？——决不是的。"

一八〇一年到一八〇四年，克莱斯特离开故土到德意志各地、法国和瑞士旅行，结识了有进步倾向的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维兰和亨利希·乔克，并在他们的鼓励和影响下开始创作活动。他决心要创作一部集古希腊、莎士比亚、歌德悲剧精华的剧本，经过相当时期的酝酿构思，辛勤劳动，写出了剧本《罗伯特·吉斯卡特》。这个作品尽管获得克里斯朵夫·维兰德的赞许，但克莱斯特自己认为和他的理想中的剧本尚有很多差距，认为并非成功之作。在初次精神危机发生时，他竟然把稿付之一炬。同时萌生自尽的念头。他这一病，拖了很长时间，加上家庭不给他经济接济，弄得他贫病交加，一筹莫展，最后不得不回到故乡，寻求一官半职，以求糊口。

在回乡前，他还写了悲剧《施洛芬斯坦一家》和喜剧《破瓮记》初稿。此外他还打算写两个剧本《移民彼得》和《奥地利的莱奥波尔德》，但后两剧都未能如愿以偿。

在五幕悲剧《施洛芬斯坦一家》里，作者想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歌德的《葛兹·封·伯利欣根》、席勒的《华伦斯

坦》于一炉，剧本写的是两个骑士家庭的世仇和灭亡，猜疑和一系列误解决定了情节的进展。

普鲁士官场的压抑气氛，使作者感到透不过气来。他终于辞去官职，宁愿饿死也不做官。他于是重操旧业，写起文学作品来，一系列剧本和中短篇小说就在此后陆续完成。代表作《破瓮记》和中篇小说《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等先后问世，尽管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时国内外形势有了急遽的变化。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窃取了法国革命的果实，自称皇帝，一九〇五年挥戈东进，长驱直入柏林。当时的德意志因分裂成许多小公国，人心涣散，很不团结，各公国诸侯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纷纷向拿破仑投降，并对他竭尽奉承献媚之能事；德意志西部十六个小国就组织了"莱茵联盟"，成为拿破仑的直接保护国，而拿破仑则在这些保护国中以赤裸裸的掠夺手段进行搜刮，在被侵占区内实施高压政策，当时，全德意志境内无寸土安宁，各公国百姓忍气吞声，痛苦不堪。

克莱斯特目睹这种情景，内心燃起熊熊怒火，他对侵略者和叛徒感到切齿痛恨，不共戴天，他想方设法逃出被法军侵占的普鲁士领土，但遭法军抓获，投入狱中半年。一八〇七年克莱斯特到了萨克森首邑德累斯顿。萨克森这时虽已沦为保护国，但它仍和德意志各邦中唯一仍保持独立的奥地利有着联系。克莱斯特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作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侵略者。剧本《赫尔曼战役》就是一例。这个作品虽然是个历史剧，但目的在于要使现实中的德国人民回忆历史上的一次反侵略战争，从而唤起他们的爱国之心，学习祖先的榜样。《新德意志报》曾评论说："从拿破仑的铁蹄下争取解放是正义的事业。克莱斯特所

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他想要在德意志历史中找到先例，于是他的爱国热情给他指出了阿尔米尼尤斯(即赫尔曼)的英雄业绩。"在这出戏里，克莱斯特还对那些对侵略者卑躬屈膝或迟疑不决的诸侯作了猛烈的抨击。但因萨克森国王害怕拿破仑，因此禁止克莱斯特的这些作品在他境内出版。一八〇九年奥地利向拿破仑宣战，虽在阿斯盆一战中大败法军，但随后节节失利，最后被迫求和。这样，克莱斯特只好回到柏林，继续写作剧本如《洪堡亲王》等等。但这些剧本当时都未能上演。奥地利失败后，克莱斯特原寄希望于普鲁士，但普王腓德烈·威廉二世变本加厉，竟和拿破仑缔结同盟，这使作者感到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已破灭，自己境地悲惨，连糊口都困难，在饥寒交迫中看到当局的凶残和亲友的冷落，觉得再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因此在一八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于柏林近郊万湖湖滨的树林中开枪自尽。

克莱斯特死后遗下八出戏剧，八个中短篇小说，若干小品和有趣的轶事等。在这个集子里特选译了他的六个中篇小说和两个剧本，供大家参阅。

二

德语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一词Novelle，源出意大利语Novella这个词。原来指的是"新闻"或"轶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个词才变成了文学术语。十八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文学中也出现了类似《十日谈》形式的文学体裁，一般指结构严谨、篇幅较小，讲一个完整故事的散文体小说。首先使用Novelle这个词的是克里斯朵夫·维兰德。一八〇四年发表的故事集《蔷薇丛中六日谭》里，就收有一则叫做《无题的Novelle》的故事。歌德在一七九

五年发表的《德国流亡者的故事》也是采用这种形式，具有较大的文学价值。歌德自己也写过一篇Novelle。尽管如此，德语文学中 Novelle 的创始人，是克莱斯特，因为他不仅打破《十日谈》中那类数人聚在一起讲故事的老框框，发展成为单篇的小说，而且它们的内容和艺术性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们在这个集子里搜集的《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侯爵夫人封·O》和《智利地震》等中篇小说，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的素材，克莱斯特是从他的朋友普菲尔那儿听来的，后来他在柯尼希贝格的柏林教师彼得·哈夫蒂茨那儿研究了《古代编年史》，隐去了故事发生地点萨克森，把作品第一部分发表在刊物《太阳神》上，后来又把已发表的部分进行修改，直到一八一〇年在柏林完成整个作品。

《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可说是作者所有小说中的杰作。内容写十六世纪住在哈弗尔河戈哈斯桥畔的一个马贩子，在他驱赶马群到邻近小公国的市场上去出售时，沿途碰到大地主土仑卡设的关卡，要他付"买路钱"，才能让他通过。地主的刁难和压迫使他感到痛苦，他想向上告发，但因官官相护，使他觉得走投无路。便下决心变卖家产，购买武器武装家人，准备向地主复仇。结果地主逃亡，起义队伍越聚越多，惊动了选帝侯。统治者通过马丁·路德向他发招安书，他因相信统治者至圣至尊，甘愿放下武器，束手就擒，最后被判处死刑，落得个悲惨下场。

这个马贩子看来属于当时德国上升的市民阶层的人物，他到各个公国去做贩马生意，而买主往往是各地的封建地主，所以他本来也愿意和土仑卡这样的地主做买卖，实在因为后者起了黑心，对他敲榨勒索，想夺取他的马，逼得他走投无路，才使他揭竿起义。他之所以起来反对地主土仑卡，那是因为他自身的利

益受到了侵犯。要戈哈斯来彻底否定这个封建公国制度，那是根本谈不上的，他也没有对现存封建社会的法治制度产生过怀疑。他原是一个循规蹈矩、恪守本分的普通生意人，如果地主们让他的生意顺利做下去，不加阻挠和刁难，那么他也不会反对他的顾主们的。因此小说一开头就说"正义感把他变成了强盗和凶犯"，这怕与实际情况不符。但小说毕竟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那种敲榨勒索、为非作歹、鱼肉人民的丑恶嘴脸，同时也反映了新兴市民商贩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克莱斯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作者精心塑造的妇女形象，如《破瓮记》中的夏娃，《洪堡亲王》中的纳塔丽等。侯爵夫人封·O，也是其中之一。小说《侯爵夫人封·O》最初发表于《太阳神》杂志，一八一〇年才收进作者的小说集第一卷。作者初次发表时在标题下作了补充："这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写成的，不过故事发生地点从北方移到了南方。"这样的事有可能是在当时的战争中发生的。写这作品的素材可能是从法国随笔作者米歇尔·德·蒙田的一则轶事中汲取的：一位妇女突然怀孕，但是她，这个失去知觉的人，不知道怎么会如此的。而家庭里的男子怀着习俗的偏见，对她变得冷酷无情。父亲看见女儿，哥哥看见妹妹肚子大了，便对她大发脾气，只有做母亲的敢于为女儿说话。于是这个年轻女子离开了老家和双亲。在克莱斯特的笔下，这个少妇更加坚强，她决心离家独自扶养她已经怀孕的孩子。……凡此种种使这个作品成了德语中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罕见的杰作。克莱斯特把母爱提高到传统观念之上，侯爵夫人封·O成了德语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妇女形象之一。后来《侯爵夫人封·O》这个作品被改编成剧本，至今还在德国各地舞台上演，历久不衰。

《智利地震》是克莱斯特的名篇之一。它最早以《赫罗尼莫与荷赛发。一六四七年智利地震的一幕》的标题刊载在一八〇七年九月的《晨报》上，然后收进一八一〇年《小说集》第一卷。克莱斯特在这篇小说里主要描述一次自然的灾难在瞬息之间毁灭了一个没有人道的社会制度，一对高尚的情侣，逃脱了刽子手的血腥的手，似乎获得了拯救。然而地震一旦过去，教会又来迫害他们了，终于使这两个男女遭到毁灭。这篇小说以极大的力量控诉反改革时期的专制主义统治和天主教会。其批判当时社会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圣多明各的婚约》反映了黑人起义反对殖民者统治、黑人对白人侵略者持有极大仇恨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正好反映这一问题的历史情景。

由于历史的局限，克莱斯特不可能以一个反殖民主义者的身份来写此篇，我们也不能这样要求他。他在这个故事里却是看到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起因是侵略、压迫和残酷的异族统治。

《养子》和《决斗》这两篇都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斗争。我们虽然不能确切指出作者所利用的素材的来源和出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都来自现实生活。

三

从德国文学史上看，自席勒以后到克莱斯特生活的那个时代，克莱斯特可算是最杰出的戏剧家了。尽管他的剧作有的上演时并未取得象席勒的《强盗》那样的成功，有的不为人知，直到作者死后才能问世，但是克莱斯特的剧本自有它们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

《破瓮记》和莱辛的《明娜·封·巴尔赫姆》、豪普特曼的《海狸皮大衣》合称德国三大喜剧。《破瓮记》可算是克莱斯特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八个剧本中对社会现实反映得比较客观的一个。

一八〇一年十二月克莱斯特和他的一个朋友去瑞士旅行，他忽发奇想，在那儿买了一个小农庄准备定居下来当农民。一八〇二年一月他在伯尔尼他的朋友作家亨利希·乔克那儿住了几个星期，他在乔克房间里看见了一幅法国铜版画《法官或打破的罐子》，由此使他产生写一个剧本的愿望，因此，他对铜版画说过这样的话：

"这出喜剧可能根据一个历史事实，然而关于它我却没有能够发现更详细的资料。我写作这剧本的动机，是从几年前我在瑞士看到的一张铜版画中得来的。我们在这张画中——首先看到一位法官，他严肃地坐在裁判席上；在他面前站着一个老年妇人，她手里拿着一个打破了的罐子，好象要说明这个罐子所受的损害似地；被告，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法官声色俱厉地申斥他，把他当作一个被判决了的人，他仍然为自己辩护，可是没有力量；还有一个姑娘，她大概替这个案件作过证（因为谁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才发生了这一桩罪案），她站在母亲和未婚夫的中间，搓弄着围裙；她站在那里，使人想到，任何一个作了假证言的人，也不会显得比她更为沮丧；法庭的文书（他可能不久以前见过这个姑娘）现在从旁边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法官，就象雷昂在某一次类似的情况下看着俄狄浦斯一样。原画的标题是《法官或打破的罐子》。"

大约在一八〇六至一八〇八年之间作者看来完成了这个剧本，一八〇八年在《太阳神》杂志上发表了这个剧本的片断，大约在一八一一年复活节，也就是在他死前半年，这个剧本才初次

问世。

剧本揭露了普鲁士社会的黑暗现实。村民百姓被统治者任意欺凌，堂堂法官实际上是被告，是案犯，打碎瓮的不是别人，正是法官自己。这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走得更远。这个剧本和小说《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一样，它告诉人们具有浪漫色彩的牧歌田园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现实是冷酷无情的。农村中家长式统治的法官的专横，任意鱼肉乡民，贪赃枉法，农民对“上面”来的东西表示不信任。他们感到若要保护自己，对当局只能采取贿赂和欺骗的办法。不管这种贿赂是通过金钱、礼物还是美色。卢卡契认为作者就是这样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当时普鲁士农村的出色的现实主义图画”。

卢卡契在评论克莱斯特时曾指出：“克莱斯特走向客观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巨大才能，他的那种以无所顾忌的真实性在作品中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的才能，在他的杰作《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和《破瓮记》中，取得了完整的形象。这两个杰作在旧普鲁士容克克莱斯特身上，如同恩格斯对保皇党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洪堡亲王》是作者写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成熟的一个剧本。他写这个剧本的原因现在无从查考。他第一次提到这个剧本那是在一八一〇年三月十九日。他在给他姊姊乌尔丽克的一封信中说：“从勃兰登堡历史中汲取的素材写成的剧本已经交给亲王拉德齐维尔的私人剧院，据说日后要在国家剧院上演，如果它印成书的话，将要交给王后。”

信中所提到的这个剧本不可能是别的，一定是《洪堡亲王》。作者写这一剧本的动机，出于一则轶事，腓德烈二世曾在《纪念勃兰登堡家族史》中提到过它。在费柏林那次战役中，洪堡亲王

未听清选帝侯下达的命令，提前出击敌人。在这场战役以后，选帝侯对洪堡亲王说："如果我对您以严格的军法论处，您的性命早已不保。幸而上帝保佑，我不想玷污这种幸福日子的光辉，同时也不想流一个大臣的血，此人曾是我取得胜利的主要工具。"

这个剧本的主题旨在讨论统治者和他的军官之间的军法服从职责的必要性和它的界限。一个将官在外作战，是否要绝对盲目地服从上级的命令，不许越雷池一步，还是有一定的机动性，为了不丢失战机，可以提前或推迟行动。即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选帝侯在剧中代表的是法律的尊严，而亲王代表的则是个人决定的自由。亲王认为，通过他的坚决行动，抓住战机，打了胜仗，选帝侯会深深感激他。但是统治者却认为这样只会产生危险，破坏军纪可能会导致普鲁士军事国家的垮台。作为这种普鲁士纪律观点的代表，选帝侯不仅按照军法对亲王判处死刑，而且在于杀一儆百，不让别人效尤。他最初的用意可能让亲王从此汲取严重的教训，用一种普鲁士式的"责任感"教育他。但是这种惩戒并没在亲王身上发生作用，亲王相信选帝侯会良心发现，收回成命，这种裁判只是一种官样文章而已。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对普鲁士军事国家的军纪问题提出了挑战，人们的同情是在洪堡亲王这一边的。这儿可举一例：

剧中有一个场面是科特维茨上校为亲王的这种行动方式辩护。他认为没有亲王主动的不失时机的进攻，要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如果他处于这种地位，他也会冒死这么干。要之，这个剧本敢于对普鲁士军事国家的法律条文，提出异议。如果说，剧本若有可取之处，也就是在此。

四

克莱斯特的一生是在内心矛盾和斗争中度过的，他的立场是保守的，始终是在普鲁士容克圈子里打转转，诚如梅林在论断克莱斯特时所说："克莱斯特始终没有跳出旧普鲁士地主阶级的小圈子。"因此，他未能与当时的进步力量结合起来，也看不到人民的真正伟大之处。他后来不得不日益感到孤独和无能为力。虽然在德国历史上的阴暗的岁月里，在各邦诸侯都屈服在拿破仑的淫威之下的时候，他还大声呐喊，并写出作品，号召各邦团结起来把侵略者从祖国的土地上赶走，但他的呼声是软弱的，他没看到人民的力量。这也许是他的局限性所在。然而，从他的作品的效果来看，他还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德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他的一些作品，成了德国文学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自己也不愧为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伟大作家。梅林和卢卡契在论德国文学遗产时，都对他有过评论。恩格斯评巴尔扎克时所说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也可用到他的身上。

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叶　文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次

小　说



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

十六世纪中叶，哈弗尔河滨住着一个马贩子，名叫米歇尔·戈哈斯，是一位教师的儿子，在当时，他是一个最正直又最可怕的人物。这个非凡的汉子一直到他三十岁为止，可以认为是一个良好公民的楷模。他在一个今天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村庄里，有一所农场；他在这里靠自己的经营平静地过着生活；他妻子替他生儿育女，他教育孩子要敬神，勤劳，忠实；他的邻居没有一个人不曾感受过他的恩惠，或是不佩服他为人的公正；总之，如果他在一种德行方面不曾越轨的话，世人想起他来，必然要对他祝福。但是，正义感把他变成了强盗和凶犯。

他有一次骑着马到国外去，带了一群小马，都是养得肥硕而毛色发光的；他正在盘算着，在市场上卖了这些马匹可能获得多少利润，以及怎样派用场：他想照善于经营的业主那样，用一部分来获得新的利润，但也把另一部分用一点在目前的享受上面。想着想着他已抵达易北河岸，来到一座巍峨的骑士城堡附近。他在萨克森邦的境界上，碰上了一道他一向在这条道路上没有看见过的拦路的木栅。当时正下着大雨，他便带着马匹停下来，喊看栅的；隔了不久，这看栅的满面不高兴地把头探出窗外张望了一下。马贩子叫他替自己开栅。“这里又玩什么新花样啊？”税吏

过了好久才从屋子里走出来，他便问道。税吏一面开栅，一面回答说："这是选帝侯授给温策尔·封·土仑卡老爷的特权。"——"原来是这么回事，"戈哈斯说，"老爷叫温策尔吗？"他同时望一望那一座筑有辉煌雉堞、雄视着这一带田地的城堡。"那位老爷死了吗？"——"中风死啦，"税吏回答，一边把木栅拉起来。——"哦！可惜呀！"戈哈斯说。"一位令人敬重的老爷子，关注人们的往来、商业和交通，只要他能够做得到的，他便赞助；他从前叫人修过一条石板路，因为我的一匹母马在外边走进村子的路口上跌断过一条腿。好吧！我应该纳多少钱呢？"他问，说着便从在风中摆动着的大衣下面好不容易地掏出税吏所索取的小银币来。"给你，老头子，"他接着说，因为税吏已在叽叽咕咕地催他："快点吧！快点吧！"并且在咒骂天气。"假使这根木头是长在树林里的话，那对于我同你都岂不好一些吗。"戈哈斯说着把钱交给他，想骑着马走了。

谁知他刚好走到木栅下面，另外有一个声音便从他背后的塔上冲着下面叫起来："停一下，马贩子！"他看见堡长把窗户碰上，向着他赶下楼来。"不知道又要玩什么新花样呢？"戈哈斯心里嘀咕，勒住马匹停了下来。堡长一边扣他大肚皮上面的背心的纽扣，一边走过来，斜着身子迎风站着，问他要护照。戈哈斯问道："护照？"他尴尬地告诉人家，他知道他并没有护照；但是只要告诉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或者偶然也会预备一张的。堡长斜着眼睛望着他说，没有选帝侯的特许证是不放马贩子带着马匹过境的。马贩子声明，他一生已经过境有十七次，从未带过一张这样的证件；所有和他的营业有关的选帝侯的法令，他知道得清清楚楚；这大概不过是出于一种误会，他请堡长考虑考虑，因为他的旅程尚远，请堡长别再无谓地在这里留难他。但

是堡长回答说，他第十八次是混不过去的了，这个法令就是因此才于新近公布的，他想过去就非领取护照不可，不然他从那里来，就得折回那儿去不可。这些非法的勒索逐渐使马贩子生气了，他想了一会儿，便下了马，把马交给马夫，并且说，他要亲自同土仑卡老爷谈一谈。他走上城堡；堡长跟在他的后面，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什么给贪婪的吝啬鬼放放血是有好处的；他们两人用目光互相打量着，走进了大厅。

当时大地主正同几位快活的朋友在喝酒；他们听说了一个笑话，正笑得不可开交，这时戈哈斯走到土仑卡的面前来，要申诉自己的苦情。大地主问他要做什么；骑士们望见这个陌生人，便都不作声了。戈哈斯刚好提出他马匹过境的申请，一群人便立刻叫起来："马吗？马在什么地方啊？"大家跑到窗户前面去看。他们看见了毛色发光的马群，便根据大地主的提议，飞奔到院子里去。这时雨已经停止。堡长、管事的和仆役们围着马群，大家都在端详这些牲口。这个夸赞有白斑的赤兔马，那个说喜欢栗色马，第三个抚摸着有黑黄斑点的花马，大家都说，这些马长得好象牡鹿一样，在国内没有养得再好的了。戈哈斯高兴地回答说，好马还得有好骑士，因此便要求骑士们购买。大地主很爱那匹赤色的牡马，问他要价多少；管事的劝老爷买下那两匹黑马，因为家里缺少牲口，农事上用得着；但是，一等马贩子把价钱说出来，骑士们觉得赤兔太贵了；大地主也说，这样贵的马他不买，除非他是圆桌武士团的骑士，非骑它去见亚瑟王[①]不可。戈哈斯看见堡长和管事在交头接耳，一面还注视着他的黑马，便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预感，好象非得把马匹出卖给他们不可似的。

---

① 亚瑟王是中世纪传说中的古不列颠王，手下有十二名武士组成的圆桌骑士团。

他对大地主说："老爷，这两匹黑马我在六个月前花了二十五个金币买来的；你给我三十个金币把它们买去吧。"有两个站在大地主旁边的骑士郑重地说，这两匹马的确值这许多钱；但是大地主说，他情愿花钱买那匹赤兔，也不愿意买那两匹黑马，说着便准备要走的样子；戈哈斯又讲，他或者下一次牵了他的马匹过境时，再同老爷做一笔交易吧；说完便向大地主告别，握了他坐马的缰绳想骑上马走了。

这时候堡长从人群当中走出来说，他该明白，他不带护照是不准通行的。戈哈斯转过身来问大地主，这种妨碍他整个营业的办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大地主露出一副窘相，一面走开去一面回答说："不错的，戈哈斯，你一定要办一张护照。你同堡长谈一谈再走吧！"戈哈斯对他声明，对于运马过境的法令，他绝对没有要规避的意思；他答应，在经过德累斯顿城时去秘书厅办理护照，并且请求只放他通行这一次，因为他绝对不晓得有这样的法令。"好吧！"大地主说，因为这时候天又开始刮大风，把他瘦弱的四肢吹得冰冷，"放这个可怜虫走吧。你们跟我来！"他对骑士们说，然后转过身要走进堡里去。堡长却对大地主讲，他至少非得留下一件抵押品不行，作为戈哈斯去申请护照的担保。大地主在大门口又停下来。戈哈斯便问，他究竟应该留下价值多少的东西或银钱，当作黑马的抵押品呢。管事的叽叽咕咕地说，他可以就把黑马留下来。"不错，"堡长说，"这最适当不过了；护照办妥后，他可以随时将它们领回去。"戈哈斯对于这样无耻的要求非常惊讶，便告诉大地主说，黑马是他想出卖的；大地主当时正冷得把衣襟捂在肚子前面。这时又起了一阵急风把一股雨雹刮进门里来，他想让这件事告一个结束，便叫起来："如果他不情愿把马匹放手，那就把他再赶回到栅栏那边去吧，"说完就走

了。

马贩子看出来，他在这里对于强权非得让步不可，便决意接受要求，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他解开黑马，把它们牵到堡长所指定的厩房里去。他将一名马夫留在这边，给他一些钱，吩咐他好好地照料这些马匹，等到他回来，便带着其余的马群，继续赶路，去莱比锡参加市集；在养马事业正在发展的时候，萨克森境内是否会公布这样一道法令，他心中半信半疑。

在德累斯顿城的郊外某处，他有一所房子附带几间厩房；他一向总是从这里到当地一些较小的市集做生意的；到了德累斯顿城，他立刻赶往秘书厅；他在厅里认识几位参事，他从他们那里听说，护照这件事完全是胡扯淡，正如他初时所料到的一样。由于戈哈斯的恳请，心中不大痛快的参事们便发给他一个证件，说明他们没发给护照的理由；戈哈斯对于骨瘦如柴的大地主的自作聪明不禁感到好笑，虽然他还不清楚，他拿了这东西究竟该怎么办；随后，他把带来的马群在几个星期里很满意地卖掉了，便回到土仑根堡去，心中除去感到世间普遍的困苦以外，却没有其他任何愤懑的情绪。他把证件递给堡长，堡长看后却一声不响；马贩子问他，他现在是否可以将马匹领回去呢。堡长说：他尽管到厩房去把它们牵走好了。但是戈哈斯走过院子时，已经听见人说起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据说，他的马夫留在土仑根堡没几天，便因为品行卑劣，被殴打一顿赶跑了。他盘问那个把这消息告诉他的孩子，马夫究竟干了些什么？后来谁照料马匹呢？但是孩子回答不知道；在孩子替马贩子打开他们面前厩房的门时，他心中已经浮起种种的预感。可是，当他看见那两匹毛色光亮而肥硕的黑马变成了两匹骨瘦如柴、无精打采的驽马时，便大吃一惊；马骨头恰似挂东西的横木；鬣毛和短毛，没有经过照

管和修整，粘成了一团团的，两头畜生显出一副可怜的模样！它们对他有气无力地动了一下，嘶了一声，使戈哈斯心里无限愤怒起来，便问，他的马匹怎么弄成了这个模样？站在他旁边的孩子回答，它们并没有受过什么虐待，也吃到了应得的饲料，只不过在田里使用了几次，因为正赶上收获季节，缺乏拉车的牲口嘛。戈哈斯把这种无耻而有计划的暴行诅咒了一番，但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只得忍气吞声，毫无办法；他已经预备带着马匹离开这个匪窟，这时堡长听到谈话的声音已经赶来，问怎么一回事。“怎么回事吗？”戈哈斯回答。“谁允许封·土仑卡老爷和他的家人拿我留在他家里的黑马下地干活儿的呢？”他接着说，这是不合乎人道的，同时随手拿柳条将精疲力竭的马匹抽了一下，想叫它们动一动；他指给堡长看，它们连动弹都不行了。堡长瞪眼看了他一会儿，说：“看这个无赖啊！两匹劣马既然还活着，他是不是应该谢谢上帝吗？”他问，马夫既然跑掉，谁又该照料它们呢？马在地里干活儿赚得他们给这些畜生所吃的草料，这难道不公平吗？他最后讲，他不愿在这里说废话；不然他要喊些狗来，让它们使院子静下来。

马贩子的心在胸中扑通扑通跳着，恨不得把这个卑鄙的肥猪摔到粪堆里去，拿脚去踩他那张紫铜色的脸。但是他的正义感好比一把金秤，还在摆来摆去；他在自己心头的法庭前面还不敢断定，是否他的敌人真是负有一种过失；他把堡长的恶言恶语吞下肚去，走到马匹跟前，替它们整理鬣毛，暗自考虑着全盘情况，然后沉着气问：究竟马夫是因为什么过失被赶出这座城堡的呢？堡长回答：“因为那个无赖在城堡里强横霸道，不听招呼呀！因为他不肯将就调换厩房，反而要叫那两位来到土仑根堡的少爷的马匹为了他这劣马的原故，在露天的街道上过夜

呐！”——戈哈斯真是情愿牺牲掉卖马匹的钱，要是他能够把马夫找到跟前来，让他同这个说大话的堡长对质一下。他还站着，替黑马抹顺那些长毛，同时心里盘算，处在他的地位应该怎么办；这时情况突然转变，大地主温策尔同着一群骑士猎兔子归来，带着仆役和猎狗，骑着马冲进了堡中的广场里。他问出了什么事，同时猎犬望见一个陌生人，便站在一边对着戈哈斯穷凶极恶地狂吠；一伙骑士们站在另一边喊它们别叫，堡长却立刻昧着天良，颠倒黑白地告诉土仑卡说，这个马贩子因为黑马被使用过一些时候，态度真是无法无天的嚣张。他大吵大骂，不肯承认这是他的马匹。戈哈斯叫起来：“这不是我的马匹，公正的老爷啊！这不是值三十个金币的马匹呀！我要领回我那养得肥壮的好马！”——大地主脸上泛起一层苍白色，下了马说：“如果他不肯把马匹领回去，就由他去好啦。孔德，你来！”他叫了一声——“汉斯，你们来呀！”一面用手将裤子上面的尘土拍掉；“把酒拿来！”当他带着一伙骑士们走到门口时，又喊了一声，便走进屋去了。戈哈斯说，他宁可把剥皮匠叫来，把这些马的皮剥掉，也不愿把它们这样牵回到戈哈斯桥的马房里面去；说完，他让这两匹驽马站在场上置之不理，纵身跨上他的赤兔，一面声明他会懂得替自己申张正义的，便骑着马走了。

他已急驰在去德累斯顿城的路上，这时想起了马夫，以及人家在城堡中对于他所发的怨言。他开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还没有走到一千步远，又拨转马头，觉得先将马夫盘问一番，是妥当而应该的，便折向戈哈斯桥村去。他虽然受了侮辱，但一种正常的、已经谙习世间病态制度的感情叫他甘愿忍受失去马匹的痛苦，把这看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结果，只要事情真象堡长所说，的确该由马夫负责。但是，他心中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同

样高尚的感情，而且他越是往前走，在各处停下来谛听每天在土仑根堡加之于旅客们的种种非法行为的议论，这种感情越是滋长，向他说：倘若这事整个不过是暗自预先安排好的，那么他便应拿出全副力量，对世界担负起责任，替自己所遭受的侮辱要求赔偿，也替他的同胞预防将来的侮辱。

到了戈哈斯桥村，他拥抱过忠实的妻子丽丝珀，吻过围在他膝下雀跃着的孩子们以后，便立刻问起马夫头赫尔泽的情形：是否有人听到他的一些消息呢？丽丝珀说："不错的，亲爱的米歇尔，这个赫尔泽啊！你想一想，这个倒霉的人大概两个星期以前，被人打成重伤，回到这里来；真不应该，打得这样厉害，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我们便把他送上床去，他在床上吐血吐得好厉害，我们反复追问他，才听见他讲出一桩没有人能了解的事来：你怎样把他和别人不允许过境的马匹，留在土仑根堡；别人怎样残酷地虐待他，强迫他离开那座城堡；而他怎样毫无办法将马匹带走。"——"有这样的事吗？"戈哈斯说，一边把大衣脱下。"他究竟复元没有呢？"——"除掉吐血以外，"她回答，"好得差不多了。我原想立刻打发一个马夫到土仑根堡去，让他照料那些马匹，等到你回家来再说。因为赫尔泽为人一贯诚实可靠，对于我们的忠诚实在没有别人比得上，因此我对他说的有这样许多事实作佐证的话，万难产生怀疑，或者相信他是因为别的原因把马匹丢了的。但是他哀求我，不要勉强别人到那个匪窟里去，宁可不要那两匹牲口，如果我不想让人去送命的话。"——"他还睡在床上吗？"戈哈斯问，一面把领结解下来。"他这几天，"她回答，"已经又在院子里走动了。总而言之，你将知道，"她继续说，"所有的事一点不假，而这一件事情不过是他们最近在土仑根堡对于外人所作的许多罪恶之中的一桩罢了。"——"这件事情我非得先

调查一番不可，”戈哈斯回答。“丽丝珀，如果他起了床，你替我叫他来吧！”说了这句话，他便坐到靠椅里去；主妇看见他安详的态度，很为高兴，便去喊马夫来了。

“你在土仑根堡干了些什么？”丽丝珀同着他走进屋里时，戈哈斯便问。“我对于你并非十分满意呢。”——马夫听到这番话，苍白的脸上起了一阵红晕，半晌不作声；后来他回答道：“东家，你说得一点不错！因为我想拿一根我碰巧带在身边的硫磺线，把那个将我赶出来的匪窟放一把火烧掉，当时我听见一个小孩子在里面哭，我便把那硫磺线抛到易北河里去了，心里想：让天火来烧掉它吧；我不愿干这事！”——戈哈斯愕然地说：“但你是因为什么缘故让人家把你从土仑根堡赶走的呢？”——赫尔泽回答：“因为干了一件不妙的事，东家，”说着将额头上的汗珠揩干。“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我不情愿那些马匹在田里干活，给糟蹋死，就说，它们年岁还小，没有拉过车子。”——戈哈斯一面隐住他的窘相，一面回答，他在这方面说的不完全是真话，那些马匹在去年初春的时候已经拉过一些时候车子了。“你在城堡既然象在作客，”他继续说，“那么他们因为忙着要把秋收的粮食搬运进来，果真是必要的话，你在那里就应该以和睦的态度帮一两次忙的。”——“我也这样地作了，东家，”赫尔泽说。“因为他们对我哭丧着脸，我便想，这件事对于黑马不见得会有多少妨碍的。第三天的上午，我便把黑马套上车子，运进来了三车粮食。”——戈哈斯的心血往头上涌着，垂着眼皮望着地上，便说：“这桩事他们没有对我提起呀，赫尔泽！”——赫尔泽对他担保确是如此的。“我态度不和气的事，”他说，“只有这桩，马匹中午还没吃完饲料的时候，我便不肯把它们再套到轭头里边去；堡长和管事的对我建议，不如接受不费钱买的草料，而把你给我留下来的草料钱放进

自己口袋里边去；我回答他们——我要对他们不起了；说完转过身来便离开了他们。”——“但并不是因为这件态度不和气的事，”戈哈斯说，“把你从土仑根堡赶走的啊。”——“那可不是，”马夫叫起来，“因为一桩无法无天的罪恶啊！当天晚上有两个骑士来到土仑根堡，他们的马匹牵到厩房里去，却要把我的拴在厩房的门上。堡长自己把它们安置到那里的，我从他的手里把黑马接过来，问，现在叫这两匹牲口在什么地方过夜呢？他便把一个猪圈指给我，是用木条和木板靠着城墙搭起来的。”——“你的意思是说，”戈哈斯打断他的话头，“那是为养马搭得很坏的一个棚舍，看起来很象一个猪圈，而不象一个厩房吧。”——“那是一个猪圈，主人，”赫尔泽回答；“的确是一个猪圈，猪在里边跑出跑进，而我却站不直身子。”——“或者确实替黑马找不到别的安顿的地方吧，”戈哈斯插进来说，“在某种情形下，骑士的马匹是有优先权的。”——“那个地方太窄小，”马夫小声回答，“那时总共有七位骑士在堡里。倘若你是主人的话，你便让那些马匹稍微挤拢一些就行了。我于是说，我想在村子里找一间厩房，租它下来；但是堡长说，他奉命看守这些马匹，绝对不允许我把它们从院子里牵走。”——“哼！”戈哈斯说。“你怎么回答呢？”——“因为管事的说，那两个客人不过是住一宵，第二天早晨就走的，那么我便把马匹牵进猪圈去了。但是第二天过去了，毫不见动静；到了第三天，又听说骑士们还要在堡里住上好几个星期。”——“归根到底，赫尔泽，”戈哈斯说，“猪圈里并不象你刚把鼻子伸进去时所想象的那样糟吧。”——“真的不错，”他回答。“我把那个地方打扫了一下，也就行了。我给了女仆一个小银角子，让她把猪安置到别的地方去。我也就整天地忙着，要让马匹能够站得起来；早晨天一亮，我便将上面的木板从横木条上拿下来，晚上又

盖上去。它们好象鹅一般，从顶上探出头来，向戈哈斯桥村，或者其他较好的地方张望。”——“既然这般说，”戈哈斯便问，“那么到底为什么缘故他们把你赶跑的呢？”——“东家，我对你说吧，”马夫说，“因为他们想摔掉我。因为他们见有我在面前，便不能把马匹糟蹋死。无论在院子里还是在下房里，他们到处给我看脸色；可我心里想，你们尽管把嘴歪斜了吧。所以他们便不管一切，趁机会把我赶跑了。”——“但是理由呢？”戈哈斯喊着说。“他们总要有个理由才行呀！”——“噢，那当然，”赫尔泽回答，“而且理由是最充足的。第二天傍晚，我把在圈内呆了一天弄得肮脏了的马匹牵出来，想骑着它们去洗澡。我刚好走到大门口，正要拐弯，就听见堡长同管事的带着佣人、猎狗和棍棒，从我背后的下房追出来，一边喊：‘抓住那个无赖！抓住那个强盗！’好似发了疯一般。看门的拦着我的去路；我便问他和向我发疯似的扑来的一群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事！？’堡长一手拉着我两匹黑马的缰绳，一把抓住我的胸口问，‘你要把马匹带到什么地方去？’——我说：‘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吗？岂有此理！我要骑马去洗澡！你以为我……’——‘去洗澡？’堡长叫起来，‘土匪，我要教一教你怎样在到戈哈斯桥村的马路上洗澡！’他和抓着我一条腿的管事把我拚命一拉，拉下了马，把我直挺挺地摔到了泥堆里去。‘救命呀！无法无天了！’我喊，‘辔头和毡子，还有我一包洗换衣服都放在厩房里呢！’管事的当即把马牵走了，堡长同一班佣人拿脚踢我，拿鞭子和棍棒打我，把我弄得半死，倒在大门背后。我大骂：‘你们这群恶狗！你们把我的马牵到什么地方去呀？’边骂边爬起身来。‘滚出堡外去！’堡长大声地喊，并且叫：‘恺撒，咬啊！猎人，咬啊！尖牙，咬啊！’这一下，十二匹以上的一大群狗便向我扑了过来。我于是从木栅上边拉下一根我不晓

得是不是横档的木棒，在我的身边打死了三匹狗；但是我被咬得不象样子，痛得受不了，不得不快逃。'嘘！'一个哨子尖厉地吹起来，狗跑进院子，两扇大门关上，门闩拉上，而我便人事不省地倒在马路上了。"

戈哈斯脸色苍白，但装出开玩笑的口吻说："赫尔泽，难道你不情愿逃走吗？"看见赫尔泽脸涨得通红，低着头不作声，他又说："你老实对我说，你不喜欢住在猪圈里；你心里恐怕想，在戈哈斯桥村的厩房里终究是好一些吧。"——"真要人的命啊！"赫尔泽叫起来："辔头和毯子，还有一包洗换的衣服，我不是说都还留在猪圈里吗。那包在红绸子围巾里的三个金币，我把它们藏在料槽背后了，难道我不该把它们藏在身边吗？拚了这条命吧！如果东家您这样说，那我可要把那个掷掉了的硫磺线再燃起来啦！"——"别发急，别发急！"马贩子说，"方才我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坏的意思！你听我讲，你说的一句一字，我都相信是真的；倘若要公开作证，我情愿在神的面前替那番话发誓。我心里难受，你替我做事倒了这样大的霉；你去吧，赫尔泽，去床上休息吧；去要一瓶酒来喝，安慰安慰你自己吧。总得替你伸张公理的啊！"说罢，他站起来，把马夫头留在猪圈里的东西抄录了一个单子，分别注明它们的价值，还问他养伤费估计花了多少；然后他同赫尔泽握握手，便打发他下去了。

戈哈斯把事情的全盘经过和前因后果讲给他的妻子丽丝珀听，告诉她，他已经决意要向法庭起诉；看到丽丝珀极力地鼓励他，他真是高兴。她说，总还有一些其他的旅客，或者不象他这样能忍耐的，也会经过那座堡塞；象这样非法的行为，上帝应该出来阻止才是；他为打官司所需的费用，她总会筹出来的。戈哈斯称她是他的能干而主持正义的妻子，当天和第二天，他同她和

他的孩子们过得十分快活；他的事务一容他分身的时候，他便动身到德累斯顿城去，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那里，他靠了一个相熟的法学家的帮助，拟好了一个状子，把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对他本人以及他的马夫赫尔泽所犯的罪行详细地叙明，要求对土仑卡依法判罪，恢复马匹原来的状态，并且赔偿他个人和他马夫的损失。这诉讼事件实在是非常清楚的。那些马匹是违法地被扣留着，这就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即使有人设想，那些马匹不过是偶然害起病来的，那么马贩子要求替他将它们医好，也是在理的。戈哈斯在省城里四处活动，也找到了不少答应热心帮助他的朋友；贩马这种大规模的生意，使他认识了该地许多重要人物；而他做生意的诚实态度，使他取得了他们大家的好感。他在他的律师家里愉快地吃过几顿饭，律师本人便是有地位的人物；戈哈斯在他那边留下来一笔款子，作为诉讼的开支；对于他诉讼的结果，他听了律师的话完全放心了，在几个星期以后便折回戈哈斯桥村，回到他妻子丽丝珀身边。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一年差不多过完了，他从萨克森那里连对于他所提出的状子的一个批示都收不到，更谈不上结果本身了。他向法庭又申请过好几次以后，便写了一封密函问他的律师，为什么会耽误这样久；后来打听出来，状子由于上边的授意，在德累斯顿的法院完全给压下来了。——律师在答复马贩子惊异地问他原因在哪里的回信里说：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同两位贵人，沈慈和孔慈·封·土仑卡是亲戚，其中一位在选帝侯身边任司酒，另一位当侍从。他还劝戈哈斯，与其再向法庭告状，不如设法领回他在土仑根堡的马匹；他告诉戈哈斯，现在在省城里逗留着的大地主似乎指示他的手下人，把马匹交还给他；最后他求戈哈斯，如果他对于这件事还不肯罢休的

话，至少别再委托他办理这件事了。

戈哈斯那时正在勃兰登堡城防司令亨利·封·格邵那儿——戈哈斯是属于他的行政区以内的——恰巧在那里设法用一笔拨归该城的很大的基金，替病人和穷人办理儿所慈善机关。他特别致力于用从该地一个乡村里涌出的矿泉修建疗养地，以供虚弱的人使用；大家对于这座矿泉的效力的期望，比起后来所证实的疗效要大得多；城防司令在王宫盘桓时，同戈哈斯来往过好多回，因此认识他；马夫头赫尔泽在土仑根堡遭难以来，呼吸时胸部常感疼痛，始终好不了，于是他便允许赫尔泽去试一试这个盖了屋顶装了围栏的小温泉的效力。事有凑巧，戈哈斯把赫尔泽放在浴缸里面时，正好城防司令站在旁边嘱咐一些旁的工作；这时戈哈斯从他妻子派来的差役手里，收到了他的律师从德累斯顿投寄来的那封可悲的信。城防司令同医生谈着话，注意到了戈哈斯有一滴泪珠落到了拆开的信件上，便走近他的跟前，和颜悦色地、亲切地问他，遭受到了什么样的不幸；马贩子没有回答，就把信件递给他看；这位可敬的人物得知人家在土仑根堡对他作出了难以容忍的非法行为，致使赫尔泽病倒在那儿，或者一生都好不了啦，便拍一拍戈哈斯的肩头，对他说：他不必灰心；他要帮助他，使人家赔偿他的损失！

马贩子听了他的话，晚间到堡里去见他；他说，希望戈哈斯草拟一个请愿书，把事件的经过简略地叙明，附入律师的信件，呈给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就别人胆敢在萨克森境内对他所作的暴行，向侯爵呼吁保护。他答应戈哈斯，把这个请愿书封入其他一个已经准备送去的包裹中，呈送到选帝侯的手里，至于选帝侯本人，只要情况许可，又必然会把它转到萨克森的选帝侯那边去的；为在德累斯顿法庭替他伸张正义，揭穿大地主和他党徒的阴

谋，仅此一举也就够了。戈哈斯非常高兴，为城防司令对他又一次的好意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说，他深为惋惜，不曾把他的事情立刻提到柏林来办理，在德累斯顿本来不应有任何的行动；他在地方法院的事务所把状子完全根据一切必要的手续拟好了，转交给了城防司令，对于自己的事情的结局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放心，回到戈哈斯桥村去了。

但是几个星期以后，他从一位被城防司令派到波茨坦去的法官处听说，选帝侯已把请愿书转交给他的宰相柯海姆伯爵；柯海姆却不直接按照适当的办法要求德累斯顿的法院调查和处理这种暴行，反而请大地主封·土仑卡先详细地呈报一切，他听了感觉非常懊丧。这位让马车在戈哈斯的住宅前停下来的法官，似乎是负了来向马贩子说明情况的使命；戈哈斯愕然地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办呢？法官却不能给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只补充说：城防司令吩咐转告他，请他耐着性子；他本人却好象急于赶路似的；在这番简短的谈话的末尾，戈哈斯从他几句好象随便说的话语中才悟到，原来柯海姆伯爵同土仑卡的家族是有亲戚关系的。

戈哈斯对于他的养马事业，对于房产，甚而对于妻子儿女，都不感到乐趣了，有一个月之久，都忧愁地担心着将来；这个期限过去以后，果真不出他的意料，赫尔泽让温泉浴把他的病减轻了一些，从勃兰登堡回来了，带来城防司令的一封附有详细指示的信。城防司令说：他很抱歉，对于戈哈斯的事，他无能为力了；他把一份寄给他本人的内阁决议案送来给戈哈斯，劝戈哈斯把他留在土仑根堡的马匹领回来算了，不必再提起打官司的事。决议案说：“据德累斯顿法院呈报，该戈哈斯乃一可恶之讼棍；彼自行将马匹留在该地大地主处，人家绝未扣留彼之马匹；彼可派人前往城堡领回马匹，否则至少当知照该大地主，将马匹送至何

处；总之，此后不得以此等烦琐之争端扰及内阁。”戈哈斯并不是为了马匹的问题——如果是关系几匹狗的话，他也会感到同样的痛苦的——，因此他收到这封信时，真是气得发火了。每逢在院子里听见门铃声，他便忍不住忐忑不安地向大门口张望，看是否有地主的家仆来送还因挨饿瘦得不成样子的马匹，或者甚而对他道歉；但是在这种时候，饱经世故的他又料到是不会有这样合乎情理的事情的。然而没过多久，他便从一个熟识的旅客那里听说，他在土仑根堡的驽马，象大地主的其他马匹一样，仍旧在田间使用着；他因看见社会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中而痛苦，但在这种痛苦之中又产生了他的自满：他觉得自己的胸襟现在是处在正常状态之中。他把一位村长，他的邻居，邀到他的家里来，这位村长早先有过一个计划，要把那些靠近他产业的地产购买过来，扩大他的房产；他坐下来以后，戈哈斯便问他，他对于戈哈斯在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产业、房子和田庄一概在内，不管动产和不动产，愿意出多少钱呢？他的妻子丽丝珀一听见这番话，脸上便失色了。她掉转身去，把她背后坐在地上的最小的孩子抱了起来，以她死人似的目光掠过那玩弄着她颈圈的孩子的通红面庞，望着马贩子和他手中拿着的一张纸。村长一边惊愕地望着他，便问，什么事情突然间把他引到这样奇特的念头上来呢；他便尽可能地装着笑脸回答：出卖他在哈弗尔河滨的田庄的念头并不是才有的；他们两人不是已经时常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吗；至于他在德累斯顿城郊的房产，比起这边的不过是一个附属品，不值得费脑筋；总而言之，如果村长情愿接受他的意思，要承受这两处产业，那么他愿意同他签订合同。他勉强打趣着说，戈哈斯桥村并不是世界啊；还可能有一些别的抱负，与这些抱负相比，作为一个良善的家长去主持他的家务就显得是次要而且没有价

值了；总而言之，他不得不告诉村长，他的心灵现在注意到了一些伟大的事情，这些事村长也许不久就会听到的。

听了这番话，村长放心了，笑嘻嘻地对这时正在接连不断地吻着孩子的戈哈斯夫人说：他不至于要求立刻付款吧？边说边把夹在膝间的帽子和手杖放到桌子上，将马贩子手中拿着的那张纸接过来看一遍。戈哈斯把身子移近他，对他说明，这是一份由他所拟订的契约，必要时可在四个星期后才生效；他指给他看，除去双方的签名和应填入的价格外，什么都完备了，上面既要填买价也要填悔约罚金，这就是说倘若他本人在四个星期内废约，他情愿赔偿损失；他一再鼓励村长说出一个价格来，对他担保说，他是公平而爽快的。

妻子在屋内踱来踱去；她的胸部一起一伏，那块被小孩子拉来拉去的围巾几乎要从她的肩头完全掉下来了。村长说，在德累斯顿的产业的价值，他却绝对无从估价呀；于是戈哈斯把一些当初买进这宗产业的来往信件推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他估计这份产业值一百个金币；虽然从信件里看得出来，他曾经为它几乎多付了过半数的钱。村长把购买合同再细看了一遍，觉得很奇怪，在里面注明他还有废约的自由权，他已经打定一半主意了，便说：在戈哈斯厩房里那些种马，他有没有什么用途呢；戈哈斯回答，那些马匹他绝对没有出卖的意思，而且在武器房里挂着的那些武器，他也要留着自己用，于是——村长踌躇了又踌躇，最后才说出来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他前不多时半真半假地在一次散步时对戈哈斯提过的，其数目之小对于产业的价值说来真是微不足道了。可是戈哈斯却把墨水和钢笔推过去让他签字；村长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感官，又追问他一遍，他这是否出于真心呢？马贩子有些生气的模样，回答说：难道他以为他不过是

在同他开玩笑吗？这时村长虽然仍现出狐疑的神色，却拿起笔来签了字；不过他却把倘若售主要废约，便须赔偿损失的条款给涂去了；他愿意拿德累斯顿的产业作为抵押品，借给戈哈斯一百金币，却绝对不想把这产业买过来；他并且允许给戈哈斯以两个月的废约自由。

马贩子为他的行为所感动，热情地同他握手；他们对于主要的条款取得了一致意见，注明购价四分之一应立即付现，余额得分三个月通过汉堡银行交付，戈哈斯便唤人拿酒来，为祝贺买卖获得成功。他告诉一个送酒进来的女仆去吩咐马夫施特恩巴德替他把黄马装上鞍子；他说，他要到京城去，在那里他有些事务要处理；他声明，当他回来时，不久便会把他现在还要守秘密的事情较为坦白地讲出来的。他一边斟着酒，一边问起当时正在交战的波兰人和土耳其人的情形；这便把村长牵入种种政治方面的推测之中；最后他又举杯向他祝他们事业兴旺，便让他告别了。

等到村长一离开屋子，丽丝珀便跪倒在丈夫的面前。“如果你把我，”她叫起来，“把我和我替你养出的孩子们，还有点儿放在你心坎里的话；如果我们不是已经被遗弃的话——因为什么原故，我却不知道——，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些叫人害怕的安排有什么意思！”戈哈斯说：“最亲爱的妻啊，并没有什么意思，就目前的事态说，还不至于会叫你不安的。我接到一个决议案了，里面说，我对于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的控告是小题大做，无事生非。其中必然有一种误会：所以我决意亲自再把我的状子呈递给选帝侯本人。”——“为什么你要把你的房产卖掉呢？”她叫着，一面露出恼丧的样子，站起身来。马贩子把她温柔地搂在怀里，回答：“最亲爱的丽丝珀，因为我不情愿在一个这样的国家

里住下去，它不想保护我的权利。如果要叫我受践踏，那宁可做一只狗，也比做一个人强啊！我绝对相信，我的妻子在这点上是和我的想法一样的。”——“你从哪里晓得，”她声色俱厉地问，“他们会不替你保护你的权利呢？倘若你带着你的请愿书谦恭有礼地——这原是你应该的——走到选帝侯的面前去，你从哪里知道，它会被搁置一旁，或者不肯听你的申诉，置之不问呢？”——“你说的未尝不对，”戈哈斯回答，“不过，我的忧虑如果是多余的话，那么我的房产也就还没有卖掉。选帝侯本人，我晓得是公正的；只要我能穿过那些包围着他的人，一直走到他的跟前，那么我并不怀疑，我会获得我正当的权利的；这样，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我便高高兴兴地回到你身边和我这些旧的生意上来。我希望到那个时候，”他一面吻着她，一面往下讲，“我同你一直白头到老，永远住在一块儿啊！——但是为了妥当起见，”他继续说，“我要准备好对付任何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如果能够做得到，你便离开我一些时候，带着孩子们到施威林城去，到你姑母那里去；再说你早就有意思去看她的啊。”——“什么话呀？”妻子喊起来了。“要我到施威林城去吗？带着孩子出境，到施威林城我的姑母那边去吗？”她的话被恐怖窒息了。“不错，”戈哈斯回答，“而且，如果能够的话，立刻就去，好让我进行我的事业要我采取的步骤，免得受其他的顾虑所牵制。”——“噢！我懂得你的意思了！”她叫着。“你现在除掉武器和马匹之外，别的什么都用不着了；所有其他的东西，谁想要，便可以拿去！”说完她便转过身去，倒在一张沙发椅上哭了起来。

戈哈斯惊慌地说：“最亲爱的丽丝珀呀，你这是干什么？上帝把妻子儿女和产业赏赐给了我，难道叫我今天初次希望把这种现状改变吗？……”他和颜悦色地坐到她的身边来，丽丝珀听见

这番话，面红耳赤地勾住他的颈子——“告诉我，”他一边将卷发从她的额头抹开，一边说：“叫我怎么办呢？难道叫我把我的事情打消吗？难道叫我到土仑根堡去，哀求那个骑士把马匹交还我，然后跃上马，把它们骑回来给你吗？”——丽丝珀不敢说：是的！是的！是的！——她边哭边摇头，把他搂紧在怀里，热烈地吻着他的胸脯。“喏，听我说！”戈哈斯叫起来，“如果你觉得，要叫我继续经营我的生意，必须取得我正当的权利，那么你也就得给我所必需的自由权，去取得我正当的权利！”说完这番话，他站起来；马夫进来通知，黄马装上马鞍了；他便对马夫说：明天也得把那栗色的马匹套上车子，把他的太太送到施威林城去。丽丝珀说：她有一个主意了！她站起身来，揩去眼泪，问靠一张写字台旁边坐了下来的戈哈斯：他是否情愿把请愿书交给她，让她替他到柏林去呈递给选帝侯。戈哈斯听见这种办法，十分感动，把她拉到自己膝上坐下，说：“最亲爱的妻呀，这大概是做不到的吧！选帝侯是受多方面的人包围着的，那个接近他的人，便要受许多气的。”丽丝珀回答，在千难万难的情形之下，一个妇人比起一个男子是要更容易接近他的。“你把请愿书交给我吧，”她又说了一遍，“如果你决心要把它送到选帝侯的手里，那么我担保叫他一定收到它！”戈哈斯对于她的勇气和她的聪明曾经证实过多次了，便问，她究竟打算怎么样安排这桩事呢；她于是一面羞人答答地低着头，一面回答：选帝侯宫内的总管从前在施威林当差的时候，曾经向她求过婚；他现在虽然已经结了婚，并且生了几个孩子；但是他总还没有完全把她忘掉；——总而言之，他尽管让她去利用这种和其他的关系好了，要把它详细地讲述出来，话头那可就太长了。戈哈斯吻着她，高兴极了，便说，他赞成她的建议，教她只要在总管的太太家里弄到一个住处，以便

在王宫内见得到选帝侯的面，除此之外不需有其他举动，说完便把请愿书交给她，吩咐马夫把栗色的马匹套上车子，帮她收拾好行装，把她和他忠实的施特恩巴德送走了。

但是，这一趟的旅行是他为自己那件事所采取的一切毫无结果的步骤之中最伤心的一件。才过了几天，施特恩巴德又走进院子里来，一步一步地牵着车子，太太躺在车子里一动不动，胸部受伤得很厉害。戈哈斯面色如土地走到车子跟前，询问酿成这场惨祸的原因，却打听不出有关的详情。据马夫说，总管不在家；他们便不得不在一家靠近王宫的客寓住下来；丽丝珀第二天早晨离开了这家客寓，吩咐马夫看守着马匹；晚间，她便弄成这个模样回来了。好象是她太大胆地挤到选帝侯的面前去，有一个跟在他身边的卫士，纯然出于野蛮的愤怒，拿着一枝长枪的杆子在她的胸口上撞了一下；对此选帝侯是不能负责的。至少傍晚那些把她在人事不省的状态之下送回客寓来的人们是这样报告的；因为她口中涌出血来，妨碍着她说话。请愿书后来被一个骑士从她身边拿走了。施特恩巴德说，他曾想自己立刻骑上马，赶来报告他这件祸事的；但是她却坚持不必事先通知，要求把她立刻送回到戈哈斯桥村她丈夫家里来，虽然请来的医生曾极力地劝阻。这番路上的颠簸将她完全地毁掉了；戈哈斯便把她送到一张床上，她在痛苦和艰难之下呼吸着，还活了好几天。他们徒然地想尽方法，要使她清醒过来，以便打听出她遭遇的祸事的一些情由；她躺在那里，瞪着一双已经暗然无光的眼睛，却说不出话。只是在她将逝世之前，神志又恢复了一次。当时正有一位路德教的牧师（她照着她丈夫的榜样，自己改奉了这种当时正在萌芽的信仰）站在她床边，以大声而感人的庄严腔调，从《圣经》上读着一章给她听。她突然现出满面愁容望着他，从他的手里把

《圣经》接过去，好象没有听见有人读些什么给她听似的，把它翻来翻去，似乎在里面寻找什么；她用指头指着一个句子给坐在她床边的戈哈斯看："饶恕你的敌人；而对于仇恨你的人们，你也要这样做。"——她用一种充满热情的目光望着他，握着他的手，便去世了。

戈哈斯心里想："上帝却永远不会这样饶恕我的，象我饶恕大地主一般！"他的眼泪泉水般涌出来，一面吻着她，把她的双目合起来，然后走出室外去了。他拿出村长为德累斯顿的那些厩房所付给他的一百个金币，为妻子料理后事，葬仪之隆重好似替一位公爵夫人办的：橡木的棺材，包着厚厚的金属，绸子做的枕头，有金银线的穗子，一个八尺深的墓穴，用石块和石灰铺垫起来。他本人抱着他的幼子，站在墓穴的旁边，监督着工作。

到了发丧的那天，遗骸白得好似雪，停放在一间他吩咐用黑布遮起来的大厅里面。牧师在她的灵前刚好作完一篇凄楚动人的演说，这时候选帝侯对死者所呈递的请愿书的批复给他送来了，命令他把马匹从土仑根堡领回去，再不容有所申请，否则予以监禁的处罚。戈哈斯把信件放入袋中，吩咐把棺木抬到车子上去。等到坟墓筑了起来，十字架耸立在上面，送葬的宾客们散去了，他便又跪倒在她的现在空无所有的床面前，发誓一定替她报仇。

他坐下来草拟一份判决书，在里面他凭自己天赋的权力，宣布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的罪状，限他在最近的三天以内，把他所扣留而且在田间糟蹋了的黑马送回到戈哈斯桥村来，并且亲自在他的厩房里把它们养肥。他派一个骑使把这个判决书给他送去，并吩咐使者把文件送达后立即赶回到戈哈斯桥村。这三天仍不见马匹送还，期限过去了，他便把赫尔泽唤到面前，告

诉赫尔泽，他对大地主提出了把马匹养肥的要求，并且问他两件事情：他是不是情愿跟他骑着马到土仑根堡去把那个大地主抓了来；倘若那个被抓来的人在履行判决书的义务时在戈哈斯桥的厩房里偷懒的话，他是否情愿拿鞭子抽打他？赫尔泽一听懂他的意思，便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好东家，今天就去吧！"同时把便帽抛到空中，担保说：他一定叫人替自己编一条有十个结子的皮鞭，好用来教训那家伙怎样刷马！随后戈哈斯便把房子卖掉，把小孩子装在一辆车里，送出境外；在天黑的时候，他把其他的仆役们也叫到一起，总共七个人，一向都对他忠心耿耿的，用武器和马匹将他们配备起来，便动身到土仑根堡去了。

他带着这一小队人马在第三天黄昏，把站在城门口谈话的看关人和守卫撞倒，闯进堡内，把庭院中所有的房舍点燃，一刹时便火光熊熊地烧起来了。赫尔泽爬上一个旋梯，赶到堡长办事室的塔里，看见堡长和管事正半裸身子坐着赌博，便连砍带戳地突袭他们；与此同时，戈哈斯冲入堡中，去找大地主温策尔，好象从天而降的裁判天使。大地主正好当着一群在他家里的年青朋友的面读马贩子送来给他的判决书，引得众人狂笑不止，他没有立刻听到庭院里马贩子的声音；这时他突然面如死灰，对大家喊了一声："弟兄们，你们逃命吧！"便失踪了。戈哈斯闯入大厅，一把抓着一个抵挡他的叫汉斯·封·土仑卡的骑士的胸口，将他摔到大厅的角落里，撞到石头上，脑浆四迸；这时他的仆役把其余握着武器的骑士也打得七零八落地散开了。他问：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在什么地方？他因为从这伙慌张的人们口里探询不出下落，便一脚踢开通入堡中侧翼的两个房间的门，将这宽敞的屋舍到处搜索一番，仍找不到土仑卡的一点踪影；他一边骂着，一边跑回到下面庭院里去，吩咐手下人将所有的出路把守

着。这期间，大火已蔓延到城堡和一切厢房，向天空吐着浓烟；施特恩巴德正带着三个手足不停的仆役把一切不是钉牢和焊牢的东西掠到一起，作为战利品零乱地堆在马匹之间，这时却在赫尔泽的欢呼声中，从堡长办公室敞着的窗户飞下来了堡长和管事及其妻子儿女的尸首。戈哈斯从堡塞的楼梯走下来时，那个年老而患风湿病的管家婆跪倒在他的脚前，戈哈斯在楼梯上停了下来，问她：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在哪儿？她声音微弱而抖颤地回答：她料想，他逃到教堂里去了；戈哈斯便唤了两个仆役，拿着火把赶去，因为找不到钥匙，他就吩咐用铁锹和斧头把门打开，进去后将祭坛和长凳翻倒过来，但是依然找不到大地主的踪迹，心中觉得悲愤。正当戈哈斯从教堂里走出来时，恰好有一个土仑根堡仆役中的青年马夫赶了过来，要把大地主的战马从一间宽敞的、被火焰所威胁的石头马房里牵出来。戈哈斯这时也望见了自己的两匹黑马站在一个矮小的茅草盖顶的木棚里面，便问那个马夫：他为什么不去救黑马？马夫一边把钥匙插到厩房的门上，回答说：木棚已经烧起来啦；戈哈斯便用劲把钥匙从门上拉了出来，把它抛过墙头，用刃面好似下雹一般地连连打着那马夫，把他赶到正在燃烧着的木棚里去，强迫他去救黑马，引得旁观的人们哄然大笑起来。马夫吓得面如死灰，手牵着马匹跑出来，不多一刻，木棚便在他背后倒塌下来了。这时他却找不到戈哈斯的踪影，便走到场子上其他的仆役面前，马贩子几次掉转过脸去，拿脊背对着他，他就问：叫他现在怎样处置这些牲口呢？——马贩子装出一副可怕的模样，忽然抬起一只脚来，如果他踢过去，这一脚定将送了他的命；他却一言不答，骑上他的黄马，走到堡塞大门口下面，默默不语地等待天明，而仆役们当时便继续干他们的勾当。黎明时，整座堡塞一直烧到墙基，烧

了个精光，除去戈哈斯和他七个仆役以外，没有别人在里面了。他下了马，在明亮的日光之下，再把现在都被太阳照到了的各个角落检查一次，却不得不相信，虽说心中难受，突袭城堡的行动是失败了；他心里充满痛苦和悲伤，便叫赫尔泽带着几名仆人出去打听一下，大地主温策尔逃走时是走的哪个方向。特别使他放心不下的是一座有钱的名叫艾罗普仑的修道院，坐落在穆尔多河岸上，当地人人都晓得，院中的女主持安多妮雅·封·土仑卡是一位虔诚的、慈善而修行的妇人；失败的戈哈斯觉得，大地主在目前荡然无所有的情况之下，很可能会逃到这座修道院去，何况女主持是他的亲姑妈和他儿童时代的教师呢！戈哈斯明白这种情况以后，便爬上堡长办事处的塔楼，那里还有一间可以住的房间；他在房中草拟了一张所谓"戈哈斯的告示"，要求地方上对于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不得予以援助，声称他同土仑卡正处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之中，每个居民，他的亲友也不例外，都负有将这个人引渡给他的义务，违者处以死罪，并将其一切可称为财产的东西焚毁尽净，绝不宽恕。他让来往的过客在境内传播这个宣言，甚而誊写了一份交给仆人华德曼，再三嘱咐他，要他送到艾罗普仑庵中安多妮雅嬷嬷的手里。此后他便盘问几个土仑根堡的仆役；他们都是平素对于大地主不满意，而且受了劫掠物的诱惑，想投到他的部下来的；他照步兵的样式，拿弩弓和短刀把他们武装起来，教他们坐在骑着马的仆役的背后；他把这一队人马所劫夺的全部东西变卖成钱，将钱分配给他们，然后便在堡塞的大门底下休息了几小时，消除他这场伤心的工作的疲劳。

大约中午时分，赫尔泽回来了，对他证实了他心中早已料到的异常不妙的事：大地主果真是在艾罗普仑的修道院里，在他的

姑妈安多妮雅·封·土仑卡嬷嬷家里。看来他是从堡塞后墙一个通到外面的门洞里出来，走过一条窄狭的石头台阶逃出去的；这个台阶有一个小小的屋檐盖着，通到易北河岸一些小划子那里。至少赫尔泽报告说，大地主在半夜坐了一只没有舵和桨的划子到了易北河滨的一个村落，村中人因为望见土仑根堡发生大火便集拢来，看见他来时大家惊愕异常；随后他坐了一辆小车，赶到艾罗普仑去了。

戈哈斯听了这个消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问，马匹是否吃过草料了？他们回答他："喂过了！"他于是吩咐全体上马，三小时后，他已经站在艾罗普仑之前了。这时恰好从天际远远地传过来隆隆的雷声，他拿着在到达这个地方以前便燃起来的火把，带着他的人马走进修道院的院落，仆役华德曼走到他的面前，报告他告示确实送到了。这时他看见女主持和修道院的总管张皇失措地在交谈着，走到大门口来；修道院的总管是一个矮小的、头发雪白的老人，对戈哈斯投射着愤恨的目光，叫人替他披上铠甲，并对一帮围在他身边的仆役大胆地呼喊，叫他们去拉动警铃。这时女主持手中拿着银制的耶稣十字架像，面色苍白得好似白布，从石级上走下来，率领着所有的修女，跪倒在戈哈斯的马前。当时赫尔泽与施特恩巴德把赤手空拳的总管制服了，拉到马匹中间去当作俘虏，戈哈斯却问女主持：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在什么地方？这时她从她的腰带解下一个系着许多钥匙的大环子，回答："在威登堡，戈哈斯老爷！"她又声音颤抖地接着说："愿你敬畏上帝而别做非法的事呀！"——戈哈斯燃起了复仇的无名烈火，把马拨转过去，正要喊出口："你们放火吧！"这时轰然响起一声霹雳，打到紧靠在他的身旁的地里去了。戈哈斯一边把他的马头拨转过来对着女主持，问道：她是否接到了他的

告示？女主持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地回答："刚好现在接到的！"——"什么时候啊？"——"在大地主我的侄儿已经动身走了两小时以后，上帝真是救了我啦！"——戈哈斯满面怒容，掉转头来望着马夫华德曼，华德曼吓得结结巴巴地证实这种情况说，穆尔多河因雨水泛滥，阻碍了他，使他没能更早一些赶到此地。戈哈斯凝了凝神。突然间一阵倾盆大雨哗啦哗啦地落到场上的石板上，火把熄灭了，大雨把他内心的悲痛也冲散了；他一边对着女主持将帽子轻轻地移动了一下；拨转马头，一夹马刺，说道："弟兄们，跟我来呀；大地主在威登堡！"便离开这座修道院了。

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便在公路上的一家酒店安息下来，马匹太疲乏了，他不得不在这里休息一天；他自己很明白，他率领一支十个人的队伍（因为他现在只有这样的实力）不能抵抗一个象威登堡这样的地方的，遂草拟了第二份告示；在告示里，他把自己在国内所遭遇的事件简略地描述了一番，劝告他说的"每个善良的耶稣教徒"，"给予他一笔薪饷和其他种种的战争用品"，"要求他们赞助他的事业，抵抗大地主封·土仑卡这个全体耶稣教徒的公敌"。在接着公布的另外一个告示里，他称自己是"一个直辖于帝国与世界的公民，唯一服从上帝的统治者"；病态和变态的放荡生活，使他用他金钱的声响和战利品的诱惑在一班因波兰和议而找不到面包吃的贫民中获得了大量应征的人，情形是如此之盛，当他预备焚毁威登堡而回到易北河右岸时，他确实率领着三十多人了。他带着马匹和部属驻扎在一座藏在城郊黑暗森林深处的残毁的砖瓦库里面，派施特恩巴德改了装带着告示进城去，不久他便听施特恩巴德报告说，告示已经在城里传遍了。其时正是圣灵降临节前夕，他就带着他的部队开拔；居民睡梦正酣，他已在这个地方同时从四面八方放起火来了。部队在

城郊抢劫时，他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文告，内容说：是他戈哈斯放火烧这个城市的，如果他们不将大地主引渡给他，他将把这个城市烧个精光，如他所说的“要使得他无需再隔着墙壁去寻找他”。

居民被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吓得无从描写；幸而是在一个颇为宁静的夏夜，烈火仅仅焚毁了十九幢房屋，其中包括一所教堂；大约黎明时分，火势便差不多压下去了，这时老郡长鄂图·封·郭嘉斯已经派出五十人的一支队伍，来消灭这个可怕的暴徒了。但是那领队的名叫葛斯登堡的队长指挥得非常拙劣，这次征讨不但没制服戈哈斯，反而帮助他博得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善战的声誉；因为这个军人把自己的队伍分成好几个分队，意思是要将戈哈斯包围起来加以歼灭，不料被戈哈斯集中起来的部队各个击破，以致到第二天晚间，这整个为地方寄托着希望的队伍已经没有一个人抵抗他了。戈哈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几个人，第二天早晨又放火焚烧城市；他这些杀人放火的勾当安排得这样周密，又使许多房屋和郊外几乎所有的仓库变成灰烬。同时他把那众所周知的告示又贴了出来，而且是贴在议院的墙角上，同时把有关郡长所派出而被他所消灭的队长葛斯登堡的命运的消息一齐宣布出来。

郡长对于这样的胆大妄为异常震怒，与手下骑士亲自率领着一百五十人的队伍进行征讨。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曾书面请求他保护，他便派给他一个卫队，免得他受到那些一定要把他赶出城去的人民的虐待；他在该地所有的村落派定了岗哨，并且把哨兵配置在城墙上以防城市受意外的突袭，然后便在圣徒葛华修斯的祭日（按系六月十九日——译者注）亲自率兵出发，要将这条危害地方的毒龙捕获。马贩子是够聪明的，他避开

这队人马，借巧妙的行军将郡长诱出了城外五里，又借他种种所布的疑阵，诱惑他相信马贩子乃受优势敌人所压迫，要窜入勃兰登堡，然而却于第三天傍晚突然急行军折返威登堡，将这个城市第三次放火焚烧。赫尔泽改装潜入城内，执行了这个可怕的任务；烈火还因为强烈的北风，烧得更加险恶而猖獗，不到三小时，便有四十二幢房屋，包括两座教堂，几所寺院和学校以及郡长的官邸，都变成了瓦砾和灰烬。郡长以为敌人在黎明时已经进入勃兰登堡境内，听到这件事变便匆匆忙忙领兵赶回来，却看见城内一片骚动；民众成千上万地聚集在大地主那所用梁木和柱子堵塞着的住宅面前，疯狂地叫嚣，要把他赶出城外。有两位市长，叫严克斯和奥托的，穿着礼服领着全体市府人员，向群众证明，大地主本人由于种种原因想避到德累斯顿城去，已经派一个紧急差人去请求内阁总理允许他入境，大家必须听候差人带来指示，但是这番话并不生效，那些拿长枪和棍棒武装起来的失去理智的群众并不理睬，有几个主张采取严厉处置的参议正在受到侮辱，大家正要动手攻打大地主的房屋，把它夷为平地，这时郡长率领他的马队在城里出现了。这一位可敬的先生在平时只要一露面，便会使民众敬畏而服从；他为补偿他失败的企图，在折返城内时在城门前捕获了放火的暴徒中走散的三个；眼下这三个汉子当着民众的面被人用铁索系了起来，郡长则用一番动人的演说对市府担保说，他想不久就要俘获戈哈斯本人，他正在追踪着；他就借了这一切令人聊以自慰的力量，把聚集的民众的恐怖心情驱走了，使大家暂时安心让大地主留在这里，等急使从德累斯顿回来再说。他下了马，有几个骑士跟着；栅栏和横木撤走以后，他便走进宅子里去，看见大地主已经晕倒了几次，有两个医生在拿药物和兴奋剂要把他救活过来；郡长鄂图·封·

郭嘉斯觉得现在不是同他谈他所负责的行为的时候，便以鄙夷的目光望着他，对他说，他可以把衣服穿起来，为他自身的安全起见，跟着他到骑士的狱室里去。他们替大地主穿上一件短衫，戴上一顶头盔，因为喘不过气来还半敞开胸怀；当他由郡长和他的内弟伯爵封·格邵挟在中间，在马路上出现时，反对他的穷凶极恶的诅咒之声叫嚣得响入云霄。步兵勉强把民众阻挡着，他们骂他是个吸血鬼，危害地方和人民的蠹虫，是威登堡城的奇耻大辱，也是萨克森国的祸水；在这样可怜的景象之下走过了变成废墟的城市，他好几次把头盔失落了自己也毫不觉察，有一个骑士替他从后脑又戴起来，最后他们到了那所监狱，他被关在一个塔里面，由一个强大的卫队保护着。这时急使回来了，携回选帝侯决定的办法，使城市又添了新的惊慌。原来德累斯顿城的市民已向政府直接呈递了一个紧急的请愿书，政府为了避免杀人放火者的蹂躏，便拒绝大地主前来京城避难；政府甚而要郡长负责，不问大地主所在何地，必须用他所指挥的武力保护他；政府同时通知这个良善的城池威登堡，免得市民们惊惶，说已经有一支五十人的军队，由福德理·封·迈森亲王统率着，向威登堡开拔了，将保护该地免受盗匪的继续骚扰。郡长很明白，象这样的批示绝对不能安定人心——不但因为马贩子在城外各个据点已经打了几次小胜仗，而且关于他所增大的势力传布开了许多不利的谣言，说什么他在黑夜之中，用化装的士兵拿着沥青、干草和硫磺所进行的这场战争，甚至可能把一支比封·迈森亲王统率前来的护防军更强大的队伍消灭掉；郡长考虑了一番，便打定主意将他所接到的批示完全瞒下来。他仅将封·迈德亲王知照他前来的函件张贴在城中的四角；黎明时分，有一辆遮盖着的车子从绅士牢狱的庭院内开出来，由四名重兵装备的骑兵护卫着，

驰向通往莱比锡城的公路上，骑兵含糊其辞地说是到普莱森堡去；其时因为人民对闯祸的大地主——烧杀劫掠是同他有关系的——大概态度和缓些了，郡长本人便带着三百人马的一支军队开拔，去同福德理·封·迈森亲王会合。戈哈斯由于这时在社会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他手下的队伍事实上已扩大到了一百零九名，加之他在叶森村找到一处储藏的武器，便将他的队伍大大地配备起来；他听到官兵从双方逼向前来的风声时，便决定在他们还没有会师来打他以前，以狂风卷残云的速度去应付。第二天，在磨房山的附近，他于夜间突袭了封·迈森亲王；在这一次的遭遇战中，赫尔泽被第一排枪弹所射中，在他的身旁倒下了；他虽然牺牲了赫尔泽非常伤心，但是也因此深为愤恨，在三小时之久的战斗中，使得亲王在那个村落无法集中军队，打得他在黎明时自己也受了几处重伤，队伍零乱得不成模样，不得已只好向德累斯顿城撤退。经过这样的胜利，戈哈斯胆子越来越大了，在郡长尚未得知亲王溃败之前，便掉转过来袭击郡长，中午时分，在大麦村附近的旷野里两军遭遇，戈哈斯虽然遭到很大的牺牲，但是获得了同样的胜利，一直同官兵战斗到黑夜。如果郡长不是从探子方面听见亲王在磨房山附近吃了败仗，认为向威登堡撤退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比较得计，那么戈哈斯准会在第二天早晨又向当时退守大麦村的郡长和他残余的部队进攻的。他把这两支军队杀退了五天以后，便到了莱比锡城跟前，把这座城市从三方面放火焚烧。——他在利用这样的机会所散播的告示里面，称自己是"大天使米歇尔的执行官，他来的目的是惩罚所有在争执中袒护大地主的人，用烧杀来惩罚这整个罪恶世界的奸诈"。他突袭并占领了吕森堡塞，他从这里号召民众，为建立国家社会中一些更好的秩序，同他联合起来；这个告示的签署颇有些疯狂

劲儿："在我们的临时世界政府所在地，吕森大堡塞所公布——"

莱比锡城居民的运气却好，因为天降大雨，火未曾蔓延，加以救火队动作敏捷，不过把普来森堡附近的几家杂货店烧掉而已。虽然如此，城里惊慌得无法形容，因为这疯狂地杀人放火的巨匪突然来临，并且以为大地主是在城里躲藏着；他们便派遣一百八十名骑兵去抵抗戈哈斯，这队人马却被杀得落花流水地逃回城里来；市长不愿把城市的繁华拿来孤注一掷，他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只有将所有的城门紧闭，吩咐民团在城外昼夜警戒。市长令人在附近大小村落上张贴告示，担保大地主并不在城内普来森堡中，但毫无用处；马贩子在相应的文告里坚持说，大地主是收容在堡里，并且宣布即使土仑卡不在这里，他也至少要当他在堡内一样地行动，直到有人把他所在的地方说出来为止。选帝侯接到急使的飞报，知道莱比锡城处在危急之中，便宣布他已经调集一支两千人马的大军，由本人统率着去逮捕戈哈斯。他把郡长鄂德·封·郭嘉斯严厉申斥了一顿，说他不该运用犹豫而轻率的策略，想把这个杀人放火的巨匪诱到威登堡的境外；但是谁也描写不出萨克森全国，特别是它的京城所感受的惊慌，当人们得知，莱比锡城附近的大小村落上不晓得是什么人张贴了一张致戈哈斯的告示，说："大地主温策尔是在德累斯顿城内他的堂弟兄沈慈和孔慈家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马丁·路德博士便想靠抚慰的文字的力量，再加上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所给予他的威望，来担当把戈哈斯逼回到人类秩序的藩篱里去的任务；他并且相信，在这个杀人放火的人物的胸襟里一定有一种才智过人的素质，便发表一篇张贴在国内各城市和村镇的文告，内容如下：

"戈哈斯，据你自己说，乃负有使命，来执掌正义之宝剑，你

胆敢做些什么呢？胆大妄为的人啊，沉湎于盲目的热狂，你这个从头至脚本身充满着不义的人！因为君主，你是他的属下，拒绝了你的权益，为争执一个无价值的你私人的权益，你这个邪恶的人，便挺身反抗、烧杀，好比荒野间的豺狼，你便闯入君主所保护的安宁的集团。你这个拿这样行为，尽欺诈与狡黠之能事来诱惑人群的人——罪人，你将有一天站在照耀到心中隐处的上帝面前，你以为就这样可以推卸责任吗？你愤懑的心情，激于卑鄙报复的欲望，经过几番轻率而失败了的尝试以后便绝不再努力去替你伸张自己的权益，你怎么可以说，你的权益是遭受了拒绝呢？难道一伙士兵与巡丁，他们把一封呈递的函件收没了，或者将一种份当传达的真情隐瞒了，一伙这样的人是你的上司吗？而要我对你这个无法无天的人说明吗？你的上司并不知道你的情况啊——我说什么呢？你所反抗的君主并不知道你的姓名，甚而至于你将来走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想要控告君主，他也会满面笑容地说：主啊，我未曾得罪过这个人，因为他压根儿不曾在我的脑海中存在过呀！你要知道，你所挥舞的剑是一柄抢劫和屠杀的剑，你是一个犯上作乱的罪人，而非主持正义的上帝手下的一名武士，你的下场是受斧钺之刑，在阴间便要受到你自己的罪恶的惩罚。

马丁·路德某年某月某日于威登堡"

当时戈哈斯住在吕森堡寨上，在他破碎的心胸中正盘算着一个焚烧莱比锡城的新计划。他对于在各村庄内所张贴着说大地主温策尔是在德累斯顿的消息毫不注意，因为这个消息是没人签署的，更说不上象他所要求的是由市长签署的了。当施特恩巴德和华德曼看见了这张夜间张贴在堡塞门洞上的文告，却大为惊骇。他们不想专为这件事去见戈哈斯，他们指望他自己

会看见，但是空等了好几天；在黄昏时分，他却满面愁容若有所思地走了出来，但不过发出几个简短的号令，别的什么都没看见。有一天早晨，他要把几个违犯他的法令在当地抢劫的士兵吊死，他们便打定主意，要使他注意那张文告。他正摆着阵容从刑场上转回来，民众畏缩地向两边闪开，自从他最近出过告示以后，民众已经看惯了这种阵容：一把大刀放在红披的垫子上面，垫子挂着金线编成的穗子，有人端着在他的前面走，另有士兵十二名拿着火光熊熊的火把，跟在他的背后。这时那两个人挟着他们的大刀绕着那张贴有文告的柱子转过去，使文告必然引起他的注意。戈哈斯反剪双手，若有所思，走到城门口时抬起头来，不禁愕然一惊；士兵们望见他来，便恭恭敬敬地向两边闪开；他心不在焉地望了他们一眼，就三脚两步来到柱子前面。他望见上面的文告，发现内容是责备他不忠不义，签署者是他所熟知的最可贵与最可敬的姓名：马丁·路德，谁能写出他心灵中此时产生的感想呢！在他脸上泛起一阵紫红；一面把头盔脱下来，将文告从头至尾读了两遍；掉转身来，带着不安定的目光，退回到士兵中间去，好象要说什么话，却又一声不响；他将文告从墙上揭了下来，把它再读了一遍，便喊着："华德曼！吩咐替我备马！"然后又说："施特恩巴德！跟我到堡里来！"便掉头而去。仅仅马丁·路德的这几句话便把他所处的不利地位突然间暴露出来。他打扮成一个图林根地方的佃户，告诉施特恩巴德说，他有要事非到威登堡去一趟不可；委托施特恩巴德同着几个最能干的士兵率领着留在吕森的队伍；他保证三天之内——在这个期间不必害怕遭受攻击——回来，接着便动身到威登堡去了。

他改换姓名，在一家客店住下，天色一黑下来便披上他的大衣，带着两枝在土仑根堡抢来的手枪，闯入路德的房间里去。路

德正坐在书桌面前，埋头在文稿和书籍中间，看见这个不相识的怪人打开房门，又随手把门闩上，便问他是谁？来干什么事？这个人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的帽子拿在手中，现出一种他料到会令人感到惊惶而畏缩的神情，停了一阵才回答：他是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路德一听见便大声地叫着："你离得远一些！"从书桌面前站了起来，一面赶快要拉动一个叫人铃，又继续说："你的呼吸是瘟病，你在跟前是祸殃！"戈哈斯站着不动，一边拔出他的手枪来说："最敬爱的先生，如果你拉动叫人铃，这支手枪便把我打死，倒在你的脚前！你坐下，听我说来；你在抄录他们的赞美诗的那些天使中间，不见得比在我的面前更平安一些呀。"路德坐下来，问："你要做什么呢？"戈哈斯回答："我要反驳你的意见，你说我是个不讲理的人！你在你的文告里对我说，我的上司不知道我的事情；好吧，你给我一种安全的通行权，那么我便到德累斯顿城去，把我的事情呈报给当局。"——"不幸而可怕的人啊！"路德叫着，他听了那几句话不免窘迫，却放心了："谁给你权利一意孤行，去向大地主封·土仑卡使用暴力，因为你在他的堡塞里找他不着，便以杀烧危害保护着他的整个集团吗？"戈哈斯回答："最敬爱的先生，直到如今，没有人啊！我从德累斯顿城所接到的一个消息，叫我失望了，把我诱惑了！我同人类集团所进行的战争确是一种罪行，如果我不被排斥于集团以外，象你对我所担保的！""排斥啊！"路德望着他喊道。"你中了怎样一种狂妄思想的毒啊？谁把你从你所生存的国家团体当中排斥了出去呢？你听我说，自有国家以来，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情形，有人，不管是谁，曾经被排斥出去的呢？"——"所谓排斥出去，"戈哈斯回答，一面握起拳头来，"我是指一个得不到法律保护的人！因为一种合法的保护，是我为使自己的事业兴旺发达所必须；不错，也

就是这种保护，使我同周围所结交的，一齐遁入这个集团之内；谁拒绝给我合法的保护，他便将我排斥出去，把我赶到荒原上的野人中间；他把保护我自己的棒棰递到我的手里，你怎么还否认呢？"——"谁拒绝给你法律的保护呢？"路德叫起来了。"我不是告诉你，你所呈递给君主的状子，他并不知道吗？如果臣仆在他的背后把案子私自压下来，或者他不知情由，他们用其他的方法败坏了他圣神的威名，那除上帝之外，谁敢因为他选择了这样的臣仆而向他兴师问罪呢？而你这个无法无天的残暴的人，有权因此来裁判他吗？"——"好的，就这样说吧，"戈哈斯回答，"如果君主不把我排斥，那么我也就回到他所保护的团体里去。我再申述一遍，你给我一个安全的通行权，我好到德累斯顿城去；那么我便把在吕森堡塞所集合的部队解散，并且把已经拒绝过的状子再向国内的法院提出来。"

路德显出一种不高兴的神情，把放在他桌上的稿件堆叠在一块儿，默默不语。这个奇怪的人在国内所持的倔强态度使他觉得讨厌；他心里盘算着他在戈哈斯桥对大地主所公布的判决，便问他：他究竟向德累斯顿的法院要求什么呢？戈哈斯回答："依法惩办大地主；将马匹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赔偿我和在磨房山阵亡的马夫赫尔泽的损失，因为他们对我们施以残暴，我们遭受了损失。"——路德叫起来了："赔偿损失啊！你已经向犹太人和耶稣教徒那边透支与抵押，弄到了成千上万，来做你野蛮报复的费用了。假如问起来的时候，你要不要把这个价格开在帐单里？"——"天啊，我哪敢这样做！"戈哈斯回答。"房屋和田地，以及我所有的财富，我一概不要求归还；我妻子办丧事的费用也不必还！赫尔泽的老母亲会把医药费详细开明，再加上她的儿子在土仑根堡丢了的东西的细帐；至于我的黑马因不曾卖掉所受

的损失，政府可以让一个内行人来估计。"——路德说："疯狂的、莫明其妙的、残暴的人呀！"并且望着他。"你拔出你的刀来，已对大地主进行了可以想象得出的最厉害的报复，现在是什么还使你对他坚持一种如果最后执行也不会给他有多大损害的判决呢？"——戈哈斯回答，同时有一滴泪珠从他的脸上滚了下来："最敬爱的先生啊！这件事把我女人的命断送了；戈哈斯要对世界证明，她不是在非法的行动中送了命的。在这几点上，你接受我的愿望，让法院说话吧；其他还要争执的一切事项，我服从你的意见。"——路德说："你听我说，如果情况不象公共舆论所传说的那般，你所要求的事项是合法的，那么在你擅自采取报复以前，你应该懂得让这种争执听候选帝侯去裁判；要这样，你的要求我不怀疑每条都会批准的。你把一切好好地想一想，你这样做岂不更好吗？你看在救主的份上，饶过大地主，将瘦弱的黑马牵在手中，骑上去，带回戈哈斯桥村，在你的厩房里养肥，岂不更好吗？"——戈哈斯回答："可能是这样！"一面走到窗子跟前，"可能是这样，却也未必！倘若我预先晓得，我要用我亲爱的女人的血来恢复这些马匹的健康，那我可能就象你敬爱的先生所说的那样做了，并且不在乎一斗麦子的！但是，我替它们付的代价既然是这般的高昂，那只好让这桩事情这样下去了：让判辞去做主张吧，这是我应该作的，并且让大地主替我把黑马喂肥吧。"

路德一面思索，一面又伸手去取那些稿件，然后说：他愿为戈哈斯的事同选帝侯商谈。在商谈期间，要戈哈斯在吕森堡里静静地候着；如果选帝侯批准给他安全的通行权，那么他们就用布告的方法来通知他。——"但是，"他接着说，因为戈哈斯弯下腰来，要吻他的手："选帝侯是否会开恩，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听说，他已经调集了一支大军，正准备把你在吕森堡歼灭；到那

时，象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便无能为力了。”说过这番话，他便站起身来，准备打发他走。戈哈斯说，路德替他说情，使他对这事真是放心了；路德便把手递过去给他，他却忽然在他面前屈下一膝，说：他心头上还有一件恳求的事，他平素在圣灵降临节总参加圣餐典礼的，这次军事行动使他没得闲空进教堂去，路德是否情愿不做其他的准备马上接受他的忏悔，并且对他施与圣典的恩惠，来代替圣餐典礼呢？路德想了一阵，严厉地望着他说：“可以的，戈哈斯，这桩事情我情愿做！但是你希望接受他的圣体的上帝，他曾经宽恕他的仇敌。——可是你愿不愿，”他继续说，戈哈斯惊愕地望着他，“也同样饶恕那个得罪过你的大地主：到土仑根堡去，骑上你的黑马，把它们骑回戈哈斯桥村去养肥呢？”——“最敬爱的先生啊，”戈哈斯涨红着脸，握着他的手，——“你要说什么话？”——“上帝也未曾饶恕他所有的仇人。让我把我的两位主人，两位选帝侯，那个堡长和管事的，沈慈和孔慈两位先生，以及还有在这件事情上得罪过我的其他人都通通宽恕了吧；但是，假使能够的话，要强迫大地主，叫他替我把黑马再喂肥。”

路德听了这一番话，神色很不高兴，掉转身去，拉响了叫人铃。一个书僮听见铃声，拿了蜡烛在外厅答应了；戈哈斯揩干眼泪，惊愕地站起身来；门闩是推上了的，书僮推门推不开，路德却坐下来，又看他的稿件，戈哈斯便将门打开了。路德斜着眼睛望了一下客人，便对书僮说：“给客人照路！”书僮望见客人，不免有些诧异，从墙上把大门的钥匙取了下来，退回到半开着的房门口，等候着客人告别。——戈哈斯不安地两只手握着他的帽子，说：“最敬爱的先生啊，如此说来，我向你恳求和解的这种恩惠，是没有指望了？”路德回答：“救主方面是没有指望的；君主方面呢——倒可作一番试探，象我答应过你的！”说罢，路德对书僮示

意，要书僮赶快执行他所吩咐的任务。戈哈斯现出悲伤的模样，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跟着拿灯替他照路的书僮下楼去了。

第二天早晨，路德发了一封公函给萨克森国的选帝侯，先把选帝侯左右的两位先生沈慈和孔慈，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曾把状子没收了的侍从与司酒封·土仑卡，旁敲侧击地痛责一番，然后便索性坦白地向君主说明，处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下，除非接受马贩子的建议，就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则给他大赦，以便将他的案子进行复审。他说，公共舆论同情这个人物，情形异常危险，甚至在被他放火烧过三次的威登堡，舆论尚且袒护他，如果把他的要求拒绝，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加以歪曲的解释，公诸民众，而民众可能容易受其蛊惑，相信国家的力量对他是无能为力了。他最后说明，在这种非常的情形之下，是否应该同一个叛变的国民谈判的这种顾虑，必须消除；而这个国民，因为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某种情况之下，确实与国家的关系断绝了；总而言之，为消弭这场官司，应该把他看为是一种侵入国内的外来势力，他本人也有几分这种资格，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而不该将他当作反抗政府的叛徒看。

选帝侯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亲王克里斯坦·封·迈森——他是全国的大元帅，是败于磨房山而尚卧床养伤的亲王福德理·封·迈森的伯父——司法部长魏乐德伯爵、内阁总理柯海姆伯爵和那两位先生沈慈与孔慈·封·土仑卡——沈慈是司酒，孔慈是侍从，他们是国王的青年朋友与亲信——等人都正在王宫里。侍从孔慈先生好象是参议一流人物，有处理君主私人的信件和签名画押的权利，便先发言了，他先将过去的事实详细地解释一番，说马贩子告发他的堂兄弟大地主在法院所呈递的状子，倘若他不是误信别人不实的报告，他不会把它看作是一桩

绝无理由与无价值的滋扰，擅作主张把它扣着的，然后他再谈到当前的情况。他认为，依神权与人权来说，马贩子都没理由因为这种误会就如此猖獗地前来报仇，象他胆敢做出来的那样；他解释说，如果同戈哈斯谈判，便等于承认他是一种合法的交战势力，这个为上帝所不齿的人反而因之光荣无比；这将使选帝侯神圣的人格蒙受奇耻大辱，他觉得这是无法忍受的；他尽雄辩之能事说，他宁愿体验最不幸的事情，看着履行这疯狂叛徒的要求，将他的堂兄弟大地主押送到戈哈斯桥去，叫他将黑马养肥，而不愿接受路德博士所提出的建议。司法部长魏乐德伯爵偏过头来对他表示遗憾，说他为解决这件颇为棘手的事件，现在对于选帝侯的威望如此关切，只可惜他当案子刚发生的时候，却没有这样作。他对选帝侯陈述本人的顾虑，认为运用国家权利去贯彻一种显然非法的措施未尽妥当；他特别指出马贩子在国内继续有一种号召的力量，说照这种情形，暴行不免蔓延，至于无穷，只有一种坦白的公正行为，直接而无所忌惮地把自负其咎的过失再纠正过来，才可以杜绝祸源，并且将政府从这场丢丑的官司当中巧妙地挽救出来。亲王克里斯坦·封·迈森在选帝侯问他的意见如何时，便对司法部长表示钦佩，说：司法部长所发表的意见，他本人固然是非常佩服；但是，他在想赞助戈哈斯恢复他的权利的同时，却没有考虑到，他把威登堡和莱比锡以及全部被戈哈斯糟蹋了的地方合法地要求赔偿损失或者至少是惩办祸首的权利给损害了。国家的纲纪因为这个人丧失了准则，万难再靠一个法学上的原则来纳入正轨。所以他赞成侍从的意见，采取应付类似情形的方法，即调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把在吕森驻扎的马贩子俘虏，或者歼灭。侍从一面替亲王和选帝侯把靠墙的椅子移过来，用感激的态度放在房间里，说：他很高兴，在处理这

件疑难的案情时，有一个象他一般公正而具远见的人同他的意见一致。亲王手扶着椅子不曾坐下，望着他声明说：他毫无理由因此自鸣得意，因为与此连带着必然采取的措施是先下一道逮捕他的命令，并以他滥用选帝侯的名义而对他进行审判。倘若迫于情势，要在尊严的司法之前把这许多不知怎么猖獗的罪恶揭穿，提出审讯，叫他们无容身之余地，那么酿成大祸的责任却并不在司法本身；固然他告发戈哈斯，以正典刑，国家可以全权扑灭马贩子，但是他的案情，大家知道是合法的，而他所挥舞着的大刀，是有人亲自递到他手中的。侍从听见这番话，吃了一惊，望着选帝侯，选帝侯满脸通红地掉转身，走到了窗户前面。大家窘迫得不知所措，停了好一会儿，柯海姆伯爵发言说，他们这种情形就象落进了迷魂阵里跑不出来了。他说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告发封·迈森亲王的侄儿福德理亲王，因为他应付戈哈斯所进行的游击战令人莫明其妙，并有许多地方是违犯了选帝侯的训令；如果要追究是一大群什么人造成大家现在这种窘境的，也要把福德理算在里面，而为在磨房山发生的事情，他也要受选帝侯的追究。司酒沈慈·封·土仑卡先生在选帝侯茫然无主地走到他的桌子旁边时插嘴说：他真是不懂得，这样睿智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怎么会讨论不出一个决议来呢。据他所晓得的，马贩子只要取得安全的通行权到德累斯顿来复审他的案情，便答应把侵入国内的部队解散。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抹杀他无法无天的报仇罪行，对他大赦：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路德博士以及国务会议似乎都把它们看错了。“如果，”他继续说，一边举起手指，放到鼻端上，“德累斯顿法院将黑马的问题宣告了判决，不问其结果如何都并不妨碍把戈哈斯根据他所犯的烧杀劫掠的罪恶而加以消灭；这是一种把两位政治家见解中的长处结合起来的政

治手腕，而且一定能得到社会以及后世的赞许的。”

亲王和司法部长听了这一番话只用眼睛对司酒沈慈先生望了一望，闭口无言，会议好似就此结束了，选帝侯便说：他要把他们对他所发表的各种意见考虑一番，等到下次国务会议开会再说。——亲王所想到的临时办法似乎在他很重交谊的心里把一切准备停当了的。讨伐戈哈斯的意思打消了。总而言之，他将司法部长魏乐德伯爵留着，他觉得这个人的意见是最适当的。魏乐德伯爵拿出一些信件给他看，从信中看得出来，戈哈斯的势力确实已经增长到有四百人了；国内人民因为侍从作威作福，弥漫着普遍不满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势力甚而可能在短期间扩张到现在的两倍或者三倍；选帝侯不再踌躇，决定接受路德博士向他献的计策。他给了魏乐德伯爵全权处理戈哈斯事件；几天以后，便发出一个文告，我们把它主要的内容报告如下：

“萨克森选帝侯兹据马丁·路德博士的说项，特行知照勃兰登堡之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限他三日内解除据有之武装，为此选帝侯给他安全之保障，前往德累斯顿，俾得复审该贩之案情；德累斯顿法院曾拒绝接受该贩有关黑马之申诉，致使该贩擅谋大举，以伸张一己之权利，兹并不绳之以严厉之国法，该贩在萨克森境内所施之暴行，不予追究，并将该贩及其全部党徒予以大赦。”

戈哈斯一收到从路德博士转来的这份在国内各处张贴着的文告，虽说其中的措辞是有条件的，便立刻把他整个部队解散了，赠给他们一些礼物，感激他们并且对他们作了有意义的劝告。他把所有劫掠的东西，不论是钱财，或者武器，或者用具，通通当作是选帝侯的财产移交给吕森的地方法庭；他将华德曼打发到戈哈斯桥村去，带了信件给村长，想购回他的田庄，假使可

能的话；又打发施特恩巴德到施威林去接他的孩子们，希望将他们又带在身边；然后，他离开吕森堡塞，把余剩下来的小部分资财和文件裹在一起，带在身边，悄悄地到德累斯顿城去了。

天刚亮，整座城市还沉在睡梦中，他便敲着皮南郊外一所小住宅的门；这住宅是多亏村长为人公正，才给他保留下来的；老管家托马斯开了门，吓得惊惶失措，他便对托马斯说：请他通知在官署的亲王封·迈森，马贩子戈哈斯到此地来了。亲王封·迈森接到这个消息，认为最好本人立刻去问问这个人所处的情况；当他带着马队和步兵前往时，他看见通往戈哈斯住所的道路上，已经挤满了不知多少的人群。用烧杀的手段迫害人民的蟊贼和杀神来到此地了，消息一传开，整个德累斯顿城城里和城外的人都蜂拥前来；为了阻止好奇的群众拥挤，不得不把大门关上；孩童爬上窗户，要看一看坐在室内吃早餐的杀人放火的凶犯。卫队替亲王开辟一条路，他才得挤进宅子，一走入戈哈斯的房间时，他便问这个半裸着身子坐在桌子前的人：他是否是马贩子戈哈斯？戈哈斯把一只装着几种证明他身份的文件的信袋从腰带里取出来，恭恭敬敬地呈献给亲王，回答说：是的！他接着说：他将他的作战部队解散过后，利用选帝侯赋予他的自由权，前来德累斯顿，为黑马的案子要在法院对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提起控诉。亲王先把他从头到脚匆匆地望了一眼，然后将信袋里的文件看了一遍；他在信袋里面找到一张物件收归国库由吕森法庭代为保管的清单，他便问起其中的情形，听着戈哈斯详细对他解释了；他又向戈哈斯提出各种问题，问起他的子女，他的财产，以及他将来所要过的生活方式；等他盘问清楚，在各方面都证明可以对他放心了之后，他便把文件交还给他，说：没有什么妨碍他起诉的，请他直接向司法部长魏乐德伯爵本人

申请，以便开始审讯。"在这个时期内，"亲王停了一停说，一边走到窗户前面，睁大眼睛张望着在宅子前面聚集的民众："你最近这几天必须要有一个守卫才行；你在家里，或者出外时，他保护着你！"——戈哈斯愕然地低下头来，默默不语。亲王说："不管你愿不愿意！"说罢从窗子前面走回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自己可以想得到的，"说过这话他便走向门口，准备离开这所宅子。戈哈斯考虑过以后，便说："王爷啊！随你的意思做吧！请你答应我，我什么时候要求，你什么时候就把守卫撤走；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此措施便一点不反对！"亲王回答：这无须乎多说的；为守卫之用，他给他介绍了三个步兵，并吩咐他们：他们留在他家里的这个人，行动是自由的，当他出门时，他们只要跟着他，随身保护就行了。他说完，便对马贩子客气地挥挥手，走了出去。

大约中午时分，戈哈斯便去见司法部长魏乐德伯爵，由他三个步兵护送着，后面跟着不知多少民众，但是他们绝不为难他，因为警察已经警告过大众。司法部长和颜悦色地在他的前厅接见戈哈斯，同他整整谈了两小时，让他将事情的全部经过从头至尾讲过以后，便吩咐他去找城里一位由法院所聘定的著名律师，好将状子直接草拟了呈递上去。戈哈斯立刻找到了律师的家里；状子完全根据从前的底稿草拟，要求对大地主依法给予处分，罚他将马匹恢复原来的状态，并且赔偿戈哈斯本人及其在磨房山阵亡了的马夫赫尔泽的损失，抚恤赫尔泽的老母；状子拟定以后，他便回到家里去，仍然好奇地望着他的民众跟在后面，他决意今后除非有必要的事务呼唤他，绝不出大门。

这时候，大地主也从威登堡的拘留所中放出来了，他把一种使他脚上发炎的、险恶的丹毒治好以后，地方法院要求他立刻到

德累斯顿城去答辩马贩子戈哈斯对他提出的控告，因为他将黑马非法扣留并糟蹋了。他住在他的堂兄弟侍从和司酒封·土仑卡两兄弟家里，他们刚见他的面时对他非常生气，很看他不起；他们说他是一个侮辱全族的罪人，并先告诉他，他现在一定要败诉的，要求他设法将黑马找回来，说他注定了得把它们养肥，从而受到世人嘲笑的了。大地主声音微弱而颤抖地说：他是世界上再可怜不过的人了。他赌咒说，对于这场该死的把他送进灾祸的整个事件他毫不清楚，堡长和管事要负全部责任，他们未得他丝毫同意，便将马匹在收割粮食的时候牵去使用了，一部分的工作是在他们自己田上作的，因为劳累过度便把马匹糟蹋掉了。他说这番话时坐了下来，求他们别一味地错怪他，辱骂他，故意又将他推进刚好脱离的苦恼中去。沈慈和孔慈先生，他们在被烧掉的土仑根堡附近都是有田产的，第二天便写信给他们住在那里的管事和佃户，打听在遭殃的那一天走失了而此后毫无下落的黑马的消息；这是出于他们堂兄弟大地主所哀求，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想。但是那个地方完全被破坏干净了，所有的居民差不多被杀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所能打听出来的全部消息只是：有一个仆人被杀人放火者用刀面打着赶着，将马匹从烧着的木棚里救了出来，然后他问该把它们牵到什么地方去，拿它们怎么办；那个穷凶极恶的暴徒只踢了他一脚，一句话也没回答。大地主的上了年纪而害风湿病的女管家，已经逃到迈森地方去了；她答复大地主的来信说，那个仆人在恐怖之夜的第二天清晨，牵着马匹转到勃兰登堡的边界去了；但是他们在那里打听来打听去仍问不出个结果，那个消息似乎是出自一个误传，因为大地主没有仆人是住在勃兰登堡，或者是在往那里去的公路上的。在土仑根堡被烧过了几天以后，德累斯顿城里有人到威斯

图夫地方去过，他们传说，在所说的那个时光，有一个仆人牵着两匹套着羁勒的马匹到了那里，因为这些牲口弄得很不成模样，并且再也走不动了，他便把它们放到牧羊者的牛棚里，牧羊者想把它们养好。根据许多理由推断，那大概就是所要调查的黑马了；但是，从那里来的人说，威斯图夫的牧羊者早已经把它们卖掉了，却没有人晓得卖给了谁。还有第三种谣传，却无从确定是谁传出来的，甚至说什么马匹早已死掉了，而且埋在了废骨坑里。沈慈和孔慈先生最希望不过的是事情就这般收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堂兄弟没有自己的厩房，必然要在他们的厩房里喂养那两匹黑马，现在可就无此必要了，但是他们为绝对可靠起见，还希望证实一下这种情况。于是温策尔·封·土仑卡以世袭贵族、藩主和执法官等资格，给威斯图夫地方的法庭发出一封信，在信内把黑马详细描写一番，然后说它们是托他保管而意外地不幸失踪了，请该地法庭热心帮忙调查这些马当时的下落，并且不问马主是谁都要求他将马匹送交侍从孔慈先生的厩房，答应给予重重地补偿。几天以后，的确来了一个人，威斯图夫地方的牧羊者就是把马匹卖了给他的；他牵着马匹，它们骨瘦如柴，一摇一摆，系在他车子的横木上，来到城里的市场上；这个人是达铺庐地方的剥皮匠人，这真是温策尔先生的晦气，尤其是诚实的戈哈斯的晦气。

温策尔在他的堂兄弟孔慈侍从跟前一听说，有一个人带了两匹从土仑根堡大火中逃脱的黑马到了城里来时，马上便喊了几个仆人跟着到王宫前面的广场上去；那个人就站在广场上候着；如果这些马匹是戈哈斯的，他们便准备付给代价，从他手里收买过来，好牵回家里去。当这两位骑士望见为了看热闹而蜂拥前来的人群越聚越多，围拢着那辆拴着马匹的双轮货车时，真

是吃惊不小；大家笑声不绝地在喊着说，为这两马匹的原故，国基也动摇起来了，它们想不到已经落到剥皮匠人的手里！大地主转到车子跟前，把这可怜的似乎随时要死的牲口看过了一番，便狼狈地说：这不是他从戈哈斯那边接受过来的马匹；但是侍从孔慈先生一言不发向他恨恨地望了一眼，如果这道目光是钢铁做的，那准会把他打得粉身碎骨；他一边把他的大衣翻开，露出勋章和颈链来，一边走到匠人面前，问他：这是否是威斯图夫的牧羊者所截留下来的黑马，也就是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申请该地法庭调查的原是属于他的黑马呢？剥皮匠人手里正提着一桶水，给一匹拉车子的养得又肥又壮的马喝，一边问："黑马吗？"——他把水桶放下来以后，从马的口中将衔环取出来，摸了摸说：这两匹系在车旁横木上的黑马是哈呢村牧猪的卖给他的。至于他是从什么地方把牲口弄到手的，是不是从威斯图夫地方牧羊者那儿来的，他却不晓得了。他一边把水桶提起来夹在辕木和膝盖中间，一边说：威斯图夫的一个庭丁告诉他，叫他把黑马送到德累斯顿城封·土仑卡家里；嘱咐他交给一位叫孔慈的大地主。说过了这番话，他掉转身去，将马在桶里喝剩下来的水倒在马路的石板上。受到从四面八方望着他的群众嘲笑的侍从，总没有办法叫这个忙着料理自己私事的无动于衷的汉子掉转头来望他一眼，便说：他本人就是侍从孔慈·封·土仑卡；但是，他所应该收下来的黑马原是属于他的堂兄弟温策尔大地主的；有一个佣人，趁土仑根堡大火时带着它们逃掉，卖给了威斯图夫的牧羊者；这原来是两匹属于马贩子戈哈斯的马匹！这个汉子叉开两条腿站着，把裤管拉得高高的；孔慈问他：他是否一点不晓得这回事呢？哈呢村牧猪的是不是大概从威斯图夫牧羊的那里买到的，或者是从第三者的手里买到的，而第三者却是得

自牧羊的呢？总之哈呢村牧猪的关系很大。——剥皮匠人站在车子旁边，解过了小手，说：人家叫他带着黑马到德累斯顿来，向封·土仑卡的家里领取他的钱，孔慈先生所说的那一番话，他一句不明白；至于说黑马在没有卖给哈呢村牧猪的以前，是为彼得或者保罗所有，或是威斯图夫牧羊者所有的呢，他一概不问，反正它们不是偷来的。说完，他将马鞭横插在宽阔的脊背上，走到广场上的一家小酒店，要吃一顿早餐充饥。侍从一点儿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处置哈呢村牧猪的卖给达铺庐剥皮匠人的马匹，担心这不是让魔鬼骑着在萨克森国内乱窜的那两匹马，因此要求大地主发言；大地主张开苍白而颤抖的嘴唇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他们把黑马买下来，不管是不是戈哈斯的；侍从诅咒生他的父母，一面把大衣敞开着，完全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便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喊住一个熟朋友，便是正骑着马走过街上的男爵封·温克，让男爵到他面前来；他本人倔强地不肯离开这边一步，因为一般平民正轻视地望着他，大家拿手巾紧紧地掩着自己的嘴，好似等着他一离开便要哄然大笑出来一样；他请男爵封·温克到司法部长魏乐德伯爵的家里去一趟，由魏乐德通知戈哈斯前来看一看这两匹黑马。事有凑巧，当时戈哈斯为了把在吕森保管的东西加以说明，已由司法部长派庭丁唤了去，男爵为了上面说的事前来时，他正好在司法部长的房间里；司法部长现出一种不高兴的神情从安乐椅中站起身来，让男爵所不相识的马贩子手中拿着文件站在一旁，男爵便把封·土仑卡昆仲所处的为难情况告诉他。他说，达铺庐地方的剥皮匠人，根据威斯图夫法庭不详尽的要求，带着马匹到此地来了；马匹的外形却弄得这样的糟糕，大地主温策尔却正在踌躇，是否把它们认作戈哈斯的马匹；如果他们不得已要把马匹从匠人手中接受下来，以便在骑士

的厩房里试一试将它们恢复原状，那么事前少不掉要戈哈斯亲自去检查一回，打破所说的情况的疑团。“请你费心，”他最后说，“派一名卫兵将马贩子从他的家里接出来，把他带到马匹所在的市场上去。”司法部长把眼镜从鼻子上摘了下来，说：封·温克男爵犯了两重错误：第一，他以为所谈的情况由戈哈斯去检查便会有分晓；第二，他以为部长可以有权派一名卫兵把戈哈斯带到大地主随便所吩咐的地方去。说过话后，他便把站在他背后的马贩子介绍给他，一边坐了下来，又戴上眼镜，请他把这件事情去同他本人商量。

戈哈斯心里想些什么，声色一点不露，说：他情愿跟他到市场上去，检查匠人带进城里来的黑马。这时男爵惊愕地转过身来望着他；他却走到司法部长的桌子面前，根据他信袋里的文件，答复了部长几个关于在吕森保管的东西的问题，然后便告辞了；男爵羞得满面通红，走到了窗户跟前去，随后同样向他告了别；他们两人由封·迈森亲王所派的三名步兵护送着，跟着一大堆的人群，向王宫广场走去。侍从孔慈先生当时不听从几个围在他身边的友人的劝告，仍旧杂在群众之间，保持着他的位置，面对达铺庐的剥皮匠人站着，他一望见男爵带着马贩子来到时，便赶到马贩子的面前，摆着架子，装出傲慢的模样，挟着他的剑，问他：站在车子后面的马匹是不是他的？马贩子对着这个问他话而不相识的先生谦逊地把帽子提了提，一句话不答，由全体的骑士跟在后面，走向匠人的车子旁边来；这些牲口腿都站立不稳，头垂到地下，一点不吃匠人放在它们面前的干草；他离十二步远便停下脚来，匆匆地望了它们一眼：“先生啊！”他掉转头来对侍从说，“匠人说得一点不错；拴在他车子上的马匹正是我的！”说时，他望一望周围的先生们，又把帽子脱一次，由卫兵护

送着，离开了广场。侍从听了这句话，便飞步地走到匠人的面前，把头盔的翎毛摇得乱动，抛了一口袋钱给他；匠人手里拿着口袋，一边用一把铅梳子把额头上的头发朝后梳着，一边把钱看了一番；侍从吩咐一个仆人将马匹解下来，牵回家里去了。这个仆人听见主人的呼唤，当真便离开了一群混在人群中的朋友和亲戚，脸上微微地有点泛红，跨过他们脚底下的一大滩粪水，走到马匹跟前来。但是他刚好握着马勒，要把马匹解脱开，他的堂兄弟辛波德师傅便一把抓着他的胳臂，对他说："你别摸这些快要死的驽马吧！"同时将他从车子旁边一把推开去。侍从看见这种情形，站在那里没有作声，辛波德师傅东一脚西一步踏着那滩粪水，转到侍从的面前，对他说：他应该去雇一个剥皮匠人来替他干这桩事啊！侍从气得要死，把师傅望了一阵，掉转身去，抬起头来，从包围着他的骑士们的头顶上面呼喊卫兵；有一个军官听到了封·温克男爵的呼喊，带着几名选帝侯的卫兵从王宫走来，侍从简略地对他说明辛波德师傅胆敢无法无天地煽动城内的平民作乱，要他逮捕祸首。他一面一把抓着师傅的胸口，控告他，说他把正在执行他的命令要解开黑马的仆人从车子旁边推开，并且侮辱了他。辛波德用一个巧妙的手法挣脱了身，推开侍从，说："老爷啊！指点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使他明白应该干些什么，这并不叫作煽动呀！你问他一声，他是不是不顾身份，不问习惯，情愿同拴在车子上的马匹发生关系；我说过这番话以后，如果他情愿作呢：他去作好啦！他尽管现在去挖死马的臭肉，剥它们的皮，我是无所谓的！"侍从听完这番话，便掉转头来，问那个仆人：他是否准备执行他的命令，将戈哈斯的马匹解下来，牵回家里去呢？这个仆人一边挤到人群里，胆怯地回答：先要把马匹的来历弄清楚，才好叫他干这事；侍从便从他背后赶了上去，

把他饰有土仑卡世家族徽的帽子扯了下来用脚踩踏，然后拔出剑来，用剑身拚命地向他乱击，把他立刻赶走，并且辞退了。辛波德师傅叫了起来："你们立刻把这个强横霸道的人摔倒呀！"市民看见这种暴行，大为愤怒，挤拢一起将卫队挡着，辛波德从背后把侍从摔倒，把他的大衣、领子和头盔扯下来，从他的手中抢下他的剑，拚命地一掷，把剑远远地抛出广场以外。大地主温策尔一面从这场骚动当中逃命，一面喊骑士们去救他堂兄弟的性命，但却不生效果；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便被群众挤散了；侍从跌倒时把头部跌伤了，任凭愤怒的民众恣情地蹂躏着。当时凑巧有一队骑兵经过广场，选帝侯卫队的军官喊他们过来帮忙，才算把侍从救了出来。军官将民众驱散以后，便逮捕那穷凶极恶的师傅，当他被几名骑士押入监牢时，有两位朋友便把这遭殃的满身血污的侍从自地上扶起来，送回家去。这番要替戈哈斯所受的冤屈报仇的善良而公正的意图，却得到一个如此不可收拾的结局。达铺庐的剥皮匠人把他的任务办妥，不情愿再多耽搁，等民众逐渐四散，便把马匹系在一根路灯的柱子上走了；两匹马整天站在这里，没有人照管，任凭野孩子和游手好闲的人们来嘲笑，警察于是不得不来过问，天快黑时把德累斯顿城的剥皮匠人喊了来，让他把马匹带到城外的剥皮场去照料着，听候处理。

这个事件的确不该由马贩子负责，但是也在国内一般稳健而较为公正的人们方面激起了一种对于他诉讼的结果很不利的论调。大家觉得他对于国家的态度令人太难堪；在私人的家庭里和公共场所都产生了这种意见，说最好是宁可公然叫他受冤屈，把这整个案子重新打消，而不必在一件这样小的事情上硬替他伸张什么正义，仅仅为满足他疯狂的顽固思想。司法部长因为正义感过强，并且因之怀恨封·土仑卡家族，便促使这种论调抬

头，并且传播开来，造成这可怜的戈哈斯绝对失败。德累斯顿的剥皮匠人现在所照料的马匹大半未必能够恢复它们早先离开戈哈斯桥村时的那个模样了；即使这桩事情靠人为的技术和长期的喂养可以作得到，照目前的状况看，叫大地主的家庭蒙受的耻辱也是太厉害了，他的家庭既然是最体面和最高贵的一个家庭，仗着国内公民的势力，设法用现款来赔偿马匹的损失，这似乎是比较公正而适当一些呢。几天以后，内阁总理柯海姆伯爵代表卧病中的侍从在一封给司法部长的信内提出了这个建议；司法部长虽然写信给戈哈斯，劝他，倘若有人向他提出这个建议时，他可别一下把它拒绝；但是他另在一封简略而不十分客气的复信中，请内阁总理本人别参预这件案子，给他增添麻烦，他要求侍从同马贩子本人接洽，告诉他说，马贩子人倒是很公正而很谦虚的。马贩子的意志确实是被市场上所发生的事变挫折了，便遵照司法部长的意旨，只等候着大地主或他的亲族方面有所表示，以便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并且原谅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这样求人原谅在一般傲慢自大的骑士感觉是怪难堪的；他们对于司法部长投来的复信非常愤恨，第二天早晨，选帝侯前来探视因伤卧病在家的侍从时，他们便把这封复信呈给他看了。侍从由于创伤的影响而发出微弱和凄楚动人的腔调，问选帝侯说，他遵照选帝侯的意旨，拚命调解这件事情，他是否还应该不顾社会攻击他的名誉，到一个把他和他的家族侮辱得不堪的人面前，哀求他妥协和让步呢。选帝侯把信看过以后，便尴尬地问柯海姆伯爵：法院是否有权不必同戈哈斯商议，根据马匹不能恢复原状的情况，当它们是死掉了似的宣判以现款赔偿损失呢？伯爵回答："恩主啊，马匹是死了的，按照法律的意义来说是死了的，因为它们是没用处的了；至于肉体，在把它们从剥皮场提取出来送

入骑士的厩房之前，也是死的了；”选帝侯把信放入袋中，说，他要同司法部长本人谈一谈这桩案子；选帝侯把侍从安慰一番，侍从把身子支起一半，千恩万谢地握着他的手；他向侍从道别，叮嘱他注意自己的健康之后，便很和蔼地从他的安乐椅中站起身来，走出室外去了。

事情在德累斯顿就是这般情形，而与此同时，另外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却已从吕森那边袭来，这伙鬼计多端的骑士非常阴险地把它的雷电引导到了倒霉的戈哈斯头上。约翰·纳格施密特是马贩子所募集而于选帝侯大赦令公布后又遣散了的一个士卒；几个星期后，他在巴门省边界把一部分喜欢作恶的贫民又召集起来，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独自去干戈哈斯教他做过的那种勾当了。这个无赖汉一方面想吓退追捕他的警探，一方面想诱惑乡愚照旧同情他的盗匪行为，便自命是戈哈斯的执行官；他用一种从他主人学来的机智，散布谣言说，当局对几个安然回到家乡的士卒并没有遵守大赦令的约言，甚至对待戈哈斯本人也非常无理地食言了；他说戈哈斯到了德累斯顿后就被扣留，交给了一队士兵看管着；他那杀人放火的部队在一些完全仿照戈哈斯的告示里，自称是一支纯然为尊敬上帝而产生的战斗部队，专为监视执行选帝侯所允诺他们的大赦令而建立；其实他们所干的一场如上面所说，绝对不是为尊敬上帝，也不是为对戈哈斯有所依恋——他的命运是他们绝对所不关心的——，而是要在这样眩人耳目的掩护之下，更恣肆和更方便地去焚烧与抢劫罢了。这些消息一传到德累斯顿，骑士们非常高兴有这桩把全盘官司改观的事件发生，他们真是抑制不住他们的快活。他们用微妙而不满意的暗示提醒大家所犯的谬误，怪人家不听他们三番五次的迫切忠告，对戈哈斯宣布大赦，说这样做无异于对

各式各样的犯人发出一个信号，叫他们照着戈哈斯的榜样去干；他们并且不愿相信纳格施密特所说，他只是为了维护他受虐待的主人和谋他的安全而挺身反抗的，他们甚而一口咬定说纳格施密特的所作所为只是戈哈斯所唆使，企图以此威吓政府，把案子一条一条遵照他狂妄的成见来判决和加速执行。司酒沈慈先生甚至说得更厉害，他对一些饭后在选帝侯前厅围拢着他的打猎贵族与地主们讲，所谓解散了吕森那伙强盗的说法纯粹是欺人之谈；他一面拿司法部长的正义感来取笑，以几种配合得巧妙的情况证明，那支人马象从前一样还躲藏在国内的树林里，只等待着马贩子的暗示，便又要从树林里冲出来放火杀人了。

亲王克里斯坦·封·迈森看到事情这样地转变，势将把他主子的威望弄得名誉扫地了，心里很不满意，便立即进宫谒见选帝侯；他看穿了骑士们的意图要根据一些新的罪行，如果可能的话，便把戈哈斯推倒，他于是请求选帝侯允许他即刻审讯马贩子。马贩子被一个警探押到官署去，自己颇为惊讶；他来时，手里抱着他两个孩子亨利和柳波；原来仆人施特恩巴德在前一天把他五个孩子自他们所住的麦克伦堡带到他这儿来了；他有种种的原因，要详细地讲出来却太冗长了——他不得不把为了他要走而哭起来的孩子们抱起来，带了来受审讯。亲王对坐在戈哈斯身旁的两个孩子和颜悦色地看看，客气地问过了他们的年岁和名字以后，便告诉他，他从前的士卒纳格施密特在山谷里如何为非作歹；他一边将一些所谓纳格施密特的告示递给他看，问他，对于这桩事他有没有要替自己声辩之处。马贩子虽然看见这些无耻而害人的文件惊吓得很厉害，但对于一个象亲王这样正直的人，并未多费唇舌，便满意而详细地解释清楚了他所受的攻击是毫无根据的。他说，象现在的情形，总而言之为解决他正很顺利进

行着的官司，他并不需第三者来帮忙；况且从一些他带在身边而递给亲王看的文件里，很特殊地透露出纳格施密特的心思不会是来帮他忙的；要知道，在解散队伍前不多时，他曾经要把这个恶汉在吕森吊死，因为他在四郊犯了强奸罪和干了其它坏事，及至选帝侯的大赦令公布，改变了全盘的情况，才救了他的性命；他们两人第二天散伙时，真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戈哈斯坐了下来，照他所提出的为亲王所接受的建议，草拟一篇宣言给纳格施密特，在宣言中戈哈斯说明，纳格施密特借口维持遭受破坏的对他和他的队伍的大赦令挺身反抗，真是卑鄙无耻地捏造事实；戈哈斯声明，他在德累斯顿既未被扣留，也未交给卫兵看管，而且他的官司完全正如他自己所希望的在进行着；他警告跟在纳格施密特边的一伙匪徒，他们在大赦令公布后在山中犯了许多杀人放火的罪恶，戈哈斯要叫他受法律的制裁。同时在宣言里附入几件关系刑事审讯的不完全的文件，是马贩子在吕森堡塞对纳格施密特前面所说的罪行提出的，以便民众明了这是一个无赖恶汉，那时已经预备判决死刑，象前面说过只是被选帝侯所公布的大赦令救了性命的。亲王将戈哈斯安慰一番，说迫于情势，对他的案情不免起了嫌疑；但对他担保，他在德累斯顿一天，对他公布的大赦令不会破坏的；亲王还把放在他桌子上的水果分赠给孩子们，并同他们握一握手，然后同戈哈斯道别，打发他去了。司法部长也看出了马贩子处境的危险，便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结束他这场官司，免得它会被新发生的事件弄得复杂紊乱；但是这却正是有政治手腕的骑士们所希望而要做的，他们不似先时默然承认过失，抑制着他们的不满，只望获得一种和缓的判决；他们现在开始用狡猾歪曲的解释，绝对否认自己的过失。他们一忽儿推说戈哈斯的黑马不过因为堡长和管事擅自处理而扣留在了

土仑根堡，大地主丝毫不曾知道，或知而不得其详；一忽儿声称那两匹牲口一到的时候，已经害上了一种厉害而危险的咳嗽，他们可以负责找证人前来作证；当他们这种论证，经过细密的检查和讨论终于失败了之后，他们甚至找出一个选帝侯的法令来，这个法令于十二年前发生兽疫时的确禁止将马匹自勃兰登堡输入萨克森；他们以此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大地主不仅有权，而且理应把戈哈斯所输入的马匹扣留。

戈哈斯当时从住在戈哈斯桥村的正直的村长那里，把他的田产又买了回来，偿付了一点所遭受的损失的费用；他似乎要经过法庭的手续成交这宗买卖，便想离开德累斯顿几天，回到家乡去一趟；这一个决定，我们毫不怀疑并非因为所说过的那宗买卖的原故，虽然冬耕确是迫不及待的事，却另含着其他的意图，即想在这样奇怪和可虑的情况下检查一下他的地位；此外或者也还有别种的原因，我们愿意让每一个了解他内心的人去猜一猜。他于是把派给他的卫兵留了下来，便去见司法部长，手里拿着村长的信，对他说：如果法院目前不一定需要他，他想离开城里八天或者十二天的光景，去勃兰登堡走一趟，在这个期限之内一准转回来。司法部长现出不快而踌躇的脸色，低下头来说：他不得不坦白地告诉戈哈斯，他现在恰好比平素更不能离开，因为对方狡诈而曲解地提出抗议，法院在千头万绪料不到的情况中，非要由他自己来解释和讨论不可；但是戈哈斯请他有事问熟悉他这案子的律师，谦虚迫切地坚持他的请求，答应以八天为限期；司法部长停了一阵，一面打发他走，一面说：他希望，他到亲王克里斯坦·封·迈森那边请发护照。

戈哈斯对司法部长脸上的表情很能体会，更加强了决心，立刻坐下来写一个申请书，向官署署长封·迈森亲王请求发给到

戈哈斯村往返八天的护照，但并未说明事由。关于这个申请书，他收到的答复是一个王宫队长希格富礼·封·温克男爵所签署的官署批示，内容说：他请求发给前往戈哈斯桥村的护照的申请将转呈选帝侯，一俟批示发下便将护照送来。戈哈斯便到他的律师那儿打听，官署批示怎么会由男爵希格富礼·封·温克签字，而不由他所呈请的亲王克里斯坦·封·迈森签署；律师回答：亲王于前三天到他的田庄上去了，官署的事务在他离职时便交给王宫队长希格富礼·封·温克男爵代行，男爵是上文所说过的一位同姓的先生的堂兄弟。

戈哈斯的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跳动得不安了，他等待了好几天，候着他的呈文颇费周折地转呈给选帝侯批准；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过去了几天，呈文既不见批准，而法院也没有宣告判决，虽然有人曾经确实地告诉过他法院要宣告判决了。在第十二天上，他便坚决要使政府对于他的意见不管是好是坏也表明立场，便坐下来又写了一份申请，迫切地呈请官署发给那必要的护照。但是当他第二天同样没有接到所期待的复信，一天过去之后，在晚间便满腹心事地考虑着他的处境，特别是考虑着路德博士替他求得的大赦令；他走到他后房的窗户跟前，发现在院子里那间他指定给士兵休息的小厢房里，亲王封·迈森在他到后所派的卫兵不知去向了，他真是非常地诧异。他将老家人托马斯叫过来，问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托马斯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先生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照规矩办的；今天卫兵比平素多起来了，在天黑时便包围着整个宅子；有两个拿着藤牌和标枪站在前门口街上；两个站在花园里的后门口；还有另外两个睡在前厅里一捆干草上面，并且说他们要在那里睡觉！"戈哈斯一听大惊失色，掉转身去，说：只要他们是留在那边，这也不相

干；他并且请老家人到过道上去时拿一盏灯给卫兵，好让他们能够看得见。他托词把一个用具倒干净打开了前面的百叶窗，弄明白老头子告诉他的情况果真是事实——因为刚好卫兵正一声不响地在换班，而自从派卫兵以来，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想到要这么干——，然后便睡到床上去，但是还没有睡意，立刻为第二天打定了他的主意。他不满意这个和他打交道的政府假装着主持正义，而实际却把对他应许的大赦令加以毁弃；如果他真是应该作为一名俘虏——这是不必怀疑的了——，他也要强迫政府肯定而坦白地加以承认。第二天黎明时，他便吩咐他的仆人施特恩巴德备好车子，赶到门口，自称要到罗克威兹地方看那位县长——他的一位老朋友，县长几天前在德累斯顿城遇见了他，并且邀他带着小孩们去作客。卫兵们在交头接耳地望着宅子里面的行动，从他们中间秘密地派了一个人进城去；几分钟以后，有一位官署的军官带了几名警探来到，走进对面的一所宅子，假装他在这里有什么任务的模样。戈哈斯正在替小孩子穿衣服，同样地注意到了这些行动，故意让车子在门口比实际需要停留得更久一些；他一看见警探准备好了，便带着孩子们走出门来，并不理会大家，他走过时对一队站在门口的卫兵说，他们不必跟着他前去；他把男孩子们抱进车厢，吻着和安慰着那些哭起来的小女孩；她们是照他所吩咐，应该留在老家人的女儿这边的。他刚上了车，官署的军官便带了他的警探从对面的宅子里走到他跟前来，问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戈哈斯的回答：他要到罗克威兹那位县长他的朋友家里去，他前几天邀过他带着他的孩子到他的乡下的家里去作客；军官听了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必须稍等一等，遵照亲王封·迈森的命令，应有几名骑兵护送他去。戈哈斯坐在车子里，笑着问：军官是否以为他在一位情愿招待他一天

的朋友家中不安全呢?军官和颜悦色地回答:这种危险固然是并不大，但是卫兵们也绝对不会叫他感到累赘的。戈哈斯郑重地说:他到德累斯顿时,亲王封·迈森曾听他自作主张是否需要卫兵保护;军官对于这种情况很诧异，措辞小心谨慎地声明，亲王不在城内时才有这种措施;于是戈哈斯便把何以派卫兵在他的家里的经过的情形讲给他听。军官对他解释，王宫卫队长封·温克男爵现在是警察厅长，曾吩咐他对戈哈斯担负绝对保护的责任;如果他不情愿受保护,请他自己到官署去纠正那边所发生的误会。戈哈斯向着军官狠狠地望了一眼，心中决定要么屈服要么决裂，便说:他愿意去;他心中忐忑不安地从车上走了下来，让看门的把孩子抱进穿堂里，便跟着军官和士兵到官署去，当时仆人守着车子在门前等着。事有凑巧，王宫卫队长封·温克男爵正在查看一批土匪;这是头一天晚上在莱比锡城俘虏了押解来的纳格施密特的部下，正在受着男爵跟前的骑士们的盘问,这时马贩子带着他的跟随者走进厅中,到卫队长面前。骑士们一望见马贩子突然肃静下来，便停止审讯匪徒;男爵迎了上来,问他有什么事。马贩子谦恭有礼地把他的意图说了出来，即要去罗克威兹县长家中吃午饭，希望男爵允许他将不必要的卫兵留在家中;男爵听见他申请，脸上变了颜色，一面好象把一句别的话咽下喉咙似的，回答道:戈哈斯最好是安静地呆在他家里,暂时打消到罗克威兹县长家中去参加宴会;一面中断谈话掉转身去对军官说:他吩咐他对这个人执行的命令是不能更动的，必须由六名骑兵保护着才许他离城。

戈哈斯问:他是否是个俘虏;是否要他相信，在全世界面前庄严允诺他的大赦令已被破坏了呢?男爵突然掉转身来，满脸通红地走近他跟前,盯着他的眼睛望着,回答:“是的!是的!是

的！”说完便把脊背向着他，让他站在那里不再理睬，自顾去审讯纳格施密特的匪徒去了。

戈哈斯于是走出大厅，虽然看来他刚才的这一步把自己唯一可能的逃生之计弄得很糟了，但是却赞美自己的办法，因为他知道，此后他自己也没有遵守大赦令条例的义务了。他回到家，吩咐将马匹卸下来，然后由官署军官陪着，悲哀绝望地走进了他的房间；军官用一种使马贩子听了厌烦的态度声明说，一切不过出于一种误会，不久就会解释清楚的；这时警探看了他的眼色，把通到院子去的所有的门都闩上了；同时军官对他说，前面的正门象从前一样地敞开着，给他随便出入。

当时纳格施密特在山林中被警探和士兵从四面八方追踪着，几乎再没有办法指挥他所保持的势力，便想到真的要把戈哈斯拖下水去；他从一个在路上碰见的旅客那里颇为详尽地打听出了戈哈斯在德累斯顿打官司的情形，相信不管他们之间的仇隙如何深，仍可能打动马贩子的心，同他建立一种新的联系。他于是派了一名士兵带着一封用几乎读不懂的德文写成的信件，来找戈哈斯；信里说：如果他情愿到亚登堡境内来，重新率领这支由散兵游勇集合起来的队伍，那么他自愿带人马和款项把他从德累斯顿的拘留所中救出来；他同时答应，他日后对戈哈斯要比以前更加服从，总而言之，要更守规矩，痛改前非；他为证明他的忠实和顺从，将亲自到德累斯顿附近来指挥把他从监牢里营救出来的行动。

非常不幸，带着这封信的汉子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一个村庄里，发作了自幼就有的羊痫风病，昏倒在地上了，他一清醒过来便被扣留，有许多民众跟着由一名卫兵押送到官署去。王宫卫队长封·温克一看过这封信，即刻进宫觐见选帝侯；当时创伤

已经复元了的孔慈和沈慈两位先生以及内阁总理柯海姆伯爵都在座。众人意见一致，要立即把戈哈斯扣留起来，根据他同纳格施密特暗自沟通为理由提出控告；他们证明说，如果马贩子方面不先去信，总而言之，在他们之间不先保持着一种罪大恶极的联系，策划新的暴行，这样的一封信是不会写出来的。选帝侯坚决不肯仅以这封信作根据，便破坏自己对戈哈斯允诺的安全保障；他甚至认为，从纳格施密特的信里也差不多看得出来，他们两人之间事前没有保持一种联系；内阁总理建议打发纳格施密特所派的士兵好象未曾被捕似的把信送去给戈哈斯，并且问他是否要答复；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意见，而选帝侯踌躇再三方才决定接受了它，好把这件事搞个明白。第二天早晨，关在监狱里的士兵被押到官署，王宫卫队长把信件又交还他，答应释放他，不处罚他所犯的罪行，只要求他去把信件送给马贩子，好象没有出过事似的；这个恶汉却也是乐于受人利用，去干这毒辣的阴谋；他装成鬼鬼祟祟的模样，推说他有螃蟹出卖——螃蟹是官署的军官替他在市场上采办来的——便混进了戈哈斯的房间里。孩子们玩弄着螃蟹，戈哈斯便看这封信；如果处在别的情况下，他一定会一把抓住这个流氓的领子，将他交给站在他房门口的卫兵了；但是处在眼下的情绪当中，虽然这是一个很容易识破的伎俩，他本人却绝对地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把他从纠缠的官司中挽救出来；于是他满面悲伤地望着这个汉子那副相熟的面孔，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并且吩咐他几小时以后再来，到时他便要答复他的主人，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他。他叫偶然跨进来的施特恩巴德买下他一点螃蟹；买过以后，两个人装成彼此不相识的模样，便分了手；戈哈斯坐下来，复一封信给纳格施密特，信中内容如下：首先，他接受纳格施密特的建议，承担他在亚登堡境

内的部队的最高指挥；其次，要纳格施密特打发一辆双马车到德累斯顿附近的新城来，把他同他的五个孩子从临时的拘留所中救出去；为求迅速逃脱起见，他另外还需要一辆双马车在威登堡的公路上候着，他从这条叉路上可以单独赶到他那边去，为什么原故，说来话长；他固然相信可以施贿赂买通一般监视着他的卫兵，但是他要求派几个勇敢、机警而装备充实的士兵藏在德累斯顿附近新城内，以备有动武的必要；还要纳格施密特派一个士兵把一卷二十枚的金币送来给他，为开支一切与准备有关的费用，等待大功告成后他再同他清算；此外他禁止纳格施密特本人前来德累斯顿营救他，因为这是不必要的，相反，命令他留在亚登堡境内暂时继续指挥部队，部队是不能没有主脑的。——当那个士兵傍晚又来时，他把这封信交给他，赏给他本人许多钱，再三叮嘱他当心这封信。——他计划带着五个孩子到汉堡去，从汉堡再乘船到意大利的乐温德或者东印度，或者到蔚蓝色的天空下没有人认识他的任何遥远的地方，因为他的悲愤而受折磨得很厉害的心灵已经放弃了养肥黑马这桩事，倒并不是由于他不愿意同纳格施密特合伙干事。

那个汉子刚把戈哈斯的回信送给王宫卫队长，司法部长马上便免职了，委任了内阁总理柯海姆伯爵代替他的职务，同时选帝侯发了一道命令，把戈哈斯扣留，系上沉重的铁链，关到塔里去了。他们根据这一封在城里四处张贴出来的信件，对他提出控诉；因为法官问他是否承认这封信，他当庭回答："承认！"但是问起他是否有为自己声辩的话要说，他低下头来回答："没有！"于是他被宣判了，应由刑吏拿烧红的钳子钳着，裂成四块，把他的尸体在刑场上火化。

可怜的戈哈斯在德累斯顿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时勃兰登堡

的选帝侯正好出面想将他从强暴和恣肆的手中救出来，他在致萨克森选帝侯国务院的一个照会里，要求把他当作勃兰登堡的公民引渡。因为有一次勃兰登堡选帝侯在沿着史普里河岸巡游时，那位正直的守备司令亨利·封·格邵先生把这个奇特而未可厚非的人物的事迹报告给他听了。惊讶的选帝侯当即仔细追问格邵，逼得他没法，只得提起他的宰相福礼·封·柯海姆犯了处置不当的过失，使戈哈斯自己的人格受了屈；选帝侯对宰相深为震怒，对他提出质问，才发觉原来是他同土仑卡家族有亲戚关系，便无情地撤免了他的职务，任命亨利·封·格邵先生作了宰相。

那时刚好波兰王室同萨克森朝廷发生争执，所争何事，我们却不知道；波兰王室反复而迫切地建议，要求勃兰登堡选帝侯同他联合起来，反对萨克森朝廷；宰相格邵先生于这样的任务是很精明的，可以指望实现他主子的愿望，不问代价如何替戈哈斯伸张正义，但并不使全局的安宁陷入一种不利的状态来作孤注一掷，而只就个人所许可的范围来作。因此宰相看到了那种绝对专横的、违反天理和人道的判决之后，不仅要求将戈哈斯无条件地立即引渡——如果他真有罪的话，可以由德累斯顿朝廷派一位律师在柏林提起控诉，视其案情轻重，照勃兰登堡的法律来定罪——，而且要求将护照发给勃兰登堡选帝侯想派到德累斯顿去的一位律师，以便替戈哈斯取得合法的权益，控告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因为戈哈斯的黑马在萨克森境界内被扣留，遭受了一切没有天理的虐待和暴行。侍从孔慈先生当萨克森国内政权变动时被任为内阁总理，并且由于种种原因正处在困难之中，不愿意开罪柏林的朝廷，便用看到了这个照会很沮丧的萨克森选帝侯的名义答复说：他们对于否认德累斯顿朝廷有权依法惩处在境内犯罪的戈哈斯这一不友好不公正的态度，深为惊

异，众所周知，戈哈斯在德累斯顿附近有一块很大的地产，就其身份讲绝对不容否认他是萨克森的臣民。但是波兰王室为争取它的权利，调集了一支五千人马的军队，扎在萨克森的边境；勃兰登堡宰相亨利·封·格邵先生则声称：以马贩子之名命名的戈哈斯桥村，是在勃兰登堡境内，因而执行对他所宣布的死刑判决，他们认为是破坏国际公法；于是萨克森选帝侯想听听孔慈先生的意见，孔慈先生想从这番争执当中摆脱，便把亲王克里斯坦·封·迈森从他的田庄上召回来，并且听了这位明白事理的先生的话，决定接受对方要求，引渡戈哈斯给柏林的朝廷。亲王虽然对于过去不得体的处置不满意，但是他的处境为难的主子对他抱着希望，便不得不出来负责处理戈哈斯事件；他问选帝侯，他想根据什么理由在柏林的高等法院对马贩子提起控诉；他们不能拿戈哈斯写给纳格施密特那封讨厌的信作根据，因为这封信是在暧昧不清的情况下写的；他们也不好提起戈哈斯从前焚烧劫掠的行为，在告示里已经把他这些罪行大赦过了；选帝侯于是决定上一个呈文给维也纳的皇帝，告戈哈斯武装侵犯萨克森境界，破坏了他负责维持的治安，恳求皇帝——他当然不受大赦令约束的——让一个帝国的检察官在柏林的最高法院控告戈哈斯。八天以后，马贩子被骑士弗里德利希·封·马桑——这是勃兰登堡选帝侯派他带着六名骑兵到德累斯顿来的——装到一辆车子里押送到柏林去了，同去的有他的五个孩子，这是他求人从育婴堂和孤儿院里又找到一起来的。

其时萨克森选帝侯正好应郡长雅鲁修斯·封·柯海姆伯爵之邀请，前往达麦地方去了，郡长在萨克森边境有大块的地产；选帝侯由侍从孔慈先生与他的夫人荷绿茜陪伴着，荷绿茜夫人是郡长之女，内阁总理之妹；此外还跟随着其他体面的先生们和

夫人们，打猎的容克和地主们，那就不必细说了；他们为博取选帝侯欢心，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打猎，猎取麋鹿。正当大伙儿坐在横搭在大路上的一座高坡上的系着长旒的帐篷里用膳，周身尚盖满着猎后的尘土，听着从一棵橡树那边传过来的轻快的乐声，由一些贵族侍从少年和侍童们伺候着，这时刚好马贩子由骑兵护送着慢慢地从德累斯顿的路上走来。戈哈斯那些柔弱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因为生病，逼着护送他的骑士封·马桑在黑石堡耽搁了三天；这种做法他认为只对于他所服役的侯爵负责，而不必详细知照德累斯顿的政府。选帝侯敞开着胸脯，照猎人一般模样用松枝装饰着羽冠，坐在荷绿茜夫人旁边——在年青的时候，夫人曾经是他初恋的对象——被陶醉他的欢宴鼓舞得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去把这盅酒递给那个倒霉的人，不管他是谁！"荷绿茜夫人望着他嫣然一笑，立刻站起来，把整个桌上的食品都拿了去，水果、糕饼和面包装满在一个侍童递给她的银制的器皿里；大伙儿拿着各式各样的食物，蜂拥地走出了幕帐，这时郡长现出一副满面尴尬的样子迎上前来，请大家且停下来。选帝侯诧异地问，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使他这般地慌张？郡长掉转脸来对侍从结结巴巴地说，戈哈斯坐在车子里面；这个消息谁听了都莫明其妙，因为大家晓得，戈哈斯在六天之前已经动身了；于是侍从孔慈先生便拿着他的酒盅，身子向帐篷一转，把一盅酒倒在沙地上。选帝侯满脸涨得绯红，把他的酒盅放到一个盘子上面，这盘子是一个侍童看了侍从的眼色而递过去的；当骑士弗里德利希·封·马桑对这个他所不相识的团体谦恭有礼地致敬后慢慢地穿过牵在大路上面的帐篷绳索继续向达麦进发时，郡长请众宾客退入帐篷里去，大家不再留意这件事了。选帝侯一坐下来，郡长便暗地派人去达麦，请该地市政府设法将马贩子立即往

前押送；但是天色已晚，骑士封·马桑坚决地声明，要在该地留宿，于是只好把他不声不响地安置在一个属于市府的隐藏在路旁树林里的农庄里。

大约傍晚时分，众宾客享受了美酒和丰盛的点心，把这十分意外的事件都忘记了，郡长便提议大家再到猎场上去，因为有人发觉了一群麋鹿；全体宾客兴高彩烈地赞成这个建议，拿起猎枪便一对一对地越过一些沟和篱，赶到附近的树林里去；荷绿茜夫人想看热闹，便挽着选帝侯的臂膀，由派给他们的一个仆役带领着走过一所住宅的院子，碰巧便是戈哈斯同着勃兰登堡的骑兵所住的地方，及至他们晓得，真是吃了一惊。夫人听见时，便说，"来吧，爵爷，来吧！"一边把他颈上垂着的金链条嬉皮笑脸地藏入他绸制的胸围内，"随从没有跟来之前，让我们摸进农庄里去，看一看那个在屋里留宿的怪人！"选帝侯红着脸，一把抓着她的手，说，"荷绿茜啊！你怎么想入非非？"可是她惊诧地望着他说：他穿着猎服，没有人认得出他的！说完便拉着他走；正好这时，有几个打猎的容克已经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从房子里走出来，对他们说，郡长把事情安排得那么好，使得骑士和马贩子的确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团体聚会在达麦附近；选帝侯便微笑地把帽子扣到眼睛上，说，"愚昧呀，你主宰着世界，你的来源是一个美丽的妇人之口！"

当客人走进农舍看戈哈斯时，他正背靠着墙坐在一捆干草上，拿着面包和牛奶喂他在黑石堡生了病的孩子；夫人要同他攀谈，问他：他是谁？小孩子害什么病？他犯了什么罪？人家这样警卫森严地把他押送到哪里去呢？他对夫人移动了一下他的皮便帽，一边继续喂他的孩子，一边答复这些问题，答得虽不详尽却令人满意。选帝侯站在一些打猎容克的背后，注意到一个用

丝线系在他颈下的铅质小匣子，当时刚好找不到更好的话题，便问：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里面装的是些什么？戈哈斯回答："大人，这个匣子啊！"——说时，他把它从颈子上取下来，打开它，取出一张胶封着的小纸条——"说起这个匣子自有一段奇怪的来头啊！大概在七个月之前，正是在我女人下葬后的那一天，我从戈哈斯桥村动身——这个地方你大概是晓得的——，要捉拿叫我受了许多冤屈的大地主封·土仑卡。当时萨克森选帝侯与勃兰登堡选帝侯因为——我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在玉德堡会面，我正好路经此地；大约晚间，他们正如所愿望的那样彼此意见一致了，两人感情融洽地谈着话在乡镇的街道上游逛，要看一看当时这里很热闹的年市。他们遇见一个吉卜赛妇人，坐在一只矮凳上，替一些包围着她的民众用日历占卦，他们开着玩笑问她，她是否也能够对他们说一些他们爱听的话呢？我带着我的队伍正好在一家客店里休息，这桩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在场，我站在教堂过道，挤在民众的背后，却听不见那个奇怪的妇人对两位贵人说些什么；大家笑着交头接耳地说，她不把她的预言随便告诉人的，而民众为要看这场把戏，都争先恐后地挤着，我便站到我背后的一张石凳上去——这张石凳是在教堂过道里的石壁上凿出来的——，实在并非出于好奇，不过是替一般好奇的人让开地方罢了。我站在这个位置，视线完全没有遮挡，刚好望见两位贵人和那个妇人，她坐在他们面前的一张矮凳子上，似乎在划着一些什么，她突然间扶着她的拐杖，站起身来，在人群之中向周围张望一回，一眼看见了我；我从来没有同她说过半句话，并且一辈子也不希罕她替我算命；她却挤过密集的人群，走到我的面前来说：'你拿去吧！如果贵人要知道一些什么，那么让他问你好啦！'说着，大人啊，她便伸出她骨瘦如柴的一双手，把这个纸条

递给我。当时大家围着我，我惊愕地说：'老太婆，你把什么东西交给我啊？'她回答着，说了许多没人懂的话，其中我却听见说出我的名姓，真叫我好生诧异：'这是一道护身符，马贩子戈哈斯；你好好把它藏起来，它将来会救你的命的！'说完便掉头走了。"

"一点不差！"戈哈斯心平气和地继续讲："说句老实话，在德累斯顿情况虽说是那样不利，却没有要了我的性命；我在柏林要遭遇些什么，我在那里是不是靠它也会保得住性命，却要将来证实了。"

选帝侯听完这一番话，在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夫人惊惶地问他，有什么不好过？他虽然回答："没事，一点没事！"但刚说完就已经昏倒在地上了，夫人赶不及过去救他，把他扶在她的怀里。骑士封·马桑恰好有事走进房里来，一见便说："可了不得！这位大人害什么病了呀？"夫人叫起来："赶快拿些水来吧！"打猎的容克们把他扶了起来，抬他到厢房里的一张床上去；大家努力设法抢救他，却不生效，及至侍童唤来的侍从说，从选帝侯表现的各种征候看好象是中风，大家更惊慌失措达到了顶点。郡长看见他睁开眼睛，便叫人把他抬进一辆车子，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把他送回选帝侯附近的猎宫，同时司酒派了一个急差到鲁口去请一位医生前来；但是到达猎宫以后，一路颠簸使他又晕迷过去两次，直到第二天早晨鲁口的医生来到时，他才恢复了一些，有明显的征象表明他逐渐地转成神经热了。

他一等自己的神志清楚一些，便在床上竖起半个身子，第一句问话便是：戈哈斯在什么地方？侍从误会了他的意思，握着他的手说，他对于这个可怕的人尽管放心；那番离奇不可解的怪事闹过以后，侍从吩咐把他交给由勃兰登堡的士卒监视着，留在达麦村的农场里了。他对选帝侯表示万分关切，一再表示由于自己

的妻子不负责任，行为轻率，才让他同这个人会面，并把妻子狠狠地申斥了一顿，然后问选帝侯：同那个人谈话时，究竟是什么把他感动得这样奇异而且厉害呢？选帝侯说：他对他说老实话，他所遭遇的不愉快的意外之事，是他看见这个人带在身边的一个铅匣子里的一张小纸条所惹出来的。他还说了许多别的话，解释这一为侍从所不了解的情况；他双手握着侍从的手，忽然对他恳切表示，把这张纸条弄到他手中，是很重要的；请他立即备马前往达麦，替他将那张纸条从那个人手里收买过来，不问代价多少。侍从勉强隐藏着自己的狼狈心情，对他说：如果这张纸条对他有价值，那就要对戈哈斯保守秘密，这是再重要不过的事；只要一不小心，让戈哈斯晓得了，那他所有的财富都不够用来把那张纸条从这个穷凶极恶的、与他结下不解深仇的汉子手中收买过来的。他为要安慰爵爷，便说，他们必须要想别的办法，或者托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第三者运用诈术去将那张他如此重视的纸条骗取到手，说不定那个恶汉本身并不把它十分看重哩。

选帝侯把自己的脸揩干，问：他们是否可以为这个目的直接派人到达麦去，制止将马贩子继续解送，等到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把纸条弄到手中后方才放行。侍从真是相信不过自己的耳目，便回答：可惜照一切的时间推算起来，马贩子一定已经离开了达麦，想要叫他折返回来，必然会惹出非常不快而复杂的甚至无法排解的纠纷。选帝侯默然不语，显出完全绝望的模样，把身子靠到枕头上去；侍从便问他，究竟纸条上写着些什么？从怎么一种奇怪而不可思议的偶然情况，他会知道其中的内容是与他本人有关系呢？可是选帝侯狐疑不决地望着侍从，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相信侍从会顺从他的意旨，便不回答了；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卧在床上，凝神望着他握在手中的手帕的花边；他突然间请

侍从替他把打猎的容克封·施泰因叫到房里来，借口有别的事要同他解决。

打猎的容克封·施泰因是一位强壮而又能干的青年，选帝侯已经时常叫他办过了一些秘密的事务。他对打猎的容克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告诉他戈哈斯所带的那张纸条是何等重要以后，便问他，他是否要永远取得他特殊的友情，情愿在戈哈斯还没有到达柏林之前替他把那张纸条弄到手中呢？打猎的容克把其中的情由——尽管是离奇的——大体弄清楚后，便保证竭尽全力替选帝侯效劳；选帝侯就嘱咐他骑马去追赶戈哈斯，这个人用金钱多半是收买不动的，应该在一番安排得圆滑的谈话中，只要他交出纸条，就答应给他以生命和自由，如果他坚持，甚至还可直接而谨慎地供给他马匹、人员和金钱，帮助他从押送他的勃兰登堡骑兵手里逃走。打猎的容克请选帝侯亲笔出具一张证明文件以后，便带着几名士卒动身了，他不叫马匹喘过一口气来，运气真好，在边界的一个村子遇见了戈哈斯，正同着骑士封·马桑和他五个孩子用午餐，餐桌是安排在露天下一家农舍的门前。打猎的容克把自己介绍给骑士封·马桑，假说是一个经过此地的外国人，想看一看他带在身边的那个怪人；封·马桑便立即很客气地请他坐到餐桌这边，一面介绍他同戈哈斯认识；骑士封·马桑走来走去在料理动身的事务，而其他的骑兵坐在摆在房子另外一边的一张桌子上用膳，这样打猎的容克便找到一个机会，告诉马贩子他是谁，受了什么特别的委托找到他这儿来的。马贩子那时已经晓得那个在达麦农舍里看见那只匣子便晕倒过去的人的地位和姓名了，听了这番话真是欢喜，等他看了看纸条的秘密内容后，更是狂喜不已；由于种种的原故，他曾决定绝不仅仅出于好奇便把纸条的秘密泄漏出来；马贩子这时说，他

一想起在德累斯顿时甘心情愿作任何可能的牺牲，却不得不遭受不仁不义的没有王法的虐待，就想要将纸条留着。打猎的容克问：何以他拒绝得这样奇怪，他们允许恢复他的自由和生命，代价并不算小呢？戈哈斯回答："高贵的先生啊！如果你的主人来对我说，'我和全体辅助我执政的朝臣要因此毁灭了'——毁灭，你懂这意思吧，这当然是我心意中所蕴藏着的最大的希望——，那么我还是要拒绝把这张他看得比生存更加重要的纸条交给他，并且对他说：你能够把我送上断头台，我却能够叫你痛苦，而我要这样做呀！"说过以后，戈哈斯脸色白如死灰，喊了一个骑兵过来，叫他将剩在碗里一块精美的食物拿去吃；他在村落里所耽搁的残余的时光，对于坐在桌子旁边的打猎的容克简直好似毫不相干；当他上车时，才又掉转头来望他一眼，表示向他告别了。

选帝侯接到这个消息，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使医生对于他在这变化莫测的三天内同时受多方面所侵害的生命，非常忧虑。但是他靠了自己天然健康的体力，痛苦地卧病了几个星期之后，身体又复元了；至少人们可以将他扶入一辆放有靠枕和坐垫的车子里，把他送回德累斯顿去主持国政了。他一到城内，便派人去请克里斯坦亲王前来，问亲王：派遣法律顾问艾普迈的事情办理得怎么样了；他们打算派到京城维也纳去当戈哈斯一案的律师，以破坏帝国治安的罪名直接向皇帝陛下控告戈哈斯。亲王回答：艾普迈已经遵照选帝侯在去达麦时留下来的命令，动身到维也纳去了，正逢勃兰登堡选帝侯所派遣前来充当律师的法学家曹诺到了德累斯顿，要为黑马的原故在法院控告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选帝侯脸上泛红，走到公事桌面前，对于处理得这样迅速表示惊异，便说他记得他曾经吩咐，艾普迈确实的行期要

听候他详细而切实的命令，因为事前要同替戈哈斯求得大赦令的路德博士商量一番。他说时将一些放在桌子上的信件和公文摔成一堆，抑制着不满的情绪。亲王默然不语，睁大眼睛望着他，过一阵便说：他很感遗憾，这件事处理得未曾使选帝侯满意；他说他可以将国务会议的决议案呈上复核，这议决是责成他在所说的时期派遣律师前往维也纳的。他继续说，在国务会议上绝对没有提起同路德博士商量这层；如果早一些顾虑到这位教会中的先生的意见，想到他曾努力替戈哈斯说情，或者还有些用处；现在他们当着全世界的面已经破坏了对戈哈斯的大赦令，把他扣留，并且将他引渡给勃兰登堡法院并加以判决和处刑了，这样作过以后再同路德博士会商却是毫无用处的。选帝侯说：已派出艾普迈这个错误在事实上也并不重大；但他希望，艾普迈暂时别以原告的身份在维也纳出现，静候以后的指令，为此，请亲王派一个急使把这必要的事项知照他。亲王回答：可惜这道命令迟到了一天，根据今天所接到的报告，艾普迈已经以律师的身份出现了，并且将状子递上去给维也纳国务院秘书厅了。选帝侯惊异地问，在这般短促的时间内怎么可能呢？亲王又回答：艾普迈起程以后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了，而给他的训令叫他一到维也纳立即处理这桩任务，不要延误。亲王又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延误时机是很不相宜的，因为勃兰登堡的律师曹诺以最强硬的态度对待大地主温策尔·封·士仑卡，已经向法院申请将黑马从剥皮匠人手中暂时收回，以便将来恢复原状，而且毫不注意对方一切的抗议，坚持他的主张。选帝侯一面拉响铃，一面说：不相干的！这有什么重要哪！选帝侯又随便问了问：德累斯顿的情形怎么样？他离职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件？随后，他无法隐藏内心的不安，同亲王握了握手，便打发他走了。他在当天还书

面要求亲王将戈哈斯的全部文件送来，借口他要亲自处理这个案子，因他在政治上太重要了。他一想到要毁灭唯一能让他打听出纸条的秘密的这个人，心里就万分难受；他亲笔写了一封信给皇帝，因为重要的情由恳求皇上，暂时将艾普迈所呈递的控告戈哈斯的状子撤销，静候他的进一步决定，确切原因他也许很快可以向皇上禀明。

皇帝以一个由国务秘书厅草拟的照会答复他：对于选帝侯心中似乎突然改变计划，他非常惊异；萨克森政府呈递给他的报告已将戈哈斯的案情变成一件关系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事件了；他本人身为帝国元首，认为份当在该案中以原告的资格，出现在勃兰登堡的王朝；而且王室陪审官弗朗茨·穆勒已被派到柏林作律师去了，要在那里控告戈哈斯犯了破坏国家治安罪，选帝侯的状子现在绝对无法再撤销，只好听候依法处理了。这封信将选帝侯打击得一蹶不振；过了一些时候，从柏林寄来的私人书信报告案子已经在最高法院开审，并且不管代表戈哈斯的律师如何努力设法营救，大概戈哈斯都要上断头台了，选帝侯闻讯真是非常悲伤；这位时运不济的主子便决定再尝试一次，写了一封亲笔信恳求勃兰登堡选帝侯保全戈哈斯的性命。他托辞说，对这个人所颁布的大赦令照常理说是不容许对他执行死刑的；他声明，他们对待马贩子虽然近似严厉，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将他处死的意思，他还讲，马贩子会多么悲哀，假使柏林托辞情愿保住他的性命，最后却出乎意料地变得反而对他更为不利，还不如留在德累斯顿，把他的案情遵照萨克森的法律来判决的好。

勃兰登堡选帝侯觉得这封信里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便复信说：皇帝的律师所采取的强硬态度绝对不容许满足他所陈述的希望，规避法律严厉的条文。又说，萨克森选帝侯陈述的忧

虑实际上未免言之过甚，此次对戈哈斯在大赦令内所恕免的罪恶的控告，并非由颁布大赦令的选帝侯提出的，而是由绝对不受任何约束的国家最高元首在柏林的最高法院提出来的。复信并且指出，纳格施密特猖狂的暴行甚至无法无天地伸展到了勃兰登堡的境内，因此，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实乃当务之急；倘若他不情愿顾虑以上一切，请他向皇帝本人直接申请，只有皇上方面才真能下一个不顾一切的有利于戈哈斯的最高裁判。

选帝侯因为一切的努力尽归失败，深感悲愤，旧病又发作起来了；侍从有一天早晨前来探视他，他便把写给维也纳和柏林朝廷的书信取出来给他看，想拖延戈哈斯的寿命，至少要争取时间，把他的纸条取到手。这时侍从跪倒在他的面前，求他不必顾虑一切，告诉他那张纸条的内容是些什么。选帝侯请他将房门闩上，坐到床边来，然后握着他的手，叹了一口气，将手压在自己的心口上，开始讲："我听说，你的夫人已经给你讲过，勃兰登堡选帝侯同我在玉德堡举行会议的第三天碰见了一个吉卜赛妇人；那位选帝侯，天生是活泼伶俐的，正好在用膳的时候不知怎么谈起这个招摇撞骗的女人所玩弄的把戏，决意要当着群众的面开一个玩笑来丢她的脸；他于是交叉着两臂走到她的桌子面前，要她替他预言一个当天就要应验的征兆，他预先声明，否则他便不相信她的话了，尽管她是一个来自罗马的活神仙。这个妇人把我们从头到脚匆匆地打量了一番，便说，那个征兆将是：那只生了角的由园丁的儿子在花园里养大的大麃鹿，它将要在我们尚未离开所站的市场以前，迎着我们面前跑来呢。你当然晓得，这只指定为德累斯顿御膳房用的麃鹿是紧关在一个围着高大栅栏的藩篱内的，并且被园中的橡林所遮盖着的，为防卫其他的小野兽和飞禽的原故，这个大园子和与之相通的花园全是

小心谨慎地关着的，所以绝对无法明白，那只畜生怎么会象离奇的预言所说迎着我们的面跑到我们所站的地方来；但是选帝侯担心其中藏着一种把戏，同我商量过一番后决意把一切她还要说出来的话拿来寻开心，丢尽她的脸，便立即派人回到宫里，吩咐将麅鹿立刻宰杀，准备另一天席上之用。此后他便转过脸来，面对着妇人——刚才的事原是当着她的面大声商议好的——，又说：'好吧！你对于将来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呢？'妇人向他的手里看了看，回答说：'我的选帝侯和主子呵！恩主永远在位，王室延绵不已，子孙繁荣昌盛，威权慑服世界众王侯！'选帝侯停了一阵，一面出神地望着妇人，一步走到我的面前来，悄悄地对我说，他现在觉得真不应该，派了一个仆人去破坏她的预言；跟在他背后的众骑士将手里的钱象雨点一般洒到妇人的怀里，欢呼之声不绝；选帝侯一边从口袋里取出一枚金币，放在她怀里，一边问：她对我要说的吉利话，是否也一般铿锵悦耳，同他的一样呢？妇人把放在身边的一只匣子锁好以后，便一只手遮着太阳，好象日光妨碍她的视线似的，望着我，我又追问了一遍，当她端相着我的手时，我便对选帝侯开玩笑说：'我觉得，她不会有什么好话对我说哪。'这时她拿起她的拐杖，慢慢地从矮凳上站起，神秘地交叉着一双手，挤到我的跟前来，清清楚楚地悄悄地凑近我的耳朵说：'不吉利！'——'有这样的事吗！'我神色慌张地问，从她身边退后一步；她射出一道冷酷无情的目光，好比大理石雕像的眼睛一般，退回到她背后的矮凳上坐着，我又问，'我的家世将从哪一方面遭受不测呢？'妇人伸手取出一块木炭和一张纸，双膝搭起来，问：是否要她替我写下来？我的确窘相毕露，在当时情况之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便回答：'好吧！就写下来吧！'她便说：'就这样办！我替你写下三桩：你的家族最后一位侯爷的名字，他亡

国的那一年，以及用武力征服他的国家的那个人的姓氏。'

"她当着群众面前写完以后，便站起身来，用她枯槁的嘴唇润湖了胶质，将纸条贴上，拿她戴在中指的一枚铅印章盖了上去。你可以想得到，我是如何言语无从形容的稀奇，想把纸条接了过来，她却说：'不行，侯爷！'转过身去，举起她一枝拐杖来说：'如果你想要，你便去找那边那个戴着翎毛帽子，站在教堂入口群众背后的石凳子上面的人，与他兑换这张字条吧！'我当时还不十分懂得她究竟说了些什么，只吓得说不出话来；她却不理会我，让我站在那里，自己却把放在背后的匣子关上，背了起来，混入围着我们的人群里去，我无从看见她干了些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选帝侯派到王宫里去的那个骑士回来了，我看见时心中确实快慰；他一边笑着报告选帝侯，麂鹿宰杀掉了，他亲眼看着两个猎人把它拖进厨房里去了的。选帝侯笑着伸出自己的手臂挽着我的膀子，打算把我带走，说：'喏，算了吧！算命卜卦是日常所见的诈求，牺牲了我们的时间和金钱真是不值得呀！'但是我们惊异得好厉害呀，这几句话还未说完，只听周围狂叫之声突起，大家的视线注意看着一条从宫中庭院匆匆跑出来的屠夫所豢养的大狗，它在厨房里一口咬着了麂鹿的颈背当作一个肥美的胜利品，在离开我们三步远的地方又摔在地下了，男女仆役在后面追赶；这样那个妇人的预言为证明一切她所说过的话都不假，事实上是应验了，麂鹿虽说是死的，却的确迎着我们的面一直跑到市场上来了。

"一个冬天的霹雳打击不会比我当时所看见的情形更厉害了；我一离开我的伙伴，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立刻打听那个妇人指点给我的戴翎毛帽子的人；但是我派出去的人不断地侦察了三天，没有一个替我打听到丝毫的消息。可是，朋友孔慈啊，几

个星期以前，在达麦的农场里，我却亲眼看见了这个人。”他讲完以后，放开了侍从的手；一面拭干汗水，倒回到了床上。

侍从认为以自己对这件事的见解反驳或纠正选帝侯所持的想法，是劳而无功的事，便求他以任何一种方法取得那张纸条，不必管那个家伙的死活；但是选帝侯回答，他绝对想不出一个方法来，他一想起必须放弃那张字条，甚至于眼睁睁地看着其中的秘密要随着这个人而毁灭，真叫他伤心得几乎发狂啊。侍从问他：他究竟试过去调查吉卜赛妇女的下落没有呢？选帝侯回答，他托辞下过一个命令给官署，去侦察这个妇女，但是直到今天在国内各处都调查不出一个结果来；他绝对不怀疑，由于某种原因——他却不肯详细地把原因说明白——那个妇人在萨克森境内是无从调查出来的。

事有凑巧，侍从因为要接受几项大宗的田产想到柏林去，这些产业是从免职而且不久便去世的内阁总理柯海姆伯爵在纽马克的遗产中分给他的夫人的；他既然是出乎至诚爱护选帝侯，他想了一阵便问他：他是否情愿让他放手去做这件事呢？选帝侯握着他的手，亲热地按在自己心口上回答：“你设想你就是我，替我把纸条弄到手吧！”侍从把自己的职务委托别人以后，提早几天动身，把他的夫人留在家中，只由几个仆人跟着，坐着车子到柏林去了。

戈哈斯这时已经到了柏林，勃兰登堡选帝侯下了一道特别命令，把他送进骑士牢狱里，他带着他五个孩子被尽可能舒适地收容在里面，一等到维也纳派来的皇室律师到达，便以破坏帝国治安罪在最高法院受审；他虽然对于武装侵扰萨克森和所犯的暴行拒绝负责，因为根据他同萨克森选帝侯在吕森所议定的协约，不能向他提起控告，但是他却受到了教训，晓得皇帝的律

师将在这里控告他，皇帝本人是不会有所顾忌的；人家对他详细解释，他控告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的案子，德累斯顿方面会完全赔偿他的损失的，他因此也就听其自然了。

侍从赶到柏林的时候，正巧依法宣判了将戈哈斯用剑处死；这一种宣判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虽说是减轻了一些，可真没人相信会执行的，甚而全城的人想到选帝侯对戈哈斯很有好意，都希望看到他直接下一道有威信的命令，把这个判决也许减轻为长期的徒刑。

侍从立刻了解到，如果他主人委托他的任务要实现的话，就不容延误时间了，便开始他的工作。一天早晨，正当戈哈斯站在他牢狱的窗口前，随意看着路上一些来来往往的行人时，他便穿了他平日宫中的服装，清清楚楚地在他的视线之下出现，让他看到，他望见戈哈斯突然把头一昂，断定马贩子必然注意到他了，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看见马贩子不自觉地用手摸着放置匣子的胸口部位，便认为这时在马贩子心中感触，足以成为一种充分的准备，他可以进一步地去设法取得那张纸条了。他看见街头上有一个拄着拐杖踱来踱去卖破烂的老太婆，同其他一伙卖破布的穷人混在一起，他觉得这个妇人在年纪和服装上颇有点同选帝侯对他讲过的那个算卜的老太婆相似，便把她喊了过来。他料到，那个老太婆在匆匆把纸条递给戈哈斯时，戈哈斯不会记清楚她的面貌；他打定主意，拿这个女人冒充那个想象中的吉卜赛妇人，假若作得到，就叫她在戈哈斯的面前扮演这个角色。他要使她担当这个任务，于是不厌其烦地把选帝侯在玉德堡同那个吉卜赛女人所遇到过的一切详情讲给她听；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女人究竟对戈哈斯说过些什么话，他便叫她将纸条上所写的三件神秘的事项特别地记着；他并且对她详细解释，那一些话她应该含

糊其辞地不要明白说出来，以免影响他们所安排的某种事项，不管施以阴谋也好，或者施以暴力也好，去取得那张对于萨克森朝廷非常重要的纸条；然后，他嘱咐她托辞对戈哈斯说，那张字条在他的身边不大妥当，要他在这生死关头的几天里交出来由她替他保管。卖破烂的妇人索取很大的一笔酬劳费，要求预支一部分，侍从只好依了她，她便立即去办理所说的任务了。当时在磨房山阵亡的士兵赫尔泽的母亲获得政府的许可，有时前往探视戈哈斯，并且几个月以来与这个妇人已经相识；有一天，她拿一份小礼物贿赂管监的头目，进入监狱，到了马贩子那里。

当这个妇人走到戈哈斯的跟前时，他看见她手上所戴着的一只有纹章的指环和从她颈子上垂下来的一条珊瑚项链，便以为又看见那个在玉德堡把字条递给他的吉卜赛老太婆了。可能的事固然并非总是真事，但事有巧合，那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却只好这样报道，谁要是不肯相信，就听其自便好了：侍从犯了一件最大的错误，他在柏林街道上找来假装吉卜赛女人的贩卖旧货的老太婆，真的就是那个吉卜赛老太婆本人。这个老婆子扶着拐杖，摸着那群小孩子们的脸蛋，他们看见她这怪相都吓得挤在父亲的身边；她对戈哈斯说：她从萨克森回到勃兰登堡来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了，在马路上听见侍从毫不经意地打听那个去年春间曾经在玉德堡的吉卜赛妇人，便即刻挤了过去，胡乱说出一个姓名，自愿承担那件他所想办理的事情。

马贩子看出她和自已去世的妻子丽丝珀真是有一种奇妙的相似，真想问她一声，她是不是她的祖母；因为不仅是她的外貌，她一双手，而且连她那枯槁却还有风度的姿态，特别是她说话时的习惯，这一切很撩起他的心事，使他想念起丽丝珀来；他看见在她的颈子上也有一颗黑痣，同他妻子的情形一样。马贩子请

她坐到一张椅子上，心中翻来复去地交错着许多思念，问她，究竟她接受了侍从一些什么任务，找到他这儿来呢？

老婆子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戈哈斯那条老狗，它在她膝间嗅来嗅去，对她摇摆着尾巴；她回答：侍从所委托她的事是叫她来告诉他，那张纸条上写着三句关系萨克森朝廷命运的神秘的预言；有个使者在柏林，想把这个纸条骗到手中，他要对这个人当心；侍从还叫她托辞说，这张纸条带在他胸口前面很不妥当，要他将它交出来。但是她到这里来的意思是要告诉他，有人要用骗局或是暴行弄走他这张字条的威胁是可笑的，是欺人的骗局；他处在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保护之下，住在他的监狱里，大可不必为这张字条担心；他把它带在自己的身边远比带在她的身边安全；他千万不要把它转交给别人，不管旁人说什么好话。但是，她最后说，她认为聪明的作法是利用这张她在玉德堡交给他的字条，接受人家在边界由大地主封·施泰因转达给他的要求，即把这张对他别无用处的字条交给萨克森选帝侯，换取自己生命和自由。

戈哈斯高兴地看见自己原来手中握有这么大的力量，足以使把他踩入粪土的仇人的脚受到致命的伤害，便回答："我绝对不这样做，老太太，绝对不这样做！"他握着老太婆的手，只想知道对于那些重要的问题，字条上写了些什么样的答案？妇人把蹲在她脚前的最小的孩子抱到膝上来坐着，说："你说绝对不这样做，马贩子戈哈斯；但是看在这个标致的金黄色头发的孩儿份上，你却应该这样做！"说着，她望着孩子笑，同他亲热着，吻着他；孩子睁大着眼睛看着她，她伸出一双枯瘦如柴的手，把带在她口袋里的一只苹果递给他。戈哈斯神情迷惘地说：等孩子们长大了，想起他的作为也许还要称颂他的，他除去把字条保留

下来以外，不能为儿孙们作一桩再好的事了。他问，据他所得过的经验，谁敢担保他不再受一次欺骗，最后是否会一无所获地把字条牺牲给选帝侯，正象他将在吕森所集合的部队牺牲掉一样呢？"谁对我食言过一次，"他说，"我再不同他说半个字；好妈妈，只有你确切而明白的要求，我才会把字条交出来；我靠着这张字条，将替我所受的一切耻辱很好地报复了啊。"

妇人把孩子放在地下，说：他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自己爱怎么就怎么办好了！她说着便把手杖拿到手中，想走了。戈哈斯又问起这张神秘的字条上写着什么；妇人含糊其辞地作了回答。他便说：他希望允许他将它拆封，但纯粹出于好奇，别无他意；她走以前，他还想请教她许多事情；她到底是什么人，从哪里学会这套法术的；字条既然是替选帝侯批注的，她为什么不肯交给他本人，却在数千人之中偏偏把字条递给他这个不稀罕她算命法术的戈哈斯呢？——当时凑巧有几个警官走上楼来，闹得一片响声；妇人忽然担心给他们在这房间里撞见，便激动地回答："再见，戈哈斯，再见吧！如果我们再会面，我准会把这些事统统告诉你的！"她说完掉转身去，走向房门口，喊着："再会，孩子们，再会！"一个一个地吻着他们的小脸，便走了。

这时萨克森选帝侯已把自己沉重的心病泄露出来，聘请了国内很著名的两位星象家，一位叫欧登贺姆，另一位叫奥里鲁斯，向他们请教这神秘的对他和他子孙来说关系重大的字条上的内容；两位星象家在德累斯顿王宫的塔楼里潜心地连续研究了好几天以后，彼此意见却不能一致，说不清那番预言究竟是指后几个世纪，还是指现在，或者是说当时局势还很严重的波兰的王位继承问题呢；由于这场学理的争执，疑团不但未能解决，反而增加这可怜的侯爷心中的不安——我们不想说是绝望——，

最后使他到了简直忍受不下去的程度。加之侍从当时托他要赶来柏林的妻子在她起程前婉转其辞地转达选帝侯，他曾经利用过一个妇人去取戈哈斯带在身边的字条，后来那妇人却再不露面了，这番尝试失败以后那希望真是渺茫了，而且戈哈斯的死刑判决经过详细审查后现已由勃兰登堡选帝侯签署了，执刑日期已经确定在棕榈节后的星期一；选帝侯听见这个消息心中更涌起无限的悲愤悔恨，象个完全绝望的人似的把自己锁在房里，有两天不吃不喝，简直不要活了一样，可是在第三天又突然通知官署他要出去打猎，要到德邵侯爵那里去，随即便离开德累斯顿了。他实际到什么地方去，是否到德邵城去了，这我们且不必细谈；因为我们所参考的史料，异常奇怪地在这一点上是互相矛盾的。可靠的只是，当时德邵侯爵卧病在布朗施威克他伯父亨利公爵的家里，不能出猎；而在第二天晚间，荷绿茜夫人由一位伯爵封·柯尼希施泰因陪伴着——据她说是她的堂兄弟——到达柏林，到她丈夫孔兹先生那儿去了。

这时根据勃兰登堡选帝侯命令已对戈哈斯宣读死刑判决书，人们取下了他的铁索，把一些在德累斯顿宣告无效的财产的证件又交还给了他；法院派到他这里来的法官问他，他死后财产如何处置，他请了一个书记帮忙，给他的孩子们草成了一份遗嘱，并且指定那位住在戈哈斯桥的村长，他忠实的朋友，作他们的监护人。他最后的日子是过得安静而满意的；因为选帝侯下了一道特别命令把他所住的监房开放了，允许城内他许多朋友不分昼夜地自由出入，前往探望他。他真是高兴，神学家嘉霍普·福莱兴由路德博士派遣，带了一封必定很值得注意的亲笔信给他——但是这封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并且从这位教士手里接受了圣餐，有两位勃兰登堡的牧师在场协助举行圣典。当

时全城总还不能放弃希望，盼着有一道最高的命令下来救他的性命；但是在全城普遍动荡之下，棕榈节的星期一来到了，在这一天，因为他曾经过于迫切地试图在世间替自己伸张权利，他应该同世间言归于好。他被一大队卫兵押送着，抱着他两个孩子（他向法院特别要求到了这种优待），由神学家嘉霍普·福莱兴率领着刚刚走出监狱的门口，就有一大群悲伤的朋友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告别，这时王宫的总管面色慌张地走到他身边，把一张纸条交给他，说是一个妇人托他转交的。戈哈斯愕然望着这个他平素不很相识的人，拆开纸条，看见纸条是胶封着的，盖着印章，便立即想起那个熟识的吉卜赛老太婆来。但是，他看到如下的消息时所感到的惊讶，有谁写得出来呢："戈哈斯，萨克森选帝侯现在柏林，已经来到刑场上，如你只要留意，就可以从一顶插着蓝色和白色翎毛的帽子上认出他来。他来这里的意图，我不必对你说了；一等你埋进地里，他就想叫人将匣子掘出来，将其中的纸条拆封。——伊丽莎白启。"

戈哈斯非常吃惊，掉过头来问总管，他是否认识把纸条交给他的那个神秘的妇人呢？总管回答："戈哈斯，那个女人——"话未说完，他却莫明其妙地停了下来，戈哈斯这时又被挤过来的人群团团围住，便无从听见那个好似浑身颤抖着的人说些什么了。

到了刑场，他望见人山人海当中，勃兰登堡选帝侯带着他的随从骑着马停在那里，内阁总理亨利·封·格邵也在其中；在选帝侯的右边是皇帝的陪审官弗朗茨·穆勒，手里拿着抄录的死刑判词；在他的左边是他自己的律师法学家安东·曹诺，带着德累斯顿最高法院的议定书；在这个三面为群众围拢的圆圈中心，站一个传令官，手拿着一捆东西和牵着两匹养得毛色发光的正

在用蹄子蹴地的黑马。因为内阁总理亨利·封·格邵先生以他主子的名义，在德累斯顿提起控诉，把所要求的事项一条一条地贯彻了，对大地主温策尔·封·土仑卡丝毫没有让步；他们拿了一面旗子在马头顶上挥舞，证明马匹的来历是清白的之后，便从喂养它们的剥皮匠人手里领回，由大地主的家人养肥，并当着一个专为此而组织的委员会在德累斯顿市集广场上移交给了律师曹诺。

当戈哈斯被卫队押送着走上一个土丘，来到选帝侯面前时，选帝侯便说："戈哈斯，你看呀，今天是替你恢复你的权利的日子！你看看这边，我在这儿把一切东西，一切你在土仑根堡被抢了去而我作为你的主子却不曾替你取回的东西，现在一概交还给你：黑马，围巾，钱币，内衣，甚而连你在磨房山阵亡了的仆役赫尔泽的抚恤金都有了。你现在对我满意了吧？"

戈哈斯将他抱着的两个孩子放下来，内阁总理示意将议定书递给他，他便睁大闪闪发光的眼睛从头到尾地读着；他在其中还找到一个将大地主温策尔判处两年徒刑的条款；心中大为感动，便将双手交叉在胸前，远远地跪倒在选帝侯面前。随后他站起来，把一只手放在内阁总理的膝间，欢欣地对他说，他在世间最大的希望是达到了；他走到马匹跟前，检查它们，拍拍它们肥大的颈子；他转回到总理这里来，欣然地对他说：他将马匹留给他两个孩儿亨利和柳波。总理亨利·封·格邵坐在马上和颜悦色地望着他，以选帝侯的名义一口应承遵照他最后的愿望，并且要他随自己的意思把包裹里其余的东西也处理一下。戈哈斯便把他看见在场的赫尔泽的老母亲由人群中喊出来，把东西递给她说："老太太，拿去吧，这些东西是你的呀！"——他还把那笔放在包内赔偿他的钱一起赠给老太婆，作为她养老之用。

选帝侯便喊着："戈哈斯，马贩子，现在对你就这样赔偿了损失；皇帝的陪审官站在这里，因你破坏了他国内的治安，你现在预备好赔偿皇帝的损失吧！"戈哈斯把帽子脱下，跪倒在地，说：他准备好了！说完又把孩子抱起来亲热地搂在怀中，然后将他们交给戈哈斯桥村的村长，自行走到了断头台面前；村长暗自落泪，把孩儿们带走了。

他一边摘下领巾，解开胸围，一边扫视周围的群众，突然看见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个面熟的人，戴着有蓝色和白色翎毛的帽子，站在两个拿半边身子遮挡着他的骑士中间。戈哈斯将挂在胸口前的匣子解下来，猛地一步迈到那人的面前，使得他身旁的卫兵都大为惊异；只见他把字条取出来，启了封，从头到尾看过一遍，眼睛注视着帽子上插着蓝色和白色翎毛的人，那人现出喜不自胜的神情，他却把字条放进嘴中，一口吞下肚去。那人一看见这情形，顿时昏倒地上，痉挛起来。

在那人惊惶失措的同伴弯下身去将他扶起来时，戈哈斯已转身走向断头台，头颅被刽子手的斧头砍了下来。

戈哈斯的故事到此便结束了。人们在群众普遍的悲哀之下，把他的尸首放入棺木；扛夫将他的遗骸抬起，准备好好地安葬到市郊的墓地里去，这时选帝侯把死者的孩儿们叫过来，宣布提升他们作骑士，吩咐总理将他们送入侍童学校教养。萨克森选帝侯的肉体和精神都受了打击，不久便回到德累斯顿去了；后来发生的事就只能参考历史。

不过，在前一个世纪还有戈哈斯的几个活泼强壮的子孙，住在梅克伦堡境内。

商章孙 译

侯爵夫人封·O

在上意大利的一座重要城市M，有一位寡居的侯爵夫人封·O，她素来享有行为端正的美名，而且已是一对教养得很好的孩子的母亲，可却突然在一些报纸上登出启示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竟一下子有了身孕；她希望，她即将分娩的孩子的父亲能自己站出来，考虑到对家庭的影响，她打定主意和他结婚。这位迫于既成事实而如此果断地采取了上述极不寻常的、定会招来世人非议的行动的夫人，乃是M城的要塞司令官封·G先生的小姐。大概在三年前，她便失去了自己衷心眷爱的丈夫封·O侯爵；侯爵当时是去巴黎料理一些家庭事务，不幸死在旅途中的。侯爵去世后，她就应自己的母亲的要求，离开在此之前一直居住的在V城附近的庄园，带着她的一对儿女，搬回到她父亲要塞司令官的邸宅里来了。往后的一些年，她把精力放在搞艺术、读书、教育子女和侍奉双亲上，深居简出，直到后来突然爆发战争，附近一带挤满了几乎所有大国的军队，其中也包括俄国的军队。封·G上校接到了保卫地方的命令，因此要求夫人和女儿离开城市，要么回到女儿的旧居暂住，要么避到他儿子在V城附近的庄园里去。可是，当两位妇人把在这儿的要塞中可能遭到的困厄和在那边的乡下可能经受的惊恐放在天秤上称来称

去、尚未来得及决定取舍时，要塞已被俄国军队包围，并被勒令投降。上校于是向自己的家眷宣告，他现在只好权当她们不在眼前，用枪炮的射击代替给敌人的回答。敌人反过来也猛烈轰击要塞，纵火焚烧仓库，占据了一座外堡；当要塞司令官还在犹豫是否接受再次提出的投降要求时，敌人已下令发起夜间袭击，一举攻陷了城堡。

就在俄军在榴弹炮的猛烈射击掩护下涌进城来的当口，城防司令官邸宅的左翼一下子着了火，逼得女眷们仓皇外逃。司令官夫人追赶着手牵两个孩子从楼梯上跑下来的女儿，嘴里大声嚷着叫大伙儿不要走散，都逃进地下室去；可就在这一刹那，一颗炮弹在房子里开了花，里边便更加乱成一团糟。侯爵夫人牵着两个孩子奔到住宅前的广场上，碰上正进行着激烈战斗，枪弹曳着光在夜空中飞来飞去，吓得她失魂落魄，不知往哪儿逃好，又退回到正在燃烧的住宅中。不幸，她在溜进门的当儿，迎面撞着一群敌人的狙击兵；大兵们一看见她，突然都悄没声儿了，随后却把枪往肩上一挎，一边打着下流的手势，一边就来抓她。她被那一群相互争斗着的兽兵们拉过来，拽过去，口里大声呼救，但是没有用，她那些浑身哆嗦着逃回屋去的女仆们谁个也不来救她。兽兵们把她拖进邸宅的后院，她在受到百般凌辱下正要晕倒在地的当口，突然出现一个俄国军官，举着愤怒的刀剑一阵乱砍，赶跑了那一群色迷心窍的畜生。这位听见侯爵夫人惨叫赶来的俄国军官，在她简直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天使。他还用剑柄朝那搂住侯爵夫人苗条的身躯不放的最后一名兽兵猛揍一下，揍得这小子口冒鲜血，踉跄后退；然后他才用法语殷勤地呼唤侯爵夫人，用胳膊挽住她，把她扶进尚未让火引燃的邸宅的另一侧；惊魄未定的侯爵夫人一路上一声没吭，进房后立刻人事不

省，晕倒在地上。在这儿——当那些吓坏了的女仆们不久也赶来的时候，他便打发人去叫医生，告诉女仆们说夫人一会儿就会好的，边说边戴上他的头盔，重新投入战斗去了。

城市在短时间里便被完全占领，城防司令官之所以还在抵抗，只是因为敌人不肯饶恕他；眼下正当他精疲力竭地退到自己邸宅的大门口，刚巧碰上那个俄国军官满脸通红地从门里跑出来，冲着他大喝一声，要他投降。司令官回答，他正是求之不得地等着人家来这样要求他呐，说着便把剑交给对方，然后又请求对方允许他进宅子里去，以便探望一下自己的家眷。根据他扮演的角色来判断，俄国军官似乎是这次进攻的指挥者之一；他答应了司令官提出的请求，派出一名卫兵随他进宅子里去，随后自己又急匆匆地率领一支小部队，去解决那些还处于争夺中的地段的战斗，并迅速地控制了要塞的所有据点。此后不久，他回到军火仓库前的广场上，命令士兵们扑灭已开始疯狂向四周蔓延的大火；在士兵们执行他的命令不够卖力的时候，他便亲自动起手来，所表现的勇敢拼命精神叫人惊叹。他时而爬到火焰熊熊的房顶上，手执橡皮管，使水柱直喷火中；时而钻进一间间军火库，把一桶桶火药、一枚枚炮弹滚到房外，叫生性胆小的亚洲人见了定会毛骨悚然。

这时，城防司令官回到家里，一听侯爵夫人遭到了意外大为震惊。正如俄国军官所预言的，侯爵夫人未经医生帮助已完全苏醒和恢复过来，高兴地看见自己的亲人们一个个都安然无恙，只是为了不让亲人们太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才继续躺在床上，并且告诉她父亲，她现在除去希望能允许她起床来去向自己的恩人表示一下感谢以外，别的任何要求都没有了。她业已知道，他叫F伯爵，是某某猎骑兵团的中校，曾荣获过骑士勋章和其他多

种奖章。她希望父亲千万恳求他，请他在离开要塞之前一定到家里来一下。城防司令官尊重女儿的感情，毫不迟延地赶回要塞去；可是那位俄国中校在不断的发号施令中一会儿西一会儿东，他找不到更好的时机，便在城垣上趁中校整顿残存的部队时向他转达了自己满怀感激的女儿的愿望。伯爵答应他，一等他能抽出时间马上就去向侯爵夫人致意。他正想打听她眼下身体怎样，这当儿接连着由几个军官送来紧急情报，把他又卷进激烈的战斗中去了。

第二天早晨，俄军总司令前来要塞视察。他对城防司令官表示自己的敬意，惋惜地说，他尽管勇敢可是运气不佳，并答应给予他行动的自由，他愿上哪儿就上哪儿。城防司令官表示对此十分感激，说在这一天里头他欠俄国人的情实在太多啦，尤其是对某某猎骑兵团的年青中校F伯爵。俄国将军问发生了什么事；当人家把城防司令官的小姐遭到的罪恶袭击讲给他听的时候，他象是气得肺都快炸了。他叫着F伯爵的名字让他走上前来，首先对他本人的高尚行动夸奖了几句——这当儿伯爵满脸绯红——，然后决定要把那几个玷污了皇上英名的坏蛋通通枪毙，并命令伯爵说出他们是谁。F伯爵却语无伦次，回答说他说不准他们的名字，因为当时宅院里灯光太暗，他压根儿看不清他们的脸庞。将军在这之前可听说院子里当时已燃起熊熊大火，对伯爵的回答颇为不解；他指出，即便在黑夜中单听声音也可以认出熟悉的人呀；伯爵只好一脸尴尬地耸耸肩，将军于是下令他对此事要迅速追查，严加处理。这当儿，有谁从后边挤上前来报告：那些让伯爵给揍伤了的罪犯中的一个，因为跑出过道时昏倒了，被城防司令的手下拖进了一间小屋，眼下这人还睡在里边哩。将军派卫士马上把那家伙带上来，对他进行了简单的审

讯，在他供出同伴的名字以后，一伙五人全都给枪毙了。办完此事，将军留下一支小小的守城部队，其余的整个大军便奉命开拔；军官们于是各自赶回自己的连队；伯爵挤过混乱的人群，来到城防司令官身边，对自己在此情况下不得不与侯爵夫人不辞而别表示遗憾。不到一小时，整个要塞的俄军都撤光了。

侯爵夫人一家这时考虑的只能是如何在将来找个机会对伯爵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因此当他们打听到，还在俄军撤离要塞的当天，伯爵就在与敌军的一次战斗中一命呜呼，他们真是万分惊惧。那个送此消息到M城来的信使，他是亲眼看见胸部叫子弹射穿了的伯爵被人抬着朝P地送去；据可靠的人说，到了P地当人家把他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咽气了。城防司令马上亲自赶到邮务所，想要弄清详细情况；人家于是又告诉他，伯爵在战场上中弹倒下的一刹那，曾高呼过一句："郁丽埃塔！这颗子弹替你复仇啦！"随后就永远闭上了他的嘴唇。侯爵夫人难过之极，怪自己竟白白放过了投到自己恩人脚下去的机会。她深深责备自己，在伯爵出于谦虚而不愿上她家里来时竟没有亲自去找他；她非常同情伯爵临死时还念念不忘的那位与她同名字的姊妹，极力想打听出她在哪里，以便把这不幸而动人的事故通知她，但却毫无结果；一直过了好几个月，她才渐渐把他忘记。

这时候，她们家必须腾出城防司令官的邸宅，让俄军总司令迁入。大伙儿先考虑是否迁回到城防司令官的庄园里去，对此侯爵夫人倒是很乐意的；然而上校不喜欢乡居生活，于是全家就搬到城里的一所房子里，并认真地加以布置，打算长住。眼下一切已恢复常态。侯爵夫人重新开始中断了很久的对于子女的教育，闲暇又以作画和读书为乐。谁料这个时候，平素身体好得就跟健康女神似的她却频频感到不适，搞得她有几个礼拜都无法参

加社交活动。她恶心、晕眩，四肢无力，却不明白应该怎样对付这奇怪的情况。一天早晨，全家正在喝茶，父亲刚好从房间里出去了一会儿，一直心不在焉的侯爵夫人突然象大梦初醒似地对母亲开了口："要是有哪个妇女告诉我，她正好有我这会儿端起茶杯来时一样的感觉，那我心里一定会想，她是有了喜啦。"上校夫人回答，她不明白女儿的意思。侯爵夫人于是再一次解释说，她感到目前自己的身体情况，跟当初怀第二个女儿时一模一样。那她没准儿会生出个梦儿① 来吧，上校夫人说罢，笑了。至少是摩尔福斯②，侯爵夫人回答，或者他那随从中的某一个小梦神会做孩子的父亲；同样是开玩笑的口气。上校这时走进房来，谈话遂告中断；然而几天以后，侯爵夫人重新恢复过来，整个事情也就一股脑儿给忘了。

又过了没多久，当时碰巧上校的儿子林务官封·G也在家里，突然有一天一个仆人跑进房来报告，说是F伯爵求见；这一下全家真是吃惊非小。"F伯爵！……"父亲和女儿异口同声地叫起来；接下去又惊讶得谁都说不出一句话。仆人担保说，他是看清楚、听清楚了的，而且伯爵这会儿已经站在前厅中等着呐。上校一听就跳将起来，亲自去为伯爵开门；门开处，漂亮得就象位年青的天神似的伯爵跨进来，只是脸色微微有些苍白。在莫名惊诧的一幕演过以后，上校夫妇责问他："不是说您死了吗？"他回答，他还活着；然后脸上带着十分激动的表情，转过头去望着他们的女儿，一开口问的就是，她现在身体怎么样。侯爵夫人回答说很好，她一心想知道的只是，他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可他却坚持自己的话题，对她说：他看出她没有对他讲真话，她面容显得

① 希腊神话和基督教传说中都有童贞女于梦中怀孕的故事。

② 摩尔福斯(Morpheus)是希腊神话中的梦神。

异样的疲倦，如果不是他把一切全看错了，那她一定有什么不适，或者甚至生了病。侯爵夫人让他说这话时的诚恳态度给打动了，回答说：不错，要是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把她疲倦的面容看作是几周前她患过的一场小病留下的痕迹；不过她眼下不担心它还会有什么后遗症。听完这话，伯爵兴高采烈地表示：他也是一样！并且跟着提出，她是否愿意嫁给他？侯爵夫人叫这一举动弄得不知所措，满面绯红，眼睛盯着自己的母亲；母亲则一脸尴尬地望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可这时候，伯爵已走到侯爵夫人跟前，抓起她的手来就象想要亲吻，嘴里一再问：她是不是理解他的心意？上校终于说，他是否还是先坐下好些，说着就既严肃、又殷勤地为他把椅子端了过去。上校夫人也讲："说实话，在您没给我们讲清楚，您是怎样从人家埋葬您的P城的坟墓中起死回生以前，我们还会当您是个幽灵的。"伯爵只好放开侯爵夫人的手，坐下来，讲道：由于情况所迫，他不得不讲得非常简单；他胸部受了致命伤以后，被送到P城；在P城有好几个月之久，他都生死未定；在此期间，他唯一想念的就是侯爵夫人；这样一种相思的既甜且苦的滋味，真非言语所能形容啊；他好容易康复了，又回到部队上；在部队里他日夜心烦意乱，好几次提起笔来想给上校先生和侯爵夫人写封信，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这当儿他突然奉派前往那不勒斯，去送一些公文；他吃不准，他从那儿是否还会奉派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或者甚至得到圣彼得堡去；现在他可已到了不满足自己心中的渴望就活不下去的地步啦；他在途径M城的时候，忍不住要为此目的来到这里；简而言之，他希望侯爵夫人能赐给他以幸福，做他的妻子；他极其真诚、极其恳切地恳求大家，能对此表示同意。

上校长久地沉吟着，然后回答：伯爵的求婚使他感到很荣

幸，因为他不怀疑，他这样做是郑重其事的。只不过，在她的丈夫封·O侯爵去世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再嫁。可是哩，考虑到在这之前不久她曾受过伯爵那么大的恩惠，因此嘛，她早先的决定也不是不可能根据他的愿望作一点改变的；他现在只想为女儿请求一件事，就是容许她有一段时间对此问题冷静地考虑考虑。伯爵赶紧表白，象这样好心的建议，本来是可以令他心满意足了；换在其他情况下，他一定会喜出望外的；他清楚地感觉到，对这样的答复还不满足是太失体统了；不过嘛，现在有一些他不便细说的紧急情况，使他极希望获得一个更加肯定的回答；将载他去那不勒斯的车前已经套好了马；他因此殷切地请求大家，要是在这个家庭里还有谁对他怀着好意的话——他说这话时望着侯爵夫人——，就别让他没得到任何许诺便上路去。听了这一段表白，上校稍稍有些愕然，回答说，侯爵夫人对他怀有的感激，的确使他有权提出一些要求；可是象现在这个要求，却太大啦：他女儿在走这有关终身幸福的一步的时候，是不能不作应有的慎重考虑的。无论怎么讲吧，她在表明态度以前，都必须对伯爵作进一步的了解。他因此邀请伯爵，在办完公务后回到M城来，在他舍间作客小住。到那时，要是侯爵夫人能产生从他那儿获得幸福的希望，那么上校他自己，也会乐于听见她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的；可在这之前却不成。伯爵的脸颊慢慢红起来，说道，他在来此的整个旅程中，就给自己急不可待的渴望预言过这样的结果；现在果不其然，他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对于他眼下被迫扮演的这么个不利的角色来说，作进一步了解是只会有益，不会有害的；至于为自己的名声，要是换一个场合来考虑这一最叫人难以捉摸的品格的话，他自信可以打保票；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卑劣的事，虽然不为世人所知，他却

已准备赎偿自己的罪过；总之，一句话，他是一个诚实的君子，请大家接受他的保证，因为这保证是真实的。

城防司令官微微笑了，虽然不带任何讥讽的意思。他回答说，他很愿意相信伯爵所讲的一切。要知道他还从来没见过一个青年人，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表现出那么许多高贵的品格。他坚信，短短的一段考虑时间，就可打消尚存在的疑虑；可是在他与自己的家庭以及与伯爵的家庭商议以前，他只能表示这么个态度，而不可能有其他。伯爵接过话头赶紧申明，他已没有双亲，婚事可以自行决定。他的舅舅就是将军K，他保证能得到舅舅的同意。他还补充说，他拥有一份可观的家产；他并且将作出决定，把意大利当作自己的祖国。

上校彬彬有礼地对他鞠了一躬，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意志；然后请求伯爵，在他旅行归来之前，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在接下来的片刻沉默中，伯爵表现得烦躁到了极点；随后他转过脸去对着那位做母亲的说，他为逃避这趟差使，真是费了最大的力气；他在总司令跟前和他舅舅K将军跟前，想尽了一切最大胆的办法，采取了一切能采取的最坚决的步骤；可是他们却相信，让他这样跑一跑，可以使他摆脱前一时期的疾病给他留下的忧郁症；这一来可把他真给害苦啦。

城防司令官一家不知道对他这话该说什么才好。伯爵摸摸额头，又继续道，要是存在着某种他能早一些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可能，他也不妨把自己的行期推迟一天，或者更长一点啊。

说时，他挨个儿地打量着城防司令官、侯爵夫人以及侯爵夫人的母亲。只见城防司令官不悦地低着头，一言不答。他的妻子却说："您就走吧，您就走吧，伯爵先生；您先去那不勒斯，在回来时赏光到舍下住一些日子；其余的一切自会有结果的。"

伯爵坐了片刻，象是不知所措的样子；然后站起来，推开靠椅，说：由于他不得不认识到，他在踏进这所房子来时所抱的希望是操之过急了，而主人一家又坚持要作他认为不必要的进一步了解，因此他打算把自己所带的公文送回在Z城的总部去，请求另派他人递送，以便自己能接受主人好意的邀请，在此府上作客几个星期。随后他手扶靠椅站在墙边，眼睛望着城防司令官，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一会儿。临了城防司令官回答，他真是感到万分遗憾，看来伯爵对他女儿所怀有的热情竟造成他如此严重的烦恼，以致他连自己该如何行事都不知道了，甚至想把公文送回去，马上搬进为他预备的房间里来住。大伙儿看见，伯爵在听这几句话时脸色发白，彬彬有礼地吻了吻城防司令官夫人的手，朝其他人一鞠躬，便向房外走去。

他走出去以后，全家都不知道对这件事该怎么办才好了。母亲说，他大概不可能把本该送往那不勒斯的公文真的送回Z城去，他说所以要这么做，只是想在路过M地时进行五分钟的谈话就得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太太的许诺而没有成功罢了。林务官认为，象他这样一个轻率的举动，少说也得受关禁闭的处分喽！还要被解除军职，城防司令官补充说。不过并不存在真正的危险，他接着道，这只是在冲锋时朝天上放枪吓吓人而已，他在把公文送走之前又会回心转意的。当母亲知道竟有如此大的危险后又担起心来，生怕他会真把公文送回去。凭他那股子钻牛角尖儿的劲头，她认为，他是很可能这么干的呀。她于是急切地请求林务官，要他马上去追赶伯爵，拦住他，叫他别干那会带来不幸的傻事。林务官却回答，这样做效果将适得其反，只会增强他以计谋取胜的希望。侯爵夫人同意林务官的看法，虽然她说，就算伯爵不去吧，文书也会好好儿地送到那不勒斯，何况他是宁肯遭到

不幸，也不愿自行认输啊。大伙儿一致的意见是，伯爵的行动够稀奇的，他似乎习惯于用攻取要塞的冲锋的方式，去征服女人们的心。正谈着，城防司令官忽然发现伯爵套好了的马车停在他家的门口。他把全家都唤到窗前，惊异地问一个正跨进大门来的仆人，伯爵是否还在他家中。仆人回答，伯爵在楼下佣人住的房间里，正和一位副官一起在写信和给包裹打漆封。城防司令官强压着心中的惊慌，和林务官一道急急忙忙赶到楼下，一见伯爵是在那样窝囊的桌子上干着自己的事情，便问伯爵是否愿意到为他准备的房间里去？除此而外他还有什么吩咐没有？伯爵一边继续奋笔疾书，一边回答，非常非常感谢，他的事情已经办完；接下来在给信上打漆封的同时，又问了问几点钟了；然后就把整个包裹递给副官，祝他一路顺风。城防司令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副官已经跨出门去时才说："伯爵阁下，您要没有很重要的理由——""理由太重要了！"伯爵打断他；然后陪着副官走到车前，为他拉开车门。"在这种情况下我至少想……"城防司令官又说，"那些公文——""这不可能，"伯爵回答，说着便把副官推上了座位。"我不去这些公文送到那不勒斯就毫无意义。这点我已想到了。开车吧！"——"可还有您舅舅的那些信呢？"副官从车门探出身来高声问。"回M城再来找我吧，"伯爵回答。"开车！"副官吩咐车夫；接着，马车就滚滚而去。

车去远了，伯爵才转过身来问城防司令，是否可以劳驾把为他准备的房间指给他。他乐意亲自效劳，这位一时被弄得晕头转向的上校回答；同时大声招呼自己和伯爵的下人，叫他们搬伯爵的行李；接着便领伯爵进了家中专为招待客人预备的房间，在那儿绷着脸孔向他告了退。伯爵呢，则换好衣服，离开宅子，到当地的驻军首长那里去报了到，随后一整天在家中都没露面，直

到快吃晚饭才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上校一家真是不安到了极点。林务官向大家讲，伯爵是如何斩钉截铁地回答了父亲提出的几个问题的；认为，伯爵的举动看样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又问，象这样一种闪电式的求婚天知道有什么原因没有。城防司令官说，他完全给弄糊涂了，因此要求家里人以后再也别当着他的面提起这件事。母亲却一个劲儿地望着窗外，看伯爵是不是会回来，对自己轻率的举动表示后悔，收回自己的请求。终于，天黑了，母亲才坐到一直象为了避免跟人谈话而在桌旁加劲儿做针线活的侯爵夫人身边，趁父亲在房里来回踱步的当儿，问自己的女儿，她对这件事该怎么办心中是否有数。侯爵夫人怯生生地瞟了城防司令官一眼，回答说，要是父亲能说动他上那不勒斯，那不一切都好了吗。“上那不勒斯！”城防司令把这句话听在耳里，大喊道。“难道要我把牧师请来不成？或者把他给关到禁闭室里去，然后差人将他押送那不勒斯？”

“不，”侯爵夫人回答，“不过，苦苦的劝说自会产生效果；”说完便有些不高兴地又低下头做她的针线活了。

终于，在夜已经很深的时候，伯爵才走进房来。先寒暄了几句，大伙儿就期待着言归正题，以便齐心合力地对他发动进攻，促使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从已跨出的危险的一步往后退。然而在进晚餐的整个过程中，都没能捕到这样的时机。他很巧妙地避开了一切可以扯到那上面去的话题，只一个劲儿地与城防司令谈打仗，与林务官谈狩猎。当他谈到他受伤的那次P地的战斗时，母亲便趁机问起他养伤的情况，要他讲一讲在那个小地方过得怎么样，是不是也还舒适。这以后，他才讲了好几桩因表现了对侯爵夫人的倾慕而显得有趣的事儿，告诉大家：在养伤期间，他

如何感到她仿佛总是坐在自己床边；在他因伤口发炎而烧得迷迷糊糊的头脑里，她的形象如何总是与一只他儿时在舅舅庄园中见过的白天鹅的形象搅混在一起；回忆起来令他特别感动的是，他曾用污泥去扔白天鹅，白天鹅却悄悄地潜到水里，然后又一身洁净地从水中钻出来；它在火红的激流上游啊，游啊；他用从前那只天鹅的名字"廷卡"呼唤它，但却没法把它引过来，它高兴得只是昂首挺胸，用双腿在水中划来划去。他突然脸上涨得通红，加重语气道：他真是太爱它啦；说完又低头望着汤盆，不再言语。到最后，大伙儿不得不从餐桌旁站起来；这当儿伯爵简单地对母亲讲了几句什么，就对众人行个礼，退回自己房中去了；又只剩下主人一家，谁都不知如何是好。城防司令官主张，只能让事情自行发展；他估计伯爵的亲属多半会出面干涉的；闹不好真让革去军职够多丢人啊。他的夫人则问女儿，对伯爵这个人她自己觉得怎么样？能不能表个什么态把这样的不幸避免掉？侯爵夫人回答："好妈妈！这是不可能的。我感到遗憾，我对他的感激竟受到如此严峻的考验。可是，我已下过决心不再结婚。我可不能再拿自己的幸福来冒险，而且是如此不加考虑地冒险啊。"林务官认为，如果这是她不可动摇的决定，那么就把这决定告诉伯爵也对他有好处，反正看来是非得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不可呐。上校夫人却觉得，这个年青人既然有那么多招人喜欢的优点，又声明愿意在意大利住下去，那么他的求婚依她看就值得考虑；至于侯爵夫人的决心嘛，不妨再研究研究。这当儿林务官坐到侯爵夫人身旁，问她：就伯爵这个人的人品而言，她有多喜欢。侯爵夫人颇为窘困地回答："他叫我喜欢，又叫我不喜欢，"因此想听听其他人对他的感觉如何。上校夫人又问："要是他从那不勒斯回来时，我们在此期间对他进行的调查与你对他的

总印象没有矛盾，而他也再一次向你提出求婚，你又怎么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侯爵夫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因为说实在的，他的愿望看来是那样真诚——我就会——，”说到这儿她顿住了，一双眼睛闪耀着明亮的光辉，“为了感激他的原故而答应他。”

听了她这个表态，一直巴望着女儿再结婚的妈妈好不容易才掩饰住心中的喜悦，开始考虑该如何来进行这件事。林务官却不安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侯爵夫人只要觉得将来也有将自己许配给他的一点可能，那么现在就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才好，以防止伯爵的疯狂举动可能造成的后果。母亲也有同样的想法，并且断言，这样做也说不上太冒失，因为从他在俄国人攻克要塞那天夜里所表现的种种高贵品格来看，完全不用担心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会是另一个样子。这时侯爵夫人低下头，神态极为局促不安。母亲却拉起她的手来继续说：“完全可以对他表这么个态嘛，也就是告诉他，在他从那不勒斯回来之前绝不答应任何其他人。”——“这样的表态，亲爱的妈妈，”侯爵夫人回答，“我可以给他；我担心的只是，这不但不能使他冷静下来，我们反倒给牵扯进去啦。”——“这个有我来对付！”母亲高高兴兴地回答，同时拿眼睛去瞅城防司令官。“洛伦索！你怎么想?”她问，已经准备站起来的样子。城防司令官把一切都听清楚了，却站在窗前凝视着外边的大道，一声不吭。林务官断定，她用这个无害的声明一定能让伯爵离开他们。“那就这么办吧！办吧！办吧！”父亲转身嚷道，“看来我不得不第二次投降这个俄国人呐！”——一听这话母亲就跳起来吻他和女儿，赶紧问这么半夜三更应该怎样才能马上通知伯爵。看见她的匆忙劲儿，父亲微微笑了。经林务官提议，大伙儿决定派人去请伯爵，要是他还不曾解衣就寝的

话，就劳他驾马上过这边来。乐于从命！伯爵捎来回答；可等回来报信的佣人站定，他自己已大步流星，喜气洋洋地奔进房来，感情冲动地扑倒在侯爵夫人脚下。城防司令官想要说什么，可他却站起来抢着表示，他都知道啦！他吻了父亲和母亲的手，拥抱了哥哥，说他现在只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他们立刻帮助他找一辆旅行马车。侯爵夫人叫这个场面大为感动，尽管如此还是说：“我很担心，伯爵先生，您一下子抱这么大的希望将来会太——”“不会！不会！”伯爵回答，“要是你们对我进行的了解说明这次使我回到你们家里来的感情是假的，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接着，城防司令十分亲切地拥抱他，林务官立刻将自己的马车借给他用，一名随从飞驰前往驿站，为他重金租来几匹驿马；这次离别时的欢乐情景，甚至超过任何一次相逢。伯爵说，他希望在B城赶上带公文的副官，然后从那儿抄近路赶往那不勒斯，不再绕道M城；在那不勒斯他将想方设法推掉继续去君士坦丁堡的差使；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甚至决定装病，因此保证将在四至六个礼拜之内重新回到M城，只要没有被无法避免的障碍耽误。随即车夫便来报告，车已套好，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可以上路了。伯爵拿起自己的帽子，走到侯爵夫人面前，拉住她的手。“喏喏，郁丽埃塔，”他道，“现在我算多少安下心来啦，”说着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中，“虽然我是多么渴望能在动身之前就与你成为夫妇。”——“成为夫妇！”主人全家都惊叫起来。“成为夫妇，”伯爵重申一句，同时吻了吻侯爵夫人的手，她问他神经是否有些失常，他回答说，将来总有一天她会理解他的！主人全家眼看就要生他的气了；可他呢，当即热情洋溢地和大伙儿一一告别，请他们不要再为他刚才这话去伤脑筋，说完便动身走了。

随后又过了好几个礼拜；在这几个礼拜里，全家都怀着各人

不同的感情，紧张地等待着那桩怪事的结局。城防司令官已收到伯爵的舅舅K将军有礼貌的复信；伯爵本人也从那不勒斯写了信来；对他进行调查的结果相当有利于他；一句话，大伙儿已如商定的那样断定他与侯爵夫人结合是件好事，谁料侯爵夫人的身体又开始不适起来，而且情形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她发觉自己身上出现了某种不可理解的变化。她很坦然地把情况告诉她的母亲，说自己完全给闹糊涂啦。母亲了解这些怪现象后为自己女儿的健康深感忧虑，要求她请医生来看看。侯爵夫人希望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坚决不同意母亲请医生；这样又拖了一些天，情况更加严重起来，直到她被一些反复出现的奇怪感觉所困扰，变得坐立不安。这时候她才请来一位她父亲所信赖的大夫，让大夫坐在沙发上——她母亲碰巧不在——；讲完几句简单的病情后，她就以说笑的口气，把她对自己的猜疑告诉大夫。大夫审视她一眼，便对她仔细进行检查；检查完又沉默好半天，然后才一本正经地说：侯爵夫人的判断完全是对的。侯爵夫人问他怎样理解这件事，他便毫不含糊地作了回答，并且忍不住地笑笑说，夫人的身体完全健康，压根儿用不着大夫帮助；一听这话，侯爵夫人严厉地从一旁瞪着他，同时伸手拉铃，叫他马上出去。好象不屑于再与他讲话似的，她低着脑袋自言自语地嘀咕：她没有兴趣就这类事情和谁开玩笑。大夫也不快地回答，但愿她能永远如此，永远没有开玩笑的兴趣；说完便抓起自己的帽子和手杖，准备立刻离去。侯爵夫人声称，她一定要把自己受的侮辱告诉父亲。大夫却回答，他敢为自己的诊断在法庭起誓；说着便拉开门，一鞠躬，要退出房间。趁他还在捡起掉在地上的手套的一会儿工夫，侯爵夫人又问："可这怎么可能呢，大夫？"——大夫回答，这种事儿的最终原因无须乎他来对她解释；说罢再鞠躬，走

了。

侯爵夫人呆呆立着，象让雷击中了一样。她振作一下精神，想马上跑去见父亲；可是，那个使她感到受了侮辱的人态度异常严肃，这又夺去了她四肢的一切力量。她激动得身子往沙发上一倒，然后怀着对自己也不信赖的情绪，回顾起过去一年的桩桩件件往事来。当她想到最后这件事的时候，甚至以为自己是神经失常了。终于，母亲走进来，非常诧异地问女儿，她为什么如此激动。女儿把刚才医生讲的话告诉她，她一听也连声骂他是个不知羞耻的家伙，是个无赖，极力怂恿女儿去父亲面前告状。侯爵夫人对母亲说，大夫刚才是一本正经的，看样子已决心当着父亲把他的那些疯话再说一遍。上校夫人显出害怕的神气，问女儿，她自己是不是相信有出这种事儿的可能呢。侯爵夫人回答："我宁肯相信墓穴会变成产床，死尸的怀里会生出婴儿来！""喏，我亲爱的宝贝女儿，"上校夫人把她抱在胸前道，"那你还担心什么呢？既然你问心无愧，大夫说什么就根本不用理睬，即便是一大群医生会诊的结论也没关系！不管他诊断错误也好，居心不良也好，反正不都对你毫无影响吗？不过，事情让父亲知道一下倒也合适。"——"上帝啊！"侯爵夫人激动得近乎歇斯底里地嚷道，"叫我怎样能不担心呢！要知道我自己身体内的那种异常熟悉的感觉，不也叫我心神不宁么？设若我知道另外哪个女人有我一样的感觉，我不也会同样断定她就是那么回事么？"——"太可怕啦，"上校夫人喃喃着。"诊断错误！居心不良！"侯爵夫人接着讲，"可这位在今天以前一直为我们器重的人，他又有什么理由要加给我以如此放肆而卑鄙的侮辱呢？我从未伤害过他！在迎接他时对他怀着信赖，心中预先已充满感激！他自己刚刚来时说的话也表明，他来看我纯粹是为帮助我减轻痛苦的，而不是

想造成比我所感到的痛苦更大的痛苦！如果我非得在两种情况中选择一种，我只能相信他是误诊，”侯爵夫人继续说；她母亲则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可是，即便是个医术平庸的大夫，难道在这种情形下也会误断么？”——母亲语气有些生硬地回答：“不管怎么讲，不是这种情况，就是那种情况。”“是啊！亲爱的妈妈，”侯爵夫人露出深受其辱的神情，满脸烧得通红，吻了吻母亲的手说，“一定是这样！虽然情形如此特别，叫我自己也不能不怀疑。我发誓，我的良心跟我的孩子们一样清白，因为必须有这个保证；即便您的良心，最敬爱的妈妈，也不会比我更清白的。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求您替我找个收生婆来，以便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不管怎么样都能安下心。”——“请个收生婆！”上校夫人大为惊愕地嚷道。“说是良心清白，又请收生婆！”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是的，好妈妈，请个收生婆，”侯爵夫人说着跪倒在她的跟前，“而且要马上请到，不然我会疯了的。”——“非常高兴，”上校夫人回答，“我只是求求您，别在这个家里坐月子就够啦！”说着便起身往外走。侯爵夫人张开两臂追上前去，一头扑在地上，抱住了她的双膝。“妈妈呀，”她痛苦万状地哭喊道，“要是我洁白无瑕的一生，按照您的榜样来度过的一生给了我受到您敬重的权利的话，要是在真相大白之前您胸中还残存着对我的一点点母爱的话，那么在这可怕的时刻您别离开我！”——“到底是什么叫你不安呢？”母亲问。“仅仅是那大夫说的话吗？仅仅是你内心的感觉吗？”“仅仅就是这些，妈妈，”侯爵夫人回答，同时把手扪在自己胸口上。“别的什么都没有吗，郁丽埃塔？”母亲继续追问。“好好想想吧，”她说，“即便做了会叫我说不出地难过的错事，做了总归做了，到头来我还是得原谅你的；可你要是为了逃避我作母亲的责备，就胡天胡地瞎编一通，并发上一大堆亵渎上

帝的伪誓，好叫我这对你再信赖不过的心也跟着糊涂起来，那就太可耻了，那就一辈子也休想我再对你谅解。”——“但愿天国将来能敞开在我的面前，就象今天我的灵魂在您的面前敞开一样，”侯爵夫人大声道。“我对您是毫无隐讳啊，好妈妈！”——这两句充满感情的表白打动了母亲。“老天啊！”她呼喊着，“我可爱的孩子，你太激动啦！”边喊边扶起女儿来，抱在胸前亲了又亲。“你到底怕些什么呢？来，你病得太重了。”说着便想领她去床上休息。可是侯爵夫人却眼泪汪汪地要她相信，她身体完全健康，除去那点奇异的、不可理解的情况之外什么毛病都没有。——“情况！什么情况？”母亲又嚷起来。“要是你对住事的记忆还可靠的话，当初你是如何害怕得发疯啊？一点内心的模模糊糊的感觉，难道就不会欺骗你吗？”“不会的！不会的！”侯爵夫人回答，“它不会欺骗我！您只要找来收生婆，您就会听见那使我害怕得要命的感觉是真的了。”——“来，亲爱的孩子，”上校夫人说，她已经开始担心女儿是否失去理智了。“来，跟着我，去床上躺一下。对大夫给你讲的话有什么好想的呢？瞧你的脸烧得多厉害啊！瞧你的手脚直打哆嗦！大夫他究竟给你说了些什么呢？”她这么唠叨着，拉着侯爵夫人跟自己走，对侯爵夫人所讲的整个经过都不再相信。——侯爵夫人回答：“亲爱的好妈妈！我的知觉都完全正常。”说时嫣然一笑，眼眶里却闪着泪光。“大夫告诉我，我是有了喜啦。求您去叫收生婆来吧；只要她说没这回事儿，我马上就放心了。”——“好吧，好吧！”上校夫人强压着内心的恐惧，回答说，“我叫她马上就来，马上就来看你这个心甘情愿让人耻笑的傻瓜，她会对你讲，你在白日做梦，头脑有些不正常。”说罢就扯了扯铃，派一个佣人立刻去叫收生婆。

收生婆进来时，侯爵夫人还躺在母亲怀中，胸部不安地剧烈

起伏着。上校夫人把女儿得的罕见的思想病告诉她。侯爵夫人自己则发誓说，她的行为是十分端正的，可尽管如此却老是产生一种难以理解的错觉，因此认为有必要请一位在行的太太来替自己检查一下身体。收生婆一边听着，一边就扯起年青人难以控制自己，如今世道奸刁得很什么什么的来了；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后，又说这档子事儿她已经见得多啦，所有与侯爵夫人处境一样的年青寡妇都声称自己是生活在荒岛上；可是请放心，她接着说，夜里一定会有快活的海盗船来靠岸的。一听这几句话侯爵夫人马上不省人事。上校夫人到底割不断母女之情，在收生婆帮助下把她救活转来。可女儿一苏醒，她却让愤怒给控制了。"郁丽埃塔！"她痛苦万分地叫了一声，"还不老老实实告诉我，把孩子父亲的名字讲出来吗？"看样子她已倾向于妥协了。然而，当侯爵夫人说自己快要发疯的时候，她便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骂道："滚！滚！你这个没廉耻的东西！我诅咒当初生你那个时刻！"边骂边奔出了房间。

侯爵夫人眼看又要昏厥过去，便拉着收生婆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然后哆哆嗦嗦地把脑袋靠在老婆子胸前。她声音嘎哑地问收生婆，造化究竟是怎样安排人事的？到底存不存在不知不觉间就怀下身孕的可能？——收生婆笑了笑，解下自己的头巾，回答说，侯爵夫人的情况可并非如此。侯爵夫人却对她讲：不，不，她自己知道女人是怎样怀孕的；她只是想了解一下，在自然界中有没有那种现象。收生婆回答，这种现象除了圣母玛丽亚，世间的任何女人都还未发生过。侯爵夫人哆嗦得越来越厉害了。她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分娩，因此用痉挛的手臂紧紧抱住收生婆，请求她不要离去。收生婆安慰她，要她相信她离临盆还早得很，并教给她了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逃避世人流言蜚语的方法，对她

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殊不知对于不幸的侯爵夫人来说，这样一些宽慰话却象穿心的利刃一样，不听则已，听见更加难受；她因此强打起精神，说自己已经好一些了，请求收生婆离开她。

收生婆刚跨出房门，佣人就给她送来一张条子，她母亲在条子上写道："封·G老爷在目前情况下希望她离开他的家。他借此移交她所拥有的产权的证明，并祈求上帝免去他再看见她的痛苦。"——条子已经叫泪水给打湿了；在一角上写着两个模糊不清的字：口授。——侯爵夫人泪如泉涌。为了父母亲对她的误解，为了这些高尚的人错误地对她采取的不公正作法，她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朝着母亲的卧室走去。人家说母亲在父亲房里，她又摇摇晃晃地赶往父亲的房间。她发现父亲房间的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便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口里呼唤着所有的圣者，希望他们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她大概这么在门前躺了好几分钟，林务官才从房里走出来，涨红着脸对她说："你听着，城防司令官不想见你。"——"我的好哥哥！"侯爵夫人哽哽咽咽地唤道，把身子硬挤进了房门，"我最敬爱的父亲！"边喊边向老头子伸出双臂去。城防司令一见她就转身朝卧室里跑。在她追上去时，他大喝一声："滚开！"同时就要关上卧室门；可她却哭喊着，哀求着，拉住房门不让他关；这时他突然放弃关门的打算，在侯爵夫人跟着他走进卧室的当儿三脚两步赶到后墙边，伸手去拔挂在墙头的手枪。就在侯爵夫人一头扑到他身后的地上，用颤抖的双臂抱住他的膝头的一刹那，他手里的手枪走了火，一颗子弹砰地打进天花板里。"我生命的主宰啊！"侯爵夫人呼喊着，脸色惨白地从地上站起来，迅速离开了房间。在走进自己卧室的同时，她说希望人家马上为她备车；进房后便瘫倒在圈椅里。随后她又急急忙忙穿戴两个孩子，让佣人为她收拾东西。在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她把

小的一个孩子夹在两膝间，正要再替她扎上一条头巾，然后就好登车的时候，林务官走进来，说根据城防司令的命令，要求她把两个孩子留下，交给他们教养。“留下孩子？”她边问边站起身。“告诉你那没有人性的老子，让他来一枪把我打死好了；孩子他却休想从我手里夺去！”说完就抱起自己的孩子，带着一个问心无愧者的全部的骄傲，上车径直去了；林务官压根儿没敢拦她。

这一勇敢的举动终于使她认识自己，突然之间，她仿佛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拉出了那命运将她推入的万丈深渊。到了野外，那几乎要撕裂她心胸的激动也平息下来了；她无数次地亲吻孩子们，他们是她的心肝宝贝儿；她满怀自豪地回忆起，她凭着自己清白无辜的良心的力量，对她的兄长取得了何等巨大的胜利。她那在异常难堪的处境中没有摧毁的足够坚强的理智，在伟大、神圣和无从解释的造化面前完全折服了。她认识到不可能说服她的家庭相信她的清白；她明白，要是不愿毁灭，就必须不顾这个，自行其事；回到V地不几天，悲痛就完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准备骄傲地迎接世人的攻击的英雄决心。她决定要完全沉潜于自己的内心生活，把热情全部灌注到对一双小儿女的教育上，并以充分的母爱，去养育上帝赐给她的第三个孩子。她作好准备，要在分娩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就着手整顿她那由于长期不在而有些荒芜了的庄园，使它恢复昔日美丽的旧观；她坐在园亭中编结小帽子、小袜子的时候，就考虑着怎样把居室安排得舒适，用哪个房间摆书，在哪个房间里把她的画架好好地支起来。这样，在F伯爵从那不勒斯返回的日期还未来到之前，她已经习惯永远过一种修女式的生活的命运。看门人得到了不放任何人进门的指示。使她难受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她在极端清白无瑕的情况下孕育起来的小生命，这个来历比其他人更加隐秘、因

而也更加神圣的小生命，在市民社会里是一定会给打上耻辱的烙印的。一天，她突然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寻找这小生命的父亲的怪方法；这个方法之奇怪，使她刚想到时吓得把手里的编织活计都掉到地上了。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地辗转反侧，彻夜失眠，为了要使自己想通，去接受这个有伤她内心感情的下策。她想来想去仍不甘心，不愿和那个如此卑鄙地暗算了自己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她非常有理由得出结论，此人必定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渣滓，不管把他设想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他都只可能来自那些最下贱、最卑污的败类中。可是，尽管如此，她心中的独立不羁的感觉却一天强似一天，并且想到，一块宝石尽可以让人随心所欲地镶嵌起来，但仍不失自己的价值，于是在有一天早上，当那小生命又在她身体内躁动起来的时候，她便横下一条心，在 M 城几家日报的副刊上登出了我们在这篇小说一开头读到的那一则稀奇的启事。

这其间，因有一些无法推诿的事务拖住在那不勒斯的F伯爵，他给侯爵夫人写来第二封信，要求她不管出现怎样的意外情况，都忠于自己给他的无言的许诺。不久，他辞掉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差使，其他情况也允许他立刻离开那不勒斯，他只比预定的日期晚几天又回到M城来了。城防司令官接待他时一脸尴尬，自称不得不出门去办一点急事，要求儿子先来陪陪他。林务官便把他拉进自己房间，简单寒暄两句以后就问他，他是否已经知道在他不在期间城防司令家中发生的事情。伯爵的脸倏地白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这样林务官才告诉他，侯爵夫人如何如何玷污了家庭，并给他讲了我们的读者刚才已经知道的故事。伯爵听着听着猛地捶打一下自己的额头。“为什么在我的道路上总是障碍重重啊！”他忘情地喊出声来。“当初要能成亲，这一切

的耻辱和不幸不都免除了吗！”——林务官瞪大眼睛望着伯爵，问伯爵是不是有神经病，怎么竟然希望与这么个下贱女人结婚？伯爵回答，她可是比这鄙视她的世界还更加高贵；他完全相信她关于自己是清白贞洁的解释；他并且今天就要去V城，再一次向她求婚。他说着就抓起自己的帽子，撇下以为他完全神经失常了的林务官，匆匆去了。

伯爵骑上一匹快马，向着V地急驰。他在侯爵夫人庄院的大门口下了马，正想走进前院，看门人就上来对他讲，夫人不愿接待任何人。伯爵问，这个对陌生人采取的措施，对于家里的一位朋友是否也有效呢？看门人回答，他不知道有什么例外；但随即又态度模棱地追问一句：他莫非就是F伯爵？伯爵用审视的目光瞅了他一眼，回答说：不是；随后便转过身来象是对自己仆人讲话的样子，声音却高得让看门人听得清清楚楚：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在旅馆里住下来，然后再写信给侯爵夫人。可一当到了看门人见不到他的时候，伯爵就拐过屋角，绕着屋后一座大花园的围墙走去。他通过一道开着的小门溜进花园，穿过一条条甬道，正想爬上屋后的台阶，却在旁边的一座凉亭中发现了侯爵夫人可爱而神秘的身影，见她正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专心做着女红。他轻脚轻手地走过去，一直到了凉亭门口离她仅三步远的地方，侯爵夫人才发现他。“F伯爵！”她抬起头来惊叫一声，马上满面绯红。伯爵微笑着，一动不动地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既热情又谦虚地坐到她身边，努力使她不要受惊；随后，还在处于奇特心境中的侯爵夫人尚未拿定主意之前，他已用胳膊搂住她娇美的身体。“伯爵阁下，您是从哪儿进来的？”侯爵夫人问，说完羞怯地低下头来。伯爵回答：“从M城来，”边说边抱紧她，“通过一道我发现开着的后门。我相信能得到您的原谅，

所以便进来了。”——“难道人家在M城没有告诉你？……”她问，在他的怀抱里还一点没有动弹。“全告诉了，亲爱的夫人，”伯爵回答，“可我完全相信您的清白……”——“为什么！”侯爵夫人站起身来，在他的怀里挣扎着，大叫道，“为什么尽管这样您还来呢？”——“我不管世界上的一切，”伯爵紧紧搂着她说，“不管您的家庭，甚至也不管您这可喜的变化，”说着就在她的胸脯上热烈地亲吻起来。“走开！”侯爵夫人厉声申斥。伯爵却回答：“郁丽埃塔，我相信你的清白，就象我是无所不知，就象我的心是长在你的胸中一样……”——“放开我！”侯爵夫人大声喊。伯爵紧紧抱住她不放，继续说：“我是来再次向您求婚的；您如答应，我就将从您手中获得一生的幸福。”——“马上放开我！”侯爵夫人喝道，“我命令你！”同时从他的怀抱中拚命挣脱出来，向亭外逃去。“亲爱的！高贵的郁丽埃塔！”伯爵一边柔声呼唤，一边起身追赶她。——“我叫你走开！”侯爵夫人转过脸来喊了一句，又往前奔。——“只有一句话，只悄悄地说一句话……”伯爵赶紧伸出手去抓她光滑的胳膊，同时说。——“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侯爵夫人回答，猛地一把将伯爵推开，跑上台阶，消失在房门中。

伯爵已经奔到台阶中央，想要不惜任何代价让侯爵夫人把他想说的话听完，可这时房门已经砰地一下关上了，而且被她慌慌张张地上了门闩。他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不知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什么好，考虑着是否可以从旁边一扇敞开着的窗户爬进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可是，尽管就此回去无论怎么讲都叫他非常难受，他还是觉得非如此不可，便怀着自己万万不该从手里放走她的满腹懊恼，怏怏不乐地踱下台阶，走出园子，寻找自己的马匹去了。他感到，他俚在侯爵夫人胸前给她把话讲清楚的企图永远失败了；他骑在马上慢吞吞地走回M城，脑子里考虑着

一封眼下不得已而写的信。傍晚，当他心绪恶劣透顶地与其他旅客一块儿进晚餐的时候，他碰见了林务官。林务官立刻向他打听，他到V地求婚是否取得了成功。伯爵干巴巴地回答两个字：没有！很希望就这么冷冷地打发走林务官；可是考虑到礼貌，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他决定再次向她书面提出，相信不久就会将愿望实现。这时林务官却表示：看见对于侯爵夫人的迷恋已使伯爵丧失理智，他感到非常遗憾；他现在不能不告诉伯爵，她看来已经决定要另外选一个人了；并以最新的报纸作为自己说这番话的依据，说着便把那张登着侯爵夫人要求孩子父亲自己站出来的启事的报纸递给伯爵。伯爵的目光迅速从启事上掠过，热血一下子冲上了他的脑袋，心中百感交集。林务官问他相不相信侯爵夫人找的那个人会自己站出来。——“一定会！”伯爵回答；他这时整个心思都倾注在报纸上了，贪婪地吸收着它所包含的意义。随后，他一边折好报纸，一边踱到窗前，口里自语着：“既然这样也好！现在我知道我该怎么办啦！”说罢转过身来，彬彬有礼地问林务官，他是否很快还会见到他，然后就向他告辞，安安心心地接受自己命运的安排去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城防司令官家中出现的场面也是再精采不过的。上校夫人懊恼到了极点，既不满于丈夫对待女儿态度过分激烈，也不满自己在他象暴君似的将女儿逐出家门时竟听之任之，表现软弱。在丈夫的房中响起枪声，女儿从房里冲出来的当口，她一下子便晕倒了；虽然很快恢复过来，可是城防司令在她醒过来的一刹那什么也没有说，只说了一句：他感到遗憾，叫她受到一场虚惊；说着就把放空了的手枪扔到桌子上。接下去谈到要把外孙扣下来，她才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表示，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她用因刚才的昏厥而变得颤抖的、微弱的声音请

求，千万别在家里采取激烈行动。但城防司令却转过身去气呼呼地命令林务官：“去，把他们给我带来！”——当F伯爵的第二封信寄到时，他吩咐给在V地的侯爵夫人送去；据送信人回来讲，侯爵夫人把信往旁边一扔，只说了声：成啊。——在整个事件中都有许多上校夫人闹不明白的地方，特别是想不通女儿准备随便找个男人就再结婚这件事；她多次企图把这当作话题来谈一谈，结果都没有成功。城防司令总以一种近乎命令的口气请求她别开口；有一次，他甚至一边将一张还挂在墙上的女儿的画像摘下来，一边对她讲，他希望把自己对侯爵夫人的记忆彻底抹去，并声称自己不再有女儿。随后报纸上就出现了侯爵夫人那则稀奇的寻人启事。上校夫人对此真是大为震惊；她拿着从城防司令处得到的报纸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正伏案工作，便问他对这件事到底怎么看。城防司令不停笔地写着，答道：“啊！她是清白的。”——“什么！”上校夫人惊讶得叫了起来，“怎么是清白的？”——“她是在睡梦中干的好事，”城防司令头也不抬地说。——“在睡梦中？”妻子仍然不明白，“干了一件这么严重的事？……”——“傻瓜！”丈夫大骂一声，把纸理成一叠，走了。

第二天在早餐桌上，上校夫人从还散发着油墨味儿的日报副刊里读到了下面的回答：

倘使侯爵夫人封·O三日上午十一时能光临她父亲封·G先生府上，那么，她所寻找的人就会拜倒在她的脚下。——

上校夫人还没把这段见所未见的妙文读完一半，就说不出话来了；她飞快地瞟了瞟结尾，然后把报纸递给城防司令。上校把那段文字一连读了三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喏，看在

老天份上，洛伦索，谈谈你的看法吧，”上校夫人嚷道。“真可耻啊！”上校从餐桌旁站起来回答，“老奸巨猾，虚伪透顶！十头母狗的无耻，再加上十只狐狸的刁猾，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她一个人呐！瞧她那模样儿！瞧她那双眼睛！不是比小天使还诚实吗？”上校叫苦连天，再也安静不下来。——“可说来说去，这要真是她搞鬼的话，那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上校夫人问。——“达到什么目的？还不是想把她那无耻的谎言强加给咱们呗，”上校回答。“她和他，他们已经把三号上午来这儿胡弄我们的那通鬼话，背得滚瓜烂熟啦。他们想让我说，‘我亲爱的小女儿，我是不了解情况呀，谁能想到呢！原谅我，请接受我的祝福，咱们和好吧。’可我要叫三号上午跨进我家门槛的那小子吃子弹！——也许，叫个佣人把他轰出去更得体一些。”——上校夫人又念了一遍报上那段文字，然后说，在这两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中如果要她相信一件，那么她宁肯相信这是命运对人闻所未闻的捉弄，而不愿相信自己平素那么高贵的女儿会变得如此下流卑鄙。可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上校就大声嚷道：“对我行行好，别讲啦！听见这事我就讨厌。”说着奔出了房间。

几天以后，城防司令官收到侯爵夫人一封信；她在信中用诚惶诚恐、感人至深的措词请求说，由于他不允许她再到他家露面，只好劳烦他把三号上午上他家来的那个人打发到V地她自己家里去。上校收到信时正好他夫人也在场；她从丈夫的脸上清楚地看出，他这时胸中方寸已乱：要说女儿又在耍什么骗人把戏的话，那么该如何解释她的动机呢，须知她似乎已经根本不指望他会原谅她了啊！上校夫人趁此机会，把她那个在自己心中狐疑不定的藏了好久的计划搬出来，在上校还表情木然地盯住信发楞的当儿对他说道：她有了一个主意。不知他是否允许她到V

地去住一两天？要是侯爵夫人真的早已认识那个在报上装做陌生人给她回话的男子，那么她就有办法叫她一定吐露真情，暴露出她狡诈虚伪的本相。可城防司令突然两把将信撕得粉碎，回答说：她得清楚，他不想与侯爵夫人再打任何交道，也禁止妻子与她有任何接触。说罢将撕碎了的信封起来，写上侯爵夫人的地址，派一个听差送去作为回答。对他这破坏一切弄清真相的可能的顽固态度，上校夫人心中十分恼怒，因此决定不管他同不同意，都要实现自己的计划。她带着城防司令官的一名车夫，第二天一早趁丈夫还躺在床上，就动身到V地去了。等车在侯爵夫人的庄园大门外停稳，看门人便对她说，夫人吩咐不放任何人进去。上校夫人回答，她知道这个措施，但他只管进去报告，就说上校夫人封·G来啦。看门人听了还是说，这一点用处也不会有，因为侯爵夫人不愿见世界上的任何人。上校夫人又回答，她一定要会见她，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叫看门人别再磨磨蹭蹭，赶快履行自己的职责去吧。看门人说这是白费劲儿，但仍进里边通报去了；他刚一进去，侯爵夫人就急急忙忙赶到大门口来，一下子跪在上校夫人车前。上校夫人由车夫搀着下了车，从地上扶起女儿，感情颇有些激动。侯爵夫人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去吻母亲的手，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淌，恭恭敬敬地领着母亲进了自己的房间。"我的好妈妈哟！"她把母亲让到沙发上坐下后，站在她跟前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您的到来使我喜出望外，我实在感激不尽啊！"——上校夫人亲切地拉住女儿的手说，她必须告诉她，她此来只为请求女儿原谅，为了她被如此狠心地赶出家门请求她原谅。"请求原谅！"侯爵夫人忍不住岔断她的话，又想去吻她的手。可是她却一边把手抽开，一边继续说："要知道，不只是最近报纸上登出的那段给你的启示的回答，使我和你父亲都确信了你是

清白无辜的；而且我还必须告诉你，他昨天已经自己上咱们家去啦，叫我又喜又惊。”——“谁已经去……？”侯爵夫人在母亲身边坐下来，问，“怎样一个人上咱们家去？……”母女两人的脸上都同样流露出紧张期待的神情。“他呀，”上校夫人回答说，“那篇答复的作者，你要求他自己站出来的那个人呗。”——“是吗，”侯爵夫人呼吸急促起来，又问，“可谁呢？可到底是谁呢？”——“这个嘛，”上校夫人答道，“我就要让你猜一猜喽。试想想，昨天正当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读那张奇怪的报纸时，突然撞进来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人，神态举止显得非常绝望，一头就跪在你父亲的脚下，接着又跪在我的脚下。我们给弄得莫明其妙，要求他站起来，有什么话就讲。他这才说：他的良心使他不得安宁；他就是那个坑害侯爵夫人的无耻之徒；他非得知道人家怎样看他所犯的罪行不可；如果我们要给他以报复的话，那他就自己送上门来啦。”——“可谁？谁？谁？”侯爵夫人连声问。——“刚才讲过，”上校夫人接着说，“一个本来挺有教养的年青人，我们万万没料到他会干出如此卑鄙下流的事来。不过你也不要害怕，我的女儿，如果我告诉你他出身低贱，达不到我们通常对你的丈夫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可是，我高贵的母亲，”侯爵夫人说，“他也不可能完全不配呀，要知道他在投身在我的脚下之前，是先来跪在你们的脚下的。可他是谁呢？谁呢？请您只告诉我：谁？”——“好吧，”上校夫人回答，“是雷奥帕托，那个父亲早年从提罗尔召来的佣人；要是你肯嫁给他，我已经把他带来，可以介绍你认识认识这位未婚夫。”——“雷奥帕托！一个佣人！”侯爵夫人把手抚在自己额头上，绝望地叫着。——“干吗给吓得这模样？”上校夫人问，“难道你有什么理由表示怀疑吗？”——“在哪儿？啥时候？怎么会？”侯爵夫人迷惑不解地问。——“这个嘛，”上校夫

人答道，“他只愿意告诉你自己。羞耻心和爱情，他声称，使他不可能向你以外的第三者解释这件事。不过只要你愿意，我们马上可以打开前厅的门，他正怀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站在厅中，等着咱俩谈话的结果哩；你可以试一试，看在我避开以后能不能诱使他把秘密吐露出来。”——“上帝啊，我的父亲！”侯爵夫人呼叫着。“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是睡着了一会儿，醒来时正好看见他从我沙发前走开！”——她说着便用自己的一双小手遮住自己臊得通红的脸。这当儿，不料她母亲却跪倒在她跟前。“啊，我的闺女！”上校夫人呼唤着，“啊，我高贵的女儿！”边唤边用胳臂搂住了她。“我真正太卑劣了啊！”说完便把脸埋在女儿怀中。——“您是怎么啦，妈妈？”侯爵夫人惊愕地问。——“你要知道，”上校夫人回答说，“你是个比天使还纯洁的人啊；而我刚才对你讲的一切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这颗被败坏了的心不相信你竟会如此光明磊落，清白无瑕，所以才想出这个鬼主意，来证实自己的想法。”——“我的好妈妈，”侯爵夫人呼喊着，既惊喜又感动地向母亲俯下身，准备扶起她。可她却声称：“不，高贵的人，神圣的人，在你对我讲，你可以原谅我这卑劣行为之前，我决不从你脚边站起来。”——“我原谅您，妈妈！请起来吧，”侯爵夫人大声说，“求求您……”——“你听着，”上校夫人说，“我想知道，你是否还爱我，还真心实意地尊重我，跟从前一样？”——“我所崇敬的妈妈啊！”侯爵夫人喊叫着，同样也跪下去，“尊敬和爱戴从来不曾从我心中消失过。在如此闻所未闻的情况下，谁可能给予我以信任呢？我太幸福啦，您已经相信我是无辜的！”——“好吧，”上校夫人说，同时由女儿搀扶着从地上站起来，“从此我将象宝贝儿似的把你捧在手上，我亲爱的孩子。我要让你到我家里去分娩；我将使你得到最大的体贴，最大的尊重，把你服侍得就象你要生

的是一位小公爵一样。我这一辈子绝不再离开你身边。我将置世人于不顾,把你的耻辱当作自己唯一的荣誉,只要你能重新对我好,忘记我曾那么狠心地赶走了你。"——侯爵夫人极力安慰自己母亲,没完没了地劝说她,爱抚她;直到夜色降临,直到敲响午夜的钟声,她都还未见效。第二天,在老太太的激动情绪稍稍缓和下来以后——她夜里因此发过一场高烧——,母亲、女儿、外孙便凯旋而归,一起回M城去了。途中她们都兴致勃勃,甚至拿坐在前边驾车的雷奥帕托那小子来打趣儿;母亲对女儿讲,她发现女儿每次瞅见雷奥帕托宽阔的脊背都红了脸。女儿嘴角动了动,既象叹息又象微笑,答道:"谁知道三号上午到咱们家里来的会是个什么人哩!"——这以后,随着离M城越来越近,她们的心情也渐渐严肃起来,都预感到自己正面临着重大的事变。上校夫人丝毫不曾透露自已的计划,下车后径直领女儿回到她过去住的房间,叫她自己休息休息,她马上会再回来陪她的,说完便匆匆去了。一小时后,她脸红筋粗地走进来。"哎呀呀,这个多疑鬼!这个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多疑鬼!"她暗暗怀着得意的心情,说,"为了使他相信,我可是花了整整一个钟头去说服他。可现在他坐在那儿哭鼻子啦!"——"谁啊?"女儿问。——"他呗!"母亲回答,"除了他还有谁该有这么下场啊。"——"该不是爸爸吧?"女儿大声问。——"哭得简直跟个孩子似的,"母亲回答,"我要不是自己也有泪水要揩,差点儿就笑出来啦,只好赶紧从房里往外走。"——"这是为了我吗?"侯爵夫人问,并且马上站起来,"我应该在这儿?……"——"你一步也别离开!"上校夫人说,"他凭什么给我口授那封信!非得要他到这儿来找你不可,否则他一辈子也休想再见我的面。"——"我的好妈妈,"侯爵夫人恳求着。——"太狠心了!"上校夫人打断女儿的话,"他凭什么掏手枪!"

——“可我求求您……”——“你别管，”上校夫人回答，同时把女儿重新推回去坐在圈椅里，“他要是今天晚上以前不来，咱明天和你一道离开。”侯爵夫人说，这样做太过分，而且不公平。她母亲却回答：“静一静……”因为她正好听见有谁哽哽咽咽地从远处走近，便说：“他来啦！”——“在哪儿？”侯爵夫人问，同时侧耳倾听。“确实有谁在门外，哭得这么伤心……”——“可不是吗，”上校夫人应道，“他想咱们去给他开门哩。”——“让我去吧！”侯爵夫人提高嗓音说，一下子从圈椅里跳起。——“可我说，郁丽埃塔，”上校夫人喝住她，“你要是对我好的话，那就留下别动！”然而也就在这一时刻，城防司令用手帕捂着脸，跨进房间来了。上校夫人横挡在女儿跟前，拿背冲着丈夫。“我的好爸爸啊！”侯爵夫人呼唤着，向父亲伸出双手。——“别过去，”母亲命令她，“听话！”城防司令站在屋中央，哭啊哭啊。“让他来请求你原谅，”母亲继续说，“他凭什么那样狠心！凭什么那样顽固！我爱他，可也爱你；我敬重他，可也敬重你。而且要是我非得选择一个的话，那么你比他更高贵，我将永远留在你身边。”城防司令伛偻着身子，大声号啕得使墙壁都响起来。“我的上帝啊！”侯爵夫人喊道，突然向母亲让了步，掏出手绢来开始擦眼泪。见此情景，上校夫人才把身子挪开一点，说：“瞧他连个话都不会讲啦！”这时候侯爵夫人也站起身，拥抱城防司令官，请求他不要再难过，可她自己却哭得很伤心。她问父亲是否想坐一坐。她想拉他到椅子跟前去；她给他推了一把圈椅过来，让他坐下；可他既不回答，也不动弹，更不坐下；他只是那样站着，伛着腰，一个劲儿哭啊，哭啊。侯爵夫人扶着他，转过半个脸去对母亲说，这样下去他会生病的。母亲见他这悲痛欲绝的样子，心肠似乎也开始软了。可是，当城防司令终于在女儿反复要求下坐到椅子上，女儿还偎依在他脚边

不断对他表示温存的时候，她又开腔了，说他自作自受，现在总该清醒清醒了吧；说完就丢下父女俩，径直走出房去。

一到外边，她马上揩去自己的泪水，心里考虑着，她让老头子受了这多大的震动是否会危及他的健康，是不是该派人去请个医生来才好。她亲自下到厨房，把家里只要能找到的一切有滋补和镇静作用的食物都给他烧煮起来，把床铺也先替他暖好，以便他一让女儿牵来就叫他躺上去；谁知他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再说晚餐也已摆好，她便轻脚轻手又朝侯爵夫人的房间走去，想听听那儿出了什么事儿。她把耳朵轻轻贴在房门上，听见一点极轻微的絮语声，觉得是侯爵夫人在讲什么；她透过门上的钥匙孔往里一瞧，只见侯爵夫人正坐在父亲的怀里，这在城防司令可是生平第一遭。她终于忍不住拉开房门，面前的情景简直叫她心花怒放：女儿仰着头，闭着眼，静静偎在父亲的臂弯里；父亲呢，坐在靠椅上，一双大眼噙满晶莹的泪珠，长久地、热烈地、贪婪地吻着女儿，简直象一个情人一样！女儿不言语，他也不言语；他只专心一意地俯视着女儿的脸，就象俯视着自己初恋的姑娘的脸一样，然后又低下头来亲吻她。母亲感到自己真是个幸福的人，悄悄站在靠椅背后，不忍心搅扰这重新带给她家以和睦与天伦之乐的愉快场面。终于，她还是走近丈夫，在他又乐不可支地准备再次去亲吻女儿的当儿，弯下腰来从旁边瞅着他。一看见老婆子，城防司令的面孔顿时又拉长了，正想嘀咕什么，她却先嚷开了："瞧你这个鬼模样！"说着也凑上去吻老头子一下，以戏谑结束了这动人的一幕。她邀请父女俩去进晚餐，他俩亲亲热热地跟在她身后，活象一对恋人似的；晚餐桌上，城防司令官情绪虽然很好，只不过仍时不时地哽咽着，吃得少，话也少，眼睛垂在汤盆里，手抚摩着女儿的手。

第二天，大伙儿关心的只是一个问题：到明天十一点钟的时候将来到的那个人天知道是谁呢？因为明儿个就是那可怕的三号啦。父亲和母亲，还有那位也来与侯爵夫人讲和的哥哥，三人都说只要来人马马虎虎过得去，就无条件赞成结婚，并且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使侯爵夫人的处境变得幸福起来。可是，如果来人的情况实在太糟，即便再促成仍然配不上侯爵夫人的话，那么父母亲就反对成亲；他们决定让女儿一如既往地住在自己家里，并且将孩子收养下来。与他们相反，侯爵夫人看样子却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实践自己的诺言，不惜任何代价地为孩子找到一个父亲，只要来人不是太邪恶就行了。傍晚，母亲提出一个问题：明天应该怎样接待那位来客呢？城防司令认为，最得体的方式莫过于十一点钟的时候把侯爵夫人单独留在这里。侯爵夫人相反却坚持父母亲，还有哥哥都最好在场，因为她不希望和那人之间有任何秘密。她并且说，那人在答复中甚至也表示过这样的愿望，所以才建议城防司令的家为会面地点；而这一做法，她坦然承认，正是使得她很满意他的答复的原因。母亲发现丈夫和儿子到时候扮演的角色将是挺尴尬的，便请求女儿让男人们离开，为此她自己则满足她的愿望，答应在接待那人时陪在旁边。女儿稍稍考虑了一会儿，终于同意最后这个建议。

度过充满紧张期待的一夜，那可怕的三号的早晨到底来到了。当钟敲十一点，两位夫人都穿着去行订婚礼似的节日盛装，坐在了客厅里；她们的心突突地猛跳着，使人在四周静寂下来的一刹那仿佛听得见似的。敲完十一点的时钟还在嗡嗡响着，突然从厅外走进来城防司令官从提罗尔雇来的那个佣人——雷奥帕托。两位夫人的脸刷地一下子煞白了。“F伯爵乘车来到，”他说，“在外边等候接见。”——“F伯爵！”两位夫人异口同声喊

出来，惊讶万状。侯爵夫人突然大吼一声：“快关上门，说我们不见他！”并且马上站起来亲自去插门闩；可正当她把站在房中的佣人往外推的一忽儿，F伯爵已经向着她走来，身上完全跟攻陷要塞那天晚上一样地全副披挂，佩戴着不少勋章和武器。侯爵夫人只觉得神志昏乱，就要倒下了，一把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头巾，想要逃到侧室里去；上校夫人赶紧拉住她的手，喊了一声：“郁丽埃塔！……”接着嗓子眼儿就让纷乱的思绪给塞住，再也说不出话。她拿眼睛紧紧盯着F伯爵，好不容易才反反复复说出一句话：“郁丽埃塔，我求求你！求求你！”说着把女儿硬拖回去，问：“咱们究竟等的谁呢？”——侯爵夫人猛地扭过头，大声回答：“谁？反正不是等他！”同时把两道闪电般的目光射到伯爵身上，脸色倏地变得跟死人似的惨白。伯爵屈下一条腿跪在她面前，右手扪着自己的心，头耷拉在胸前，象火焰般炽热的目光凝视着地上，一语不发。“还能等谁啊，”上校夫人嗓音喑哑地嚷嚷着，“除开他还能等谁啊？我们这些神经错乱的女人……”侯爵夫人一动不动地站着，说道：“再这样我就要疯了，妈妈！”——“你真是个傻瓜呀！”母亲应着，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凑着她耳朵低声咕噜了点什么。侯爵夫人转过身来，双手捂着脸，倒在沙发上。母亲呼叫着：“我不幸的孩子！你这是怎么啦？什么事叫你这样感到意外？”——伯爵仍然跪在地上，手捧起身旁的上校夫人的衣裳边儿来吻着，口里连声唤她：“亲爱的！仁慈的！高贵的！”唤着唤着一颗豆大的泪珠滚下了他的脸颊。上校夫人对他讲：“您起来吧，伯爵先生，您起来吧！快去安慰安慰她；这样我们大家就和解了；这样过去的一切都不再计较，统统忘记了吧！”伯爵泪眼汪汪地站起身，来到侯爵夫人身边重新跪下，小心翼翼地拉起她的手，好象这手是金玉般珍贵，他自己的手发出的浊气会污染它

似的。谁知侯爵夫人却一下子跳起来，冲他连声喝道："您走！您走！您走！我原准备好了见到一个罪人，想不到竟见到一个……一个……魔鬼！"同时就象躲避瘟疫一般避开他，跑过去推开房门，喊道："快把上校请来！"——"郁丽埃塔！"上校夫人惊呼一声。侯爵夫人以狂暴的目光一会儿瞪着伯爵，一会儿瞪着自己的母亲，胸部剧烈起伏，脸红得能喷出火来似的，看上去比一位复仇女神更可怕。上校和林务官匆匆赶来。当他们还在门口，她就冲着他们说："这个男人，父亲，我不能够嫁给他！"说着就把手伸进固定在后门上的一只圣水钵，捞起一大把圣水来洒在父亲、母亲和哥哥身上，然后便一溜烟儿跑出房去。

让女儿这奇怪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的城防司令，忙问出了什么事；这当儿，他一眼看见房中站着F伯爵，脸刷地白了。上校夫人却拉着伯爵的手，对丈夫说："别问啦；这位年青人打心眼儿里后悔过去作的一切；给他祝福吧，祝福吧，祝福吧，这样就万事大吉喽。"伯爵呆若木鸡地立着。城防司令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他眼睫毛抽动着，嘴唇苍白得跟白垩一样。"愿上天的诅咒别降临在这头顶上！"城防司令嘟囔了一句，然后问，"您打算啥时候行婚礼？"——"明天！"上校夫人代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伯爵回答，"明天或者今天，随你高兴；对于急不可待地希望挽回自己过失的伯爵先生来说，总是越快越好的。"——"那么，我将很荣幸地于明日十一时来奥古斯丁教堂找您，"城防司令官说，说完对他鞠了一躬，并叫老婆、儿子就上侯爵夫人房间去，把他一个人留在客厅里。

大伙儿费尽唇舌，也没能问出侯爵夫人作出如此奇怪的举动的原因；她躺在床上发着高烧，压根儿不愿听谁提起结婚的事，请求他们让她独自安静安静。问她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是

啥原因使她比厌恶其他人更厌恶伯爵？她都瞪大眼睛，神不守舍地望着父亲，一个字也不回答。上校夫人提醒说，她是否忘记掉，她已经做了母亲。她回答道，在现在的情况下，她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自己，而无法考虑孩子，并再一次唤着所有天使和圣者的名字起誓，她绝不再结婚。父亲看出她显然是感情受的刺激太大，只说了一句她必须信守诺言，便离开她，去安排举行婚礼的各项准备工作了。他首先与伯爵进行书面谈判，向伯爵提交了一份婚约；婚约中规定，伯爵放弃一切作丈夫的权利，但必须履行人家要求他承担的所有义务。伯爵签好字，把这张泪水浸透的文书送了回来。第二天早上，当城防司令把它递给侯爵夫人时，她的精神已稍稍安定一些。她坐在床上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若有所思地把它叠好，叠好后又打开，打开后又读起来；临了，她终于表示，她将在十一点钟上奥古斯丁教堂去。她下了床，一声不吭地穿好衣服，在钟响起来的当儿就和全家人一同上了车，向着教堂驶去。

到了教堂的大门外，伯爵才被允许和城防司令一家走在一起。在举行仪式的整个过程中，侯爵夫人都两眼凝视着祭坛上的圣像，对与自己交换结婚戒指的这个男人连瞟都没有瞟一眼。仪式完毕，伯爵伸过胳臂让她挽着；可一跨出教堂门，侯爵夫人便一鞠躬离开了他。城防司令问，他是否肯赏光偶尔到他女儿房中来坐坐呢？伯爵结结巴巴地回答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对众人扬扬帽子，悄然去了。他随后在M城赁了一幢宅子住下来，可是好几个月也未迈过侯爵夫人仍然住着的城防司令家的门槛一步。全靠自己偶尔在与他们接触时行为举止都温柔庄重，无懈可击，他才在侯爵夫人分娩后得到邀请，去参加他的儿子的洗礼。侯爵夫人盖着毛毯坐在床上，仅在他走到门口

来远远向她问安时瞅了他一眼。在宾客们给小宝宝送来的礼物上面，他又放了两张写着字的纸；等他走后，人们从摇篮里捡起来一看，一张原来是送给小家伙的两万卢布礼金，另一张却是一张遗嘱；遗嘱中写着，他要是死了，就由侯爵夫人承继他的全部财产。从这一天起，经过上校夫人从中安排，他便经常受到邀请；城防司令家对他敞开大门，没过多久他就成了每晚必到的常客。后来，他的感觉告诉他，他已得到各方面的谅解，他的过失已被当作造化的缺陷，这时他才开始重新追求起侯爵夫人、追求起他的妻子来。过了一年，他得到她的第二次允诺，与她第二次更加热闹地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一家人就迁居到V地。接着又有一大批年青的俄国人步了伯爵的后尘。

一天，沉浸在新婚幸福中的伯爵突然问妻子，在那个可怕的三号的上午，看样子她准备好了接待任何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为什么却偏偏对他象对恶魔似的避之唯恐不及呢？妻子听了一下子扑上去搂着他的脖子，回答说：要是他第一次不是象位天使般地出现在她面前的话，那他后来在她眼中也就不会变成一个恶魔啦。

杨武能 译

智利地震

一六四七年在智利王国的京城圣地亚哥，爆发了一次大地震，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不幸丧生；就在大地开始震动的一刹那，一个被控犯了罪的名叫赫罗尼莫·鲁黑拉的西班牙青年，正好站在囚禁他的牢房里的梁柱旁，打算悬梁自尽。他曾经受聘在城里最为富有的贵族之一的唐·恩里克·阿斯特隆府上充当家庭教师，大约一年前才让东家给辞退了，原因是他与东家唯一的女儿唐娜·荷赛发之间产生了爱情。在老贵族严厉告诫女儿，不准女儿与赫罗尼莫再有往来以后，他俩仍旧秘密约会，结果叫阿斯特隆骄傲的儿子给窥探出来，向父亲告发了他们，使老头子大为震怒，一气之下把女儿送进了圣母山上的卡美尔派修道院。谁知赫罗尼莫却偶然得着一个机会，与荷赛发重新接上了头，并且在一个幽静迷人的夜晚，把修道院的花园变成了他无比幸福的天堂。

这天是耶稣圣体节，嬷嬷们的游行刚刚开始，见习修女们走在队伍的最后边；然而就在圣钟齐鸣的当儿，不幸的荷赛发却发作了临产前的阵痛，一下子倒在教堂前的台阶上。这件事引起的震动真是非同小可；人们不顾她当时的处境，立即将这个年轻女罪人关进监狱，而且还不等她出月子，就遵照大主教的谕旨对

她进行了最严厉的审判。城里的市民们谈起这件丑闻来更是义愤填膺，出事的修道院也成了众矢之的，这一来，阿斯特隆全家的请求也好，修道院女院长本人的希望也好——鉴于姑娘平素品行端正，院长对她很是喜欢——，都无法减轻修道院的诫规将加在她身上的严厉惩罚。一切办法都想尽了，才不过在总督的干预下，把她原本判处的火刑改成了砍头，可这仍然使得圣地亚哥城中的太太小姐们十分气愤。在行刑的队伍预定经过的街道两旁，有的住户将自己的窗口出租，有的甚至揭掉了房盖；城里虔诚的姑娘们更向外地的女友发出邀请，要她们来亲亲热热地待在自己身旁，共同观看这上帝给罪人以报应的活剧。

赫罗尼莫呢，这时也已经被投进狱中，一听那可怕的消息差点儿晕了过去。他企图逃跑没有成功；不管他如何绞尽脑汁，异想天开，他四处碰到的都是铁栓和墙壁；他想要锉断窗上的铁条被发现了，结果只使他遭到更严格的监禁。他在圣母玛丽亚的像前跪下来，无限虔诚地向她祈祷；在他看来，现在唯有圣母才可能给他以拯救。然而可怕的日子终于来到，他胸中便对自己的处境完全丧失了希望。随着伴送荷赛发去刑场的钟声敲响，他的心也一下子缩紧了。活着似乎已经使他厌恶，他于是决定用一条偶然留给他的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刚才讲过，他正站在墙面前的一根柱子旁，准备把这条将要帮助他逃离悲惨人世的绳子套到嵌在墙壁里的一根铁钩上去，突然间哗啦啦一阵巨响，犹如天塌了一般，大半座城市都陷进地下，把所有的活物一股脑儿用废墟的瓦砾给埋葬了。

赫罗尼莫吓得目瞪口呆，仿佛整个意识都被粉碎了似的，眼下只知道抱住他刚才准备靠它寻死的柱子，免得身体栽倒。他脚下的大地摇来晃去，狱中的墙壁全部迸裂，整座建筑开始倾斜，

向着街道方面倒去；只是亏了倒得不快，被对面的房屋倒下来支撑着，碰巧形成一条拱道，整个监狱才未全部夷为平地。赫罗尼莫浑身颤抖，毛发直竖，两条腿再也支撑不住他的身体，便趴在已经倾斜的地板上，向着两幢建筑相撞时在监狱正面墙上撕开的一个大洞滚去。他刚刚到了外边，地又猛然一动，一整条本已震得够呛的街道便完全坍塌了。他失魂落魄，不知该怎样逃脱这场浩劫，在死亡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的情况下，慌慌张张地翻过颓垣和断梁，向着最近的一道城门奔去。那儿正好也有一所楼房倒塌下来，砖石瓦块四处乱飞，把他赶进另一条街；这儿的房屋着了火，火舌舐着浓烟，从一面面山墙中窜出来，吓得他踅进旁边一条街道；那儿马波乔河水漫出了河床，奔腾咆哮着向他扑来，又赶他到第三条街。这儿躺着一堆死尸，那儿还有一个声音在废墟底下呻吟；这儿有人趴在燃烧的房顶上狂呼乱叫，那儿的人和牲口正跟浪涛进行搏斗；这儿一位勇敢的人正在救援遇难者，那儿一个人面如死灰，冲着苍天伸出一双颤抖的手，不吱一声。赫罗尼莫终于到了城门口，爬上城外的一座土坡，然后头一晕，便倒在坡上了。

他这么不省人事地躺了约莫一刻钟才苏醒转来，背冲着城市从地上半支起身体，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和胸部，不知道在眼下的处境该怎么办才好；从海上送来的西风吹拂着他，使他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举目四望，只见圣地亚哥城郊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唯有到处可以看到的惊惶不安的人群，才使他的心里憋得慌；他不明白，是什么使他和他们来到了这里；直到他掉过头去看见城市已经陷塌了以后，才回忆起自己经历过的那可怕的一瞬。他深深伏下身去，使额头都碰到了土坡，感谢上帝奇迹般地拯救了他；仿佛最后那个可怕而深刻的印

象，把他心中过去的一切全排挤掉了，他为能在这花团锦簇的世界里继续享受可爱的生活而高兴得哭泣起来。随后，他注意到自己手上的一只戒指，猛然想起了荷赛发；想起荷赛发便想起了他坐的监狱，他在狱中听见的钟声，以及在监狱倒塌前的那一瞬间。这一来他的心胸又让深沉的忧郁给塞满了；他悔不该祈祷上帝，仿佛这位坐在云端的万物的主宰在他看来也非常可怕。他混进从一道道城门涌出来的人流，看见人们全忙着抢救自己的财物；他鼓起勇气打听阿斯特隆的女儿的下落，想了解她是否已经被处决，可谁也说不清楚。一个妇女肩上扛着沉重的家什，胸前吊着两个孩子，弯腰曲背地打他面前经过，一边走一边告诉他，她可是亲眼瞧见那女犯人给斩了首啦。赫罗尼莫掉头走去；他计算一下时间，自己也不能再怀疑她已被处决，便坐在一片孤寂的树林里，放声痛哭起来。他希望大自然的灾难最好能重新降临到他头上。他不理解，在他凄苦的心灵渴求着死亡的时刻，死神怎么象从四面八方自动跑出来救他似的，使他得以逃生。他狠下决心，这会儿即使周围的橡树连根拔起，一起向他倒下来，他也决不再动一动。后来，他哭够了，经过热泪的冲洗心中重又萌生出希望，便爬起来，在田野上东西南北地乱走。每一个山包只要有人聚集着他都去看看；每一条道路只要有逃难的人流涌过他都去走走；哪儿只要看得见一条女人的裙子在风中飘动，他的腿便哆嗦着朝那儿移动：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阿斯特隆的可爱的女儿。

太阳偏西了，他的希望也已随之开始破灭；这时候，他已来到平原的边上，面前展开着一道只有很少逃难者的宽大的山谷。他穿过三三两两的人群，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他已经又准备走到另一边去，却突然在一道灌溉谷地的山泉边，发现一个年轻女

子，她正专心致志地在泉水中洗自己的小孩。一见此情景他的心立刻雀跃了；他充满幸福的预感，连跑带跳地翻过石堆，下到谷地，口中连连喊着："啊，圣母！啊，仁慈的母亲！"——那女人被响声惊得四下张望，他一看果然是荷赛发。这两个为老天的奇迹所拯救的不幸的人，是何等欣喜地拥抱在一起啊！原来荷赛发在走向死亡的途中，眼看就到刑场了，突然间房屋都轰隆隆倾倒下来，行刑的队伍整个给砸得七零八落。她一上来是胆战心惊地朝着最近一道城门奔去，但头脑很快清醒过来，想起她那可怜的儿子还留在修道院中，扭转身又朝修道院跑。她发现整个修道院已成为一片火海；女院长在眼看荷赛发快离开人世时答应过替她照看孩子，这当儿正站在大门外高声喊叫，要人去救她。荷赛发穿过滚滚而来的浓烟，冒着被四周已开始倾覆的房屋埋住的危险，勇敢无畏地冲进门去，好象得着所有的天使保佑似的，不多一会儿便抱着婴儿安然无恙地冲了出来。她正想投进用手抱着脑袋的女院长怀中，不料一道山墙砸下来，女院长和院中的所有嬷嬷全都遭到了惨死。荷赛发给这可怖的景象吓得哆哆嗦嗦直往后退；随后她匆匆替女院长合上眼睛，仓皇逃去，一心只想从劫难中拯救出上帝重新赐给她的心肝宝贝儿。没走几步，她就碰见人们抬着大主教的尸体迎面而来；尸体刚刚才从大教堂的废墟下拖出，已经血肉模糊了。总督的宫殿也已倒塌；不久前判决过她的法院正给熊熊烈火包围着；在曾经是她父亲的住宅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一片湖泊，湖面上冒起一缕缕淡红色的雾气。荷赛发鼓足全身的力气坚持着，强压着内心的哀痛，怀抱着自己的宝贝儿，勇敢地走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眼看已到城门口，这时她又发现赫罗尼莫曾经在里面唉声叹气的监狱也一样变成了瓦砾。此情此景，使她再也站立不住，险些儿就晕倒在街

角上；可就在这一刹那，她身后一幢给一震再震完全散架了的楼房猛地坍塌下来，吓得她重新跳起；她吻了吻孩子，抹去眼中的泪水，不再管包围着自己的恐怖世界，径直奔出了城门。到了郊外，她立刻断定，并非每个曾经住在坍塌了的房子里的人都一定会被砸得粉身碎骨，于是站在前边的一个岔路口，静静等着，看看除去小菲利普外她那个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人是否还会出现。终于没等着，她只好往前走；走完一段，人更加拥挤，她转过身来又等；她流了许多眼泪，最后悄悄溜进一道松树荫蔽下的幽暗山谷，想要为她相信已经逝去的爱人的灵魂祈祷祈祷；谁想就在这儿，就在这象伊甸园似的幸福的峡谷中，却找到了他，找到了她的亲爱的人。现在，她满怀感慨地对赫罗尼莫讲述这一切，讲完后把孩子递给他，让他亲吻。

赫罗尼莫接过孩子来爱抚着，尝到了作父亲的难以言表的快乐；孩子看见这张陌生的面孔却哭闹起来，他就用没完没了的亲吻去让他闭住小嘴。不多时，无比美丽的夜幕降临了；这是一个充溢着奇妙温暖的芳馨的夜晚，一个洒满银辉的静谧迷人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只有诗人才梦想得到。沿着谷中的流泉，到处都有人停下来，在皎洁的月光下用苔藓和树叶铺成松软的床铺，以便在熬过这苦难深重的一天以后终于得到安息。只是那些可怜的人仍然哭哭啼啼，这个哭他失去了自己的住宅，那个哭他失去了老婆孩子，另一个哭他失去了一切的一切；为了不让自己内心的欢欣增加任何人的愁苦，赫罗尼莫和荷赛发悄悄钻进一座稠密的小树林。在林中，他们找到一棵美丽的石榴树，枝叶扶疏，鲜果累累，甜香扑鼻；还有一只夜莺在枝头唱着热烈的情歌。赫罗尼莫靠着树干坐下来，荷赛发坐在他怀里，小菲利普又坐在荷赛发怀里；三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用他的大衣遮盖着身

体。树影在他们身上慢慢移动，叶影里洒落着点点光斑，直到曙光就要升起，月亮的圆脸已显得苍白时，他俩才沉沉地睡去。他俩一个劲儿地讲啊，讲啊，讲修道院的花园，讲狱中的生活，讲彼此为对方所吃的苦；当他们想到，世界不得不遭受这么多的劫难，才使得他俩得到了幸福，心中真是感慨万千！他们决定一等地震停止，便动身去康塞普西翁[1]，荷赛发在那儿有一位好朋友，她希望从朋友手中借到一笔小款子，以便乘船前往西班牙；赫罗尼莫在西班牙有一些属于母系的亲戚，他们决定在那儿度过自己幸福的一生。他俩拿定主意以后，又接过许多次吻，然后才睡着了。

他们醒来时，太阳已经高高挂在空中；他们发现附近也有几家人，都忙着在篝火旁准备简单的早饭。赫罗尼莫正愁着不知怎样去为他的妻子孩子弄到吃的，一位衣着讲究的年青男子怀里抱个婴儿，来到了荷赛发跟前，谦逊地问她，她是否愿意喂这个小可怜虫一会儿奶；孩子的妈妈受了伤，正躺在那边树下起不来。荷赛发认出他是一个熟人，神色有些慌乱；对方理解错了，继续说：

“只需喂一会儿工夫，唐娜·荷赛发；这孩子自大伙儿遭到不幸天灾的那一刻起，就啥也没吃过。”

荷赛发于是道：“我没有立即答应，唐·费尔南多，那是另有原因的；在这样可怕的时刻，谁也不会拒绝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别人的。”说着便把自己的孩子递给父亲，接过人家的婴儿喂起来。

唐·费尔南多非常感激她的好意，便问他们是否愿意跟他

---

① 圣地亚哥西南港口城市。

一起到他家人那边去，那边眼下正在篝火上做着小小的早餐。荷赛发回答，她乐于接受这一邀请，赫罗尼莫也未表示任何异议，她便跟着费尔南多到他家属那儿去了；他的两位姨妹非常热情亲切地接待她，她也认识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小姐。唐·费尔南多的妻子，唐娜·艾尔维莱双脚受了重伤躺在地上，看见荷赛发正在给自己饿坏了的孩子喂奶，便亲亲热热地拉她坐在自己身旁。还有唐·佩德罗，唐·费尔南多的肩膀受了伤的岳父，也慈祥地冲着她点点头。

在赫罗尼莫和荷赛发心中，产生了一些异样的想法。他们看见现在人家这么亲切友好地对待自己，就不知道该怎样去理解那过去的一切——那刑场，那监狱，那钟声；难道他们只是做了一场恶梦吗？仿佛自从大家受到那地震的可怕打击以后，所有人的心肠都变软了。他们回忆的思路就只能到此为止，再往前就什么都已淡忘。只有唐娜·伊莉莎白，昨天一位女友邀她去观看行刑的场面，可她给拒绝了，眼下还时不时地把她做梦似的目光停在荷赛发身上；只是每讲到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新的不幸，她那刚刚才逃离现实的灵魂又被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人们讲，城里在发生第一次大震后突然满街都是女人，一个个竟当着男人们的面分娩起小孩来；教士们则擎着十字架在城里四处乱窜，口里高喊着："世界末日到啦！世界末日到啦！"一队卫兵奉总督之命要求空出一座教堂，有人却回答他们：智利已不再有什么总督！在恐怖大到极点的时刻，总督不得不下令竖起一些绞架，以制止趁火打劫的现象蔓延；这样，一个无辜的人为逃命而穿过一所正在燃烧的住宅的后院，就被房主不分青红皂白给逮了起来，立刻套上绞索。

荷赛发一直在调理唐娜·艾尔维莱的创伤；趁大家七嘴八

舌讲得最热闹的当口，后者便抓住机会问荷赛发，在那可怕的一天里她的遭遇怎样。荷赛发心情十分抑郁地给她讲了讲大致情形，欣慰地发现这位夫人已经热泪盈眶；唐娜·艾尔维莱抓过她的手去紧紧握着，示意不要再讲下去。荷赛发感到自己是置身于一些善良的人们中。她怎么也克制不了心里的这样一种感觉：已经逝去的一天尽管带给了世界许许多多苦难，但也赐予了世界一个老天从未赐予过的恩惠。可不是吗，当那人类在尘世上的一切财富都归于毁灭，整个自然界都面临覆灭危险的恐怖时刻，人类的精神本身却象一朵美丽的鲜花，盛开怒放起来。在目力所及的一片片田野上，各阶层的人全混杂着躺在一起，王侯和乞丐，贵妇人和农家女，高官显宦和打零工的，修士和修女，全都相互同情，相互帮助，全都乐于把自己抢救出来的维持生命的东西分给他人，仿佛那一场浩劫把所有幸免于难的人全变成了一家人。现在人们已不象过去茶余饭后似的聊闲天，而是讲着种种英雄的事迹：一些过去在社会上受蔑视的人，如今表现出了罗马人一般的伟大；无私无畏，舍己救人，藐视危险，视死如归，仿佛把生命看得一钱不值，随时可以抛却，又随时可以再次得到，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是的，没有谁在这一天没经历过一桩感人的事，没有谁自己没完成一件侠义行为，这样，人人心中都虽苦犹甜，以致谁都说不清楚，人类的幸福总起来看是增加得多呢，还是减少得多。

赫罗尼莫和荷赛发这么想啊，想啊，谁都不吭一声；最后他挽着她的胳膊，在石榴林的浓荫下来回踱步，心情真有说不出的愉快。他告诉她，在这人心善良、一切情况大为改观的情况下，他准备放弃登船去欧洲的决定了；他说要是一直对他的事表现出善意的总督活着，他就将去跪在他面前求他；他希望能和她一

起——说到这儿他吻了她一下——留在智利。荷赛发回答，她心里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她说只要父亲还在人世，她不怀疑他会原谅他们；不过她认为，与其去跪求总督，不如前往康塞普西翁，从康塞普西翁再向总督提出书面请求更好，因为在那儿无论如何离港口更近，要是情况非常好，出现了所希望的转变，再回圣地亚哥来也挺容易。赫罗尼莫稍稍考虑一下，便同意她这个聪明的办法；他同她一边展望着美好的未来，一边继续在林间小道上漫步，又过了一会儿，才回到唐·费尔南多一家人那儿去。

很快到了下午；这时地震已经停止，聚集在野地里的一堆一堆的难民心情开始有些平静了，突然却传来消息说，在城里唯一未遭地震破坏的圣多米尼克斯教堂将由教区主教亲自主持一次隆重的弥撒，祈求上帝不要再降给城市灾难。各处的难民已经纷纷动身，急急忙忙象潮水一般涌进城里去。在唐·费尔南多的这群人里，也提出了是否应去赶这次盛典，以及要不要随着大流一块儿进城的问题。唐娜·伊莉莎白不无忧虑地提醒大家，昨天教堂里还发生过多大的不幸；再说这样的感恩弥撒是要一再举行的，等以后危险完全没有了，不是可以更加高高兴兴、安安心心地去表示自己的感激吗。荷赛发却站起来，颇为激动地说，正是现在，当造物主如此显示了他那不可理解的崇高的威力的时刻，她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跪倒在主的跟前，把脸埋进尘埃里。唐娜·艾尔维莱热烈支持荷赛发的意见。她坚持说应去赶弥撒，要求唐·费尔南多领着大伙动身；这样所有人都从地上站了起来，包括唐娜·伊莉莎白在内。可是伊莉莎白在准备动身时却显得犹豫迟疑，胸部喘得呼哧呼哧响；问她有什么不舒服，她回答她也不知道心中为什么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唐娜·艾尔维莱于是安慰她，要她和自己以及她们有病的父亲一

块儿留下。

“那么请您替我照看一下这个小乖乖吧，唐娜·伊莉莎白，”荷赛发说，“您瞧他又粘住我了。”

“很乐意，”唐娜·伊莉莎白回答，说着就伸手去接孩子；可小家伙对母亲这么处置他却感到很委屈，大哭大叫，怎么哄骗也不成，荷赛发只好笑笑说，她还是带着吧；说着又亲吻孩子，使他重新安静下来。随后，唐·费尔南多便伸过胳膊来让荷赛发挽着，她举止的端庄优雅深得他的欢心；赫罗尼莫则抱着小菲利普，和唐娜·康斯坦莎作伴；人群中的其他成员跟在他们身后；一行人就以这样的格局，向城里走去。这其间，唐娜·伊莉莎白却激动地偷偷与唐娜·艾尔维莱讲着什么；一行人走出还不到五十步远，她便在背后高声叫：“唐·费尔南多！”同时慌慌张张追赶上来。唐·费尔南多停住脚，转过身，等着她走拢，而手臂仍然挽着荷赛发；可她呢，却远远地站住了，象是希望他迎上去似的，他只好问她干什么。这样，唐娜·伊莉莎白尽管显出不乐意的模样，仍走拢来，咬着他耳朵说了几句话，声音低得荷赛发根本听不清。

“还有呢？”唐·费尔南多问，“还有可能发生的不幸呢？”

唐娜·伊莉莎白惊惶得很，又凑近他耳朵窃窃私语。

唐·费尔南多的脸膛气得红了起来，回答说：

“好啦！唐娜·艾尔维莱可以放心！”说罢就带着荷赛发朝前走去。

当他们到达圣多米尼克斯教堂时，已经响起悦耳动听的管风琴声；只见教堂内人头攒动，信徒们挤得紧紧地一直站到了大门外广场上很远的地方；一些男孩攀着高高的墙头和画架，手中攥着自己的帽子，眼里射出期待的光芒。所有的枝形吊灯都

大放光明；在正好到来的薄暮中，一根根立柱投下了神秘的阴影；那朵用彩色玻璃嵌成的大蔷薇，在教堂顶端显得血红血红，就象正好照在它上面的夕阳；突然，管风琴戛然而止，整个教堂顿时一片肃静，仿佛人人都变成哑巴了似的。从古至今，打任何一座基督教的教堂中还不曾对上帝燃起过如此虔诚的信仰之火，象今天圣多米尼克斯教堂这样；男女老少的胸中，谁也未发出过比赫罗尼莫和荷赛发更加炽热的信仰之火！

盛典以布道开头；修道院中年事最高的一位教士穿戴着辉煌耀眼的法衣，出现在布道坛上。他一上来就朝天高高举起为宽大的袍袖笼着的双手，对上帝发出赞美和感谢，感谢上帝允许在这化为废墟的世界的一角，还有人能对着高坐云端的主，吐露心曲。他描绘着地震的惨状，说这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发生的，末日审判不可能比这更可怕；随后，他指着教堂墙壁上裂开的一条大口子，称昨天的地震还仅仅是一个警告而已；听到这儿，与会的信徒们个个毛发悚然，不寒而栗。接下来，他又以其教士的伶牙俐齿，滔滔不绝地数落起本城的伤风败俗的事件来；他说即使所多玛和蛾摩拉①，也不如圣地亚哥罪孽深重；它之所以没有完全从地球上给铲除掉，仅仅是因为上帝太耐心的缘故。听着这样的说教，我们那个不幸的人儿心已完全碎了；谁料教士却抓住机会，不厌其详地讲起在卡美尔派修女院花园中所犯的那桩罪行，这无异于又给他俩心窝里猛地刺了一刀；教士说，世人却姑息养奸，背叛上帝；他指名道姓，对这两个伤风败俗的罪人连声诅咒，巴不得把他俩交给地狱中的大小魔王严加惩处！

听到这儿，唐娜·康斯坦莎失声叫出："唐·费尔南多！"同

① 所多玛和蛾摩拉为《圣经》传说中的两座城市，因城中居民荒淫纵欲，伤风败俗，为上帝所毁。

时拽了拽赫罗尼莫的胳臂。费尔南多却回答：

“别吱声，唐娜，也别东张西望；但可以假装晕倒的样子，这样我们就好离开。”他的语气既坚定有力，又低得旁人听不见。

谁料，唐娜·康斯坦莎还没来得及实施这一条脱身的妙计，一条嗓子已经打断教士的讲道，大声地吼叫起来：

“闪开！闪开！圣地亚哥的教友们，这两个亵渎上帝的罪人就在这儿呐！”

教堂中顿时一片骚动，另一条嗓子又怯生生地问：

“在哪儿？在哪儿？”

“在这儿！”第三条嗓子回答；话音未落，答话者便满怀神圣的怨毒，一把抓住荷赛发的头发，拽了她和靠在她身上的唐·费尔南多的儿子一个踉跄，要不是费尔南多扶住他们，两人肯定摔倒在地上。

“你们疯了不成？”年轻人大喝着，同时抡起胳臂在荷赛发四周乱打。“我是城防司令的儿子唐·费尔南多·奥尔默斯；你们不是全认识他吗？”

“唐·费尔南多·奥尔默斯？”一个鞋匠逼到他跟前来大声问；他曾替荷赛发修过鞋，认识她至少如她那双小脚一样清楚。“那么谁又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他放肆地把脸转向阿斯特隆的女儿。

这一问费尔南多的脸刷地白了。他一会儿羞愧地瞅瞅赫罗尼莫，一会儿扫视教堂中的教友，想知道是否有认识他的人。荷赛发又着急，又害怕，高声嚷道：

“这可不是我的孩子，佩德里洛师傅，”同时胆战心惊地望着唐·费尔南多说，“这位少爷是城防司令的公子，他父亲你们谁都认识的。”

鞋匠却问："我说乡亲们，你们有谁认识这小子？"

"谁认识赫罗尼莫·鲁黑拉？谁认识就请站出来！"旁边站着的几个人反复问。

不巧在这当口，让喧闹给吓怕了的小胡安极力想从荷赛发怀里挣脱出来，让唐·费尔南多抱他。随之喊声四起：

"他就是老子！"一条嗓子喊。

"他就是赫罗尼莫·鲁黑拉！"另一条嗓子喊。

"他俩就是亵渎上帝的罪人！"第三条嗓子喊。

"用石头砸死他们！砸死他们！"教堂里的全体基督徒一起吼起来。

这时赫罗尼莫却大喝一声：

"住手！你们这些没人性的畜生！你们找的赫罗尼莫·鲁黑拉在这儿呐！放开那个人，他是无辜的！"

愤怒的人群让赫罗尼莫的话弄得莫明其妙，愣住了，有好几只手放开了唐·费尔南多；而且就在这一时刻，又挤过乱糟糟的人群，赶来一位军阶相当高的海军军官，问：

"唐·费尔南多·奥尔默斯，您出了什么事？"

费尔南多已经完全被放开了，真正泰然自若地回答说：

"可不，唐·阿隆索，您瞧瞧这帮杀人凶手！要不是这位高贵的青年站出来承认自己是赫罗尼莫·鲁黑拉，平息了这帮家伙的怒气，我确实完蛋啦。行行好，为着他俩的安全，您把他和这位太太逮捕起来吧；还有这个无赖，"说着他一把抓住佩德里洛鞋匠，"整个骚乱全是他给煽动起来的！"

鞋匠大嚷大叫："唐·阿隆索·阿诺莱哈，我问您，您摸着良心说，这娘儿是不是荷赛发·阿斯特隆？"

唐·阿隆索清清楚楚地认出是荷赛发，迟疑着没有回答，这

一下人们的怒火又熊熊燃烧起来，好儿条嗓门儿同时喊道：

“就是她！就是她！”

“把她处死！处死这淫妇！”

这时，荷赛发便把一直由赫罗尼莫抱着的小菲利普接过来，连同小胡安一起交到唐·费尔南多手上，说：

“走吧，唐·费尔南多，救救您这两个孩子，您就让我们听天由命吧！”

费尔南多接过两个孩子，说他自己宁可丧命，也绝不肯让他的同伴受到任何伤害。他借来海军军官的佩剑，让荷赛发挽着自己的胳臂，要求落在后面的一对儿赶快跟上。看着这个架势，人们自然畏惧三分，便闪开道，让他们走出教堂；他们呢，也自以为已经得救了。谁知才刚刚走到同样也挤满教徒的广场上，跟踪他们的愤怒人群中就有一个声音叫起来：

“这就是赫罗尼莫·鲁黑拉，老乡们，因为我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话犹未了，走在唐娜·康斯坦莎身旁的赫罗尼莫已给一大棒打倒在地。

“圣母玛丽亚！”唐娜·康斯坦莎一声惊叫，想逃到自己姊夫那儿去。

“你这修女院里的败类！”随着一声恶骂，飞来的第二棒就把她撂倒在赫罗尼莫旁边，没了气啦。

“作孽啊！”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惊呼起来，“这可是唐娜·康斯坦莎·哈莱斯呀！”

“谁叫他们骗咱们！”鞋匠回答。“快去找真正的荡妇，把她处死！”

费尔南多一见康斯坦莎的尸体，怒火中烧，拔出剑来，一阵

乱砍乱杀，那个造成了这场惨剧的狂热的杀人凶手要不是躲闪得快，逃过了愤怒的冲击，就准已给劈成两半。然而，费尔南多毕竟寡不敌众，人群渐渐逼近了他，这时荷赛发便喊：

"您和孩子们多保重吧，唐·费尔南多！——来，来这儿杀我，你们这些嗜血的野兽！"说着便自动冲进人群，以便结束战斗。

鞋匠佩德里洛一棒把她打翻在地，身上全溅满了她的鲜血：

"叫那小杂种也跟她一块儿下地狱去！"他嚎叫着重新冲上来，越杀越来劲儿。

唐·费尔南多，这位高贵的英雄，他这时背靠教堂的墙壁站着，左手抱着两个小孩，右手挥动宝剑，每一剑都象闪电似地砍翻一个对手，一头雄狮在自卫时也不会比他更勇猛。已经有七条嗜血的恶狗倒在他面前死掉，这帮魔鬼的头儿佩德里洛鞋匠自己也受了伤。可是他仍然不肯罢休，终于有一个孩子的腿被他拽住从费尔南多的怀中拖出来，高高擎着在人头上挥舞了一圈，随即叭地一下摔死在教堂的柱头棱上。这以后广场上渐渐静了下来，教徒们纷纷离去。唐·费尔南多看着躺在面前的儿子的尸体，见他脑浆迸裂，惨不忍睹，便怀着无以名状的悲痛，抬头仰望苍穹。这当儿海军军官又出现在他身旁，极力安慰他，要他相信，他自己深感后悔，竟在惨剧发生时什么行动都没采取，尽管也有些客观原因；唐·费尔南多却对他说，他一点也不怪他，只求他现在帮助把尸体运走。于是，趁着已经降临的黑夜，死者全部被抬到了唐·阿隆索家中；费尔南多也跟随前往，途中在小菲利普的脸蛋上不知洒了多少热泪。他当晚睡在唐·阿隆索家，左思右想，都不知道该以怎样的谎话去把这整个不幸告诉自己的爱妻；一则因为妻子有病，再说他还不清楚妻子将怎

样看待他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可是没过多少时候，她却从一个来访者口中偶然了解了全部经过，这位贤慧的妇人便偷偷大哭一场，以渲泄自己慈母的哀痛；可是第二天早晨，她就含着剩下的眼泪，一头扑到丈夫怀中，热烈地吻着他。随后，唐·费尔南多和唐娜·艾尔维莱将小菲利普收为养子；小菲利普呢也深得双亲的欢心，有时唐·费尔南多禁不住把他与小胡安相比较，竟几乎感到高兴哩。

杨武能 译

圣多明各[1]的婚约

本世纪初，当圣多明各的黑人大肆屠杀白人的时候，在这个岛法属部分的太子港，在纪尧姆·冯·维莱诺韦先生的庄园里，曾经生活过一个可怕的老黑人，名字叫孔果·胡安果。这个出生在非洲黄金海岸的黑人，年轻时看上去倒是忠心而善良的，曾在一次渡海去古巴时救过自己主人的命，主人因此加给了他数不尽的恩惠。纪尧姆先生不只当场赐予他人身自由，一回到圣多明各又拨了房屋和田地给他，过不几年甚至还一反岛上的惯例，提升这个黑人充任他那巨大的产业的总管，而且，由于他死了妻子又不肯再结婚，纪尧姆先生便让自己庄园里一个是他前妻远亲的名叫芭贝康的混血老妇给他做填房。是的，当这个黑人满六十岁的时候，纪尧姆先生就赐给他丰厚的年金让他退休了，并且临了儿还恩上加恩，在生前立下的遗嘱中甚至赠给他一笔财产；然而主人这种种报答他的表示，都没能够平息这个残暴的人的愤怒，使自己免遭不幸。在由于国民公会[2]的不慎而激起的那次席卷岛上所有庄园的报复狂潮中，孔果·胡安果是首先抓起枪来打穿自己主人脑袋的黑人中的一个，因为他仍忘不了白人强使他离开自己祖国的暴行。纪尧姆先生的太太带着三个孩子以及庄园里其余的白人逃进一所房屋，他便放火把这所

房屋烧为灰烬，还毁坏了主人住在太子港的遗族可能承继的种植园，将附属的一切设施通通夷为平地，然后就带领着他所召集和武装起来的黑人在附近一带游荡，以声援正在与白人进行战斗的同族弟兄。他时而偷偷伏击成群结队路过当地的武装白人，时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据守在自己宅子里的庄园主发动进攻，不论什么人只要落在他手里，他准叫你不得好死。是的，他在自己失去人性的报复狂的驱使下，甚至要求他的老妻芭贝康领着自己十五岁的女儿——一个名叫托妮的第二代混血姑娘也参加这场残酷的战争；至于他本人，在战争中更完全返老还童了似的。

话说他现在居住的那所庄园里的主要楼房，正好孤零零地座落在大路边上，当他不在家时，常常有外来白人或土著白人在逃亡途中找上门，希望得到吃喝或是住处，因此，他吩咐母女俩要殷勤款待他们，稳住这些他所谓的白狗子，一直等到他回来。芭贝康年轻时受过一次残酷的惩罚，结果得了肺痨病；她在有白人上门时总是用最漂亮的衣服把托妮打扮起来，加之姑娘脸上的肤色已近乎淡黄，就特别适合于当作诱饵；老婆子鼓励女儿大起胆子和陌生人亲热，只是不准她和人家干最后那件事，否则就要她的命；这样，等孔果·胡安果带着他的黑人队伍从附近什么地方一打完仗回来，那些被她们的花招给弄得晕头转向的可怜虫便注定一命呜呼。

谁都知道，当一八〇三年德萨里纳斯将军率领着三万黑人

① 圣多明各为海地岛的西班牙名称。1791年，岛上的黑人和混血种人起义反抗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殖民者，1801年获得独立。

② 指法国大革命后政府。1802年拿破仑·波拿巴背弃给予海地独立的约言，妄图重建殖民统治，引起岛上有色居民再次起义。

向太子港发起攻击的时候，全岛凡是有白皮肤的人都赶来这里，参加保卫太子港的战斗。要知道它是法兰西军队在岛上的最后一个立足点，一旦陷落，岛上的白人通通都喊没救。因此事有凑巧，在一个黑沉沉的暴风雨之夜，正赶上老胡安果不在家里，率领着手下的黑人穿过法军的阵线给德萨里纳斯将军运送火药和铅丸去了的时候，有人在他家的后门上砰砰砰敲打起来。这时老芭贝康已经上床，她爬起来仅仅用一件长袍围住下半身，就去推开窗户问：外面是谁？

"看在圣母玛丽亚和所有圣者份上，"陌生人一边轻声念叨，一边走到窗下，"请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我才能告诉您！"说着就从黑暗中伸过手来抓老婆子的手，并且问："您是一个黑人吧？"

芭贝康说："喏，您显然是位白人，所以才害怕看见一个黑女人的面孔，而宁肯在漆黑的夜里赶路！请进来吧，"她接着说，"什么也不用怕，这儿住着一个穆拉廷①，除我以外整幢房子里就仅仅只有我的闺女，一个默斯迪泽②！"说完她就关上窗户，装做要下楼去给他开门的样子；实际上却以未能马上找到钥匙为借口，从柜子里飞快找出几件衣服，带着它们偷偷溜进楼上的卧室，唤醒了自己的女儿。

"托妮！"她唤着，"托妮！"

"什么事，妈妈？"

"赶快！"她说，"快起来穿好衣服！裙子，还有白色的内衣和袜子，全都在这儿！门外站着个被追赶的白人，想叫我放他进

---

① Mulatin，混血女人。

② Mestize，白人与印第安人所生之混血儿，故事中指的是白人与混血女人生的女儿。

来！”

“一个白人？”托妮一边从床上坐起，接过老婆子捧在手里的衣服，一边问，“他也是单独一个人吗，妈妈？要是我们放他进来，我们不怕什么吗？”

“别怕！什么也别怕！”老婆子点上灯，回答，“他没带武器，孤零零地一个人，倒害怕咱们会袭击他哩，浑身上下直哆嗦！”

说话间，托妮已经下床来在穿裙子和长袜，她则点燃屋角上的一盏大马灯，迅速按当地时兴的样式帮女儿把头发束在头顶上，替她扎紧胸衣，再戴上一顶帽子，然后就把马灯递给她，命令她下楼去放陌生人进来。

这当儿，由于场院里的几条狗蓦地狂吠起来，一个名叫南基的男孩也给惊醒了；他是胡安果和一个黑女人的私生子，和他的兄弟塞庞睡在院子旁边的另一座楼房中；借着明亮的月色，他一眼瞧见主楼背后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孤单单的男子，马上就按人家指示他的那样向着此人所穿过的院子的大门奔去，想要把它锁起来。陌生人让他这举动弄得摸不着头脑，近前一看才认出是个黑孩子，不禁大吃一惊，忙问他这儿住的是什么人，一听他回答：“这个庄园在纪尧姆先生死后已经归黑人胡安果所有啦，”立刻就准备扑向黑孩子，以便夺下他攥在手里的钥匙，打开大门逃跑出去；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托妮手里提着灯，从房里走出来了。

“快！”她抓住他的手朝房门拖去，说，“快进这屋里来！”说话时她有意地擎起灯，使灯光刚好照在自己脸上。

“你是谁？”陌生人挣扎着大声问道，同时打量面前这个年青可爱的女孩子，由于不只一个原因而惊得愣住了。“在这所你要我逃进去的房子里，究竟住着什么人啊！”

“什么人也没有，凭太阳光起誓，”姑娘回答，“就只我妈妈和我！”说着又拚命要拖着他往里去。

“什么，谁也没有！”陌生人挣脱手，倒退一步，大声斥问：“刚刚这男孩不是告诉我说，这里边住着一个叫胡安果的黑人吗？”

“我可说，没有！”姑娘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跺着脚回答。“就算这所房子属于一个叫这名字的恶棍吧，可他眼下却不在里边，而是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啦！”她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拖着陌生人进了屋，命令男孩别告诉任何人有谁来了，进门以后又牵着陌生人的一只手，领着他爬上楼梯，走进母亲房中。

“喏，”在窗口听清了楼下的全部对话并借着灯光认出来人是个军官的老婆子说，“您这么腰间挂着把随时准备拔出来杀人的剑是什么意思？咱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您提供藏身之所，”说着她在自己鼻梁上架了副眼镜，“您一进来难道就要学您的同胞们的样儿，以忘恩负义的行径来报答咱们的好心么？”

“上帝饶恕！”陌生人回答，走到老婆子坐的椅子跟前，抓起她的手来按在自己心口上，胆战心惊地在屋子里扫了几眼，然后才解下挂在腰间的剑，说道：“您在面前见到的是一切人里最不幸的人，但却绝不是个忘恩负义的坏蛋！”

“那您是什么人？”老婆子问，接着用脚推了一把椅子给他，并且打发女儿下厨房去，在仓促中为他准备一顿尽可能好的晚饭。

陌生人答道：“我是法国军队里的一名军官，虽然您自己大概也看得出来，我并非一个法国人；我的祖国是瑞士，我名叫古斯塔夫·冯·德尔·里德。唉，要是我永远不曾离开祖国，不曾跑到这个该死的岛上来有多好！我来自道芬要塞，您一定知道，那儿的白人全都给杀死了；我眼下想抢在德萨里纳斯将军用他

的部队把太子港团团围住以前，赶到太子港去。”

“从道芬要塞来！”老太婆惊呼。“以您脸孔这样的颜色，竟然能在一个燃烧着熊熊怒火的黑人的国家里，走完这么长一段段路？”

“上帝和所有的圣者都保佑着我！”陌生人回道。“再说我也不是单独一个人，好妈妈；在我留在后边的旅伴中，有我舅父一家——一位可敬的老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五个儿女，不用讲还有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些男仆女侍，总共一行十二人，全都要由我带领着，在两头可怜巴巴的骡子的帮助下，赶到太子港去；白天我们不敢在大道上露面，只好夜里摸黑，真说不出有多么辛苦。”

“呵，我的老天！”老太婆叫出来，一边同情地摇着脑袋，一边吸了撮鼻烟。“那么这会儿您的旅伴们又在哪儿呢？”

“对于您，”陌生人踌躇了一下，然后回答，“对于您我可以说实话；因为从您脸上的肤色中，投射出来一线我的肤色的光泽。我舅舅一家在您知道的离此地一英里远的海鸥塘附近，在紧傍着山林的那片荒野里；饥渴迫使我们前天在那儿停下来。昨天夜里我们派佣人去当地居民中间弄面包和酒，可是没成功；对于被抓住和杀死的恐怖，使他们不敢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结果今天我自己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碰碰运气。要是我没有全部看错的话，老天把我领到一些富于同情心的人家里来了，”说着他握住老婆子的手，继续道，“这些人还不曾象岛上的所有居民一样，被那种残忍的、闻所未闻的愤怒给控制住。行行好吧，给我装几篮食物和饮料，我会给您丰厚的报酬的；我们离抵达太子港只剩下五天路程了，你们要是给我们走到这座城市所需的食物，我们就将永远把你们看成自己的救命恩人。”

“是啊，这种疯狂的愤怒，”老婆子假惺惺地说。“这可不就

象一个身体上的两只手，或者一张嘴里的许多牙齿，仅仅因为彼此长得不一样便互相斗气么？我的父亲来自古巴岛的圣地亚哥城；每当太阳升起，我这张在灯光下熠熠闪亮的脸孔就变得暗淡了，我能为此负什么责呢？我的女儿是在欧洲受孕和诞生的，那儿的阳光在她的脸上充分反映了出来，她又能对此负什么责呢？"

"怎么？"陌生人惊呼道，"您看面孔完全是一个黑白混血女人，而且祖先来自非洲，您和那个领我进房里来的年青可爱的默斯迪泽，你们怎么可能跟我们欧洲人遭到同样的厄运呢？"

"凭着老天起誓！"老婆子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回答说，"难道您认为，我们这点凭着自己双手的劳动辛辛苦苦地折腾许多年才挣来的产业，不会引起那班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一样凶残的强盗的贪心么？我们全靠计谋和一个弱者可以用来自卫的全部伎俩，才使自己免遭他们的迫害；仅仅靠我们面孔上表现出来的一点点黑人血统，您完全可以相信，是保护不了我们的！"

"这不可能！"陌生人高声说。"在这个岛屿上，有谁会迫害你们哟？"

"谁？这所房子的主人，黑人孔果·胡安果呗！"老婆子回答说。"在仇恨爆发时，这座庄院从前的主人纪尧姆老爷便惨死在他手里，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替他管理家务的亲戚，便受到他的任意差遣和虐待。出于人道，我们常常给经过此地大路的这个那个白人逃亡者一块面包，一口酒；他呢，总不会忘记用谩骂和惩罚来和我们算清每一块面包和每一口酒的帐；他最最巴心不得的是煽起黑人对我们这些他所谓的白人狗杂种的仇恨，一方面因为我们指责过他对付白人的野蛮暴行，一方面因为他想攫取我们可能留下来的一点点财产。"

“你们这些不幸的人呵！”陌生人说．“你们也真叫可怜呀！——但眼下那个恶棍在什么地方呢？”

“在德萨里纳斯将军的部队里，”老婆子回答，“他正带领着这座庄园里的其他黑人，给德萨里纳斯将军运送他们需要的火药和铅丸。我们估计，他要是不再出去执行新的任务，在十或十二天后就会回来；到那时——但愿上帝保佑别出这样的事——他要是知道我们曾经给一个前去太子港的白人提供保护和避难所，而且恰恰是在他拚着全力去参加战斗，以便从这个岛上把所有的白人通通消灭的时候，那我们大家——这您可以相信——就非死不可啦。”

“老天是仁慈和富于同情心的，”陌生人回答，“您救了一个不幸的人，老天同样会救您的！——而且，”他走到老太婆身边，继续说，“这件事反正会叫黑人恼您啦，即便以后您愿意重新对他百依百顺，也不会有什么用处；您现在该狠下心来，给我舅舅和他全家也提供一个避难所了吧？他们走得实在太累，需要休息休息，只在您家里呆一至两天，您要求得到什么报酬都成啊。”

“少爷！”老婆子吃惊地说，“您这是想啥呵！在这所紧靠大路边的房子里，怎么可能收留你们那一大队人，而不使本地居民发现呢？”

“怎么不可能？”陌生人急了，说：“我可以马上亲自去海鸥塘，在天亮前就把大伙儿领到家里来呀；要是不管主人或是仆人，全体一股脑儿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为了小心起见还把所有门窗都严严实实地关起来，不就什么也不怕了吗？”

老婆子把这个建议考虑了半晌，回答说：“您要是今天夜里就去把大队人马从山坳里领出来，在返回的途中准保会碰上预先埋伏在大路边的黑人狙击手，狙击手马上又会唤来大队武装

黑人。”

“好吧！”陌生人回答，“眼下咱们只能满足给那些不幸的人送一篮吃的去了；去领他们来的事只好推迟到明天夜里。这么办您觉得行吗，好妈妈？”

“喏，”老婆子那只瘦骨嶙峋的手被陌生人一个劲儿地吻着，回答道：“看在我女儿的父亲也是个欧洲人份上，我愿给他倒霉的同胞效这次劳。趁天亮之前您赶紧坐下写封信，在信中要求您的旅伴们上我家里来；刚才您在院子里看见的那个男孩可以替您送信，顺便捎去一点口粮，并且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也留在山坳里；您的要求如果被接受了，他就充当他们的向导，在天亮之前把一行人领到家里来。”

这当儿，托妮端着在厨房准备好的一份晚餐回到房中，一边摆到桌子上，一边瞟着陌生人打趣地问自己母亲：

“喏，怎么样，妈妈？这位先生已经不象进门之前似的胆战心惊了吧？他该相信，这屋里等着他的不是毒药和匕首，黑人胡安果不在家了吧？”

母亲叹一口气，道：

“孩子，俗话说，被烧过的人总怕火嘛。这位先生要是还没弄清房子的主人属于哪个种族就闯进来，那也太冒失喽。”

姑娘站到母亲面前，对母亲讲，她刚才是怎么高高地擎着灯，以便让光亮充分照在自己脸上。可是先生的脑子里只想着黑人和摩尔人，她继续说，就算去给他开门的是一位巴黎或者马赛的太太吧，他也会把她当成个黑女人的。

陌生人将胳膊搭在姑娘肩上，尴尬地说，她戴的那顶帽子妨碍了他看清她的脸。“那会儿我要能象现在这样看清你的眼睛，”他说着便把姑娘紧紧搂在胸前，“即使你整个身体都是黑的吧，

我也愿与你共饮一杯毒酒哟。"

说完这句话，青年的脸红了；母亲强使他坐下去，姑娘随即也坐在他旁边，两手托着腮，望着开始吃饭的陌生男子的脸。青年问她；多大啦？故乡在什么地方？

她母亲抢过话头去回答说，十五年前，她是在陪自己前一位主人维莱诺韦老爷的太太去欧洲时，怀了托妮和生下她的。她后来嫁给一个叫可玛尔的黑人，她继续说，虽然这个黑人把托妮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她的生父可仍然是一位有钱的马赛商人，姓白特朗特，所以她也就叫托妮·白特朗特。——托妮问青年，他是否认识在法国的这样一位先生？陌生人回答，不认识；法国太大，他在乘船来西印度群岛途经法国时只作了短暂停留，不曾碰见任何姓这个姓的人。老婆子接过话茬儿说，据她得到的相当可靠的消息，这位白特朗特先生目前也已经离开法国啦。"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她说，"不安于呆在普通市民的活动圈子里，大革命爆发时便卷了进去，随后于一七九五年随一个法兰西使团给派到土耳其去了，据我所知，他目前还在那边没有回来。"

陌生青年拉住托妮的手，微笑着对她说，如此讲来她还是一位高贵而富有的小姐哩。他鼓励她去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说她有希望在自己父亲的扶持下，重新过上比眼下更美好的日子的。

"难呵！"老太婆强压着自己的感情接过去说。"我在巴黎怀孕期间，白特朗特先生害怕在自己准备娶的年青有钱的未婚妻面前丢脸，便在法庭上公开否认自己是这孩子的父亲。他狠心地当着我的面发的伪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呵；结果我得了胆囊炎，随后又给维莱诺韦老爷让人鞭打六十下，害得我闹了个直到今天还折磨着我的肺痨病。"

托妮若有所思地手托着脑袋，问陌生青年，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青年听过老婆子凄惨的叙述后感到有些难堪，在定了定神后回答说，他跟着自己舅舅施特洛姆里一家从道芬要塞来，目前舅舅他们都由两位年轻的表兄保护着留在后边海鸥塘附近的林子里。他应姑娘的请求，讲了一些道芬城里骚乱爆发时的情况，向她描述，一个奸细如何在半夜里头趁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发出个信号，黑人马上就开始大肆屠杀起白人来；黑人的头儿如何奸刁，这个曾经在法国工兵团里当过中士的家伙立刻派人放火烧毁港口里的所有船只，切断白人逃回欧洲的去路；他们一家如何匆匆忙忙带上一些家私，勉勉强强逃出城来，在燃烧起黑人们熊熊怒火的所有港口都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仅弄来两匹骡子，靠着它们横穿全岛，向着如今还唯一由一支强大的法兰西部队驻守着、暂时能够抵抗占优势的黑人的太子港赶去。

托妮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里的白人如此招人恨呢？

陌生青年对这个问题似乎感到意外的样子，回答说：

“就因为白人作为岛上的主人，通常都对黑人采取了那种老实说我都不愿替它辩护的态度；只不过，几百年来就是如此啊。当对于自由的狂热席卷了所有的种植园时，黑人和土著白人都纷纷起来打碎束缚他们的锁链，并为了白人中的害群之马对他们施加的各式各样的残酷虐待，对白人进行报复。——特别是有一个年青姑娘的做法，”他在沉默了一会儿后往下说，“更是叫我惊讶和不寒而栗。骚乱爆发时，城里碰巧开始流行黄热病，真个叫祸不单行；我所讲的那个黑种姑娘，她也染病躺下了。三年前，她是一个白人种植园主的女奴，由于不肯顺遂主人的心愿，便遭到他狠毒的虐待，最后转卖给了一个土著白人种植园主。在

骚乱爆发那天，姑娘听见自己过去的主子，那位白人种植园主，在愤怒的黑人追赶下逃进附近的一间柴房里去了，于是心中怀着往日遭受虐待的旧仇，等天一晚就打发自己的弟弟去找那个白人，请他到她家里来过夜。那个倒霉的家伙，他全不知道姑娘身患重病，只以为自己得救了，一进门就感激地把人家搂在自己怀里；可是等他在床上与她亲热温存还不到半个钟头，她突然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带着一脸的冷酷无情和愤怒，说道：

"'你已经吻过一个身患死症的病人了，现在去吧，把黄热病传染给所有那些跟你一样的人吧！'"

老婆子大声地说出自己对于这种行为的反感，青年军官则问托妮，她是否也能够做这样的事。"不！"托妮回答，同时心慌意乱地低下头去。陌生青年一边叠桌上的罩布，一边表示，以他良心的感觉来进行判断，不管白人曾经多么残暴，这样一种卑劣的、可憎的背信弃义行为都是不应该的。他激动地站起来说，这样做叫复仇女神也会心灰意冷；而被激怒了的天使本身，更会站到曾经做过错事的人一边，出来维护人和神的秩序。年青人说着走到窗户跟前，望了望窗外的夜空，只见一堆堆乌云正汹涌着把月亮和星星遮盖起来。蓦地，他仿佛觉得那母女俩正在相互注视，虽然一点没发现她们有打暗号的迹象；一种反感和疑心顿时攫住了他，他转过身来马上请求对方让他看看准备给他睡觉的房间。

母亲瞅瞅墙上的钟，回答，时间确实也快半夜啦；于是掌起一盏灯，要求客人跟着她去。她领着他穿过一条长长的过道，走进为他预备的房间。托妮捧着客人的外套和另外几件东西；母亲指给他看一张用沙发垫子铺得舒舒服服的床，然后吩咐托妮为先生准备洗脚水，向他道过晚安，就走出去了。青年军官把宝

剑倚在墙角，解下腰带上的两把手枪来放在桌子上。趁托妮掀开床罩，给床上铺一条白毯子的片刻，他环视室内，从豪华雅致的陈设立刻推断出这一定是从前那位种植园主的卧室，心上顿时蒙上不安的阴影，真象来时一样如饥似渴地巴不得又回到密林中他的同胞们那儿去。这其间，姑娘已从旁边的厨房里端来一盆散发着药草香味儿的热水，要求把身子倚在窗台上的客人去洗一洗脚。军官一边默不作声地解领带，脱背心，一边坐到椅子上；当他动手脱掉鞋袜时，姑娘正蹲在地上做这做那，他禁不住便观察起她那迷人的模样儿来。她黑色的鬈发蓬蓬松松的，在她蹲着时垂挂到了她青春的胸脯上；她的红红的嘴唇，她的荫蔽着低垂的双眼的长睫毛，都异常优美动人；要是她的肤色不令他反感，他真愿意起誓，他还从未见过更美的美人儿哩。而且，他还明显地感到她和谁有一些相象，但到底和谁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一进门就发现了这点，并因此而非常喜欢她。她做完事站起来时，他抓住她的手，拉她坐在自己怀中；因为他非常正确地断定，要看出这个姑娘是否有心肝，方法只有一个。他问她，是不是已经许给什么人啦？

"没有，"姑娘低低地回答，羞涩可爱地垂下了她那双黑色的大眼睛。接着，她坐在他怀里一动不动，继续往下讲，邻居中有个叫柯纳利的年轻黑人，他三个月前就向她提过亲，可是给拒绝了，因为她还太年轻。客人双手搂着她窈窕的身体，告诉她，在他的祖国可是有一句口头语，叫做"姑娘十四岁零七礼拜，要想嫁人无阻碍"。托妮端详着他戴在胸前的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他问她多大啦？

"十五岁，"托妮回答。

"可不是嘛！"客人说。"莫非他财产不够，不能象你希望的

那样安家么？”

托妮没有抬起眼来看他，回答：

“呵不！——也许倒相反，”她放掉捏在手里的十字架，说，“在最近的事情发生后，柯纳利可成了个阔人啦；从前属于庄院主的整个家产，现在都归了他父亲。”

“那么你干吗还拒绝他呢？”客人问，同时亲切地把她披在额头上的柔发挪开。“你大概不中意他，是吗？”

姑娘轻轻一摇头，笑了起来；客人于是把嘴凑到她耳边，开玩笑地低声问，也许一定得是一个白人，才能讨得她的欢心吧？她一听黝黑的脸庞儿立刻燃起一片令人陶醉的红云，做梦似地微微沉吟一下，就猛然把身子歪倒在青年的胸口上。青年让她的温柔可爱给打动了，唤她做他亲爱的姑娘，把她搂在自己怀中，一切疑虑都象乌云似的让上帝的手给一拨全散了。他不可能相信.他在她身上所看到的这令人感动的一切，都仅仅是一个冷酷的、可怕的诡计的伪装。种种曾经令他不安的思想，恰似一群惊弓之鸟，都全部从他脑子里飞走了；他责骂自己，竟然误解了她的心，虽然只有一会儿；他把她抱在膝头上轻轻摇动着，呼吸着她送上来的甜美气息，就象表示与她和解和求她原谅似的，在她额头上吻了一吻。可就在这当口，姑娘却奇怪地突然侧耳倾听，仿佛有什么人在过道里朝房门走来了，并且一下坐直身子，大梦初醒似的扯好滑到下边去了的胸衣；直到弄清楚自己方才只是产生了一个错觉，才又高高兴兴地回过脸来，提醒客人说，他要是不马上洗脚，水就快凉啦。

“怎么回事？”她发现客人一声不吭，沉思地瞅着她出神，便不好意思地问，“干吗盯着我瞧个没完？”她手里扯弄着围裙，竭力掩饰自己的尴尬心情，大笑道：“先生您真叫奇怪，我脸上有什

么值得您这么注意的？”

年轻人用手摸摸额头，轻轻叹了口气，把姑娘从怀里推开，答道：

“你和她太象啦，我的一个女朋友！”

托妮显然发觉他的快活劲儿一下子没有了，便亲热而关切地拉住他的手，问：

“怎样一个女朋友？”

青年在稍一沉吟后说：

“她名叫玛丽娅娜·贡格莱福，家住斯特拉斯堡。她父亲是那座城市里的一位商人，我在革命爆发前不久认识了她；我真是幸福极啦，得到了她的许诺，而且她母亲也同意。她可是天底下最忠心的女子呵；唉，当我望着你，我失去她时的可怕而动人的情景又历历如在目前，我难过得忍不住要掉眼泪啊。”

“怎么？”托妮真诚亲切地靠在他身上，问，“她已经不在了吗？”

“她死啦，”青年回答，“直到她死时，我才真正懂得了善良和高尚的含义是什么。上帝知道，”他沉痛地把头靠在姑娘肩上，继续讲，“我怎么竟会如此轻率卤莽，竟在大庭广众之中议论起刚刚建立的可怕的革命法庭来。人家控告我，通缉我；是的，我侥幸地逃出了城，在抓不到我的情况下，我的疯狂的迫害者必须找个替罪羊，就一起扑到我未婚妻家里去；她向他们保证，她确实不知道我的下落，使他们恼羞成怒，于是就以她和我串通一气为借口，把她拖上刑场代替我，这样轻率的做法真叫闻所未闻啊。一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我立刻从藏身之所跑出来，赶到刑场，拨开人群大声喊叫：‘这儿，你们这些没人性的家伙，我在这儿呐！’她当时已经站在断头台上，那几个必定幸好不认识我的

法官问她是不是我，只见她向我瞅了一眼——她那目光已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再不会消失了呵——，扭过头去说：'这个人我不认识！'——紧接着鼓声齐鸣，那些等得不耐烦的嗜血的家伙也大嚷大叫，几秒钟后铡刀便落了下来，她的头颅于是和身体分开了。——我是怎么得救的，我现在也不知道；一刻钟后，我躺在一个朋友家里，昏过去又醒来，醒来又昏过去，直到傍晚，才在半癫狂状态下给抬上一辆马车，送到莱茵河彼岸去了。"

说到此，客人便放开姑娘，走到窗前；姑娘呢，见他感情非常冲动地用手帕捂着脸，也顿生恻隐之心，人的感情便有些觉醒了。她跟着走过去，突然一下搂住青年的脖子，陪着他流起眼泪来。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用不着我们讲了，因为谁读到这儿，谁都自会明白。当青年军官重新冷静下来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干的好事会有什么结果；他只是意识到，他已经得救了，在他眼下呆的这所房子里，他再不用害怕姑娘会对他干什么。这时候，他看见姑娘双臂抱在面前，趴在床上哭，便想方设法地安慰她。他从脖子上取下小小的金十字架——他已故未婚妻忠诚的玛丽娅娜送给他的礼物，把它戴在姑娘脖子上，称这是他给她的订婚信物，一边说一边弯下身子对她百般爱抚。她却仍然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压根儿不听他的劝，他只好坐在床边，一会儿抚摸她的手，一会儿吻她，同时告诉她说，他明天早上就去向她妈妈提亲。他向她描述，他在阿尔河畔有怎样的一个小小的田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有怎么一幢住宅，舒舒服服，宽宽敞敞，足够她以及她母亲住，如果她的年龄容许她旅行的话；此外还有田地、果园、牧场、葡萄山；还有一位令人尊敬的老父亲，他会充满感激和慈爱地欢迎她，因为她救了他儿子的命。由于姑娘的眼

泪仍然不住地滴到枕头上，他便抱住她，自己也十分激动地问：他在什么地方伤了她的心？她还能不能原谅他呢？他向她起誓，他对她的爱永远不会从心中消失；他刚才只是在一时迷乱中，在她使他产生的恐惧与好奇的共同诱惑下，才做了那件事。末了，他提醒她说，启明星已经在天边闪亮，她母亲就要来了，她如果继续呆在床上，就会被当场抓住的；为了她的健康，他要求她起来，回到自己床上去再睡几个钟头；他为她的情况真是担心得要命，问她是不是要他把她抱起来，送她回自己卧室去；可姑娘对他所讲的一切都毫无反应，身子趴在床上一动不动，只是把脑袋埋在胳膊上嘤嘤啜泣。这样，当曙光明亮地射进两扇窗户里时，他就别无他法，不管她愿不愿意就从床上抱起她，象个口袋似的把她扛在肩上，爬上楼梯，走进她房间，把她放到床上，一边对她百般爱抚，一边重复着所有刚才已经说过的话，再一次唤她是他亲爱的未婚妻，亲了亲她的脸颊，然后才急急忙忙地奔回自己房间。

天一大亮，老芭贝康就上楼来找女儿，坐到女儿床边上，对她透露自己准备如何处置她们的客人以及客人那些旅伴的计划。她说，黑人孔果·胡安果要两天后才回来，因此得想一切办法在这段时间里把客人留在家中，但又不能让他舅舅一家住进来，他们人太多，住进来很危险。为此，她说她想好了一条妙计，就是骗客人说，刚才接到消息，德萨里纳斯将军带着自己的队伍就要转移到此地来了，只有等他过去以后，才有可能按照客人的愿望，去把他舅舅全家接到家里来，否则危险就太大啦。为了不让那一家人走，她决定在此期间供给他们伙食，让他们始终存着幻想，以为在我们这所房子里能够藏身，这样，将来就更好收拾他们。她提醒说，此事挺重要，因为这一家显然随身带着不少财

宝；她要求女儿尽全力帮助她实现刚才讲的这个计划。托妮从床上撑起身来，因生气脸颊刷地一下红了，答道，这样把人家引诱到家里来，又不把人家当客款待，是卑劣可耻的。她认为，一个信赖她们、希望得到她们保护的受迫害者，在她们家中更应该加倍安全才是；她声言，老婆子要是不取消刚才对她讲的那个血腥的阴谋，她立刻就去告诉客人，让他知道他自以为在里边可以得救的这所房子，是怎样的一座杀人魔窟。

"托妮！"老婆子大喝一声，两手叉腰，眼睛张得大大的瞪着女儿。

"就这样！"托妮回答，但压低了嗓音。"这个青年生来连法国人都不是，我们明明看见他是个瑞士人，人家又做过什么伤害咱们的事，咱们硬要象强盗似地害他、杀他、抢他呢？这儿的白人庄园主作的恶，跟从另一个地区来的他，又有啥相干呢？相反，一切情况都表明，他是一个非常高尚、非常善良的人，显然不曾参与过黑人指控他的同胞们干的任何坏事。"

老婆子打量着一反常态的女儿，嘴唇颤抖地嘀咕说，她深感惊讶。她诘问道，前不久被人用大棒打死在大门口的那个葡萄牙青年，他有什么错呢？还有三周前让黑人的子弹给撂倒在院子里的两个荷兰人，他们又犯过什么罪呢？她要女儿回答，自骚乱发生以来，人们用枪、矛、匕首在这所房子里结果的三个法国人以及另外许多单个的逃亡者，他们可受到过什么指控吗？

"老天在上，"女儿发疯了似的一下从床上跳下来，说，"你大错特错了，你竟让我去想这些可怕的暴行！那些你们强迫我参与过的没人性的事，早已使我内心十分反感；为了减轻上帝因此将给我的报应，我现在发誓，我宁肯自己死上十次，也绝不允许在这个年轻人留在咱们家期间哪怕只动他一根头发。"

“那好，”老婆子突然显出准备让步的样子说，“那就让这个白人走吧！不过，”她一边站起身来准备出房去，一边往下讲，“不过，孔果·胡安果回来知道了有个白人曾经在家里过过夜，你出于同情却不顾一切地放他走了，胡安果会找你算帐的。”

这一段话尽管说得好象很和缓，隐隐地却仍透露出老婆子内心的怨毒，托妮听后呆若木鸡，一个人留在房里。她了解母亲对白人的仇恨，不相信她会白白把这个报仇的机会放过去。她怕她马上派人去附近种植园搬黑人来收拾年轻人，便穿上衣服跟着追到楼下。她进房时，正在食橱跟前似乎做着什么的老婆子便慌里慌张地走开了；她坐到纺杆前，脸正对着房门，房门上恰好贴着一张训词，告诫一切黑人不得收容和保护白人，违者处死；她仿佛认识了自己的过失，大为惊恐，猛地转过身来，一下扑到她明知在背后观察着她的母亲脚下。她抱住母亲的膝头，求母亲宽恕她刚才为年轻人求情所讲的那些疯话；她辩解说，母亲来告诉她收拾白人的办法时，她还躺在床上，懵懵懂懂，似醒非醒，所以一下子给吓傻啦；她说，既然此地的法律规定了他死，她就一定叫他受这报应，丝毫也不宽容。

老婆子目不转睛地端详了女儿半天，然后说：“老天有眼，你这一讲总算救了他今天的命！你刚才要保护他，所以给他吃的东西已下了毒；这样就可以按照胡安果的命令，至少把尸首交给他处置。”说着她就站起身来，把搁在桌子上的一钵牛奶泼出窗外。托妮吓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呆呆盯着母亲出神。

老婆子扶起仍然跪在地上的女儿，重新坐下来，问道，是什么东西使她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想法？她昨晚送去洗脚水以后，是否还和年轻人一块儿呆了很久？她和客人是不是谈了很多话？托妮的胸部剧烈起伏着，要么避而不答，要么支吾其辞；她

垂着眼睑，手抱着脑袋站在那儿，说是做过一个梦；她一边迅速俯下身去吻母亲的手，一边说，她只要看上自己可怜的母亲的胸部一眼，立刻又会想起白种人惨无人道的全部罪恶，而楼上那个青年也是个白人；她保证——说这话时她转过身去，用围裙捂住了脸——，一当孔果·胡安果回来，她就会让她看见她这个女儿怎么样。

芭贝康还坐在那儿冥思苦索，想弄清姑娘怎么会异常激动，这时年轻人已捏着一张在卧室里写好的字条走进房来；他用字条去邀请舅舅全家来黑人胡安果的庄园里住几天。他快快活活地问母女俩问了好，把字条递给老婆子，请她马上派人到林子里去，并且象答应他那样给他们以关照。芭贝康站起来，做出一副惊慌的神气，把字条扔进壁橱，说：

“先生，我必须请您立刻回房间去。满街都是一小股一小股的武装黑人，他们从此地经过，告诉我们说，德萨里纳斯将军率领着部队就要开过来啦。您要不藏在自己临着院子的房间里，把门和百叶窗都紧紧关起来的话，这所谁都可以进来的房子对您太不安全了。”

“什么？”年轻人愕然地问，“德萨里纳斯……？”

“别问啦！”老婆子打断他，把手杖冲地板一连戳了三下。“回您的卧室去，到那儿我再告诉您。”

年轻人让老太婆战战兢兢地推出房间，到了门口又转过身来大声说：

“至少得给等着我的那家人送个信去吧，告诉他们……”

“一切都会照办，”老婆子又抢过话头，同时用手杖敲了敲门，召来那个我们已在院子里见过的小混血儿，并且吩咐背冲着年轻人走到镜子前边去了的托妮，要她提上蹲在屋角里的装着

食物的篮子；随后母女二人，还有青年和男孩，都一起来到楼上的卧室里。

进屋后老婆子先舒舒服服地在一把安乐椅中坐下来，随即告诉年轻人，昨晚一通宵都看见在对面横着的山梁上火光闪动，那无疑是德萨里纳斯将军的部队，虽然眼下本地还看不到他正沿西南方向朝着太子港挺进的部队里的任何一个黑人。这么一讲，她果真把年轻人搞得惶惶不安；但随即又向他保证，即使在部队进驻她家的最糟糕的情况下，她也要尽全力搭救他，把他的心稳住了。年轻人一再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也得给他舅舅一家送些吃的去吧；老婆子这才接过女儿手中的篮子，把它递给男孩，吩咐男孩到海鸥塘附近的林子里去，把篮子交给这位白人军官在那儿的家属。她还要男孩告诉他们，军官在这儿很好，一些白人的朋友在自己家里殷勤地款待他；这些人由于所持的立场，本身也吃过黑人不少苦头。老婆子最后讲，一当大路上不再有即将开过的黑人队伍了，她就马上作出安排，把他们全家也接过来住。

“明白了吗？”她临了这样问。

男孩一边把篮子顶到脑袋上，一边回答，她说的海鸥塘他很熟悉，因为他经常和同伴一块儿在那儿钓鱼来着；他一定把她吩咐自己的话全部转告给在那儿过夜的军官先生的家里人。老婆子问青年是否还有什么补充，青年便从手上捋下一枚戒指来递给男孩，让他交给那一家的家长施特洛姆里舅舅，作为他带去的消息确实可信的证明。接下来，老婆子又自称为确保客人的安全而采取了种种措施；她吩咐托妮关上百叶窗，使得房间里一下子暗如黑夜；自己却摸到壁炉边，拿起炉台上的打火器折腾了老半天，好不容易引燃火绒，点起一盏灯来。年轻人趁这空子用胳

膊轻轻搂住托妮的腰，凑近她耳朵低声问，她睡得怎么样？是不是要他把夜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然而托妮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一边从他的臂弯中挣脱出来，一边却回答他第二个问题道：

"不，您要是爱我，就啥也别说！"

她极力克制住所有那些骗人的鬼花招在她心中引起的恐惧，以替客人做早饭为借口，一溜烟地跑到楼下起居室里去了。

她从母亲的壁橱里找出年轻人写的那封信，他在信上天真地请求舅舅一家都跟着男孩到庄园里来；随后，她冒着母亲可能发现信丢失了的危险，下定大不了和他一块儿去死的决心，飞跑着追赶已经上了大路的男孩。要知道，凭着上帝和良心起誓，她如今已不再把青年仅仅看成是个靠她庇护的客人，而是看成了自己的爱人和丈夫；她准备一等他在这所房子里人多势众了，便把一切一切告诉母亲，不管她会多么惊愕。

"南基，"她在大路上赶上男孩，气喘吁吁、迫不及待地对他说，"妈妈把处置施特洛姆里先生一家的计划改变了。拿上这封信！是写给那一家的老头子施特洛姆里先生的，邀请他们全体到我们庄园里来住几天。——放机灵点儿，尽自己一切可能使这个计划实现；孔果·胡安果回来会重重赏你的！"

"好的，好的，托妮姐姐，"男孩回答。他把信小心翼翼地塞进口袋里，问："他们上这儿来的时候，要我给他们领路吗？"

"这还用说，"托妮回答，"自然要的，他们对这个地区不熟嘛。只是在午夜到来之前你不能领他们走，免得碰上大路上可能开过的部队；一动身就要尽量快，以便拂晓前赶到这儿。——你是靠得住的，对吧？"托妮问。

"您相信南基好啦！"男孩回答。"我明白，你们干吗把这些

逃命的白人勾引到庄园里去；黑人胡安果一定会对我满意的！”

随后，托妮给客人送去早餐；等饭后收拾好桌子，母女俩又回到了楼下的起居室做家务。过了没多久，老婆子免不了再去开壁橱，自然就发现信没有了。她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把手摸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然后问托妮，她把年轻人交给她的那封信放到哪儿去了？托妮眼睛瞅着地板，过了一会儿才回答，她记得年轻人把信又塞进口袋，上楼以后当着她俩的面给撕掉啦！母亲瞪大两眼瞧着女儿；她觉得自己没有记错，信是被她接过来扔到壁橱中了的；可是，她找来找去还是不见影儿，一想过去也有不少次类似情况，便又怀疑起自己的记性来。最后，她别无办法，只好相信女儿的话。然而一整天，她都为这件事不痛快极了，认为这封信对于孔果·胡安果来说将是很重要的，他可以用它去把那一家人骗到庄园里来呀。当托妮侍候客人吃中饭和晚饭的时候，她都坐在桌子角上陪客人聊天，一有机会就问起他那信的事；可是托妮却够机灵的，一当谈话接近这个危险点，就总有办法岔开话头，或者把水搅浑，使得母亲从客人的言谈中仍然听不出个眉目，不清楚信的命运到底如何。白昼过去了；晚饭后老婆子就把年轻人锁在他房里，说是为了小心起见；她自己则和托妮一起又动了半晌脑筋，看用什么计策在第二天重新弄到那样一封信，随后便休息去了，临走吩咐托妮也马上上床睡觉去。

这真是托妮巴不得的时刻；一当她走回自己房间，确信她的母亲已经睡着了，便把挂在自己床头的童贞圣母像摘下来立在一把圈椅里，双手合十，在像前跪下。她无限虔诚地祈祷着，恳求她的圣子救主耶稣使她勇敢坚定，去向她已经以身相许的青年坦白交待那种种压抑着她年青的心胸的罪行。她发誓向他毫不隐瞒地承认一切，包括昨天诱骗他进这所房子里来的可恶又

可怕的意图，不管这会多么伤他的心；不过想到她已采取的搭救他的步骤，她希望他能原谅她，并且把她当作自己忠诚的妻子带回欧洲。这么一祷告她就获得了奇妙的力量，站起身来取出那把能开家里所有房间的总钥匙，慢慢摸黑穿过把房子从中间分开的长长的走廊，来到年轻人卧室前。她轻轻打开房门，走到青年沉沉酣睡着的床边。月光刚好照着他青春焕发的脸庞，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的夜风正抚弄着他的头发。她慢慢向他俯下身去，一边吸着他呼出的甜美气息，一边呼唤他的名字；然而他却做着一个甜蜜的梦，所梦见的似乎正是她自己；因为她至少听见从他那灼热的、颤动的嘴唇间，一次又一次发出轻轻的呼唤："托妮！""托妮！"一股难以形容的凄怆之情在她心中油然生起；她怎么也狠不下心把他从迷人的梦的天堂里拉下来，让他堕入庸俗的、悲惨的现实的深渊；她确信，他迟早都一定会自行醒来，便跪倒在他床前，把他的高贵的手吻了又吻。

可是谁能说出她不多一会儿以后又有多么惊恐呵；她突然听见院子里人声杂沓，马蹄蹴地，兵器碰响；就中她还清清楚楚辨出了黑人孔果·胡安果的声音，看来他是出其不意地带着自己的人马，从德萨里纳斯将军的驻地回来了。托妮小心地避开可能暴露她身形的月光，奔到窗帘背后，听见母亲已迫不及待地向老黑人报告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家中来了个不速之客。老黑人命令手下在院子里保持安静。他问老婆子，这不速之客现在何处。老婆子给他指了指楼上的房间，随即又赶紧把自己为这个白人逃亡者与女儿进行的那次奇怪而令人生疑的谈话告诉了他。老婆子要丈夫相信，姑娘是个叛徒，收拾白人逃亡者的整个计谋已面临着失败的危险。至少这鬼丫头在入夜时偷偷溜到他床上去了，在那儿悄悄地一直呆到这时候；她说：可以肯定，

白人现在要是还没有逃走，那也一定得到她的警告，正和她商量如何逃走的办法呐。老黑人已在类似的情况下对女儿的忠诚进行过考验，回答说，这大概不可能吧？但同时却怒喝道：

“基利！奥姆拉！带上你们的家伙！”随后就一言不发，在所有他那些黑人的簇拥下，登上楼梯，朝着年轻人的卧室走去。

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托妮目睹了整个这一幕，好象就给雷击了似的，站在窗前四肢都已瘫痪。一刹那间，她起了叫醒年轻人的念头；可继而一想，院子已让黑人占据，他想逃是不可能的了；她并且预见到，在黑人人多势众的情况下，他拿起武器抵抗肯定马上会被结果掉。是的，还有她不能不顾虑到的最可怕的事情：这个不幸的人此刻突然发现她在他床前，很可能把她本身当成一个叛徒，不但不听她的忠告，绝望之中甚至会神经错乱，昏头昏脑地撞到黑人胡安果的手里去。她正这么被难以形容的恐怖折磨着，一条天知道怎么会偶然挂在墙头横木上的绳子落到了她眼里。她灵机一动，扯下绳子，心想这是上帝送来救她和她爱人的啊。她用绳子把青年的手脚都捆绑起来，牢牢实实地打了许多结，不顾他的挣扎和滚动，收紧绳头，死死地拴在床架上；做完这一切，她对自己手脚的利索很是高兴，在青年的嘴上重重吻了一下，就迎着已经噔噔噔走在楼梯上的胡安果奔去。

胡安果一直不肯相信老婆子对他讲的关于托妮的话，这当口见她果真从年轻人的卧室中跑出来，吃惊得和他打着火把、提着枪矛的手下们一起全在走廊上呆住了。

“叛贼！奸细！”他怒吼道，随即转过脸去问三脚两步抢先赶到年轻人卧室门前去的芭贝康：“白人逃走了吗？”

芭贝康对房里瞧也没瞧，发现房门洞开着就跑回来发疯似的大骂：

“骗子！她放他跑啦！快，守住所有出口，别让他跑到野外去！”

“怎么啦？”托妮现出惊讶的神气，望着老胡安果和其他包围着自己的黑人问。

“怎么啦？”胡安果学着她的口气，一把抓住她的胸衣，拖着她朝年轻人的卧室就走。

“你们疯了不成？”托妮喊叫着，把那个被她的表现弄得呆住了的胡安果推开，说，“白人不是躺在那儿吗？被我捆在床上了；老天作证，这可不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坏的事啊！”说着便扭转身，一下子坐在桌子旁边，仿佛哭了起来。

老黑人掉过脸来瞅了瞅莫名其妙地站在一旁的母亲，说：

“啊，芭贝康，瞧你对我胡诌些什么？”

“谢天谢地！”芭贝康一边检查捆绑年轻人的绳子，一边尴尬地回答。“白人总算在这儿，尽管我一点儿不明白怎么搞起的。”

老黑人一边把剑插回鞘中，一边来到床前问年轻人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可年轻人拚命地挣扎着，不回答一个字，只是惨痛地呼叫着：“啊，托妮！啊，托妮！”

芭贝康于是代替他回答丈夫，他是一个瑞士人，名叫古斯塔夫·冯·德尔·里德，跟着一家欧洲人从道芬港来；眼下这些狗东西还藏在海鸥塘附近的山坳里。胡安果看见姑娘伤心地手撑着脑袋坐在那儿，便走过去，叫她好女儿，还用手拍拍她的脸，请求她原谅自己操之过急，错怪了她。老婆子这时也走到姑娘跟前，双手叉腰，摇着脑袋问道，既然年轻人对自己所处的危险毫无所知，干吗要用绳子把他捆在床上呢？

托妮又生气又心疼，真的痛哭起来，猛地扭过头来回答母亲说：

“因为你瞎了和聋了！因为他对自己的危险处境了解得太清楚！因为他想逃走，并求过我帮助他逃走！因为他想好了一个要你自己老命的阴谋诡计，如果不趁他熟睡时把他捆起来，他这阴谋无疑会实现！”

老头子抚爱和安慰姑娘，命令芭贝康不要再提这件事。他叫来几名带枪的士兵，要他们按照当地法律马上处决那个白人青年；可是芭贝康却偷偷凑到他耳朵边上去说：“快别这样，胡安果，看在老天份上！”——然后把他拽到一边，对他解释道：必须让这个白人在被处决前写封邀请信，用这封信好去把那一家人骗到庄园里来，不然在林子里收拾他们就会冒很大风险。——考虑到那些人显然不会没有武装，胡安果也赞成这个建议；不过现在要说服白人写这封信又太晚了，便派两名士兵看守着他；为了保险起见胡安果亲自又检查了一遍绳子，觉得绳子太松，便叫来几个人把它扎得紧一些，然后才领着他的全部手下人离开房间。渐渐地，一切又归于沉寂。

可是，托妮在老头子再一次与她握手时尽管对他道了晚安，尽管也上了床，然而一当发现房里毫无动静了，她又从床上爬起来，通过一道后门溜到野地里，心中怀着大得不能再大的绝望，沿着一条与大道相交的施特洛姆里先生一家到这儿来的必经之途奔去。要知道，年轻人从床上对她投来的充满鄙夷的两道目光，就象利箭一样刺痛了她的心；在她对他的爱里混杂着炽烈的痛楚；一想能这样去为救他而死，托妮感到无限快慰。她怕与施特洛姆里先生一家错过，便站在一株大松树下，只要邀请被接受了，一行人就必然经过树前；而且也正如约定的一样；第一束曙光刚刚才射出地平线，给一行人当向导的小男孩南基的声音便远远地从林子里传过来了。

一行人计有施特洛姆里先生和她的夫人，夫人骑一头骡子；他们的五个孩子，其中较大的两个有十七、八岁，名叫阿德尔白特和高特弗里特，走在骡子两边；三个佣人和两名使女，其中一名怀抱个婴儿，骑在另一头骡子上；总共十二口人。队伍慢慢地行进在松树盘根错节的小路上，眼看就要走近大松树前；为了不吓着任何人，这时托妮不声不响地从树荫下踱出来；然后她喊道：

"站住！"

男孩立刻认出是她；她问施特洛姆里先生在哪儿，他便高高兴兴地领她去到那位一家之长的老先生面前，与此同时男女老少已围住了她。

"先生！"托妮开始说；对方想要对她寒暄几句，她都大声地给坚决打断了。"真没想到，黑人胡安果突然带着全体人马回来了。你们现在去是九死一生；是的，你们要是不马上拿起武器来，您那不幸在庄园里住下了的侄儿就完啦；快跟我去救他吧，胡安果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上帝呵！老天呵！"全家人都吓得直嚷嚷；母亲本来生着病，加之赶路已经精疲力竭，头一晕便从骡背上栽了下来。两个侍女经主人一唤急忙上前去搀扶她；被年轻人围着问长问短的托妮却把施特洛姆里先生和其余的男子领到一边，怕谈话给男孩南基听见。她强忍住羞惭和懊悔的泪水，给他们讲所发生的一切：青年军官刚进庄园时的情况如何；后来他俩怎样单独交谈，使得情况不可思议地变了样；在黑人突然回来时她如何害怕得几乎神经失常；而今，她如何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决心要把被她亲手捆上的爱人搭救出来。

"给我武器！"施特洛姆里先生大喝一声，奔到妻子的坐骑旁，取下了他的枪。趁阿德尔白特和高特弗里特这两个壮小伙

子以及三名大胆的佣人也自行武装的工夫，他说："古斯塔夫表兄救过我们当中不只一个人的命，现在轮到咱们来报答他啦，"说着就把已经苏醒转来的妻子抱上骡背，出于小心谨慎，还把男孩南基的双手绑起来，当作人质；随后打发全体妇女和小孩在同样武装起来的十三岁的儿子斐迪南护送下，重新回海鸥塘去；托妮自己也取了一顶头盔和一支矛；施特洛姆里先生在问过她黑人的兵力以及在院子里的分布情况后，答应她只要可能，在行动时绝不伤害她母亲以及胡安果。说完他便怀着对上帝的信赖，勇敢地率领着自己这支小小的队伍，由托妮带路，向着庄园进发。

他们从后门潜入庄园，托妮立刻给施特洛姆里先生指出胡安果和芭贝康住的房间；施特洛姆里先生带着自己的人不声不响地摸进开着门的房子里，把集中在一起的黑人的全部枪支给控制起来；这时托妮则溜到旁边的厩舍中，那儿睡着南基的异母弟弟，五岁的塞庇。兄弟俩都是老胡安果的私生子，胡安果非常疼爱他俩，尤其是最近母亲刚去世了的塞庇；因为即使能救出被关押的青年，撤回海鸥塘，从那儿继续向太子港逃去——托妮已考虑好一块儿逃走——，路上也还会碰上不少困难，所以，她便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把这兄弟俩当人质带走，遇上黑人追击，情况就对他们自己非常有利。她侥幸地没被任何人看见，就把塞庇从床上抱起来，趁他还迷迷糊糊的，抱他到了正屋里。这其间，施特洛姆里等人已经悄悄摸进胡安果的卧室；然而出乎意料，胡安果和芭贝康并不在床上，却已被响声惊醒了，双双站在屋子当中，虽然半裸着身子，一副狼狈模样。施特洛姆里先生端起枪来，喝令他俩投降，说不然就要他们的命！可是胡安果一言不答，从墙上拔下手枪就砰地一声，子弹从施特洛姆里脑袋边擦

过，打到了人群里。这一来施特洛姆里先生的手下全猛扑向他，在他开第二枪打穿一名佣人的肩膀以后，手便被一刀砍伤了；接着，芭贝康和他两人都被按倒在地，用绳子紧紧缚到一张大桌子的桌腿上。枪声把胡安果手下的黑人也给惊醒了，他们从一间间马厩内冲出来，人数约莫二十多个，听见老芭贝康在房里叫唤，便发疯似地一涌而上，想要夺回自己的武器。施特洛姆里先生的伤不要紧；他把手下布置到正屋的各处窗前，但是没有用，便命令朝人群中开火，想镇住那些亡命者；谁知他们不顾已有两名同伴被撂倒在院坝上，仍提来斧头和铁钎，准备砸开施特洛姆里先生扛住了的房门。在这危急关头，托妮抱着男孩塞庇，哆哆嗦嗦走进胡安果房里来了。这在施特洛姆里先生真是求之不得，他一把夺过托妮手中的孩子，拔出自己的腰刀，走过去对胡安果起誓说，老黑人要是不马上命令手下停止砸门，他就立刻杀死孩子。胡安果刚才被砍掉了三根手指头，此刻气力已经不支，要再拒绝生命也有危险，考虑一会儿以后便一边从地上站起来，一边回答，他愿意服从命令；随即他被施特洛姆里领到窗前，左手扯出一条手帕来朝院子里挥舞，同时对黑人们喊道，他不需要他们来救自己的命，他们别碰房门，各自回到马厩里去吧！这以后战斗缓和了一点儿；按照施特洛姆里先生的要求，胡安果派出一名在房子里当了俘虏的黑人到下面那些仍逗留在院子里叽叽咕咕商量着的手下人中去，重复他刚才的命令；黑人们虽然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不得不服从这位使者传达的命令，放弃已经作好一切准备要完成的企图，三三两两地踅回各自的厩舍里，尽管抱怨的抱怨，咒骂的咒骂。施特洛姆里先生呢，则让人在胡安果眼前把男孩塞庇的手捆起来，告诉老黑人：他这样做别无企图，只是想救出被关押在庄园里的青年军官，他的侄儿；随后，只要

在他们逃亡太子港的途中不再碰上障碍，他胡安果就一点不用担心自己的性命和两个孩子的性命，他会把他们交还给他。这时候，托妮走到芭贝康面前告别，感情激动得无法控制；她伸过手去想与母亲握一握，母亲却猛地推开她的手。她骂女儿是个贱货、奸细，从她被缚住的桌子架前扭转身去，诅咒女儿说，不等女儿享受到她那可耻的快乐，上帝的报复就要降到她头上。

托妮回答：

"我没背叛你们；我是一个白人，已经许给你们关押的那个青年做妻子；我属于正在与你们公开交战的种族，知道怎样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站到他们一边的行为洗刷。"

为了保险起见，施特洛姆里又让人把胡安果捆起来，拴在门柱上，并在旁边留了一名守卫；他吩咐从地上扶起那个因肩胛骨被打碎而晕倒了的佣人，把他架走；他再一次告诉胡安果，过几天，在法国军队驻守的前沿阵地圣吕兹村，他可以去领回自己的两个孩子，塞庇和南基；办完这一切，他才拉着激动得忍不住哭出声来的托妮的手，在芭贝康和老胡安果的诅咒下，离开他们的卧室。

在窗户前进行的主要战斗结束后，施特洛姆里先生的两个儿子阿德尔白特和高特弗里特便奉父亲之命，赶到他们表兄古斯塔夫所在的房间，而且十分幸运，在守卫他的两名黑人进行顽强抵抗以后，终于制服了他们。其中一个死在房里；另一个被枪打成重伤，挣扎着逃进了过道。两兄弟中的哥哥大腿也受了伤，虽说不重；他们替亲爱的表兄松了绑，同他又是拥抱，又是亲吻，然后递给他枪和刀，要他跟着他们到前面的房间里去；在那儿，施特洛姆里先生肯定已经安排好一切撤退事宜，因为已经取得胜利。可坐在床上的表兄只是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身子一点

儿不动弹，神不守舍的样子，也不伸手去接递给他的枪，却举起右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带着说不出有多么恼恨的神气。兄弟俩在他身边坐下来，问他有哪儿不舒服，他便用胳膊抱住他们，把脑袋靠在小表弟的肩膀上，一声不吭；阿德尔白特还当他是头晕，已经站起来准备去给他倒水喝，这当口托妮却抱着小男孩，由施特洛姆里先生牵着走了进来。古斯塔夫一见脸色大变，站起身来又几乎摔倒，只好抱住表弟的身子；猛地一下，他从表弟手中夺过手枪，还在他们省悟到他想干什么之前，他已狠狠地一咬牙，冲着托妮压下扳机。这一枪端端正正打穿了姑娘胸部，痛得她一声嘶叫，向着他踉踉跄跄窜了几步，然后把小男孩递给施特洛姆里先生，倒到了他脚边；他呢，却把枪扔在她身上，用脚踹开她，口里骂她娼妓，身子一倒又躺在床上。

“你这个疯子！”施特洛姆里先生和两个儿子一齐冲他嚷起来。两小伙子扑到托妮身边，扶她坐起来，同时叫来一个老佣人；此人在一路上已充作医生从类似的绝望情况下救过好几个人；但是姑娘却一只手痉挛地按住伤口，一只手推开好心的青年，指着开枪打她的那个人，喘息着反复吐出几个字：

“告——告诉他……！告——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施特洛姆里先生问，因为姑娘死到临头，已经说不出话了。

阿德尔白特和高特弗里特站起身来，大声问那个可怕得叫人难以理解的凶手，他知不知道姑娘乃是他的救命恩人啊！她爱他，已决定牺牲一切，包括父母和财产，以便跟他一道逃到太子港去！——他们冲着他耳朵大喊：古斯塔夫！问他是否什么也听不见？摇他的身子，扯他的头发，因为他象已失去知觉，对他们不理不睬，硬挺挺地躺在床上。蓦地，他坐起来，瞟了在自

己血泊中辗转反侧的姑娘一眼，刚才使他做出那莽撞举动的狂怒自然而然地开始为恻隐之心所代替。施特洛姆里先生用手帕擦着热泪问：

“你干吗这样做啊，可怜的人？”

古斯塔夫已从床上下来，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水，望着姑娘回答说，是她半夜深更可耻地把他捆了起来，交给了黑人胡安果。

“唉！”托妮长叹一声，把手伸向古斯塔夫，那眼神叫人简直无法描绘。“我，最亲爱的朋友，捆住你，是因为……”姑娘说不下去，用手也够不着他，突然一下子力尽气绝，倒在了施特洛姆里先生怀中。

“因为什么？！”古斯塔夫跪到她跟前，脸色惨白，问道。

房间里突然寂静下来，只听得见托妮的喘哮声，大伙儿等了好久她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最后施特洛姆里先生才代替她回答：

“因为胡安果出其不意地回来时，没有别的任何办法能搭救你这个不幸的人；因为她想避免发生你一定会参加的战斗，争取时间，等我们——我们已按她安排正朝这儿赶——等我们到来，好用武力解救你。”

古斯塔夫双手捂住脸，大叫一声：“啊！”再也抬不起头来，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在往下陷，口里喃喃着：

“真的吗，你们告诉我的一切？是真的吗？”

他双手抱住姑娘的身体，心痛欲裂地凝视着她的脸。

“唉！”托妮又一声长叹，说出最后一句话：“你不该不相信我哟！”说完，便命断魂销。

古斯塔夫抓扯着自己的头发，在表弟们将他从姑娘的尸体旁拉开时自语道：

“可不是吗！我不该不相信你呵；要知道你已经起过誓做我的未婚妻，虽然我们完全没能谈到这件事！”

施特洛姆里先生哀叹着，拉掉姑娘围在胸前的围裙，鼓励那个拿着几件简单的医疗器械站在旁边的佣人，要他把他认为陷在胸腔中的子弹拔出来；但如刚才说过的，一切努力全都没用，铅弹把她完全穿透，她的灵魂已经飞升到更美好的星球上去了。——这其间古斯塔夫走到了窗前；当施特洛姆里先生和儿子们含着泪商量如何处置姑娘的尸体，是不是应该去把她的母亲叫来时，古斯塔夫却趁机举起另一支上了子弹的枪，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这新的可怖举动把他的亲属们完全吓懵了。眼下大伙儿又转而去抢救他；但可怜的家伙头盖骨完全给打得粉碎，脑浆迸出来溅到了四周的墙壁上，因为他是把枪筒塞进口里开的枪。施特洛姆里先生第一个镇定下来。要知道窗外天已大亮，有报告说黑人们又开始在院子里活动了，除了赶紧撤走以外别无他法。大伙儿把两具尸体搁在一块木板上，不肯把它们留下来让黑人们恣意凌辱；在重新给枪装好弹药以后，这支悲伤的队伍就出发回海鸥塘。施特洛姆里抱着小男孩塞庇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两个肩上抬着尸体的强壮佣人；受了伤的那个佣人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追随着他俩；阿德尔白特和高特弗里特则警觉地提着枪，走在这一支慢慢前进的运尸队两侧。黑人们发现对手力量如此虚弱，都提着矛和铁叉从房里走出来，跃跃欲试，就要发动攻击的样子；可是预先已被小心地松了绑的胡安果却走出来站在台阶上，摆了摆手叫他们不要动、

“在圣吕兹！”他冲着已经走到大门口的施特洛姆里先生喊。

“在圣吕兹！”斯特洛姆里先生回答。

这样，一行人就在未受追击的情况下，到达野外，进入森林。

在海鸥塘附近，他们找到家属，为尸体挖好了坑，洒了许多眼泪；他们先把两人手上戴的戒指作了交换，然后才低声祈祷着，把这一对情侣送进带给他们永久安宁的新居。五天后，施特洛姆里先生带着妻子和孩子，幸福地抵达圣吕兹；他遵照自己的诺言，把两个黑孩子留了下来。他刚好赶在围城开始前进入太子港，还在太子港的城垣上参加了白人的保卫战；当城市经过顽强抵抗仍落在德萨里纳斯将军手里时，他跟随法国军队逃上一支英国舰队，然后全家一起乘船前往欧洲，再未经受任何波折就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瑞士。随后，他用自己所剩下的小小一笔款子在里基地区购置了一所住宅；直到一八〇七年，人们还可以在他家花园的小树林中，看见他为他的侄儿古斯塔夫及其未婚妻忠心的托妮立的纪念碑。

杨武能 译

养　子

安东尼奥·皮亚基是罗马一个有钱的商人，他有时要去巡视他的商店，花用时间甚长，这样他往往将他年轻的妻子埃尔维蕾一人留在家中，由她的亲戚看顾。一次他带他的前妻所生的十一岁的儿子保洛去拉古萨，正巧这里有时疫流行，使得该城附近地区的居民极为恐慌。皮亚基在路上才得知这一消息，到了城郊他便停下来打听疫病情况，闻知时疫愈益肆虐，为防止进一步的蔓延，连城门都被封锁了，对儿子的担心使他无法顾及一切商业的利益，便要马车走上归程。

待至来到田野，看到车旁有个少年，正伸出双手向他苦苦哀求，样子极为可怜，于是皮亚基命令车夫停下车，问少年有何要求，那少年回答说：他染上了时疫，警探正到处捉他，要将他押送医院；他的双亲就是在医院里死去的。他请求，看在一切圣神面上将他带走，不要让他死在城里，说着他便抓起老人的手，紧紧握住并亲吻着，继而便号咷大哭。皮亚基闻知甚是骇然，要将他远远甩掉，可是就在此时少年面如土色，并倒在地上晕了过去。善良的老人怜悯之心油然而起，于是和儿子一道下车把少年抬进车中，带他上路，虽说他尚不知晓到底该拿他怎样安置。

正当他在第一站和旅店主人商议用什么办法将少年摆脱的

时候，风闻此事的警察局却下令将他拘捕了，并将他、他的儿子和尼科洛（那病孩的名字）押回拉古萨。皮亚基指出这种作法是残酷的，可他无论怎样说都无济于事。到了拉古萨他们三人便被一名警探押送至医院，皮亚基身健如常，尼科洛也病愈复元，可他十一岁的儿子保洛感染上时疫，并在三天之后死去了。

这时城门可开放了，在皮亚基埋葬了自己的儿子之后也经警察局批准离开，他怀着深切的悲痛上了马车，看到旁边空空的座位，便拿出手绢，擦去那扑簌簌流出来的泪水。尼科洛手持帽子，走近他的马车送行，并祝他一路平安。皮亚基从车门里俯下身来，大声抽泣着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他是否愿意和他一道走，少年懂得了老人的意思，便立即点头说道："那当然！很高兴跟你去。"皮亚基又问医院的院长，少年能否上他的车；他们都微笑着说道：他是上帝赐给他的儿子，无人会来找他；于是皮亚基心里激动，将少年拉上马车，让他坐在他儿子的座位上，便驱车驶向罗马。

在快到罗马城门时，商人才仔细地观察了这少年：他有种特殊的并不生动的美，一头黑发，老老实实的刘海披在额前，笼罩着深沉而聪慧的面庞，他的表情从没有变化过，老人向他提出很多问题，然而他的回答总是很简短。他沉默着，两手插在裤袋里，坐在角落里想着心事，以一种若有所思的怯生生的目光，凝视着车外飞驰而过的景物。在皮亚基擦泪的当儿，他不时悄悄地、不发出声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核桃来，放在嘴里，将其嗑开。

到了罗马，他把事情的经过向他那年轻能干的妻子简述了一遍，便将少年介绍给她。想到她所爱的小继子保洛，她禁不住痛哭了一场，虽说这样，她还是拥抱了怯生生地僵直地站在她面

前的尼科洛，让他睡保洛睡过的床铺，并将他所有的衣服收起送了他。皮亚基送他上学，他在学校学会读书写字和算算。不难理解，他渐渐喜爱上了那少年，觉得他很是宝贵，于是几个星期后便收他为养子，善良的埃尔维蕾看他年事已高，不再期望他能生养，也表示同意。后来他解雇了一个出于某些原因他所不满的店伙，把尼科洛安插在帐房间代替他。皮亚基高兴地看到，庞杂纠结的业务在尼科洛的管理下井井有条，蒸蒸日上。作父亲的原是个反对种种迷信的人，他在养子身上挑不出毛病，只是不满他和卡美尔教派教士的交往，后者因为老人身后将给他留下巨额的财富而特别奉承他；母亲所不满的只是觉得这少年胸中对女性有种早熟的欲望，因为他十五岁那年有次到教士那里去，就被一个名叫克萨维拉·塔尔蒂妮的主教的姘头给迷住了，在老人的坚决要求下他不得不与之断绝了关系。可埃尔维蕾却有理由认为，他在这一危险领域内的自制力并不强。尼科洛二十岁时和埃尔维蕾的侄女，一个可爱的热那亚年轻姑娘康士坦察·帕尔奎特结了婚，她是在埃尔维蕾的监护下在罗马受的教育。这样一来至少会消除了他后一种毛病的根源。父母双双对他很是满意，为了表明这一点，给他置办了一整套奢华的结婚用品，并将他们漂亮宽敞住房的一部分让给他住。不久，皮亚基在度过他六十岁生日之时，就干脆采取了他所能做的最后的最为重大的步骤：除了一小部分资本之外，将他赖以经商的全部财产通过法律手续移交给尼科洛，而他则和他那忠实而出色的、与世无争的妻子埃尔维蕾一道告老退休。

埃尔维蕾总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这要从一个事件、从她童年时代的一个故事说起。她的父亲菲利普·帕尔奎特是热那亚一个有钱的染坊主，他家的房子正如这种行业所要求的那样，其后

墙紧靠着用方石块垒砌起来的海岸。固持于山墙屋脊之上的用来晾晒染好布匹的横木有好多埃莱① 长，延伸于海面之上。有一次在一个不幸的夜里，这所房子起了火，说也奇怪，那房子就象由沥青和硫磺建成的一般，所有的房间都同时着了火，火势蔓延很快，不一会儿到处都着了火，在这一片火海之中十三岁的埃尔维蕾吓得魂飞魄散，从一个楼梯奔上另一个楼梯，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横木之上，可怜的孩子悬浮于天地之间，不知如何才能得救。她身后横木在燃烧，风助火势，眼看横木就为大火所吞噬；下面是无边无际、令人恐怖的大海。她已决计告别这个世界，在两害之间择其小者，要纵身跳进大海的波涛。正在这时一个热那亚的贵族青年出现在后门口，说时迟，那时快，他将自己的外套甩在横木上，一跃而上将女孩一把抱起，英勇机智地抓着一块湿布和她一道坠入海中，在港口游弋的划艇将他们捞起，在众人的欢呼之下带到岸边。上岸以后年轻的英雄忽然昏倒在地，原来在他刚才穿过房舍之间时，一块石头从檐板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头上，沉重的伤势使他很快就失去了知觉，他那身为侯爵的父亲将他带往他所下榻的旅馆，青年的伤势一时不见好转，侯爵便请来了意大利各地的名医为其诊治。医生们多次为他施行了穿颅术，从他的大脑取出了好多碎骨，由于不可理解的天命所致，所有的疗治方法都无济于事。他的母亲把埃尔维蕾叫去照料他，青年卧床三年，在她搀扶下，他难得起床几次，她始终留在他身边，最后有一次他亲切地跟她握了握手，然后便溘然而逝。

皮亚基和青年的一家有着商业上的联系，因埃尔维蕾照看

---

① 德国古时长度单位，约等于三分之二米。

这家的小主人，所以他也认识了埃尔维蕾，在那青年死了两年之后便和她结了婚。皮亚基总是极其当心，避免在她面前提起那青年的名字，或使她想起他。因为他知道，在她的胸中激荡着美好而痛苦的感情，哪怕是一点点因头，极其间接地使她想起那青年为她而受苦，为她而死的日子，也会使她泪流不止，无论怎样劝慰也无法使她安静下来；无论她在哪里，她也会起身走开，暗自痛苦一场。没人跟着她，因为大家都试过，什么办法都没用，除了让她独自一人哭个够，她的痛楚方能慢慢平息。除皮亚基之外，没人知道她这种奇怪的经常发作的顽症的病因，因为她平生从没有说过一句有关那件事的话。一般都认为，她之所以如此，是神经系统受到过份刺激而致；她成婚之后立时发了一次高热，这次高热乃是病根，发热的原因则无人再去追究。

再说尼科洛虽遭父亲的禁止，可他并没有完全断绝和那个克萨维拉·塔尔蒂妮的关系。有次他瞒着自己的妻子，诡称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偷偷地和她一道参加狂欢节；并且戴着他无意中所选取的一个热那亚骑士的面具深夜回转家来，全家人都睡了。说也凑巧，老人突然之间有种不适之感，女仆不在，埃尔维蕾为了照料他起来到饭厅为他去取醋。她打开角落里的食橱，站在椅子角上，在瓶瓶罐罐中间找来找去之时，尼科洛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门，掌着他在走廊里点亮了的灯烛，头戴羽饰帽，身穿大衣，腰佩利剑，穿过大厅走来，漫不经心地走到他卧室的门前，没有看见埃尔维蕾；使他吃惊的是房门已锁，在他后面的埃尔维蕾手里拿着醋瓶和杯子，看见他，象被雷殛一般，一下子从矮凳摔到了地板上，尼科洛吓得面如土色，回过身来，想将这个不幸的养母扶起，可是转念一想，她摔倒的响声必定会被老人听见，结果对老人训斥的担心胜过了一切其他的考虑，于是他慌

慌张张扯破她的衣衫从其腰部取下一串她所带的钥匙，找到他房门上的一把，打开房门，便将其余钥匙扔在大厅内，自己溜进房间去了。皮亚基虽说病了，但仍从床上跳起，进入餐厅，将埃尔维蕾从地上扶起，成群的仆妇被他按铃召来，他们都在一片灯烛之中。接着尼科洛也穿着睡衣走了出来，并问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因为埃尔维蕾由于惊骇不能说出话来。除她之外也只有尼科洛才能对此作出解答，这样，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就成了永久的秘密。埃尔维蕾四肢发抖，于是有人将她抱到床上，她卧床高烧几天才退。由于她平日健康，以自身的力量才转危为安，并留下了一种奇异的抑郁症，不过她毕竟算是康复了。

一年后，尼科洛的妻子康士坦察死了，连同她生下几周的孩子也死了。这位有高尚道德、良好教养的人的逝去使人感到双重的痛惜；因为这样一来就为尼科洛的虚伪与好色的两种性格特点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找自我慰藉的借口下，他又整天整日地和卡美尔派的教士鬼混在一起。人所共知，就是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他也并不那么爱她、那么忠实于她。康士坦察安葬前夕，这天黄昏时分埃尔维蕾为即将到来的葬仪之事来到他的房间，发现他那里有个束着围裙、涂脂抹粉的姑娘，她知道这是克萨维拉·塔尔蒂妮的使女。面对这种情形埃尔维蕾装作没有看见，二话没说转身离开了房间；埃尔维蕾没有去找皮亚基或别的什么人诉说，她只是怀着沉重的心情，面对着康士坦察的尸体，想起康士坦察是那么爱尼科洛，双膝跪倒，大哭一场。也是无巧不成书，从城里回来的皮亚基碰到了那位姑娘，老人大约瞧出了她此来的奥妙，于是疾趋向前，半是智取，半是威吓地从她身上搞到一封她所携带的信，他回到房间来看信的内容，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是尼科洛为他所渴望的约会急切请求克萨维拉定个时

间和地点。皮亚基立即坐下来，模仿克萨维拉的笔迹，以她的名义回信说："就在今夜，在马格达莲娜修道院相会。"然后，将这张盖有陌生纹章的纸条封好，象刚从那位女人处来的，派人投入尼科洛的房间。计谋完全成功；尼科洛立即披起斗篷，丢下陈尸于棺材的康士坦察，走出了家门。紧接着感到深受侮弄的皮亚基便取消了定于次日隆重举行的葬礼，只是叫几个扛夫将尸体抬起，就象是被遗弃的人一般，只有埃尔维蕾，他本人和几个亲眷陪着悄悄地来到了在马格达莲娜修道院所准备好的墓穴，将其埋葬。身裹斗篷的尼科洛正站在修道院的地下室中，看到他十分熟悉的送葬行列使他大惑不解，他问跟在棺材后面的老人这是怎么回事？抬来的是谁？可老人手持祈祷书，连头也没抬就回答说：克萨维拉·塔尔蒂妮，继而便再次开棺，就象尼科洛根本不在一样；所有在场的人都行了祝福礼，然后埋葬并将墓门封了起来。

这一使他丢人现眼的事件在他这个自认晦气人的心中引起了对埃尔维蕾的刻骨仇恨；他认为老人对他当众开销是她在作怪。很多天皮亚基不和他讲话，虽则由于康士坦察的过世他独居难耐，而他却感到很有必要做这样的事：在一个晚上抓起老人的手，脸上现出懊悔的表情，发誓立即并永远和克萨维拉一刀两断。然而他并不打算信守他的诺言，他对家人对他的抵制更反感了，他正想方设法避开那位朴实老人的注意。同时他觉得埃尔维蕾自那次她打开他的房间(那位使女正好在)并关上房门之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她的不悦使她的两颊泛起了两朵轻柔的红云，这为她那温柔而一直平静的面庞平添了无限的魅力。使他难以相信的是，她这样妩媚动人竟一直洁身自守，他自己拈花惹草也受到她的严惩，使他脸面丢尽。他的内心燃烧着这样的欲望：他要是抓到她的把柄，也象她向老人告发那样去告发

她。他现在需要并寻找机会，以求一逞。

有次皮亚基正巧不在家，他路过埃尔维蕾的房间，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感到十分惊奇。于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立即蹲下，把眼睛凑近门锁一瞧。天哪！他看到什么了？她跪在某个人的脚下全身抽搐着，他虽没有看清那人的模样，可他极其清晰地听到了以爱的音调轻轻说出来的字眼：科利诺。他的心怦怦跳动，身子紧贴在靠走廊的窗前，从这里可以看到房间的出口，而自己不致暴露，这时，他听到门闩轻轻的响声，他自信那千载难逢的时刻就要到来：他可以揭露这个假正经了。然而走出来的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陌生男子，而是埃尔维蕾自己，没有任何人陪伴，并从远处向他投以冷漠而平静的目光。在她的腋下挟着一块她自己织的亚麻布。取下腰间的钥匙将门锁好，便扶着栏杆极其从容地走下楼梯。这样的装腔作势，这样的假作正经，在他看来简直是无耻、奸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埃尔维蕾在他面前刚一消失，他便冲上前去，拿出一把钥匙，胆怯地看看四周，便打开了房门。然而令他难以置信的是，房间里竟空无一人，所有角落他都仔细寻遍，可连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幅年轻骑士的画像，和真人一样大小，悬挂于红绸帏幕后面的壁龛之中，闪耀着一种特殊的光辉。尼科洛不知道自己为何那样害怕，面对盯着他看的那双大眼睛，心乱如麻。在他尚未镇定下来、思绪尚未理顺之时，一种新的恐惧重又攫住了他：唯恐为埃尔维蕾发现，受到她的惩罚。于是慌慌张张重又把门锁上溜走了。

后来这件事他越是思忖，越觉得他所发现的那张画像对他关系重大，他的好奇心也越是使他难受和难耐：他要知道，到底是谁人的画像。因他清楚地看到埃尔维蕾下跪的景象，因而他确信，她下跪的对象肯定是那个画布上的青年骑士。他极其忐忑

不安，于是便去找克萨维拉·塔尔蒂妮，向她讲述了他的这一亲身经历的奇事。后者很有兴趣将埃尔维蕾剪除，因为和尼科洛约会的一切障碍都是由她所引起的。她说她很想亲眼见识一下埃尔维蕾房间里的那幅画像，她自称，意大利所有的贵族人士她差不多都认识，这里所讲的人只要在罗马呆过，并小有名气，她会知道的。很快机会来了：皮亚基夫妇要去探望一个亲眷，在星期天就到乡下去。尼科洛觉得机不可失，于是奔到克萨维拉那里，后者还带了一个她和主教姘生的女儿，借口观赏绘画和刺绣，作为客人被尼科洛引到埃尔维蕾的房间。谁知尼科洛一掀起帏幕，小克拉拉（小女孩的名字）便惊叫起来："啊，上帝！我的父亲！这不是您可是谁呢？"尼科洛一下子呆住了，克萨维拉默声不语；她把画像看得越久，越觉得的确和尼科洛有着明显的相似；特别是当她回忆起，几个月前他和她偷偷参加狂欢节，他在骑士队列中的模样，就更是如此。尼科洛的面孔一下子涨得通红，为了摆脱自己尴尬的处境，便一边吻着小女孩，一边解嘲似地说："一点儿也不假，我的小亲亲克拉拉，画像象我，正如你象那个认为是你父亲的人一样！"克萨维拉妒火中烧，看了他一眼，一边趋前照着镜子，一边说：这人管他是谁呢！说完便冷冷地向他告别，离开了房间。

克萨维拉一走，尼科洛便对这件事思前想后，不能自已。他高兴地回忆起，那天夜里他那套神奇的装束曾给埃尔维蕾以异常的震动。唤起这位坚贞自守、堪称道德楷模女子情欲的想法，就如同向她报复的欲念一样，使他无法控制自己。在他面前展现出这样的情景：一举可使两种欲望都得到满足。他迫不急待地在等着埃尔维蕾的归来，瞧一下她的眼睛，他那摇摆不定的信念便可坚定起来。他如醉似痴，一个劲儿地回忆着那次他在钥

匙洞里所看到的情景：埃尔维蕾双膝跪倒在那幅画像之前，喊着科利诺的名字。这一国内不那么常见的名字的发音他觉得也会有某些意义。不知怎的，这种回忆使他的心进入了甜蜜的梦境。是他的眼睛看错了呢，还是他的耳朵听错了，如果二者必居其一的话，那他当然宁愿相信对其欲望更具诱惑力的眼睛。

好多天之后埃尔维蕾才从乡下回来，她是看望她的表兄去了，并从他家里带来一个小亲眷，她要在罗马玩玩。埃尔维蕾一直忙着照看这位少女，所以见了尼科洛只是匆匆地毫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后者极其亲切地扶女客下车。对小女客的款待大约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家中笼罩着少有的平静的气氛。凡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少女所感兴趣的地方，他们都去了，跑遍了罗马城的里里外外。由于尼科洛忙于营业，没有请他一块出去。由于埃尔维蕾这样做，他重又陷入极其恶劣的心境；他又开始十分痛苦、十分烦恼地想起那位使埃尔维蕾所暗暗倾心的陌生男子；特别是在女客离开后的那个久已盼望的晚上，那种感情几乎撕碎了他那寂寞的心：埃尔维蕾坐在饭桌旁，手里忙着女红，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和他讲一句话，一直沉默着。也是合当有事：几天前皮亚基问起一盒象牙做的字母，尼科洛小时候就是用它们来识字的，而今没人用了，老人想起要将其送给邻人的小孩。使女受命在一大堆旧东西中寻找，可只找到了组成 Nicolo（尼科洛）的六个字母，大概是因为其他的字母和少年时代的他没有多大关系而被忽略，有次便失落了。六个字母在桌子上放了好几天，有天他拿在手里，一条胳膊支在桌上，一边想着他那见不得人的心事，一边玩着字母；真怪，他平生还没有如此惊奇过，竟有这样的一个组合：Colino（科利诺）。对应他名字的字谜感到奇怪的尼科洛重又充满强烈的希望，他对坐在他旁边的埃

尔维蕾慌乱胆怯地瞟了一眼，六个字母的排列使这两个名字统一了，这在他看来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他抑制着内心的喜悦，思考着这一奇妙发现的意义。他从桌子上将双手放下，心跳得厉害，等待埃尔维蕾抬起头来看到这个摆在那里的名字的时刻将会怎样。果然不出他之所料：埃尔维蕾稍作休息，抬头看了看字母的排列，然而没有看清，因她有点近视，她又漫不经心地靠近来看。她极其悲苦地扫视了尼科洛一眼，后者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低下头来；埃尔维蕾重又拿起她的活计，那忧伤的神情真是难以形容。她面色微红，一颗又一颗的泪珠不由自主地落在怀里。尼科洛没去仔细端详她，而她所有这些内心活动他都看在眼里，于是不再怀疑：她所说的科利诺正是意在他自己的名字，他看她将字母轻轻地推了一下，站起身来，放下手中的活计，向自己的卧室走去。这时他那疯狂的希望已达到自信的顶点，他就想起来跟在她后面，恰恰这时皮亚基进来了，问女仆埃尔维蕾哪里去了，回说："她不舒服，上床去睡了。"皮亚基沉静地转过身来，进去看看她在干什么。一刻钟后回来说，她不吃饭了，继而皮亚基转身又回到房间，一句话也没讲。这时尼科洛自以为掌握了他所经历的整个秘密的关键。

翌日，他正怀着可鄙的目的乐滋滋地想着如何利用他的发现时，他收到克萨维拉一张便条，请他到她那里去一下，说她能为他解开他所感兴趣的有关埃尔维蕾的事。克萨维拉通过和她有交往的主教而和卡美尔派教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埃尔维蕾常去这个修道院忏悔，所以尼科洛毫不怀疑，克萨维拉收集到了有关这个女人秘密感情的情况，这些消息会证明他那异常的希望是持之有故的。一见面克萨维拉对他戏耍了一阵，之后便一把将他拉到她所坐的长沙发上，笑嘻嘻地向他讲道：她所要向他揭

露的乃是埃尔维蕾的所爱对象是十二年前就已安眠于地下的死人：阿洛伊西乌斯·蒙特费拉特侯爵。他的在巴黎的一个舅舅（他就是在他舅舅那里受的教育）为他起了一个叫做科林诺的名字，后来在意大利人家就开玩笑似的将他改称科利诺。尼科洛在埃尔维蕾房间的红绸帏幕后面的壁龛里所发现的画像就是这人的画像。这位热那亚的骑士见义勇为，将童年时代的埃尔维蕾从烈火中救出，而他自己却受伤而死。尼科洛听了这些如梦初醒，很是泄气。她又关照说，请他不要把这个秘密张扬开去。至于那个在修道院中向她泄露这秘密的神父也是在她赌咒发誓后才告诉她的，因为他也没权利向她透露。尼科洛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向她保证说，请她不必过虑。面对克萨维拉那凶恶的目光，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抽动了一下上唇，一反常态，借口商行里有事，便拿起帽子告辞了。

羞愧之感，淫欲之心，报仇之念现在一齐迸发了出来，促使他要干那最可鄙的勾当。他觉得，只有假手欺骗才能获得纯洁的埃尔维蕾。正好皮亚基要到乡下几天，从而给他留下可乘之机；皮亚基刚走，他便着手实现他所策划的阴谋诡计。他弄到一套和他数月前从狂欢节偷偷回来出现在埃尔维蕾面前时所穿的完全一样的服装：上衣，大氅，羽饰帽，完全是画像上的热那亚款式。在快要上床安睡的时刻他溜进埃尔维蕾的房间，在挂着画像的壁龛之前蒙上一块黑布，他手持节杖，做出画像中的年青贵族的姿势，等待着埃尔维蕾的膜拜。在可鄙情欲的支配下他算计得不错：埃尔维蕾紧接着就进来了，象平时那样悄悄地从容地脱掉了衣服。她将遮盖着壁龛的丝绸帏幕一拉开，一眼便看见了他，失声叫了起来：科利诺！我亲爱的！继而便晕倒在地板上。尼科洛从壁龛中走出，为她的美丽所惊呆，看着她那温柔的、受

到死亡威胁而一下变得苍白的躯体；事不宜迟，于是他将她抱了起来，撕下那块黑布，便将她放在房角落里的床上，便去闩门，可他发现门已经锁起来了。他料想，即使埃尔维蕾恢复了知觉，也不会对他那奇妙的、天神一般的形象稍加反抗的。这时他回到床边，拼命亲吻她的胸部和嘴唇，以期将其唤醒。可是司因果报应的女神内美西斯却对恶行不加放过，安排皮亚基正在此时出乎意外地回到家来。那个可悲的家伙原以为他会在外边多呆几天的。皮亚基心想埃尔维蕾已经入睡，便轻手轻脚地穿过走廊，来到门边，因他带着钥匙，所以他没有发出任何响声而突如其来地打开了房间，尼科洛站在那里，象被雷殛了一般。他这种穷凶极恶的行径再也无法掩饰，便一下子跪倒在老人的脚下，指天誓日：以后对他的妻子不敢再瞧一眼，以请求宽恕；老人也倾向将此事悄悄了结，埃尔维蕾这时在老人的怀抱里已经苏醒过来，向他说了几句话，并对那可悲的家伙投了可怕的一瞥。皮亚基一句话也没说，将埃尔维蕾休息的床上的帐幔拉起，从墙上取下一条鞭子，给尼科洛打开门，示意他立即滚出去。可这个家伙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很快就看到，他如出走他将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于是便猛然从地板上站起来，声称他这个老家伙才应离开这所房子，因他通过完全有效的文件已成了这所房子的主人，要是世界上有谁胆敢侵犯的话，他有权保卫它！老人几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这种无以复加的厚颜无耻的行径简直要使他昏厥过去。他放下鞭子，拿起帽子和手杖，立即去找他的法律界老友瓦拉里奥博士。一位女仆应门铃声而来，为他开了门。他一进房间，连一句话也没讲出，便昏倒在床边，于是瓦拉里奥博士将他收留在家，后来也把埃尔维蕾接了来。第二天便急忙赶去，想使有关那个万恶无赖的法律规定停止执行，但这无赖已

取得了法律上的优势。正当皮亚基竭尽全力将尼科洛手中的产业(他曾将此赋予尼科洛)重新夺回来时，后者却带着家产的所有文契逃到他的那些卡美尔派教士朋友那里去了。他要求他们保护他，对付那个企图将他赶跑的老混蛋。他已答应，和主教想与之断绝关系的克萨维拉结婚，于是恶棍很快便取得胜利：在这位神职大人主教的疏通下，政府便颁布一项谕令，确认尼科洛的所有权，并责令皮亚基不得干扰。

皮亚基正好在几天前埋葬了不幸的埃尔维蕾，她是由于上次事件导致高烧不退而身亡的。他在这双重痛苦的刺激下，口袋里装着政府的谕令来到家中。狂怒使他力大无穷，一下子便把先天不足的尼科洛摔倒在地，并将他的头按向墙跟。只是在这时候家中的仆人才看到皮亚基，他正将尼科洛夹在两膝之间，把谕令塞进他的嘴巴。干完这一切之后，便把他所有的凶器扔下，站起身来。继而便锒铛入狱，受审，被判绞刑。

在这个教皇统治的国家里有这样一条法律：犯人若不接受赦罪便不能执行死刑。棍棒打折了，皮亚基还是顽固地拒绝接受赦罪，为了使他知罪，教会将其所拥有的全部手段都用上了，然而都归无效。于是有人便以其死后情景来威吓他，以期他能悔罪。这样又将他押到绞架前面，神父站在那里，哇啦哇啦地宣讲地狱的可怕；如不悔罪，他的灵魂将沉沦于地狱之中。另一个神父给他讲上帝，讲赎罪的办法，并向他描绘永远太平的天堂情景。“你想不想忏悔以求得解脱？”两个神父这样问他，“你要不要接受最后的晚餐？”——“不，”皮亚基回答道。——“为什么不呢？”——“我不要升天，我要沦入地狱的最底层。我要寻着那个不得升天的尼科洛，我要继续报仇，在这里我还太便宜了他！”——于是他登上绞架，要刽子手将他绞死。无需多说，大家

看到有必要停止行刑，将这个由法律保全性命的人重新投入监狱。接连三天都对他进行同样的劝说，可还是毫无结果。第三天他上了绞架，又没被绞死而从绞架下来时，他高举双手，表情凶恶，对这种不让他进地狱的非人的法律大加诅咒，他呼唤大群魔鬼来将他架走，并发誓他唯一的愿望乃是被处死。为了在地狱里捉到尼科洛，他要掐死任何一个走近他的神父。人们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教皇，教皇下令在没赦罪的情况下将其处决。没有任何神父为他送终，他被悄悄地绞死于鲜花广场。

袁志英 译

决斗

自从跟一位门第显得与他不够配匹的伯爵夫人秘密结合以来，威廉·封·布莱萨赫公爵和自己的异母兄弟红胡子雅各布伯爵便相互敌视；伯爵夫人名叫卡塔琳，出身老许宁根世家，前夫为封·赫尔斯布鲁克伯爵；由于她在婚后为公爵生的几个孩子都不幸夭折，公爵只好前往沃尔姆斯城觐见德意志帝国皇帝，求得皇帝的恩准，把继承他爵位的权利赏赐给了他与伯爵夫人婚前私养的儿子菲利普·封·许宁根伯爵。在执掌公国政事的整个一生中，他对未来还不曾象眼下这样乐观过，因此在十四世纪末年的圣累美基阿斯节①，尽管已经是暮色苍茫，他仍兴冲冲地赶回自己的领地去；眼看赶到了自己宫殿背后的林苑跟前，突然却从幽暗的树丛中飞出一支箭来，正好射中他的胸骨下边一点，直穿进了他的身体里。他的侍卫长弗里得利希·封·特洛塔大惊失色，在另外几名骑士的帮助下急忙把他送回宫中；他躺在自己惶恐万状的妻子怀里，鼓足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向他的妻子派人匆匆召集来的廷臣和藩属们宣读了帝国皇帝授予继承权的敕令；根据法律，公国国王的王冠本该由他的异母兄弟红胡子雅各布伯爵来戴，臣属们因此对安排新的继承人不无反对表示，虽然到底答应了他最后的这个坚决要求，让菲利普伯爵继承

王位，但却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鉴于菲利普伯爵尚未成年，必须请求皇上承认其母为他的监护人和公国的执政者；事情如此定下来后，老公爵便身子一摊，死去了。

于是公爵夫人即刻登极，仅于事前派出几名使者给自己的小叔红胡子雅各布伯爵送了一道通知去；宫中一些骑士自诩能够看透这位老于城府的伯爵的心理，他们所作的预言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应验了：红胡子雅各布明智地估计眼下的情势，把兄长加给自己的不公道强忍了下来，至低限度并不曾采取任何企图推翻自己兄长的最后决定的步骤，而是对他小侄儿获得王位表示衷心的祝贺。他兴高采烈地设宴款待使者，绘声绘色地告诉他们说：他在给他留下一笔巨产的妻子去世以后，如何在自己的城堡里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多么喜欢住在他邻近的那些贵妇人，喜欢他自己的美酒，喜欢和愉快的朋友们结伴去打猎；他如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仅仅还盼望着一件事，盼望着前往巴勒斯坦朝拜圣地，以赎补他在年少气盛时所造成的罪孽，而且很遗憾，他承认自己在晚年作的孽仍有增无已。可是，他的两个被肯定地当作王位继承人而骄养起来的儿子，却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到了不能容忍的侵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竟对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会这样满不在乎和麻木不仁，便狠狠地责备他，然而一点没用；他严厉训斥这两个嘴上无毛的小伙子，使他们不敢再开腔，并且强迫他俩跟着自己，在他兄长出殡那天到城中去，行礼如仪地走在他的旁边，把老公爵，他们的伯父送进墓地；随后他又来到公爵宫内的宝殿上，当着执政的老公爵夫人的面，和宫里的所有其他高官显贵们的面，对小王——他的侄儿进行朝

① 圣累美基阿斯节在每年的十月一日。

贺，但是却辞谢了公爵夫人赏赐给他的所有官职和荣誉，仅仅让因为他的豁达大度和克己行为而倍加敬重他的民众的祝福陪伴着，回到自己的城堡里。

公爵夫人实在不曾想到自己执政后的头一件要事进行得如此顺利，接下来便着手完成她的第二项职责，即调查那些谋害她丈夫的凶手，而据说当时树丛中见到了一大群黑影；为此，她正与她的首相哥德温·封·赫尔塔尔一块儿在察看那支结果了她丈夫性命的利箭。可是看来看去，也找不到一点能说明它的主人是谁的特征；而仅仅有一层使他们感到惊讶：这支箭竟造得如此精巧、华丽。箭尾上插着硬扎、卷曲而富有光泽的羽毛；箭杆细长、坚挺，由黑色胡桃木车制而成；箭头上包着亮铿铿的黄铜，仅在锋利得跟鱼刺似的箭头上才用了钢。这样一支宝箭，显然是某一位富有、显赫的贵族的兵器库中的东西；他若非卷入了械斗，就一定是一位伟大的狩猎爱好者；他们久久地察看着，忽然发现箭头上镂刻着一个年号，从而断定这支箭是前不久才制造成功的；公爵夫人于是接受首相的建议，派人带着它和盖了公爵印鉴的文书，遍访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所有工场，寻找车制它的制弩师，倘使找到了，就向他打听定制这支箭的顾主的名字。

五个月过去了，终于从斯特拉斯堡的一位制弩师处，给受命全权调查这件事的哥德温首相送来了消息，说三年以前，他是为红胡子雅各布伯爵制造了一批这样的箭，以及一只与之相配匹的箭袋。哥德温首相对此消息深感意外，因此有好几个礼拜都秘而不宣。这一方面因为，他尽管知道伯爵在生活上放纵不羁，却自信太了解他那高尚的心地，绝对不能想象他竟干得出谋杀兄长这样的卑劣勾当；另一方面因为，他尽管知道公爵夫人有许多优点，却太不了解她为人的公正，以至于在这件与她的死敌性命

攸关的事情上，他就不能不格外谨慎小心。这其间，他又寻着这一叫他感到惊异的线索，进行了另外一些调查，结果却偶然地从城里的地方官口中得知，在老公爵遇害的那天夜里，平素从来不曾或者说充其量极少离开自己城堡的红胡子伯爵却不知到何处去了；这一来，他才感到自己有责任揭开秘密，便在紧接着举行的一次国务会议上，把由两个事实所构成的对于公爵夫人的小叔红胡子雅各布伯爵的令人惊异的怀疑，一五一十地向她作了禀报。

公爵夫人本来深感庆幸的是能与自己的小叔子友善相处，比对什么都更加害怕的是有欠考虑的举止会使生性敏感的伯爵受到刺激；因此在听首相说出自己的怀疑时，丝毫未流露出喜悦的神色，这令首相非常意外；相反，在仔仔细细把那些文书读了两遍以后，她倒明显地表现得不高兴，说万不该把这样一件捕风捉影、影响严重的事件，拿到国务会议上来公开议论。她认为，必定是产生了什么误会或者有谁蓄意诽谤，并且命令，无论如何不得在法庭上使用这些证据。是的，在伯爵放弃了对于王位的继承权而理所当然地深得民众的爱戴以至于狂热崇拜的眼下，她甚至觉得单单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件事来也极其危险；再则，她预见到城里的流言蜚语一定会传到伯爵耳边，便主动派人把这两件她称作是由于天大的误会才产生的指控文书以及有关证物，连同一封表现了真正的高尚胸襟的亲笔信，给伯爵送到城堡里去；她在信中说自己一开始就坚信伯爵是清白无辜的，因此恳求他千万别再以任何替自己的申辩去令她烦心。

伯爵正与自己的一班朋友欢聚饮宴，一见替公爵夫人送信的骑士跨进大厅，便很有礼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朋友们从旁打量着那位不肯就座的威仪不凡的使者，伯爵则赶快走到窗前去读信；可一当他把信读完，脸色随即大变，一边把文书递给自

己的朋友们，一边说：

“瞧啊，兄弟们！多么可耻，竟然捏造出我谋害了自己哥哥的指控！”

说着，他目光灼灼地从骑士手里接过那支箭，掩饰着内心的慌乱，对不安地围上来的朋友们补充道，这件利器的确是他的，还说他在圣累美基阿斯节之夜离开了城堡也符合事实！朋友们纷纷诅咒这一卑鄙下流的阴谋诡计，反过来怀疑那些指控伯爵的无耻之徒本身才是杀害老公爵的凶手，对于站出来替自己的主子公爵夫人进行辩护的使者，他们眼看着就要施以非礼；这当儿伯爵已把文书从头至尾重新读了一遍，突然又走到他们中间来，高声喝道：

“静一静，朋友们！”——他同时就操起插在屋角上的宝剑，把它递给送信的骑士说，他甘愿束手就擒！骑士莫名奇妙地问，他是不是说的真话？是不是承认首相提出的两点指控确系事实？伯爵连声回答：

“是的！是的！是的！”

接着，他希望能免去对于他的不必要的烦扰，让他径直到一个由公爵夫人正式建立的法庭上去证明自己无罪。朋友们对他的这一表示极为不满，纷纷开导他，说在当前的情况下至少是必须去向帝国皇帝本人进行申诉，而不能相信任何其他人；谁知伯爵的想法却变得异常古怪，说他相信公爵夫人的正直，因此坚持要到公国的法庭上去接受审判，说着便从抱住他的朋友们的胳膊中挣脱出来，跑到窗口去叫佣人替他备马，声言打算立刻让送信来的使者将他押解回去，临了朋友们只好强行拦住他，使他终于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也就是以他们全体的名义给公爵夫人写一封信，要求她给予伯爵以任何骑士在这种情况下都可以享有

的权利，即让他保持人身自由，而为此他们愿交付两万马克给公爵夫人作押金，以保证伯爵到她所建立的法庭接受审判，并且服从法庭对他的一切判决。

鉴于目前民众中对伯爵受到指控的原因已传出种种讨厌的谣言，在接到这封既出乎她的意料又令她迷惑不解的书信以后，公爵夫人就认定最可取的办法莫过于她本人完全退到一旁，而把整个争端提交给帝国皇帝去处理。她接受首相建议，把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文件都派人送到皇上那儿，请求皇上以帝国首脑的身份，将她自己也作为当事人牵连进去了的这一案件的调查处理接过去。其时皇上正好在巴塞尔参加与瑞士联邦进行的谈判，便同意了公爵夫人的请求；他就地建立起一个由三名伯爵、十二名骑士和两名陪审官组成的法庭，并根据红胡子雅各布伯爵的朋友们的提议，在他们交付两万马克的押金后给予伯爵以行动的自由，同时要求他自行前往接受上面提到过的法庭的审讯，向法庭解释清楚人家对他提出的两个疑点，即那支据他承认是他所有的利箭怎么会落到了凶手手里，以及在圣累美基阿斯节的晚上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于是在五旬节后的礼拜一，红胡子雅各布伯爵就按照要求，在一队穿着盛装的骑士的护送下，出现在巴塞尔的法庭上；他在那儿避而不答第一个他称作完全无法解释的问题，只针对第二个对于弄清案情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这么说道：

"高贵的先生们！"他一边开口讲一边把双手撑在被告席前的栏杆上，忽闪着他那双在淡红色睫毛隐蔽下的小眼睛，把在场的人扫视了一通。"尽管我已经用足够的事实表明，对于王冠和权杖我都满不在乎，诸位还是指控我冒天下之大不韪，谋害了那位我确实没有太多好感、但仍然十分敬爱的亲兄长；而你们据以

提出指控的理由之一是，我在那件罪行发生的圣累美基阿斯节的晚上一反常态，离开城堡上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本来，一名骑士对于一位私下给予他眷顾的夫人的名誉负有多大的责任，这在我是太清楚啦；真的，要不是象晴天霹雳似地降到我头上来的这个飞来横祸的话，我就让秘密永远长眠在自己的胸中，同我一块儿死去，一块儿化为尘土，直到天使吹响末日审判的大号角，墓穴应声张开，它和我才在上帝面前一块儿复活转来。可是，皇帝陛下通过各位之口向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正如你们自己也必定清楚的，却叫我一切都没法顾及，没法考虑了；既然你们想知道，为什么说我亲自或者间接参加了对自己兄长的谋杀都是既不现实，甚至也不可能，那么我就告诉你们，在谋杀发生的圣累美基阿斯节的夜里，我与温弗里德·封·布莱达区长美丽的千金，十分眷爱鄙人的维蒂布·莉特茄德·封·奥埃施泰因夫人，秘密幽会去啦。”

说到维蒂布·莉特茄德·封·奥埃施泰因夫人，读者就必须知道，她在遭到刚才的诋毁的一瞬之前，在整个公国中既是最美貌的女子，德行操守方面也最高洁，最无可指摘。自从丈夫宫廷总管封·奥埃施泰因在他们婚后不几个月就患寒热病去世，她便回到自己父亲的城堡里，一直深居简出，过着安静的生活；只是因为父亲希望看见她重新婚配，她才勉强从命，时不时地去参加一下邻近一带的骑士们所组织的游猎活动和宴会；举办此类活动最多的又推红胡子雅各布伯爵。每当这种时候，公国内一些最高贵、最豪富的家族的爵爷和公子哥儿们便纷纷赶来，趁机向她献殷勤；弗里德利希·封·特洛塔侍卫长则是这些人中最为忠心耿耿和一往情深的一位，在一次打猎时，他曾经在一头受伤的野猪向她猛冲过来的危急关头，勇敢地救了她的命；直到

眼下，尽管她父亲一再催促，她仍下不了决心将自己许配给侍卫长，原因是她担心这样一来，会使她那两位觊觎她的遗产的哥哥不开心。是的，当她那已经和邻近一位富家小姐结婚的大哥鲁道夫，在婚后无儿无女地过了三年才终于生下一个传宗接代的苗子时，一家人都喜出望外，而她呢，却在一些或明或暗的表白的推动下，泪水长流地给自己的朋友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向他道别，就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和睦，她将接受她兄长的建议，到莱茵河畔离她父亲城堡不远的一座修女院中去当院长。

然而正当计划提交到斯特拉斯堡的大主教那儿审察、事情眼看就要办成的时候，温弗里德·封·布莱达区长却收到由皇上组织的法庭送来的公文，指控他的女儿莉特茄德做了伤风败俗的丑事，要求他把女儿送到巴塞尔的法庭上去，与雅各布伯爵对质。公文里详细地列举了雅各布伯爵自称与莉特茄德秘密幽会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还送了一只莉特茄德的亡夫的戒指来；雅各布伯爵一口咬定，这只戒指是他与莉特茄德过夜以后，在分别的时刻从她手里得到的纪念品。文书送到的那天，年老体衰的温弗里德区长本已生了重病，正由女儿搀扶着，焦躁不安地在屋子里脚步蹒跚地踱来踱去，心里明白自己的期限就快到了；因此一读完那可怕的指控，老人当即中了风，文书从指头间滑脱，手脚一摊便摔倒在地上。在场的两兄弟惊慌失措，急忙把他从地上扶起，同时叫来住在旁边一幢楼里专门护理他的那位大夫；然而用尽一切办法抢救仍旧无效，当莉特茄德夫人还人事不省地躺在女仆们的怀中时，父亲却已经一命呜呼，等她醒过来，她再也不能为洗刷自己的名誉对他讲点什么了，要获得最后的哪怕是虽苦犹甜的安慰，也是不可能了。至于两位兄长对这无法弥补

的不幸的惊恐，以及他们对于人家指控妹妹所干的丑事的愤怒，都简直没法形容；前者是后者引起的，而且很遗憾，那件丑事又太有可能了。因为他们知道得十分清楚，在整个已经过去的夏天里红胡子雅各布的确是极力在向她献殷勤，有不少次游猎和宴会纯粹是为她而举行的；他并且让她在应邀来参加聚会的所有妇女中一个人大出风头，那作法当时已叫他们觉得反感。是的，他们还想起，正是在所说的圣累美阿斯节前后，莉特茄德声称在一次散步时把丈夫留给自己的戒指丢失了，可现在却奇怪地出现在雅各布伯爵的手中；所以，哥儿俩一秒钟也不曾怀疑伯爵在法庭上所提出的证词的真实性。这当儿仆妇们哭哭啼啼地抬走了老主人的尸体，莉特茄德则抱着两位兄长的膝头，恳求他们稍稍听一听她的申诉；鲁道夫火冒三丈地扭过头来冲着她问，她能找出一个证人来证明人家是冤枉她吗？她哭泣着哆哆嗦嗦地回答，除了自己一生的清白无瑕以外，她很遗憾再也提不出别的证明了，因为那天晚上她的侍女不在她卧室中，正好去探望自己的父母了；鲁道夫一听这话立刻用脚蹬开她，跑到墙边去拔出宝剑，暴跳如雷地对她发出命令，要她马上滚出家门和城堡，边嚷边唤来狗群和奴仆赶她。莉特茄德从地上站起来，面色苍白，忍气吞声，只求兄长至少给她必要的时间作动身的准备；可是鲁道夫不予回答，只气急败坏地一个劲儿吼着："快滚！快滚出去！"以至他自己的老婆走上来求情，希望他心肠放软一点，他也根本不听，反倒给她一剑柄，打得她鲜血直流，倒在地上；可怜的莉特茄德几乎跟死人似地离开房间，在粗鄙的仆妇们的围观下踉踉跄跄经过庭院，向着大门走去；到了门边，鲁道夫派人扔给她一包衣服，外加一点点零用钱，他本人则站在后边对她谩骂和诅咒，等她一出去便亲手关上了大门。

如此突如其来地从晴朗无云的幸福的高空跌落到不可测知的痛苦的深渊里，这实在非一个可怜的妇人所能忍受得了。她求告无门，只好扶着石栏杆，身子摇晃着循着下山的小路走去，以便在即将降临的黑夜里找到一个存身之处；可是她还没走到座落在谷地里的小村子的村口，她已精疲力竭，晕倒在地。她于是解脱了尘世间的一切痛苦，昏昏沉沉地躺着；她躺了大约一小时才苏醒转来，发现大地已完全被夜幕笼罩住，围着她的是一群当地的富于同情心的居民。原来一个在山坡上玩耍的男孩发现了她，跑回家去向父母报告了这一非常稀罕的情况；村里的人都曾经受过莉特茄德的恩惠，一听她落到这步田地都很难过，跟着便赶来尽一切努力对她进行抢救。在众人帮助下她很快恢复过来，回头望见那大门紧闭的城堡，又记起了所发生的一切；可是她不接受两个妇女要送她回城堡去的建议，只请求人们替她找一名向导，陪伴她继续赶路。人们想使她明白她目前这个样子是无法旅行的，但是白费口舌；莉特茄德借口自己的生命有危险，坚持要马上离开在城堡管辖下的地区；是的，当围着她的人越聚越多，却不准备给她以所需要的帮助时，她甚至鼓足劲儿要挣脱众人的阻拦，不顾夜色的黑暗一个人上路去；人们无可奈何，再说也担心她真有个三长两短老爷们会怪罪下来，便只好满足她的愿望，为她弄来一辆马车，在一再询问她到底想上哪儿去以后，车子载着她驶向巴塞尔。

车子驶出村口，她定下神来考虑了一下眼前的种种情况，又突然改变主意，吩咐车夫拨转马头，向着离此只有几里远的特洛塔家的城堡赶去。她清楚地感觉到，面对着象红胡子雅各布伯爵这么一个敌人，她毫无帮手地到巴塞尔的法庭上去对质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在她看来，眼下除去她那勇敢的朋友，除去她十

分清楚地知道仍然一往情深地爱着自己的善良的侍卫长弗里德利希·封·特洛塔以外,再没有谁更配得到她的信任,更配被她召唤出来捍卫她的荣誉了。当她精疲力竭地赶到目的地时,时间已近午夜,然而在城堡里仍然亮着灯光。她吩咐迎上来的一个仆人去通报主人说她到了;可是不等仆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弗里德利希的两位妹妹贝尔塔和库妮贡德小姐已经走出大门来;她俩碰巧正在楼下的前厅里料理家务。莉特茄德是她俩的好朋友;她们一边扶她下车,一边高高兴兴地向她问好,对她的深夜造访虽然有些纳闷,却仍马上领她上楼到她们哥哥的房间去;侍卫长正坐在写字桌旁,埋头于一大堆宗卷中。他听见身后窸窸窣窣的衣裙声,回转头来一眼瞧见莉特茄德夫人站在自己面前,面色惨白,形容憔悴,一副完全绝望的模样,膝头一软就跪到了地上,弗里德利希侍卫长此刻所感到的惊愕又有谁能够描写啊。

"我最最亲爱的莉特茄德!"他口里呼唤着,蓦地离开座位,连忙从地上把她扶起来,"你这是怎么啦?"

莉特茄德坐到一张圈椅里,然后向他诉说发生的事情:红胡子雅各布伯爵为了洗刷自己谋害公爵的嫌疑,在巴塞尔的法庭上对她作出了何等卑鄙的诬陷;她本已身患重病的老父亲如何一得到通知就立刻中了风,几分钟后便在儿子们的怀里魂归九天;她的两个哥哥如何怒不可遏,丝毫不容她辩解分说就加给她种种最可怕的虐待,最后简直把她象个罪人似地逐出了家门。她请求弗里德利希侍卫长派合式的人送她前往巴塞尔,在那儿替她找一位律师,让这位律师在她到皇上召集的法庭上去辩冤时帮助她,向她提出聪明而慎重的建议。她说,就算从自称获得了她青睐的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巴息人①或波斯人嘴里听见那样

① 古代波斯的一个游牧民族。

的话，也不会比从红胡子雅各布口中听见更叫她感到意外；这家伙名声既坏，样子又丑，她一直都打心眼儿里厌恶他，在夏天举行的宴会上他放肆地来向她讲一些讨好的话，她总是十分冷淡和轻蔑地给顶了回去。

"行啦，我亲爱的莉特茄德！"弗里德利希激动地抓起她的手来吻着，大声道："别再讲任何一句替自己辩解的话了！你是清白的，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它可比你的一切保证，甚至比你可能在巴塞尔的法庭上提出的一切推理和证明，都更加响亮，更加具有说服力。既然你的两位蛮横无理、心胸狭隘的兄长离开了你，那就把我当作你的朋友和哥哥吧；请你让我获得给你充当辩护人的荣誉；我决心要在法庭上和全世界的面前，重新让你的名声大放光采！"

这一席真诚高尚的话把莉特茄德感动得热泪长流，使她心里充满了感激；接着，他就把她领到已经退回卧室中的母亲海伦娜夫人那儿去，把她当作一位贵客介绍给一见就挺喜欢她的老太太，说她是因为在家里闹了别扭决定要在他的城堡里暂住一些时候；主人于是连夜就在自己宽大的邸宅给她腾了一头出来，从两位小姐贮备的外衣内衣中搬来一大堆，装到她房内的柜子里，而且按照她的身份，给她指派了一些既规矩又体面的佣人和使女。到了第三天，弗里德利希·封·特洛塔已经在为数众多的骑士和侍童的陪伴下，行进在通往巴塞尔的大道上了；但是对于自己打算向法庭怎样提出证明的问题，他却一言未发。

这其间，莉特茄德的两个哥哥已经给巴塞尔的法庭送去一封报告城堡里发生的事件的信，在信中不知是因为当真以为自己的妹妹干了坏事呢，或是出于别的什么想毁掉她的动机，总之都把这可怜的女子说成一名地道的罪人，要求对她依法严惩。最

低限度，他们是卑鄙地歪曲事实，把她被赶出城堡说成为自行潜逃；谎称一当他们对她进行愤怒谴责，她便在连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也讲不出来的情况下离开了城堡；硬说他们后来四处寻找她都不见下落，因此相信她眼下一定又姘上了另一个亡命之徒，跟着他在世界上东游西荡，丧尽廉耻。同时，为了挽救已经遭到玷污的家庭的名声，他们建议将她从布莱达家族的宗谱上除名；他们并且转弯抹角地推演出某些法律依据，要求法庭明白宣布剥夺她继承让她所干丑事给气死了的父亲的遗产的权利，作为对她那些闻所未闻的罪行的惩罚。然而巴塞尔的法官们却很难满足这么个愿望，因为它压根儿不属于他们的权力范围；只不过，雅各布伯爵在得到消息时对莉特茄德的遭遇明显地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据了解还秘密派出一些骑士去寻找她，准备把她接到自己的城堡中去住，这一情况却打消了法庭对他供词的真实性的所有怀疑，作出决定立即撤销加给他的谋害公爵的指控。是的，他在这一困难时刻对不幸的莉特茄德表现的关怀，甚至给了那些对他的好感已经十分动摇的民众的态度一个极有利的影响；大家都原谅了他出卖自己真诚的情人这一他们从未同意过的行为，相信他确实是在关系着生命和荣誉本身的特殊而危急的情况下，出于无奈，才不顾一切地供出了在圣累美基阿斯节夜里干的那件事。随后就根据皇上的明确指示，把红胡子雅各布伯爵重新传到法庭上，准备郑重其事地当众宣布，对他已不存在参预谋杀公爵的嫌疑。这当儿，审判官已经在发出回响的法庭中读完布莱达的两位爵爷的来信，法庭正作好准备，要正式宣布恢复站在一旁的被告的名誉了，谁知弗里德利希·封·特洛塔侍卫长却突然大步跨到被告席前，以每个不偏不倚的听众都享有的权利，请求法庭让他看一看信。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他身

上，法庭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弗里德利希侍卫长一从审判官手中接过那信，匆匆瞟了这么一眼，就从上到下将它一撕两半，然后连同卷在一起的手套扔到红胡子雅各布伯爵脸上①，并且骂他是一个卑鄙下流的诽谤者，说自己决心已定，为了证明莉特茄德夫人与伯爵指责她干的那件丑事毫无干系，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要与他当众决斗，接受上帝的裁判！——红胡子雅各布伯爵拾起手套，脸色苍白地回答：

"我相信上帝会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也肯定能在正大光明的骑士式的决斗中，向你证明我不得已而讲的那些关于莉特茄德的话却是真实的！各位高贵的大人，"他转而请求法官，"请你们把弗里德利希爵士提出的要求禀明陛下，求陛下确定我们交锋的时间和地点，以便我们能以自己手中的宝剑解决这个争端！"

这一来法官们只好宣布休庭，派出专使去向皇上报告发生的事；由于弗里德利希侍卫长作为莉特茄德的辩护人登场，原本相信雅各布伯爵是无辜的皇上也给弄糊涂了；他按照法律的规定，把莉特茄德夫人也召到巴塞尔，让她出席观看决斗，然后定下圣玛格莉达节和巴塞尔的皇宫广场为时间地点，让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和红胡子雅各布伯爵当着莉特茄德夫人的面交锋，从而揭开包裹着整个事件的疑团。

依此决定，在巴塞尔皇宫前的广场上搭起了高高低低的看台；圣玛格莉达节的那天中午，当太阳正爬到城里教堂钟楼的顶上时，看台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只听传令官从裁判团的高台上三声令下，两位从头到脚保护在闪闪发亮的铁甲中的

---

① 把手套掷向对方，是要求与对方决斗的表示。拾起手套则表示接受挑战。

骑士便大步跨进比武场内，准备为各自的目的决一死战。在后边皇宫前面的高高的石阶上，聚集着整个施瓦本和瑞士的几乎所有骑士；在皇宫的阳台上，则坐着皇上本人，以及他的皇后、亲王、郡主、公主和王子等等，周围还有无数的大臣和侍从。按照古老的风俗，莉特茄德夫人被安排坐在比武场栅栏里边的一个高台上；趁决斗尚未开始，裁判官还在给比武双方确定谁站哪一方的时候，陪莉特茄德夫人到巴塞尔来的海伦娜夫人与女儿贝尔塔和库妮贡德又一次走到栅门边，请求卫兵放她们进去，让她们再同莉特茄德夫人说句话。要知道，这个女人的立身行事尽管让人极为敬重，以致叫你无保留地相信她讲的全是真话，可是雅各布伯爵所交出来的那只戒指，还有本来可以作为证人的她那陪房使女在圣累美阿斯节之夜偏偏请假走了这一情况，却又叫母女三人忧心忡忡；她们因此决定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再来试探一下莉特茄德的信心，对她讲，她的良心上如果真有罪，凭武器作的神圣裁决就会使真相大白，这一来罪孽非但得不到洗涤，枉费心机，而且会亵渎上帝。莉特茄德本人呢，事实上也很有理由慎重考虑一下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即将为她走的那一步；因为倘使上帝的裁决不是向着他，而是向着雅各布伯爵，表明伯爵向法庭呈诉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她自己将上火刑堆不说，她的朋友也要被烧死。她看见弗里德利希的母亲和妹妹朝自己走来，便马上从靠椅里站起，充满整个身心的哀痛使她固有的高贵的模样更加动人了；她迎上前去问她们道，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是什么事又使她们来到了她的身边。

"我亲爱的女儿，"海伦娜夫人拉她到自己身旁说，"你愿意免除我，免除一个在凄凉的晚年视自己的儿子为唯一安慰的母亲不得不到儿子的坟头上去哭泣的痛苦么？你愿意在决斗还未

开始之前接受丰厚的馈赠，坐上一辆马车，到我们一座在莱茵河彼岸的给你以盛情接待的庄园里去，成为这座庄园的新主人么？”

莉特茄德一当明白这几句话的全部含意，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两眼呆呆地望了海伦娜夫人的面孔好一会儿，然后屈一膝跪倒在她跟前。

“最最可敬的、高贵的夫人啊！”她说，“您担心上帝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会抛弃我这个无辜者，是来自您的高尚的儿子的心中吧？”

“为什么？”海伦娜夫人问。

“因为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恳求他，与其是用一只信心不足的手去挥舞宝剑，不如干脆别动宝剑，不管用何种借口都可以，干脆从比武场退下来算啦；对于我呢，则用不着有什么怜悯同情，我丝毫不会接受这样的怜悯同情，让我自己听天由命吧！”

“不！”海伦娜夫人着急地说，“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事。他在法庭上许下了为你的事而战斗的诺言，事到临头是绝不会想到再来向你提这样的建议的。他坚信你的清白，你不是看见他已面对着你的敌人，作好战斗的准备；这个建议是我们，我和我的女儿们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在权衡了所有的利害得失后想出来的，以避免发生不幸。”

“要这样，”莉特茄德夫人抓起老太太的手来热烈吻着，泪水沾湿了她这手，说道，“就让他实践自己的诺言好啦；我的良心完全清白；他即使不穿盔甲下比武场，上帝和所有天使也会保佑他安然无恙！”说着她就从地上站起来，领着海伦娜夫人母女到她坐的靠椅后边的看台上就座。

接下来，皇上一挥手，传令官就吹响号角；两位骑士于是手

执宝剑盾牌，相互冲杀上去。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头一剑就刺中雅各布伯爵，用那并不很长的宝剑的剑尖在盔甲接榫的腕关节处伤了他；只见伯爵吓得往后一跳，看看伤口，虽然鲜血直流，却只划破了一块表皮；高台上的骑士对伯爵的笨拙动作随即发出一阵抱怨，他于是重新冲将过去，跟完全没受伤似地鼓起新的勇气继续进行厮杀。这一下两位勇士才打得难分难解，犹如两股暴风相遇，两堆乌云相撞，咆哮怒吼，电闪雷鸣，你来我往，惊天动地。弗里德利希执着宝剑盾牌，两脚象生了根似地稳稳站在比武场中；场内揭去铺盖的石块后故意捣松了的泥土埋住他的双脚，一直埋到他皮靴上的马刺乃至小腿；矮小灵活的伯爵狡猾地前后左右向他发起进攻，一剑一剑击向他的脑袋和胸部，全都让他招架开了。连同两人不得不停下来喘气的时间在内，决斗已经持续将近一个小时；这当儿挤在看台上的观众重又嚷嚷开了。看来这次不是对雅各布伯爵表示不满，他急于分个胜负，杀得十分卖力；而是抱怨死守在一个地方的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奇怪他竟象吓坏了似的全然不敢主动进攻。尽管他采取这种保守的战术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对此并不非常自觉，因此一当对他的荣誉有决定影响的人们一提出要求，他就把自己的战术放弃了；他勇敢地一步跨出一开始就选定的立足点，离开围绕在他脚边的天然保护，使足力气照准对方的脑袋上连连猛劈下去；雅各布看看体力已经不支，但却灵活地闪躲到一旁，用盾牌抵住了他的剑。然而刚刚一改成这样的战法，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却发生了恐怕连此刻正在天上控制这场格斗的神祇也无法解释的不幸；只见他的脚被马刺一挂，人就朝旁边一个踉跄，膝头一软跪倒下去，只好用一只手支撑住穿着盔甲的沉重的身体；谁知红胡子雅各布伯爵却全然抛掉骑士的高贵风度，趁机给他暴露出来的腰间一

剑。弗里德利希痛得大叫一声，猛地从地上跳起。头盔尽管挡住了他的视线，他仍迅速转过脸去朝着自己的对手，做出继续战斗的架势；然而他的身体已经痛得伛偻下去，不得不用剑支撑着，眼睛周围已是一片昏黑；雅各布伯爵却赶紧又冲他心窝底下一点点连刺两剑；这之后他才一下倒到地上，身上裹着的盔甲摔得哗啦啦响，剑和盾牌也掉在了旁边。雅各布伯爵这才把自己的兵器朝边上一撂，在三通喇叭声中，用脚踏住战败者的胸口；这当儿以皇上本人为首的全体观众都发出阵阵惊惧和同情的呼声，纷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海伦娜夫人则领着两个女儿，扑向她那仍在尘埃和血泊中痛得乱滚的心爱的儿子。

“啊，我的弗里德利希！”她狂叫着，跪在他头边。

这当儿莉特茄德夫人已经昏倒在她的看台上，人事不省地被两个卫兵从地上拖起来，抬进监狱里去了。

“好个无耻的女人啊，”老太太骂起来，“上帝诅咒她，既明明知道自己有罪，却竟敢叫最亲密、最高贵的朋友拿起武器参加不义的决斗，为她去争取上帝的袒护！”说话间两位妹妹已替哥哥脱掉盔甲，老太太就从地上抱起自己的爱儿，一边连声哀叹，一边想法替他止住从高贵的胸膛里往外涌的鲜血。然而此时两名卫兵已奉皇上的喻旨赶到，把他也作为犯人予以拘押；他们将他放到担架上，由几名医生照护着，在一大群民众的簇拥下，同样抬进了监狱；海伦娜夫人和两个女儿得到允许跟进监狱，一直呆到他死去，因为谁都不怀疑他就要死了。

谁料情况却很快表明，弗里德利希侍卫长的剑伤尽管非常接近危险而脆弱的部位，由于老天的特别安排却不是致命的；没过几天，奉命对他进行治疗的几位大夫就向家属断言，说他的命一定可以保住；而且岂止保住，凭着他坚强的体魄，不出几个礼

拜就将完全康复，身上也不会留下任何残疾。一当他那长时间让疼痛夺去了的意识回到脑袋里，他不停地向母亲提出的问题就是：莉特茄德夫人怎么样啦？只要一想起她被关在凄凉的监狱中，受着最可怕的绝望的折磨，他就忍不住泪水长流，接着便会抚摸着妹妹的下巴，哀求她们去探视莉特茄德夫人，给她一些安慰。海伦娜夫人让这些表现搞得惶惶不安，要他把那个无耻而下贱的女人忘掉；她说，即使雅各布伯爵在法庭指出而今又为决斗的结果昭示得清清楚楚的那桩罪行可以原谅，她这么明知自己有罪仍不惜使她的最高贵的朋友遭致毁灭，象个清白无辜的人似地要求得到上帝的神圣裁决的无耻和狂妄行径，却不可饶恕。

“唉，妈妈，”侍卫长回答，“在哪儿又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并敢于解释上帝对我们的决斗所作的神秘裁判哟，倘使他不是所有时代的智慧的化身？”

“怎么？”海伦娜夫人惊呼，“难道这一上帝裁判的意义对你还不清楚么？难道你不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地败在了自己对手的剑下吗？”

“就算是吧！”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回答，“我是在一瞬间败给了他。可我已经让他给制服了么？我不是还活着？不是象得到上天的保护一样，重新生气蓬勃，也许过不几天又已经带着两倍甚至三倍的精力，能够继续与他进行被一点不足道的偶然不幸给搅坏了的较量了么？”

“傻孩子！”母亲高声说。“根据现行法律，一次争取上帝裁决的决斗，在裁判员宣告结束后就不允许为解决同一争端重新举行，你难道不知道？”

“这又怎么样！”侍卫长不高兴地回答。“我才不理会这些人

定的专横的法律呐！一次决斗还没进行到参加决斗的一方死去，平心静气地估量一下能够算是结束了吗？倘若我得到允许重新进行决斗，我不可以希望摆脱曾经遭到过的厄运，用宝剑从上帝那儿争得一个新的裁决，一个与现在人们狭隘而短视地认为的裁决完全不同的裁决吗？”

“尽管如此，”母亲忧心忡忡地回答，“这些你说你不予理睬的法律却威力无比；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它们都行使着上帝的权威，将使你和她象一对被人唾弃的罪犯一样，难堪地遭受严厉的惩处啊。”

“唉，”弗里德利希侍卫长长叹一声，“这正是我痛苦绝望的原因哟！有罪的判决已加在她的头上；而带给她这灾难的，恰恰是想要在世人面前证明她的清白无辜的我；我失脚挂住了拴马刺的皮带，这与她的事毫不相干，也许是上帝为了要惩罚我自己心中的罪孽，然而却把她青春焕发的躯体送上火刑堆，使她的名声遭到永远洗不净的耻辱！”——讲到最后两句时，汉子的双眼满噙痛苦的热泪；他掏出手帕，将脸冲着墙壁转了过去；海伦娜夫人和两个女儿跪倒在他床前，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吻着他的手，让自己的泪水和他的热泪流淌在一处。这当儿，看守给他和家属送饭进牢房来，弗里德利希侍卫长于是问他，莉特茄德夫人眼下情况怎样；看守漫不经心地应道，她躺在一堆干草上，自从关进牢房那一天起，便没再讲一句话。一听这情况，弗里德利希侍卫长更是丢了魂似的，赶紧托看守去安慰夫人，告诉她，由于老天显灵，他眼看就要痊愈啦；并且请求她允许他，在恢复健康和得到典狱长批准后去探望她一次。谁知看守回来说，她象个神经失常的人似地躺在草堆上，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他拉着她胳臂摇了又摇，才从她口里得到一个回答：不，只要她

活在世上，就谁也不想再看见；——是的，据说她在当天还给典狱长亲手写了一张条子，要求典狱长别让任何人去见她，侍卫长封·特洛塔尤其如此；这一来弗里德利希对她的处境更是担心得要命，一等到自己感觉有了力气，就征得典狱长的允许，由母亲和妹妹陪着上她那儿去了；他相信她会原谅自己，因此事先也没通知她。

可是有谁能描写不幸的莉特茄德由此而产生的惊恐呵！她听见门边的响动，便半敞着胸衣，头发蓬乱地从草堆上爬起来，但一看并非她想象中的牢房看守，而是自己高尚而杰出的朋友弗里德利希，由贝尔塔和库妮贡德在两边搀扶着走进了她的囚室，面带着大病初愈的神色，模样儿是那样悲哀，那样动人怜悯。

“快出去！”莉特茄德大叫一声，猛地仰面倒在自己的草铺上，用双手捂住面孔，“要是你胸膛里还存在一星星怜悯，就请你出去！”

“这为什么，我最亲爱的莉特茄德？”弗里德利希侍卫长问，同时让母亲扶着走到她身边，激动得无法形容地向她俯下身去，想要拉她的手。

“快走呵！”她双膝跪在他跟前，哆哆嗦嗦往后退到好几步远的地方，口里嘶叫着：“别碰我，不然我会疯了的！你叫我害怕；你比熊熊燃烧的狱火更叫我害怕哟！”

“我叫你害怕？”弗里德利希侍卫长惊诧极了，问：“我高贵的莉特茄德，你的弗里德利希做过什么错事，竟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啊？”——在他讲这两句话时，母亲示意库妮贡德端来一把椅子，让身子仍很虚弱的他坐下。

“呵，耶稣！”莉特茄德呼喊着，一下子俯伏在他脚下，面孔完全贴到地上，真是恐惧到了极点。“快出去吧，亲爱的，快离开我！

我热烈虔诚地抱住你的膝头，用泪水洗涤你的双脚，象一条在你面前的尘埃中蠕动的虫子似地哀求你，只求你我的主宰、我的老爷可怜可怜我：离开我的牢房，这就离开，马上离开！"

弗里德利希呆呆地站在她面前，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看见我真叫你这么不高兴吗，莉特茄德？"他严肃地低头望着她问。

"非常不高兴，简直受不了，比死还难受！"她用手捂着脸，从他脚下绝望透顶地回答。"我宁可去下地狱，宁可去看地狱中所有恐怖可怕的景象，也不愿见你那对我充满着温情和爱慕的脸，青春焕发的脸！"

"天上的主呵！"侍卫长惊呼。"你如此悔恨无地，痛不欲生，我该想些什么呢？不幸的人呵，难道那神的裁决道出了真情，你的的确确犯过雅各布伯爵在法庭所指出来的那桩罪过么？"

"犯过罪过，罪大恶极，卑鄙下贱，永远永远为人诅咒，遭人唾弃！"莉特茄德象个疯子似地拼命捶打自己胸口，高声大叫。"上帝是公正的，欺骗不了的；走吧，我的神经快错乱了，我已精疲力竭。让我一个人独自在这儿痛苦绝望吧！"

听她这么一讲，弗里德利希侍卫长立刻昏厥过去；在她用纱巾裹着头，完全旁若无人地躺回到草堆上去的同时，贝尔塔和库妮贡德却哭喊着扑到自己失去了知觉的哥哥身上，想要让他苏醒过来。

"你这该诅咒的女人！"当侍卫长重新睁开眼睛时，他母亲大声冲着莉特茄德道。"你该一辈子痛苦悔恨，一辈子遭受诅咒，死后进了坟墓仍然万劫不复；倒不是因为你刚才承认的那桩罪孽，而是为了你毫无心肝，毫无人性，竟在把我无辜的儿子毁掉以前死不承认自己有罪！我这个傻女人呵！"她满脸鄙夷地转过

身来，继续说道，“要是在开始进行神的裁判前，我能听听此地那所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话就好啦！雅各布伯爵为准备迎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曾在他那儿虔诚地忏悔过。他为领取圣体，先对院长起了誓，保证自己在法庭上所讲的关于这个坏婆娘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向院长描述出了，当夜幕降临时，她是在怎样的一道花园小门边如约等候和迎接他的，然后她避开守夜人，又将他领进了无人居住的城堡塔楼中的怎样一间侧室，以及他们随即在上边无耻苟合的豪华舒适的罩着华盖的床铺，象个什么样子！须知在忏悔时起的誓是不会有任何谎话的呀；我这个糊涂老婆子，我只要在决斗爆发前一刹那对儿子讲一讲，就可以使他睁开眼睛，马上战栗着从他面临的深渊往后退。——可来呀！”海伦娜夫人温柔地搂住自己的儿子，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一下，然后提高嗓门道：“她值不得咱们去生气，去骂她；咱们快快离开；让她自己去受良心谴责，绝望地死去吧！”

“那个该死的坏蛋！”莉特茄德让老太太的几句话给激怒了，猛地坐起身来，把头痛苦地支在膝盖上，用手帕不住地擦着热泪，说：“我想起来了，在圣累美基阿节三天前的那个晚上，我的两位兄长和我是到他的家去过；跟往常一样，那天他又为讨好我而举行一次宴会，我的父亲喜欢看见我的美貌青春受到人家赞赏，说服我在两位兄长的陪伴下应邀赴约。深夜，舞会散了，我回到替我准备的卧室，却在桌子上发现一张字条，笔迹是我所不认识的，也没有具名，内容明明白白是在向我求爱。碰巧我的两个哥哥为了跟我商量明天回家的事，当时也在房里，而我又从来不习惯对他们保守什么秘密，在惊慌中一句话没讲就把自己刚发现的奇怪字条给他们看了。他们一眼便认出是伯爵的手迹，直气得火冒三丈；大哥准备立刻就拿着字条去伯爵寝室找他

算账；二哥却拦住他，说这样干太莽撞，因为伯爵很狡猾，没有落下自己的名字；最后哥儿俩对所受的侮辱非常气愤，当夜就带着我坐上马车，回到父亲家里，发誓从此再不进雅各布伯爵的城堡。——而这，"莉特茄德补充说，"就是我跟那个无耻下流的家伙唯一发生过的关系！"

"是吗？"侍卫长把淌满泪水的面孔转向她，说道："你这一席话在我听来好似美妙的音乐！——再讲一遍！再讲一遍！"紧接着，他便跪倒在她脚下，捧着她的双手继续道："如此说，你没有为那个该死的坏蛋而欺骗我，你是清白无辜的，跟他在法庭上讲你那件事没有关系喽？"

"亲爱的！"莉特茄德轻声道，同时把他的手按到自己的嘴唇上。

"你是清白的吗？是清白的吗？"侍卫长大声追问。

"清白得如同新生婴儿的胸怀，如同刚作过忏悔的人的良心，如同去世了的修女在圣器室中穿衣入殓的遗体！"

"呵上帝，全能的主宰，请接受我的感谢！"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喊叫着，抱住了她的双膝。"你的话重新给了我生命；死亡再也吓不倒我；世界刚刚还象一片无边苦海似地展现在我面前，眼下又变成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幸福国度！"

"你这不幸的人啊，"莉特茄德一边后退，一边说，"你怎么能相信我口里讲的话呢？"

"为什么不能？"弗里德利希急得要命地问。

"傻瓜！疯子！"莉特茄德高声反问："上帝不是已作出不利于我的判决了么？在那次倒霉的决斗中，你不是已经败在雅各布伯爵的手下，他不是已用胜利证实对我的指控了么？"

"我最亲爱的莉特茄德啊，"侍卫长喊道，"别丧失信心！让

活在你胸中的感情变得跟山岩一般坚定不移，紧紧依靠着它，不要动摇，哪怕你头上的天塌下来，脚底的地陷下去！在两个搅乱我们头脑的想法中，让我们只考虑易于理解和更加清楚的一个；不要认为自已有什么罪，而宁可相信，我在为你所进行的决斗中取得了胜利！——上帝呵，我生命的主宰，"他把双手举到脸面前，接着说，"保佑我自己的灵魂别让它陷入迷惘吧！我相信，就象我千真万确地希望得到永生一样，我确确实实不曾被自己对手的宝剑所制服，因为我尽管摔倒在他脚下的尘土中，可现在不是又重新站起来，获得新生了么！什么还能更清楚地显示上帝的崇高智慧？啥时候虔诚的祷告还能更加灵验？莉特茄德啊，"说着，他捧住她的手，"让我们从生到死，死到永恒，都始终毫不动摇地坚信：你是清白无辜的；通过我为你进行的决斗，总有一天，真相将大白于天下！"

话音未落，典狱长走进牢房来了；他提醒坐在桌旁哭泣的海伦娜夫人，感情过份激动于她儿子的健康有害；这样弗里德利希侍卫长便在母亲和妹妹的劝说下回到自己牢房，不过心里感觉到已经给莉特茄德一些安慰，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安慰。

这其间，由皇上召集起来的法庭已经在巴塞尔对弗里德利希·封·特洛塔侍卫长及其女友莉特茄德·封·奥埃施泰因夫人提出控告，指控他们犯了滥用神的裁决挑起决斗的大罪，并遵照现行法律判处两人在决斗的现场受刑示众。法庭派出使者向拘押在牢里的罪犯宣布了判决，倘使不是对红胡子雅各布伯爵一直心存怀疑的皇上暗暗决定要让他也到场观看的话，一等侍卫长养好伤他俩就已经给烧死啦。然而既稀罕又古怪的是，因为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在决斗一开始就使他受的那一丁点儿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伤，雅各布伯爵却一病不起；他身上的液体状况糟

糕透了①，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怎么医也不行，从施瓦本和瑞士一个接一个地请来名医，结果全都无能为力，治他不了。是的，一种在当时的整个医学界尚不知其所以然的化脓性溃疡在他手周围的肌肤系统中扩散开来，象恶瘤一样一直浸蚀到骨头，医生们迫不得已，只好截去他整个一只坏手，叫他的所有朋友都大为震惊；可是这样仍未止住继续化脓，稍后又割掉了整条胳臂。然而这种被誉为根治疗法的手术，其结果如今天的医生们显而易见的，不但没有医好他，反倒把病情搞得更加严重；眼见着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化脓、腐烂、分解，大夫们便宣布他已经没救，说不等一星期过完他就得死去。在事情的这一意外转折中，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那位院长相信看到了神的可怕的愤怒，便要求伯爵就自己与执政的公爵夫人之间的争端，把真情坦白出来；伯爵受到极大震动，再次领取了圣体，以保证如实忏悔一切；然后，他惶恐万状地表示，倘使他诽谤了莉特茄德夫人，他就甘愿让自己的灵魂永远下地狱。这一来，尽管他一生放荡无行，人们还是有双重理由相信他这次吐露的是真情：一是因为，病人的样子事实上看得出来相当虔诚，在这样的时刻是不可能再发伪誓的；二是因为，他自称用贿赂收买过封·布莱达家的守门人，使守门人放他进了城堡，人们于是对受贿者进行审问，结果也得到肯定的回答，说伯爵所讲的情况属实，圣累美基阿斯节那天晚上他的确在布莱达家的城堡里。根据这些情况修道院院长再得不出其他结论，只好推想伯爵本人是受了某个第三者的欺骗；而不幸的雅各布在听到侍卫长奇迹般地康复的消息时，自己也产生了这样一个可怕的疑心，并且在生命结束之前，绝望地看见这个疑心完

① 在近代医学发达以前，欧洲人认为生病的原因是身体中的液体变坏了。

全得到证实。

原来是在看上莉特茄德夫人以前，雅各布伯爵老早就跟夫人的贴身侍女罗莎琳勾搭上了；每次她的主人到伯爵的城堡作客，这个轻浮的不知廉耻的丫头都差不多要去他房里过夜。在知道莉特茄德跟兄长最后那次上伯爵家时收到了他一封表示爱慕的情书后，这个数月来已被伯爵冷落一边的罗莎琳便又嫉妒又生气；她紧接着在不得不陪莉特茄德回家去时赶紧冒夫人的名给伯爵留了一张字条，诡称她的两位哥哥对于伯爵的行为十分生气，她因此不能马上与他相会了；可尽管如此，她仍邀请伯爵在圣累美基阿斯节的夜里去她父亲城堡中看她。那位伯爵呢，对于自己冒险的成功真是喜出望外，当即就给莉特茄德写了第二封信，向她保证准时赴约，只不过为了避免差错，他请求她派一名可靠的向导过来，以便直接把他领到她的房间里；罗莎琳乃是个干这类勾当的老手，她早预料到会有这样一封回信，因为能成功地把信截下来，并且给伯爵回话说，莉特茄德将亲自在花园小门旁迎接他。等到了约定幽会的前一天晚上，她就借口自己姐姐病了，她想去看姐姐，向莉特茄德告假到乡下去；在得到夫人同意后，她也确实挎着一个小衣包，在黄昏时分离开城堡，让众人看见她上了去她姐姐家的乡下大道。可是她却并没一直走到头，而是在夜幕降临后又以即将下暴雨为托词，折回到城堡里；她假惺惺地说自己明天一大早又要动身，为了不打扰主人起见，要求在冷清少人的城堡塔楼中随便哪间空屋里胡乱过一夜算啦。雅各布伯爵呢，也自用钱买通城堡的守门人，溜了进来，在半夜时分如约摸到花园小门边，在那儿由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迎接着，如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他压根儿想不到上了圈套；那丫头匆匆吻了他一下，随即就领着他转弯抹角，在荒凉的侧院中穿过一条条甬

道，爬上一道道楼梯，最后才走进塔楼里的一间十分豪华的卧室；室内的窗户早已被罗莎琳关得严严实实。在这儿她拉住伯爵的手，很神秘地把头贴在几道房门上听了又听，并且压低嗓门告诉伯爵，哥哥的寝室就在附近，所以不准出声，然后才跟他一块儿睡到旁边的床上；伯爵让她的故作姿态给懵住了，心想以自己的一大把年纪还征服了这么一位美人，飘飘然地说不出有多么得意；当第二天天蒙蒙亮她打发他离开时，还在他指头上套了一枚戒指，作为已度过的良宵的纪念；这枚戒指原本是莉特茄德的丈夫送给自己妻子的，却在头一天晚上让罗莎琳给蓄意偷来了；伯爵也答应一回去就把自己死去的老婆给他的结婚戒指送过来，作为给她的回赠。三天后伯爵果真实践诺言，秘密地把戒指送到了城堡里，罗莎琳又很机灵地把它截到手，可从此就不再给伯爵回音，找出种种借口回避与他第二次幽会，显然是担心他会冒更大的风险吧。又过一些时候，这丫头因为犯着重大的偷窃嫌疑，被主人家开除，遣送回了自己在莱茵河畔的父母家中；可是九个月后，她的放荡行径显露出了结果，在母亲的严厉逼问下，她不得不招认出雅各布伯爵乃是孩子的父亲，同时揭开了她和他私通的整个秘密。所幸的是她害怕给人当作小偷，迟疑了很久才把伯爵送给自己的戒指拿出去变卖，而这只戒指由于太值钱了，事实上也没找到任何一个乐于收购它的买家，因此她所说的是实话就未受到任何怀疑；为了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她的父母拿着显然可以作为证据的戒指，到法庭控告雅各布伯爵。法官们对在巴塞尔审理的奇案已有所闻，急忙要把这个对全案结果有重大意义的发现通知皇上召集的法庭，碰巧这时有一位议员因公前往巴塞尔，他们就把罗莎琳的供词和雅各布伯爵送给她的戒指附在一封信里，交给他带去，以解开那个使整个施瓦本

和瑞士都为之骚动的可怕的谜。

皇上不知道雅各布伯爵心中产生的疑虑，觉得对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和莉特茄德夫人的处决再不能往后推延，便确定了行刑的日期；可偏巧就在这一天，那位议员带着信跨进了正在病床上痛苦绝望地辗转反侧的雅各布伯爵房里。

“这就够啦！”伯爵读完信，接过戒指去说：“我已经厌倦尘世的生活！”他转过头来请求修道院院长，“请给我叫一副担架，把我这个命在旦夕的坏蛋抬到刑场上去；临死之前，我至少也得做一件好事啊！”

院长一听大惊，赶紧满足他的愿望，让四个仆人把他抬到一副担架上；随后，在行刑的钟声已经敲响，弗里德利希和莉特茄德已经在成千上万人的围观下绑上了柴火堆的当口，院长带着手捧耶稣受难十字架的雅各布伯爵，赶到了刑场。

“等一等！”他一边命令把担架放在皇上的看台对面，一边高呼，“别点燃那些火刑堆，先听听这个罪人对你们说些什么吧！”

“怎么？”皇上惊问，同时脸色苍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上帝的神圣裁决不是已证明他是正义的，难道在这以后还能想象莉特茄德并不曾犯罪吗？”——说着，他就迷惑不解地下了看台；成千名骑士跟在他后边，骑士身后又跟着从看台和栅栏上翻下来的观众，一起把躺着病人的担架围个水泄不通。

“她是无罪的，”伯爵由修道院院长扶持着，从担架上坐起来，“在那极为不幸的一天，当着全体聚在此地的巴塞尔市民的面，上帝已经作出这样的判决！要知道，弗里德利希受了三处致命伤，可他如你们看见的眼下却精力充沛地活着；我呢，只给他的剑划了一下，看上去几乎连我生命的表皮也没碰伤，谁料想却可怕地慢慢向里渗透，直危及到我生命的核心，我的精力就像

一株让暴风给刮倒的橡树似的完蛋啦。谁要是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这儿就是证明：在圣累美基阿斯节的夜里接待我的是她的使女罗莎琳，我这个坏蛋色迷心窍，昏了脑袋，竟以为是把一向都轻蔑地拒绝了我的她抱在怀里！”

听见这一表白，皇上也愣住了。他好半天才转过身去望着火刑堆，命令一名骑士亲自爬上去替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和莉特茄德夫人松绑，然后把他俩带到他跟前；其时莉特茄德夫人已经晕倒在侍卫长母亲的怀里。

当莉特茄德头发蓬乱，半敞着怀，在因奇迹般地得救而激动得膝盖哆嗦的侍卫长的搀扶下，从怀着敬畏和震惊退向两旁的人群中走近前来时，皇上不禁高呼：

“喏，但愿你的每根头发都得到一名天使的保护！”

两人跪倒在皇上面前；皇上吻了他们的额头。他请求皇后把自己的白鼬鼠披风给他；他接过去披在莉特茄德肩上，随后就挽着她的胳臂，在所有在场的骑士的注目下，准备领着她返回皇宫。临走前，趁弗里德利希侍卫长同样脱下囚衣，用羽饰帽和骑士服把自己装扮起来的时候，皇上又转过头去望着躺在担架上痛苦地打滚的雅各布伯爵，想到他参加决斗一举也并非有意亵渎圣明，便对他动了恻隐之心，因此问站在一旁的医生：这个不幸的人是否已经没救？

“没指望啦！”红胡子雅各布身子痛苦地抽搐着，支撑在医生怀里自己回答。“我这样死是罪有应得！虽说尘世上的正义之手已奈何我不得，可我却是谋杀我的兄长——高贵的威廉·封·布莱萨赫公爵的罪人：那个用我兵器库中的利箭射死他的刺客，是我在作案的六个礼拜之前雇佣的；我原以为这么一来，王冠就可归我！”——说完这几句话，他就倒到担架上，吐出

最后一口气，让他那黑色的灵魂倏然离去。

"哈，果真不出我的丈夫公爵本人所料！"站在皇上身边的公爵夫人失声叫出，她刚才也跟着皇后从看台上走下来了。"在临终的一刻，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讲出了自己的猜疑，我当时还不完全理解呐！"

皇上勃然大怒，命令道：

"那就让他的尸体也受到正义的惩罚！拖过去，"他转身朝着旁边的士兵，吼道，"马上把他交给刽子手，让他们把他烧成灰，使他遗臭万年，就因为他，刚才咱们险些儿把两个无辜者牺牲在火刑堆上！"

紧接着，那个坏蛋的尸体便在熊熊的火焰中烧得噼啪直响，经北风一刮更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与此同时，皇上却领着莉特茄德夫人，在众骑士的簇拥下，回到了宫里。他郑重宣告决定，恢复她继承被自己的哥哥贪婪地夺去了的遗产的权利；没过三个礼拜，便在布莱萨赫的宫里举行了两位情侣的婚礼；公爵夫人对于事情的结局非常高兴，便把依法充公的雅各布伯爵的财产的一大部分，赠给莉特茄德作陪嫁。皇上呢，则于他们婚后赐给弗里德利希侍卫长一条金项链，以示恩宠；随后，一当结束在巴塞尔的国事回到沃尔姆斯都城，他便在关于决斗这一所谓神的裁判的规定里，对凡是写着通过决斗就能直接辨明是非的地方，统统都加上了这么一句：

"倘使上帝乐意的话。"

杨武能 译

戏　　剧

破 瓮 记

人　物

瓦鲁特　司法检查官

亚当　村法官

利希特　文书

马特·如勒太太

夏娃　她的女儿

菲特·顿波勒　农民

如普利希特　他的儿子

伯利吉特太太

一个男仆，法警及女仆数人等。

事件发生在乌特利希特附近的一个尼德兰的村庄里。

这出喜剧可能根据一件历史的事实，然而关于它我却没有能够发现更详细的资料。我写作这剧本的动机，是从几年前我在瑞士看到的一张铜版画中得来的。我们在这张画中——首先看到一位法官，他严肃地坐在裁判席上；在他前面站着一个老年妇人，她手里拿着一个打破了的罐子，好象要说明这个罐子所受的

损害似的；被告，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法官声色俱厉地申斥他，把他当作一个被判决了的人，他仍然为自己辩护，可是没有力量；还有一个姑娘，她大概替这个案件作过证（因为谁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才发生了这一桩罪案），她站在母亲和未婚夫的中间，搓弄着围裙；她站在那里，使人想到，任何一个作了假证言的人，也不会显得比她更为沮丧；法庭的文书（他可能不久以前见过这个姑娘）现在从旁边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法官，就象克雷昂[①]在某一次类似的情况下看着俄狄浦斯[②]一样。原画的标题是："打破的罐子"。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张画是一个尼德兰画家的作品。

亨利希·封·克莱斯特

第一场

布景　法庭

〔亚当坐着，正在用绷带包扎一条腿。利希特上。

利希特　哎，真见鬼，您说说看，亚当教父[③]！您怎么啦？您象个什么样子？

---

① 克雷昂（Kreon）是俄狄浦斯的舅父。

② 俄狄浦斯（Oidipous）在希腊神话中，是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生后，父亲请求神谕，神谕说他将来要杀死父亲，同母亲结婚。父亲命人把他抛在深山。他得救，长大成人，因不知自己身世，果然杀死父亲，同母亲结婚。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的题材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③ 西洋习俗，小孩在教堂受命名洗礼时，要请一人会同举行，作他的教父。本书中称教父，并没有这个意义，只是一种亲密同时又尊重的称呼，下文亚当也称利希特为教父。

亚当　是呀，您瞧。只要人长着两只脚，他就有跌倒的时候。在这平滑的地上，这儿可有一丛绊脚的灌木吗？可是我就在这儿绊倒了；因为每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一块讨厌的绊脚石。

利希特　不，朋友，对我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那样一块石头吗——？

亚当　是的，就在他自己心里。

利希特　真是倒霉的事情！

亚当　您说什么？

利希特　您本是一位放荡不羁的祖先的后代，他在万物伊始的时代就跌倒了，并且正因为跌倒而出了名；您可不是——？

亚当　怎么样？

利希特　和他一样——？

亚当　我吗？我想——？我跟您说，我是在这儿跌倒的。

利希特　当真跌倒了吗？

亚当　是的，当真。一定跌成一副丑相了。

利希特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亚当　刚才，就在我起床的那一刻。当时我嘴里还唱着清晨的小曲，哪知一下就在清晨跌倒了，在我开始一天的日程以前，我们的上帝已经把我的脚扭伤了。

利希特　可能左脚也坏了吧？

亚当　左脚吗？

利希特　是这个搭在前面的吗？

亚当　自然！

利希特　我的天！这只一向就沉重地走在罪孽的道路上的脚吗？

亚当　这只脚！什么话？沉重地！为什么？

利希特　这只马蹄子一样的脚？①

亚当　马蹄子一样的脚！这只脚，和那只脚一样，都是臃肿的一团。

利希特　您让我说！这未免对不起您的右脚。这只右脚——是不能大胆承担这样的压力的，所以它只好冒险走上了容易失足的道路。

亚当　嗨，这是什么话！只要一只脚敢去的地方，另外一只也要跟着去的。

利希特　可是什么东西把您的脸弄得这么歪？

亚当　把我的脸？

利希特　怎么？您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亚当　除非我是个撒谎的人——到底脸看起来是什么样？

利希特　看起来什么样？

亚当　是的，亲爱的教父。

利希特　可怕极了！

亚当　请您说得更清楚一些。

利希特　脸皮刮掉了，简直不忍看。面颊上掉了一大块，多么大？没有秤，我可称不出来。

亚当　真见鬼！

利希特　（取来一面镜子）这儿！您自己瞧瞧吧！一只羊，被一群狗追赶着，冲过了荆棘，刮下来的羊毛，恐怕也不比您——老天爷知道在哪儿搞的——刮下来的肉更多些呢。

亚当　哼！真的，的确是这样。太难看了。鼻子也受伤了。

利希特　还有眼睛呢。

---

① 德国民间传说中，魔鬼的脚作马蹄状。魔鬼是作坏事的。利希特在此说"马蹄子一样的脚"意指亚当做了什么坏事情。

亚当　眼睛没有受伤，教父。

利希特　哎，这儿斜着挨了一拳，都打出血了，瞎说的话叫上帝惩罚我，这简直象一个长工头生气时痛打的一样。

亚当　这是眼骨。——是的，嗯，您瞧，这一切我当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出来。

利希特　对了，对了！在格斗的怒火中经常是这样的。

亚当　格斗！这是什么话？——我和壁炉上的那只该死的公山羊①格斗了，假如您硬要那么说。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失掉了身体的平衡，就象要淹死在空气里一样，我向四面八方乱抓一阵，就抓住了昨天晚上挂在炉架上的一条湿透了的裤子，那时我以为抓住它，您瞧，我这个傻瓜，就能保持住身体的平衡了，哪知道我竟把裤腰扯断了；于是裤腰、裤子和我，我们一齐摔下来，我的额角朝下，象翻斤斗一样撞到壁炉上，可巧炉角那儿有一只公山羊伸着它的鼻子。

利希特　（大笑）得了，得了。

亚当　真倒霉！

利希特　您居然从一张床上摔了亚当的第一跤。

亚当　我的天！——不过，我想说，有什么新闻没有？

利希特　对呀，有什么新闻！真见鬼！我差一点儿把它忘了。

亚当　嗯？

利希特　您快准备迎接从乌特利希特突如其来的视察官吧。

亚当　是吗？

利希特　司法检查官就要来了。

亚当　谁就要来？

---

① 指壁炉上的雕刻。

利希特 司法检查官瓦鲁特就要从乌特利希特来啦。他正在视察各个机关，今天还要到我们这儿来。

亚当 就在今天！您没有发疯吗？

利希特 绝对没有错。他昨天，在霍拉，在这个边境的村庄，已经检查完了那儿的法院。有个农民看见去辉兹姆的车子前面，已经套上了马啦！

亚当 就在今天，他，司法检查官，从乌特利希特来到这儿！这个正直的人，这个痛恨一切丑恶的人，要亲自下手检查，而且要到辉兹姆来找我们麻烦！

利希特 他既然到了霍拉，他也一定要到辉兹姆。您留心吧。

亚当 哎，去您的吧！

利希特 我和您说实话。

亚当 我和您说实话，您快别瞎扯了。

利希特 那个农民看见了他本人，真糟糕。

亚当 谁知道，这个流眼泪的家伙看见了哪一个。这些家伙连一张脸和一个秃头的后脑勺儿，都分不出来。要是把一顶三角帽戴在我的拐杖上，给它披上一件大衣，底下穿上两只靴子，那么这个流氓就会把它错当成任何人。

利希特 好吧，那么您就仗着魔鬼的名字，继续怀疑，直等到他跨进门口吧。

亚当 他，跨进门口！——事先连一个字儿也不通知我们。

利希特 简直糊涂！您还以为是以前的瓦克鲁特检查官呢！现在是瓦鲁特检查官来检查罗。

亚当 就算是瓦鲁特检查官好了！去你的，让我先舒服一下吧。他在服务以前也宣过誓，和我们一样，按照现行的法令和惯例执行他的职务。

利希特 现在，我老实告诉您，瓦鲁特司法检查官昨天突然出现在霍拉，检查了现金和档案，把那里的法官和文书停职了，为了什么？我可不知道，反正ab officio① 。

亚当 这样凶吗？这也是那个农民说的吗？

利希特 是的，还有别的话呢——

亚当 是吗？

利希特 要是您想知道的话。因为今天清早大家去寻找那个在家里被软禁起来的法官时，发现他在后边仓房屋顶的大梁上高高地吊着呢。

亚当 您说什么？

利希特 接着救护的人来了，把他解下来，大家搓他揉他，用水浇他，总算救活了他一条性命。

亚当 是吗？把他救活了？

利希特 可是他却被关在家里，宣了誓，受到了监禁，好象他已经是一具死尸了，而且他那法官的职位也让给了别人。

亚当 哎，真该死，您瞧！——他简直是一条放荡的狗——不过我敢说，他为人还不错，跟这家伙在一起倒还过得去；不过我必须说，他太放荡了。假如今天司法检查官到了霍拉的话，我相信这可怜的家伙，是一定会倒霉的。

利希特 那个农民说，就是因为这桩意外的事件，司法检查官才没有来到这儿；可是在中午，他是一定要到的。

亚当 中午！好吧，教父！现在得讲讲交情了。您是知道的，两只手洗起来多方便。我知道，您也很高兴做本村的法官，凭良心说，您也和任何人一样，有这种资格。但是今天还不是

---

① 拉丁文，意思是停职。

机会，今天您还是把这件事丢在一边吧。

利希特　我，当村法官！您把我当作什么人？

亚当　您是一位很有口才的朋友，您熟读西塞罗①抵得上阿姆斯特丹学校里的任何人。今天请您把野心压下去吧，您听见吗？因为迟早一定还有机会，能够让您施展您的才能。

利希特　我们是老朋友了！您快别提啦。

亚当　该沉默的时候，您知道，就连那伟大的德默斯特尼斯②也保持沉默。请您在这一点上学学他的榜样吧。就算我不是马其顿的国王，我也会按照我的方式来感谢。

利希特　我跟您说，您别瞎猜了，难道我曾经——？

亚当　您瞧，我，我，就连我自己，我也效法这位伟大的希腊人。关于储蓄和利息方面最后还可以想出一套话来：可是谁又情愿多费这些唇舌呢？

利希特　嗯！还有呢！

亚当　这方面的责难是骂不到我身上来的，让它见鬼去吧！最重要的事情是，一桩在夜里发生的开玩笑的事情，可能最怕见好管闲事的阳光。

利希特　我知道。

亚当　我的天！一个法官，当他不坐在审判席上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庄重得象一头北极熊呢，这是没有道理的。

利希特　我也这样说。

亚当　那么现在，教父，请您跟我到档案室里来一会儿：我必须把档案整理一下，因为它们堆得就象巴别塔一般。

---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有名的演说家，作家，政治家。

② 德默斯特尼斯（公元前383—前322），希腊的雄辩家。亚当希望利希特保持沉默，不要向检查官报告他做的坏事。

第　二　场

〔男仆一人上场①。前场人物。——以后上来两个女仆。

男仆　愿上帝帮助您，法官先生！司法检查官瓦鲁特叫我问候您，他马上就要到这儿来了。

亚当　哎，公正的老天爷呀！他已经把霍拉视察完了吗？

男仆　是的，他已经到辉兹姆了。

亚当　喂！丽兹！马格丽特！

利希特　安静一点，现在安静一点。

亚当　亲爱的教父！

利希特　您要请他转达您的感谢。

男仆　明天我们要到胡撒耶村。

亚当　现在我应该作什么呢？我不应该作什么呢？（他伸手去攫取他的衣服）

女仆甲　（上）先生，我来了。

利希特　您想拿裤子当外衣穿？您疯了吗？

女仆乙　（上）我来了，村法官先生。

利希特　您穿上衣！

亚当　（四下观看）谁？司法检查官吗？

利希特　哎，是女仆。

亚当　领带！外套！领子！

女仆甲　请您先穿上坎肩吧！

亚当　什么？——给我脱下外衣来！快！

利希特　（对男仆）我们将要竭诚欢迎司法检查官的莅临。我们

---

① 这男仆是司法检查官瓦鲁特派遣来的。

马上就准备去迎接他，请您转告他吧。

亚当　真见鬼！你说亚当法官抱歉，他去不了。

利希特　去不了！

亚当　去不了。也许他已经在路上了吧？

男仆　他现在还在客栈里。他已经派人去叫一个铁匠；车子坏了。

亚当　好极了！请您替我致意！这个铁匠是个懒鬼。我请求宽恕。我差一点儿把脖子和腿跌断了，您瞧，我的样子，简直象滑稽戏里的小丑；而且每一次受惊都要使我泻肚子。就说我病了吧。

利希特　您疯了吗？——您应该说，您是非常欢迎司法检查官的。——您以为呢？

亚当　见你的鬼！

利希特　什么？

亚当　要是瞎说的话，让魔鬼来抓我好了，肚子简直不妙，就象吃了一服泻药！

利希特　这样就更糟了，这一来，您更会引起他的疑心。

亚当　马格丽特！嘿！瘦骨头！丽兹！

两女仆　我们来了，您有什么事？

亚当　去！我说。把乳酪、火腿、黄油、香肠、酒瓶，从档案室里拿出去！赶快！——不是你。那一个。——你这个呆子！你，就是你！——该死的，马格丽特！丽兹，看牛的丽兹，你去，到档案室去！

〔女仆甲下。

女仆乙　您说话，也得让人家明白呀！

亚当　现在闭上你的狗嘴，我说——！去！把我的假发拿来！快

去！在书橱里！快！快滚！

〔女仆乙下。

利希特　（对男仆）我希望，司法检查官在路上没有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吧？

男仆　哦！是的！我们在峡谷里的路上翻了车。

亚当　真该死！我这刮伤了的脚！我穿不上靴子——

利希特　哎，我的天！您是说翻了车吗？没有受到什么伤吗？

男仆　没有了不起的伤。我们的主人把手扭了一下。车辕断了。

亚当　要是他把脖子折断就好了！①

利希特　手扭了！哎，上帝！铁匠已经来了吗？②

男仆　是的，叫他修理车辕。

利希特　什么？

亚当　您意思是说医生。

利希特　什么？

男仆　叫医生修理车辕？

亚当　咳，这是什么话！为了医手。

男仆　再见吧，先生们——我想，这些家伙都疯了。（下）

利希特　我的意思是说铁匠。

亚当　您露出马脚了，教父！

利希特　怎么见得呢？

亚当　您惊慌失措了。

利希特　什么话！

---

① 亚当希望检查官的脖子折断，就不能来进行检查。当然，这句话不应该当着仆人说，他在慌乱中把话说错了。

② 利希特此时也有点慌乱，本来他想问铁匠是否来修理车子，但是他先说手伤，接着问铁匠，听起来好象找铁匠来医手。

〔女仆甲上。

亚当　喂！丽兹！你手里拿着什么？

女仆甲　不伦瑞克的香肠，法官先生。

亚当　这是有关孤儿的档案。

利希特　您还说我惊慌失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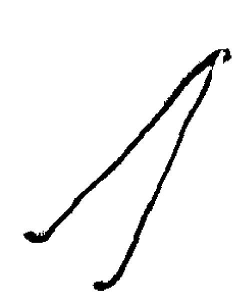
亚当　把这个重新送回档案室。

女仆甲　把香肠？

亚当　香肠！什么话！包香肠的纸。

利希特　这完全是一种误会。

女仆乙　（上）法官先生，在书橱里，我找不到假发。



亚当　怎么找不到？

女仆乙　嗯！因为您——

亚当　怎么样？

女仆乙　昨天夜晚——十一点钟——

亚当　怎么样？你怎么不快说呢？

女仆乙　哎，请您好好地想一想，您回家的时候，根本没有戴假发。

亚当　我，没有戴假发？

女仆乙　真的。丽兹就在这儿，她可以证明。而您另外一副，却在假发匠那儿。

亚当　我可能是——？

女仆甲　对了，真的，亚当法官先生！您回来的时候，光着头，您说，您跌了一跤，您不记得了吗？我还得洗掉您头上的血呢。

亚当　不要脸的东西！

女仆甲　我并没有说谎。

亚当　我叫你闭上狗嘴，说的没有一句真话。

利希特　您昨天已经受了伤？

亚当　不，今天。受伤是今天的事，假发是昨天的事。我在头上戴着撒了白粉的假发，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说真话，只因为不小心把它和帽子一块儿摘了下来。至于她洗了些什么，我可不知道。——你快滚到魔鬼那儿去吧！到档案室里去！

〔女仆甲下。

马格丽特，你去！告诉教堂的执事把他的借我用一用；今天早晨猫在我的假发里生了小猫，这畜生！假发就在我的床底下给弄得一团糟。——我现在已经想起来了。

利希特　猫？什么？您是——？

亚当　千真万确，五只小猫，黄的，黑的，还有一只白的。我打算把那些黑的淹死在菲希特河里。这可叫我怎么办呢？您要一只吗？

利希特　在假发里？

亚当　我如果瞎说，让魔鬼把我抓走！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把假发挂在一把椅子上，夜里我碰动了椅子，假发掉了下来——

利希特　于是猫就把它衔在嘴里了——

亚当　我的天——

利希特　然后猫把它拉到床底下在里边生了小猫。

亚当　衔在嘴里？不是——

利希特　不是？那又是怎样呢？

亚当　猫？唉，这是什么话！

利希特　不是猫？难道是您自己？

亚当　衔在嘴里！我相信——！当我今天发现假发的时候，我就一脚把猫儿踢开了。

利希特　得了，得了。

亚当　这群坏蛋！只要有一块地方，它们就要交尾和生育。

女仆乙　（吃吃地笑着）叫我就去吗？

亚当　是的；你替我问候希瓦慈格万德伯母，那个教堂执事的太太——我今天就把假发好好地送还她——你用不着和他说任何的话。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女仆乙　我就这样去替你说。（下场）

第　三　场

〔亚当和利希特。

亚当　今天我有一种不吉利的预感，利希特教父。

利希特　为什么？

亚当　什么事都使得我心绪不宁。今天不也是开庭的日子吗？

利希特　可不是。告状的人已经站在门口了。

亚当　我作了一个梦，梦里好象有一个告状的人抓住了我，把我拖到审判席的前面；而我呢，我好象同时又坐在那儿的审判席上，对着下面的我叫骂，申斥，责备，接着我就判决，把自己的脖子套进枷锁里。

利希特　怎么？您把您自己？

亚当　的的确确是这样。后来我们两个人变作了一个，我们逃跑了，我们不得不在松林里过夜。

利希特　后来呢？您是指梦说的吗——？

亚当　如果瞎说的话让魔鬼把我抓去好了。即使不是梦，不管怎么样，这一定是一种恶作剧在和我作对！

利希特　这不过是胆怯的恐惧罢了！等到司法检查官来到的话，

只要您按照法律办事，坐在审判席上公平地裁判，那么梦里的那个法官挨骂的事就不会变成事实了。

第　四　场

〔司法检查官瓦鲁特上。前场人物。

瓦鲁特　上帝祝福您，亚当法官。

亚当　哎，欢迎！欢迎大人来到我们的辉兹姆！公正的上帝，谁能够，谁能够预料到您这样光荣的访问呀。连作梦也想不到，今天清早八点钟您就光临此地。

瓦鲁特　我知道，我来得快了一点；假如起先表示欢迎我的主人，后来能够用善意的言语把我欢送走，那我就该满意我这趟公务旅行了。至于说到我的问好，我虽然来了，但是我却已经怀着衷心的善意了。乌特利希特的高等法院打算改善乡村的司法行政，它似乎存在着多方面的缺点，至于滥用法律的行为还得等待今后严格的指令。不过我这次旅行的任务还不是很严格的，我只是来视察情况，并不是来惩罚人的，即使我看到的一切不完全合理，但只要过得去，我仍旧会感到快慰的。

亚当　的确，象您这样高贵的想法实在令人钦佩。大人一定在一些地方要指责法律惯例上的某些陋习的，这一点我并不怀疑；虽然这些惯例在尼德兰从皇帝查理五世以来就是这样，不过在思想里又哪能没有发明创造呢？我们的谚语说得好，世界越变越聪明，我知道，大家都诵读普芬多夫①，不过辉兹姆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所以它也就只能够既不多又不少，继承那普遍智慧的相应的一部分，请您亲切地指教辉

兹姆的法院吧，大人，请您深信，在您还没有回驾以前，这里的法院已经会让您充分地满意；可是，假如您今天就想让它合乎您的心愿，我的天，那恐怕要成为奇迹了，因为它只不过模糊地了解您的愿望。

瓦鲁特　说得很对，法规不够。同时更可以说法规太繁了，我们必须把它们过一道筛。

亚当　是的，要过一道大筛。糠秕太多了！糠秕太多了！

瓦鲁特　那位是文书先生吗？

利希特　利希特文书，伺候大人。到今年圣灵降临节我在法院已经供职九年了。

亚当　（搬来一把椅子）您请坐。

瓦鲁特　不要客气。

亚当　您这么早就从霍拉来到此地。

瓦鲁特　短短的两里路——您从哪儿打听来的？

亚当　从哪儿吗？从大人的仆人——

利希特　一个刚从霍拉来到此地的农民说的。

瓦鲁特　一个农民？

亚当　是的。

瓦鲁特　——是的，那儿出了一件不愉快的意外事件，扰乱了我办公时应当有的好兴致——您想知道那件事吗？

亚当　听说普法洛法官，被软禁在自己家里的时候，这个笨蛋竟因为绝望而上了吊？请问大人，这话是真的吗？

瓦鲁特　这样一来，他把本来就糟糕的事情弄得更糟糕了。最

---

① 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1632—1694)，是有名的法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论自然法律与人间法律»(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曾经支配了康德以前的自然法学。

初只不过以为他办事杂乱无章，现在反而犯了侵吞公款的嫌疑，这个您知道，法律是不能再宽容的。——您这里有几种账目？

亚当 有五种。

瓦鲁特 怎么，五种！我误会了——是现金的帐目吗？我误会了，我以为只有四种呢——

亚当 请您原谅！您算上了莱茵河水灾募捐的账目没有？

瓦鲁特 算上了水灾募捐的账目没有！可是目前莱茵河并没有泛滥，所以这捐款是不会收进来的。——再说，今天是不是你们开庭的日子？

亚当 是不是我们——？

瓦鲁特 什么？

利希特 是的，本星期的第一次。

瓦鲁特 我在走廊上看到的那一群人，就是吗——？

亚当 那可能是——

利希特 是诉讼人，他们已经到齐了。

瓦鲁特 好的。这种情况我很喜欢，诸位先生，假如你们同意，就叫这些人进来吧。在进行审讯的时候我要旁听；我要看看你们在辉兹姆经常是怎样工作的。等到审讯结束以后，我再查看档案和账目。

亚当 遵命。——法警！嘿！汉弗里特！

第　五　场

〔女仆乙登场。前场人物。

女仆乙 教堂执事的太太叫我问候您，亚当法官先生；她虽然也

很高兴把假发——

亚当　怎么？没有吗？

女仆乙　她说，今天早晨有布道会，执事自己戴了一副，他另外一副已经不能用了，打算今天拿到假发匠那里去修理。

亚当　真该死！

女仆乙　只要执事回来，她一定马上把他戴的那一副给您送来。

亚当　以我的名誉起誓，大人——

瓦鲁特　什么事？

亚当　一件偶然的事情，一件倒霉的偶然的事情，把我的两副假发都弄毁了。我本来想另借一副，可是这在目前也不可能了；我必须光头开庭了。

瓦鲁特　光着头！

亚当　是的，当着永恒的上帝起誓！没有假发的帮助会大大影响我审判官的尊严。——要不然我得到庄上去试试看，也许佃户会借一副给我——？

瓦鲁特　到庄上去借！此地难道没有别人能够——？

亚当　不，事实上——

瓦鲁特　也许牧师。

亚当　牧师吗？他——

瓦鲁特　或者校长。

亚当　自从十分之一的奉献制度取消以后，大人，我当时在此地供职的时候曾经赞助过这件事，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够指望他们两方面的帮忙了。

瓦鲁特　那怎么办？村法官先生？那怎么办？那么开庭的日子呢？难道您打算一直等到您长好头发才开庭吗？

亚当　是的，假如您允许，我马上派人到庄上去。

瓦鲁特　——到庄上有多远？

亚当　哎，不过半个钟头。

瓦鲁特　半个钟头，不行！您开庭的钟已经打过了。快些！我今天还必须赶到胡撒耶村。

亚当　快些，是的——

瓦鲁特　哎，那么您就在头上撒些白粉吧！到底您把假发弄到哪个鬼地方去了？——请您尽量想办法。我很忙。

亚当　也可以。

法警　（上）法警到！

亚当　我一方面给您预备一顿好早点，不伦瑞克的香肠，或者再来一小杯但泽酒——

瓦鲁特　多谢。

亚当　不要客气！

瓦鲁特　谢谢，您听我说，我已经吃过了。您去吧，请您好好利用时间，我需要用这个时间在我的笔记本里作一些记录。

亚当　好的，假如您这样命令的话——来，马格丽特！

瓦鲁特　——您受了很重的伤，亚当法官；你是跌倒过吗？

亚当　——今天早晨我下床的时候，差一点跌死了；您瞧，检查官大人，我在屋里跌了一跤，我以为，我已经跌进坟墓里去了。

瓦鲁特　这真叫我难过。——大概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吧？

亚当　我想不会的。至少这不会影响我的公事。——对不起。

瓦鲁特　不必！不必客气！

亚当　（向法警）你去叫诉讼人进来——快去！

〔亚当，女仆及法警下。

第 六 场

〔马特太太，夏娃，菲特和如普利希特上。——瓦鲁特及利希特在舞台的后部。

马特太太　你这个打破罐子的流氓，你！你得赔偿我，你！

菲特　马特太太！请您安静一点，一切都要在这里判决。

马特太太　噢，判决，您瞧！这个会说话的家伙。判决这个罐子，这个打破了的罐子！谁来替我判决这个打破了的罐子？在这儿只不过把破罐子判决给我罢了。象这样的判决连那些打破的碎片都不值。

菲特　要是您能打赢这场官司，那么，我就给您重新弄一个。

马特太太　您给我重新弄一个罐子。要是我能打赢官司，重新弄一个。那么您就把那罐子重新安放在那儿，您试一试看好了，您重新把罐子安放在壁炉的架子上！重新安放！把这个没有腿的，既不能站，又不能躺的罐子重新安放在那儿！

菲特　您听我说！您吵什么？要是我们中间有人把您的罐子打破了，就应该赔偿您。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马特太太　赔偿我！你说就象赔偿我一块牛肉一样。你以为法庭是烧窑的吗？就算这些官儿们扎上围裙，把它拿到窑里去烧，就算他们能够为我的罐子作到这一切，也赔偿不了，赔偿！

如普利希特　你别理她好了，爸爸。你听我说。这个老怪物！她所怀恨的，并不是为了这个破罐子，她所怀恨的是为了那婚

事出了破绽，她本来想在这里用权势来弥补，可是我偏偏又在那破绽上踏了一脚：要是我娶这个娼妇，我就该死了。

马特太太　这个浮躁的老粗！说我在这儿弥补婚事！婚事不值一根针线，就算没有破坏，也值不了罐子的一块碎片。就算婚事象昨天壁炉架上的罐子一样，光亮地摆在我的眼前，现在我也要拿起它的把手来，大吼一声，把它砸在他的脑袋上；我才不想在这儿弥补碎片呢！弥补碎片！

夏娃　如普利希特！

如普利希特　滚开，你——！

夏娃　最亲爱的如普利希特！

如普利希特　从我眼前滚开！

夏娃　我恳求你。

如普利希特　你这个淫乱的——！我不愿意说下去了。

夏娃　让我悄悄地告诉你一句话——

如普利希特　用不着！

夏娃　——噢，如普利希特，你现在就要入伍了。要是你一旦扛起枪来，谁知道，我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你。这是战争，你好好地想一想，你要去参加战争：难道你愿意这样怀着怨恨离开我吗？

如普利希特　怨恨？不，绝对不，我才不怨恨呢。愿上帝把剩余的福份尽量赐给你。不过就算我能够从战争中带回我那健康的、铁打的身体，将来在辉兹姆村里活到八十岁，我在临终的时候也要骂你一声：娼妇！是你自己甘心到法庭上来哀求的。

马特太太　（向夏娃）走开！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着？你还想叫人家辱骂你吗？那位下级军官，那位光荣的木腿先生，在军队

里有指挥权的那个人，才是你的好对象，不象那边的那个呆子，一会儿就要露出他的背脊来挨一顿棍子。今天不管是订婚日，结婚日，或是受洗日，即使是我的下葬日也好，只要我能够践踏他那种骄傲的气焰，我就甘心了。

夏娃　母亲！不要再提起罐子的事了！让我到城里去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能干的手艺人把这些碎片按照你的愿望重新拼起来。要是不行的话，我就把我扑满里的钱都拿出来，给你买一个新的。就算那个破罐子是从希律①时代留传下来的，谁又愿意为了它惹起这样一场风波和这样多的不幸呢。

马特太太　你说话，只见到你所理解的那一面，小夏娃，难道你愿意背上那个臭名下礼拜日到教堂里去忏悔吗？你的名誉完全在这个罐子上，就算不在上帝，不在你和我的面前，可是在世人的面前，您的名誉……和这个罐子遭到破坏了。法官就是我的手艺人和执行吏。棍棒和皮鞭是必要的，甚至于把这个流氓用火烧死，只要能够把我们的名誉烧得洁白，让这儿这个罐子重新放出光彩。

第七场

〔亚当穿着法官服，但是没戴假发，登场。

亚当　（自语）哎，小夏娃。你瞧！还有如普利希特，这个身强力壮的暴徒！哎，真见鬼，你瞧！亲戚们全来了！——他们总不会到我这儿来控告我吧？

夏娃　噢，亲爱的母亲，跟我来，我恳求你，让我们从这个不幸的

① 希律（公元前37—前4），犹太的国王。详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

地方逃回去吧！

亚当　教父！您告诉我他们有什么事？

利希特　我怎么知道？无谓的吵闹；无聊的事情罢了。我听说，是为了一个打破的罐子。

亚当　一个罐子！原来这样！哎！——哎！是谁打破的？

利希特　是谁打破的？

亚当　是的，亲爱的教父。

利希特　我的天！请您就座，您就会知道的。

亚当　（秘密地）小夏娃！

夏娃　（同样秘密地）去你的吧。

亚当　一句话。

夏娃　我一句话也不想听。

亚当　你们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夏娃　我告诉你，你给我走开。

亚当　小夏娃！我请求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夏娃　假如你不马上——！我告诉你，你别麻烦我。

亚当　（对利希特）教父，听我说，我的天，我支持不住啦。小腿上的伤使我痛得难过。请您代我审判吧，我要上床去休息。

利希特　上床去休息——？您要——？我相信，您是发疯了。

亚当　真该死。我要呕吐了。

利希特　我相信，您当真发疯了。您刚来到就——？——我倒没有关系。您去请示那儿的司法检查官吧。也许他会允许您。——我不知道，您到底犯了什么病？

亚当　（再一次向夏娃）小夏娃！我恳求你！看在这些伤的面上！你们到我这儿来是为了什么事？

夏娃　你就会知道的。

亚当　只为了你母亲拿着的那个罐子，这说不定是我——？

夏娃　对了，只为了那个打破的罐子。

亚当　再没有别的事吗？

夏娃　再没有别的事。

亚当　没有了吗？当真没有了吗？

夏娃　我说，去你的。——别麻烦我。

亚当　你听我说，当着上帝的面起誓，你要放聪明些，我忠告你。

夏娃　你，这个不要脸的人！

亚当　现在，证明书上已经填上了，花体字的名字：如普利希特·顿波勒。我已经把它弄好了放在这儿的衣袋里；夏娃，你听见纸咯咯地在响吗？你瞧着吧，以我的名誉担保，明年的今天你可就要把它领回去。那时你应该缝好你穿的丧衣丧服，假如说：如普利希特已在巴达维亚死掉了。——我可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热病，是黄热，红热，还是什么腐败热。

瓦鲁特　亚当法官先生，请您别在开庭以前跟诉讼人说话！请您坐在这儿，审问他们。

亚当　他说什么？——大人命令什么？

瓦鲁特　我命令什么？——我已经明白地告诉您，您不应当在开庭以前暗地跟诉讼人说些莫明其妙的话。这儿是法官执行任务的座位，我在等候公开的审讯。

亚当　（自语）真倒霉！我简直断定不了这件事！——当我离开的时候，什么东西哗啦啦地响了一声——

利希特　（吓唬他）亚当法官，是否您——？

亚当　我？以名誉担保绝对不是！我曾经把它小心地挂在上面，除非我是个笨牛——

利希特　什么？

亚当　什么？

利希特　我问——！

亚当　您问，是不是我——？

利希特　我问您是不是聋了。大人在那儿叫您。

亚当　我相信——！谁叫我？

利希特　那儿司法检查官先生。

亚当　（自语）哎！真见鬼！只剩下两条道可走。我的天，简直没有别的道儿了，不是我低头，就是我完蛋。——就来！就来！就来！大人命令什么？现在可以开庭吗？

瓦鲁特　您今天特别心神不定。您不舒服吗？

亚当　——的确！请您原谅。我从一艘去过印度的船上买了一只珍珠鸡，这只鸡得了舌病；我应当把它喂肥，可是我并不内行，于是我只得请教那儿的那个姑娘。关于这种事情我一向就是一个傻瓜，您瞧，我会把我的鸡叫作我的孩子。

瓦鲁特　这儿，请坐，把原告叫来，审问他。同时，您，文书先生，记录口供。

亚当　大人命令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审理，还是依照辉兹姆村的习惯呢？

瓦鲁特　按照法定的程序也就是按照辉兹姆村的习惯，此外并没有其他的形式。

亚当　好的，好的。我一定遵命。文书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利希特　为您服务。

亚当　——那么现在就宣布开庭！原告到前面来。

马特太太　到，村法官先生！

亚当　您是谁——？

马特太太　谁——？

亚当　您。

马特太太　我是谁——？

亚当　您是谁！您的姓名，身份，住址，等等。

马特太太　法官先生，我相信，您是在开玩笑。

亚当　开玩笑，什么话！我以法庭的名义坐在这儿，马特太太，法庭必须问清您是谁。

利希特　（小声）快别问这种奇怪的问题了——

马特太太　您每礼拜日到庄上去的时候，您总是向我们窗户里望！

瓦鲁特　您认识这妇人吗？

亚当　大人，她就住在通过篱笆的那条小道拐角的地方；是守城卫兵的遗孀，现在是产婆，素来是一个规矩的妇人，名声很好。

瓦鲁特　假如您已经熟悉这些情况，法官先生，那么这类的询问就不必要了。请把她的名字写在记录上，并且注明"法院熟知"四个字。

亚当　这也行。您是不主张依法定程序的。那么就遵照大人的命令办理。①

瓦鲁特　现在请您询问原告的事由。

亚当　叫我现在就——？

瓦鲁特　是的，问清她的事由！

亚当　对不住，那就是关于一个罐子的事。

瓦鲁特　怎么？那就是！

亚当　一个罐子。不过是一个罐子。请写上一个罐子，同时注明"法院熟知"四个字。

---

① 亚当在此命令利希特。

利希特　据我随意的猜测，法官先生，您想要——？

亚当　我的天，我对您怎样说您就怎样写。马特太太，难道不是一个罐子吗？

马特太太　是的，就是这儿这个罐子——

亚当　你们瞧，可不是吗？

马特太太　这个打破了的——

亚当　多余的废话。

利希特　我请您——

亚当　谁把这罐子打破的？一定是这个流氓——？

马特太太　是的，就是他，就是那个流氓——

亚当　（自语）我用不着多问了。

如薔利希特　这不是真的，法官先生。

亚当　（自语）起来，鼓起勇气来，你，老亚当！

如薔利希特　她简直胡说八道——

亚当　住嘴，呆子！你就快要把脖子伸到铁枷里去了。——文书先生，请照刚才所说的，写上一个罐子，再加上打破罐子的人名。现在这案件马上就要审理完毕了。

瓦鲁特　法官先生！哎！这是多么武断的处理。

亚当　怎见得？

利希特　您不愿意按照法定程序——？

亚当　不，我说：大人是不喜欢法定程序的。

瓦鲁特　亚当法官先生，假如您不知道法院审判的规程，现在在这儿也不是教您的地方。假如除了这样的方法以外，您就不会审判，那么就请您退席吧！您的文书也许会的。

亚当　请您原谅！我是按照这里辉兹姆村的习惯；大人曾经这样命令过我。

瓦鲁特　我曾经——？

亚当　以我的名誉起誓！

瓦鲁特　我命令过您，在这儿按照法律审判；我相信辉兹姆村的法律和联邦里其他地方的法律是一样的。

亚当　那么我必须恭恭敬敬地请您原谅！在我们辉兹姆村里，请您允许我解释，有一些特别的法律；我必须指出，它们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是靠优良的传统遗留下来的。我敢相信今天我并没有更改一点一划。不过您所说的另外一种在帝国境内通用的形式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您要求证明吗？好吧，请您命令！我能够这样审判，也能够那样审判。

瓦鲁特　法官先生，您误解了我的意思。好吧，您重新开始好了。——

亚当　是的！请您注意，您是一定会满意的。——马特·如勒太太！请您控诉吧。

马特太太　您也知道，我在这儿控诉，就是为了这个罐子：不过请您允许我，在我讲打破这个罐子的事情以前，让我也说明一下，从前我把它看得多么宝贵。

亚当　那么您说吧。

马特太太　你们看见这个罐子吗，你们这些尊贵的先生们？你们看见这个罐子吗？

亚当　是的，我们看见了。

马特太太　你们什么也没有看见，请原谅，你们看见的是一些碎片罢了；这个最美丽的罐子已经打破了。就在这个窟窿的地方，现在是什么也没有了，原来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继承尼德兰全部省份时候的图画，查理五世皇帝穿着朝服站在这儿，现在你们只看见他的两条腿了。这儿菲利普跪着接受

王冠；他现在搁在罐子里，只剩下了臀部，就连臀部也碰掉了一块。那儿他的两位伯母，法国和匈牙利的皇后们，感动地揩着眼泪；其中一位皇后还高高地举起她拿着手帕的手，仿佛在哭她自己的命运。这儿在侍从中间，西格弗里德仍旧扶着他的剑，就是为了他皇帝曾经用剑挡开了那个猛烈的打击；可是现在他必须象马克西米利安，这个无赖汉一样地倒下了！因为他们下边的剑现在已经打掉了。这儿，在中间，我们看见，戴着圣帽，站着阿拉斯的大主教；现在也叫魔鬼把他完全抓去了，只剩下了他的影子长长地落在石头路上。这儿，在后边，四围密集地站立着手拿长戟长枪的卫士们；这儿，您瞧，是布鲁塞尔大市场的房屋，这儿还有一个好奇的人向窗外张望：可是现在他在看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

亚当 马特太太，您用不着对我们多说那打碎了的同盟关系，假如它跟这案件不相干。同我们有关系的是窟窿，——至于那些要继承的省份是同我们毫无关系的。

马特太太 对不起！罐子多么美，是和案件有关系的——这罐子是补锅匠，希尔德里希掳获的，那时欧拉尼公爵率领水上战士① 奇袭了伯利鲁。一个西班牙人把它装满了酒，刚刚送到嘴唇边，希尔德里希便从背后把这个西班牙人摔倒了，他掳获了罐子，喝光了酒，继续前进。

亚当 真是个了不起的水上战士。

马特太太 后来这个罐子传到挖坟墓的人，福希特哥特的手里；这个节制喝酒的大好人，用这罐子喝酒的时候，总是搀上

① 1566年荷兰反抗西班牙压迫而进行斗争的自由战士。

水。他一生总共喝过三次酒：第一次是在他六十岁的那年，当他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的时候；三年以后，他又喝了一次，这时她生了孩子，使他愉快地作了父亲；后来她又生了十五个孩子，当她临终的时候，他喝了第三次酒。

亚当 好呀。那倒也不坏。

马特太太 后来这罐子便传到谛尔勒蒙的裁缝察赫伍斯的手里。这个人，把我刚才告诉您的话，亲自告诉我那已经去世的丈夫。当法国人来掠夺的时候，他把罐子和全部家具都从窗子里扔了出去，然后他自己也跳出去了，这笨汉把脖子跌断了，可是这陶器罐子，这个瓦罐子，却仍旧是完整的。

亚当 请您讲题内的话，马特·如勒太太！请您讲题内的话！

马特太太 后来在一五六六年大火的时候，这罐子已经落在我丈夫的手里，愿上帝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亚当 真见鬼！婆娘！您还没有说完吗？

马特太太 ——亚当法官，要是不让我说话，那么，我在这儿就没有用了，那么我就要走了，另外去找一个肯听我讲话的法庭。

瓦鲁特 您应当在这儿讲话；可是您不应当讲一些和您的控诉没有关系的事情。假如您对我们说，那个罐子对您是一件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我们在这儿就知道审判时所需要的材料了。

马特太太 你们在这儿审判，需要些什么，我可不知道，同时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却知道，为了控诉，就必须允许我在你们面前说一些话。

瓦鲁特 那么好吧。现在您就把话说完吧。罐子遭到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罐子在一五六六年大火的时候遭到了

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听听吗？到底罐子遭到了什么事情？

马特太太 罐子遭到了什么事情？我对你们这些先生们说：在一五六六年大火的时候，罐子并没有遭到什么事情。罐子就在那样大火当中，也没有受到丝毫损害，第二天早晨当我把它从房屋的灰烬中找出来的时候，它就象刚出窑的一样，亮晶晶的，闪烁着光彩。

瓦鲁特 现在好了。我们对这罐子已经有了认识。我们知道了一切有关和无关这罐子的事情。另外还有什么呢？

马特太太 那么您瞧，现在这个罐子——这个罐子——这个打破了还有价值的罐子——这个罐子对于一个小姐的嘴，对于一个高贵太太的嘴唇也不算太差，这个罐子，你们二位高贵的法官先生，这个罐子被那个流氓给我打破了。

亚当 谁？

马特太太 他，那儿那个如普利希特。

如普利希特 这是撒谎，法官先生。

亚当 不要讲话，等到问你的时候再讲。今天总还会轮到你的——您把话记录下来了吗？

利希特 噢，是的。

亚当 可敬的马特太太，请您叙述一下经过。

马特太太 昨天十一点钟——

亚当 您说什么时候？

马特太太 十一点。

亚当 早上吗？

马特太太 不，对不起，在晚上，当我在床上刚要熄灯的时候，就听见后边我女儿的卧室里，有男人大声吵闹的声音，好象敌兵闯进来了一样，把我吓了一跳。我急忙跑下楼梯，我发现

房门已经被暴力打开了，咒骂的话气汹汹地向我传来，当我用灯照了一下现场，我发现了什么，法官先生，您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这罐子在屋里打破了，在每一个墙角都落了一些碎片，姑娘搓着两只手，他，这粗汉就象发了疯一样，站在屋子的中间吵闹。

亚当 哎，真糟糕！

马特太太 什么？

亚当 您瞧，马特太太！

马特太太 是呀，——后来我在正义的怒火之下，身上就象长了十只胳臂，我感觉每一只胳臂都武装得象一只老鹰。我在那儿问他，这样深更半夜在这儿干什么，为什么发脾气把我的罐子打破了；而他回答我，现在请您猜一猜——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这个流氓！要是我不看见他受到车裂的刑罚，我就再也不能够忍住气躺下来休息；他说，是另外一个人把罐子从壁炉架上碰下来的，——请您听听，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刚刚从这屋子里逃跑了；——接着他就破口大骂我的女儿。

亚当 噢！这是无聊的借口——后来呢？

马特太太 听了这话以后，我就怀疑地细看我的女儿；她站在那儿就象一具死尸，我说：夏娃！——她坐下了。——另外有一个人来过吗？她呼叫着说："约瑟和马利亚，"她呼叫着说："母亲，您在想些什么？"——那么快说，到底是谁？"还能是谁，"她说——您想还能是谁？接着她向我宣誓说，就是他。

夏娃 我向您宣什么誓？我向您宣过什么誓？我没有宣过任何誓，对您绝对没有——

马特太太 夏娃！

夏娃 不！您在撒谎。——

如普利希特　你们听。

亚当　畜生，该死的，现在，你住嘴，你要我用拳头把你的嗓子堵住么！以后有你说话的时候，现在不许。

马特太太　你没有——？

夏娃　没有，母亲！您竟瞎说。您瞧，如果您一定要我把这件事公开，我心灵的深处将会感到怎样的痛苦，不过我没有宣过任何誓，没有，没有，什么誓我也没宣过。

亚当　孩子，你要理智一些。

利希特　这简直是太奇怪了。

马特太太　哎，夏娃，你没有向我保证？你没有叫喊过"约瑟和马利亚"？

夏娃　我没有宣过誓！可以起誓说没有！您瞧！我现在就宣誓，就喊"约瑟和马利亚"。

亚当　哎！诸位！哎！马特太太！您这是干什么？您干吗要这样吓唬这个好孩子！只要姑娘安静地想一想，她就会想起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说的是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假如她不说她应当说的话，以后还可能发生：您要注意，她今天的口供应当和昨天的一样。至于她能不能宣誓，都无关重要。最好别再提起约瑟和马利亚了。

瓦鲁特　不要这样，法官先生，不要这样，谁愿意对诉讼人说出这些模棱两可的话来呢。

马特太太　要是她能够当面对我说，除了如普利希特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男人，这个无耻的东西，这个淫荡的丫头，那末我不管，她可以——我不愿意说完这句话。但是我，我向您保证，法官先生，就算我马上不能断定，她宣过誓，但是我却敢以约瑟和马利亚的名字宣誓，证明她昨天确实说过那句话。

亚当 现在，我想姑娘也不愿意再提起——

瓦鲁特 法官先生！

亚当 大人？——他在说什么？——不是吗，亲爱的小夏娃？

马特太太 你说！你没跟我说过那句话吗？你昨天没有跟我，没有跟我说过那句话吗？

夏娃 谁否认，我说过那句话——

亚当 你们瞧！

如普利希特 这娼妇！这！

亚当 记录下来。

菲特 呸，你简直不害臊。

瓦鲁特 亚当法官先生，对于您这种举动我不知道应当怎样设想。就算您自己把罐子打破了，恐怕您也不会比现在更积极地把这种嫌疑推到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文书先生，您不要在记录上多写了，我希望，您只记录姑娘现在的口供，她昨天说的话，不能算作事实。——现在到了这姑娘应该发言的时候了吧？

亚当 我的天，假如还轮不到她发言，大人，这些事情最容易使人搞错。现在我应该审问哪一个？被告吗？说实话！我请您多多指教。

瓦鲁特 多么坦率！——对了，请您审问被告。开始审问吧，作出结论来，我迫切地请求您：这是您最末一次审问的案件。

亚当 最末一次！什么！唉！自然！要审问被告！老法官，你在想些什么？那只得了舌病的珍珠鸡真该死！要是它在印度得了鼠疫死掉了多么好！我心里总是想着那喂鸡用的面团。

瓦鲁特 您想着什么？您想着什么面团——？

亚当　请您原谅，这是我要拿来喂鸡的面团，如果这死东西，不吞下我的面团，我的天，我简直不知道它会变得怎样了。

瓦鲁特　我说，您要尽您的职责，真见鬼！

亚当　被告到前边来。

如普利希特　到，法官先生。我是辉兹姆村，佃农菲特的儿子，名叫如普利希特。

亚当　你刚才在那边听见马特太太在法庭控告你的事情了吗？

如普利希特　是的，法官先生，我听见了。

亚当　你敢提出什么反驳的意见来吗？你还是承认呢，还是象一个忘记了神的人一样，大胆地加以否认呢？

如普利希特　法官先生，要提出什么反驳的意见来吗？哎！请您原谅，她没有说一句真话。

亚当　是吗？你想证明吗？

如普利希特　是的。

亚当　可敬的马特太太，您——您放心吧。事情会解决的。

瓦鲁特　法官先生，马特太太和您有什么关系？

亚当　和我——？当着上帝起誓！难道我一个基督教徒会——？

瓦鲁特　你说一说你自己的理由吧。[①]——文书先生，您懂得怎样审判吗？

亚当　嗐！这是什么话？

利希特　我吗？哎，哎，要是大人——

亚当　你在那儿呆望着什么？你有什么话说？这个呆驴站在那儿不象一头公牛吗？你有什么话说？

如普利希特　我有什么话说？

---

① 这句话是对如普利希特说的。

瓦鲁特　你，对了，你现在应该叙述案情的经过。

如普利希特　我的天，只要他们让我发言就好了。

瓦鲁特　法官先生，这实在叫人没有法子忍受。

如普利希特　昨天夜里大概在十点钟左右——这正月的夜晚就象五月那么温暖，我对父亲说：父亲，我还要到夏娃那里去一会儿。因为我本想和她结婚，这个你们必须知道，她是个健壮的姑娘，我在收获的季节曾经见过她，她干活多么起劲，麦秆从她手里经过就象飞也似地。我就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她说："嘻！你在唠叨些什么。"可是后来她说："愿意。"

亚当　不要说题外的话。唠叨！这是什么话！我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后来她说：愿意。

如普利希特　是的，法官先生，这都是实话。

瓦鲁特　往下说！往下说！

如普利希特　嗯——后来我说，父亲，您听见吗？您让我去吧。我们还是在窗前一块儿谈谈。"好的，"他说，"快去吧！你会留在屋外吗？"他说。是的，我的天，我说，我起誓。"好吧，"他说，"快去吧，你必须在十一点以前赶回来。"

亚当　嘿，你就这样说，这样唠叨，老是没有完。嘿，你快说完了吗？

如普利希特　好的，我说，这都是真话。于是我戴上帽子就走了；我打算经过小桥，但因为河里涨水漫过了小桥，我只得退回来绕过村庄。哎，真糟糕，我想，如普利希特，钟响了！现在马特家的花园门已经关了：因为那个姑娘只让花园门开到十点钟，要是我十点以前赶不到那儿，我就进不去了。

亚当　这，这个淫荡的家庭。

瓦鲁特 后来呢？

如普利希特 后来——我走上一条种有菩提树的林荫路，走近了马特家，那儿的树木长得很茂密，黑洞洞的就象乌特利希特的教堂一般，这时我远远地听见花园门咔嗒一声响。我说，你瞧！夏娃还在那儿呢！我兴奋地把我的眼睛转向耳朵听到声响的方向——我看了以后，就骂了一声瞎子，为了想看得更清楚一点，我马上再看了一次，于是我大骂起我的眼睛来！我骂道：下流的诽谤者，煽动者，卑鄙的告密者；后来我向那儿再看第三次，我想既然眼睛已经尽了它们的责任，它们是不会情愿从我的眼眶里挖掉，去担任另外一种职务的：那正是夏娃，我从围裙上认出了她，不过除她以外还有一个人。

亚当 是吗？还有一个人？是谁，你这个自作聪明的人。

如普利希特 谁？是的，我的天，您问我——

亚当 那么好了！我认为，既然没有抓住，就不能够处罚。

瓦鲁特 往下！往下说！让他说！村法官先生，您干吗要打断他的话呢？

如普利希特 我可不能为了这事起誓，因为那天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可是您必须知道，那个皮匠雷伯利希特，最近解除了兵役，他老早就盯在这个姑娘的脚后边。去年秋天我已经说过：夏娃，你听我说，这小子屡次在你家附近徘徊，这使我很不高兴；你告诉他，你并不是替他预备的一块烤肉，我的天，要不然我就要把他从你家里赶走。她说："我认为，你是在麻烦我，"她对他说了几句话，可是不关痛痒：后来我就走去，把那个小子撵走了。

亚当 是这样的吗？这个家伙名叫雷伯利希特？

如普利希特　是的，雷伯利希特。

亚当　好，——有了一个姓名。这案件总算有头绪了。——文书先生，您把它记录下来了吗？

利希特　是的，和其他的事情写在一起了，法官先生。

亚当　现在继续说下去吧，如普利希特，我的好孩子。

如普利希特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每次都在十点钟回家，而我却在十一点钟，碰见他们这一对在这里幽会，现在我恍然大悟了。我想，唉，如普利希特，现在还来得及，你还不至于长出鹿角来[①]；——可是你必须仔细地摸摸你的额角，看看你是不是快要生出鹿角那样的东西来。于是我偷偷地穿过了那道花园门，隐蔽在一丛观音杉的背后；法官先生，我听见一阵密语，一阵戏谑，这儿拉一下，那儿扯一下，我的天，我想，为了好玩我应该——

夏娃　你这个坏蛋！这是什么话，噢，你真是卑鄙下流！

马特太太　流氓！等我们单独见面的时候，我一定叫你知道我牙齿的厉害！你等着，你还不知道我的头发长在哪儿！[②]我一定要叫你领教领教！

如普利希特　大概又过了一刻钟左右，我想，下面不知还要有什么花样呢，难道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吗？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完这个念头，忽嘘一声！他们两人已经走进屋里，站在牧师的跟前了。[③]

夏娃　走吧，母亲，随它去吧——

---

① 意即作被欺骗的丈夫。

② 德国谚语"头发长在牙齿上"表示利口，会骂人，这儿马特太太的意思，是她要痛骂他一场。

③ 屋中本来不会有牧师，如普利希特扬言二人行将苟合。

亚当　你在那儿给我住嘴，我警告你，雷就要打死你这个多嘴的丫头！你等着，等到我叫你说话的时候你再说。

瓦鲁特　当着上帝起誓，这真是太离奇啦！

如普利希特　那时我气得，亚当法官先生，那时我气得血都冲上来了，我要空气！我坎肩儿上的钮扣都要蹦开了：我要空气！于是我敞开坎肩儿：我说我要空气！于是我走到那儿，连撞，带踢，带捶，因为我发现这娼妇的门已经上了闩，我用力一踢，就把它踢开了。

亚当　你小伙子真有种！

如普利希特　正当那扇门开了一条缝的时候，罐子便从壁炉架子上翻下来了，啪哒一声！有一个人从窗户跳了出去，我还看见他外衣的下摆在飘动。

亚当　那就是雷伯利希特吗？

如普利希特　法官先生，还能够是谁？姑娘站在那儿，我把她推倒在地上，便跑向窗户，我发现那个家伙挂在葡萄架的柱子上，那儿，葡萄树的枝叶一直爬到了屋顶。那时我手中正拿着门把手，是我打进房门的时候拾起来的，于是我就用那门把手重重地打了他的脑袋；法官先生，因为，我刚刚还能够得上他。

亚当　是一个门把手吗？

如普利希特　什么？

亚当　是不是——

如普利希特　是的，就是门把手。

亚当　怪不得——

利希特　也许您以为，那是一把剑吧？

亚当　一把剑？我——怎么见得？

如普利希特　一把剑！

利希特　哼！也可能听错了呢。一个门把手和一把剑是很相似的。

亚当　我以为——！

利希特　说真的！您以为是铁杆吗，法官先生？

亚当　是铁杆！

如普利希特　铁杆！那可不是铁杆。是门把手倒过来的那一头。

亚当　是门把手倒过来的那一头！

利希特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如普利希特　不过我必须说一下，在门把手上面有一块铅，就象一个剑柄。

亚当　是，象一个剑柄。

利希特　好的。象一个剑柄。我想，那一定是一个恶毒的武器；这是我很了解的。

瓦鲁特　不要说题外话，诸位先生！请你们不要说题外话！

亚当　尽是些琐琐碎碎的事，文书先生！——你，继续说！

如普利希特　这时，那小子跌下去了，而我正想回转身来，那时我忽然看见他在黑暗中挣扎。我想，你还活着吗？说着我就爬上了窗台，我想立刻跳下去，不让他逃走：可是那时，诸位先生，正在我准备跳下去的时候，一把象冰雹般大小的砂子——飞进了我的眼睛。——于是那个家伙和夜晚、和世界、以及我站在上面的窗台，我绝不说谎，不然天诛地灭，一切都乱七八糟地分辨不清了——

亚当　真该死！你瞧，这是谁干的？

如普利希特　谁？雷伯利希特。

亚当　这个无赖！

如普利希特　真的！要是他的话。

亚当　除了他以外还有谁！

如普利希特　好象一阵冰雹把我从一个十庹① 高的山坡上冲下来一般，我那时就是这样地从窗台上摔在屋子里：我想我一定把地板砸坏了。可是我不但没有把我的脖子跌断，就连荐骨、屁股和其他部分也没有受伤，只不过我再不能抓住那个家伙了，接着我一面坐起来，一面揉着我的眼睛。她来了，对我喊着说："啊，上帝！如普利希特！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天，那时我只顾举起脚来乱踢一阵，幸亏，我看不见，也不知道踢向哪儿。

亚当　那是因为砂子的缘故吗？

如普利希特　对了，因为砂子的缘故。

亚当　真该死！中了砂子！

如普利希特　这时我站起来了，——我干吗要在这儿玷污我的拳头呢？——于是我开始咒骂她，骂了一声：淫荡的娼妇。我想，这就够她受的了。可是，您瞧，眼泪却窒息了我的话——因为，那时马特太太举着灯走进屋子来，我看见姑娘可怜地站在那儿全身发抖，她平时看东看西却是那么大胆，所以我对自己说，瞎眼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我真恨不得把我的两只眼睛送给别人，拿去当弹子弹。

夏娃　你真不识好歹，你这个坏蛋——

亚当　不许你说话！

如普利希特　后来的事您已经知道了。

亚当　后来的事怎样呢？

---

① 两臂向左右伸长之长度，约合五尺。

如普利希特 后来，马特太太来了，她乱骂了一阵，接着邻居拉鲁夫来了，邻居印兹来了，苏斯老大娘来了，丽兹老大娘也来了，男的，女的，猫儿，狗儿都来了；那简直是一场滑稽戏，接着马特太太问站在那儿的姑娘，是谁把她的罐子打破了，而她居然说，这个您已经知道了，那就是我。我的天，诸位先生，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我不但把她那盛水的罐子打破，同时把那个皮匠的脑袋也打了一个窟窿。

亚当 马特太太！您对这些话有什么意见吗？您说吧！

马特太太 我对这些话有什么意见？法官先生，他的话掐死了真理就象黄鼠狼闯进了鸡窝，咬死了咯咯叫着的鸡一样。谁爱真理，谁就应该拿起棍子来！打死这个夜里的怪物。

亚当 但是您必须提出确实的证据来。

马特太太 那好，我很愿意。这儿就是我的证人。——说话呀！

亚当 女儿吗？不行，马特太太。

瓦鲁特 不行？为什么不行？

亚当 作为证人，大人？在法典里不是第三章，就是第四章，或者是第五章？写着：当罐子，或其他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被年轻的村民打破了的时候，女儿不得替母亲作证人，不是吗？

瓦鲁特 在您的脑子里法律和错误紧密地混在一起了，就象揣好了的生面一样；每切一刀，您就同时把法律和错误这两种东西给我，这个姑娘还没有作证呢，现在由她发言；从她的话里我们可以明白，到底她愿意和她能够替哪一个作证。

亚当 是的，发言吧。好的。按照法典第六章。可是，不论她说什么，人家是不会相信的。

瓦鲁特 到前边来！我年轻的孩子。

亚当　嘿！丽兹——！——对不起！我的舌头太干了——马格丽特！

第　八　场

〔一女仆上。前场人物。

亚当　拿杯水来！——

女仆　马上就来！（下）

亚当　我可以也给您一杯吗——？

瓦鲁特　谢谢！我不要！

亚当　法国① 出品？还是摩泽尔② 出品？随您挑吧。

〔瓦鲁特欠一欠身；女仆拿水来，随即下场。

第　九　场

〔瓦鲁特，亚当，马特太太等。无女仆。

亚当　——假如您允许我直言不讳，大人，我看这案件适合于和解。

瓦鲁特　适合于和解？我不明白，法官先生。有理智的人们才能够和解；当案情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以前，您就打算促成和解，我倒很喜欢听一听。您说您想怎样和解？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判断了吗？

亚当　我的天！当法律帮不了我忙的时候，我就向哲学求援，所以这一定是——雷伯利希特——

---

①② 指葡萄酒出产的地方。

瓦鲁特　谁？

亚当　要不然就是如普利希特——

瓦鲁特　谁？

亚当　或者是雷伯利希特，他把罐子打碎了。

瓦鲁特　到底是谁？是雷伯利希特，还是如普利希特？我看，您断案子，就象伸手到装满了豌豆的袋子里乱抓豌豆一样。

亚当　请您原谅！

瓦鲁特　别说了，我请您，别说了。

亚当　遵命。说句老实话，假如两个人都打破了罐子，那对我就非常方便了。

瓦鲁特　问一问那边的人，这样您就会明白真相了。

亚当　我很高兴这样作。不过，要是您能够打听出真相我就是一个流氓。——您现在把记录准备好了吗？

利希特　完全准备好了。

亚当　好的。

利希特　我准备好了一张特别的纸，我急于想知道要在上面写些什么。

亚当　一张特别的纸吗？也好。

瓦鲁特　我的孩子，你说吧。

亚当　说吧，小夏娃，你听着，现在要你发言，年轻的小夏娃！你对上帝，亲爱的，你听我说，你对，我的天，你对上帝和世界，要说出实话来。你想一想，你在这儿，是站在上帝的裁判席前，你不应该用谎话和罗嗦话提起那些与本案无关的事情使你的法官为难。嘻，何必说这些话！你是个有理性的人，你知道，一个法官永远是一个法官，有人今天需要他，有人明天需要他。假如你说，这是雷伯利希特作的，那很好；假

如你说，那是如普利希特作的，那也很好！你就这样说吧，你就这样说吧，我可不是个好惹的人，你所希望的一切都会实现的。假如你要在我这儿随便谈到另外一个人，或者说出一个第三者的混账名字：你瞧吧，孩子，你要注意，我就不再多说了。活见鬼，在辉兹姆是不会有人相信你的，小夏娃，就是在全尼德兰也不会有一个人相信你；你知道，白色的墙壁是不会作见证的，而且这个人也知道怎样防卫他自己；只不过你的如普利希特就要遭殃了！

瓦鲁特　请您不要演讲了。全是些不关痛痒的废话。

亚当　大人，您不懂得我的话吗？

瓦鲁特　继续审问！您在这儿审判席上说得太长了。

亚当　说句老实话！我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大人。你们从乌特利希特来的先生们也许听不懂我的话，可是和这些人打交道却另是一回事；我敢打赌，这年轻的姑娘，一定懂得我的心意。

马特太太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尽管大胆地说出来！

夏娃　噢，我最亲爱的母亲！

马特太太　你——我劝你！

如普利希特　我的天，马特太太，只要我们还有半点儿良心，大胆地说出来是有困难的。

亚当　你现在住嘴。你这个鲁莽的东西，不要叽哩咕噜地乱说。

马特太太　到底是谁？

夏娃　噢，耶稣！

马特太太　你这呆子！你这下流坯！噢，耶稣！就象你当过娼妓一样。难道是耶稣基督吗？

亚当　马特太太！岂有此理！这是为了什么——！你让姑娘自由说话！吓唬孩子——骂她娼妓——你这个蠢货！象这样

我们什么也问不出来。她自己会想起来的。

如普利希特 噢，是的，会想起来的。

亚当 你这个野人，现在你住嘴。

如普利希特 她一定会想起那个皮匠来。

亚当 你这个魔鬼！叫法警来！喂！汉弗里特！

如普利希特 好吧，好吧！我就住嘴，法官先生，你不要叫法警。她一定会向您说出我的名字来。

马特太太 你听我说，你不要在这儿给我演滑稽戏，你听着，我一直规规矩矩地活了四十九岁，我至少还想活到五十岁呢；二月三号就是我的生日；今天已经一号了。你快说。到底是谁？

亚当 好，说得对！好，马特·如勒太太！

马特太太 在你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过："你听我说，将来你要替咱闺女找一个能干的女婿；要是她变成一个淫荡的娼妓，那么你就给挖坟墓的人一个小银币，让他把我重新翻转过来！我的天，我相信，我在坟墓里一定急得翻了身。"

亚当 嗯，那倒也不坏。

马特太太 我的小夏娃，假如你现在想按照第四条诫命，孝敬你的父母①，好吧，那么你就说，在我的屋子里我让一个皮匠，或者让一个第三者进来过，你听见了吗？但是却不是你的未婚夫。

如普利希特 她使我伤心。我恳求你们，不要再提起罐子的事吧，我愿意把它拿到乌特利希特去。这样一个罐子——我

---

① 指摩西十诫。详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十二节。第四条诫命的内容是有关守安息日的事，并不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的诫命是第五条。马特太太引用错了。

真愿意，我曾经打破了它。

夏娃 你这个卑鄙的人！呸，你真可耻，你竟不肯招认说：好吧，是我把罐子打破的！呸，如普利希特，呸，你真可耻，你竟不能够相信我作的事情。当你问我："夏娃，你愿意嫁给我吗？"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手给你，说："愿意"吗？你以为，你连那个皮匠都比不上吗？就算你从钥匙孔里看见了我和那个雷伯利希特拿一个罐子喝酒，你也应该认为：夏娃是贤淑的，将来总会有一天，她要恢复她的名誉，就算今生不能，在来世，当我们复活以后，也总会有那么一天。

如普利希特 我的天，那我等得太久了，小夏娃；我宁肯相信，我亲眼看见的事。

夏娃 就算那是雷伯利希特！为什么——我宁愿永远地死去，我对于你，我唯一的爱人，却没有立刻坦白呢；同时为什么在邻居、男仆、女仆的面前——就算我有可隐瞒的理由，为什么，噢，如普利希特，你说，为什么，我不应当仗着你对我的信任硬说，那个人就是你呢？为什么我不应当这样说呢？为什么我不应当这样说呢？

如普利希特 哎，活见鬼，那么你就说，那是我吧，只要你可以借此遮丑的话。

夏娃 噢，你这个可恨的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怎么能说我要为我自己遮丑！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恢复我的名誉，同时把你永远地毁灭掉。

瓦鲁特 嗯？就这一句话——？别让我们着急啦——这样说来，不是如普利希特了？

夏娃 不是，大人，因为他自己愿意这样。我只是为了他，才没有说出真相来：这个瓦罐子，不是如普利希特打破的，要是

他自己向您否认，您可以相信他。

马特太太 夏娃！不是如普利希特吗？

夏娃 不是，母亲，不是，要是我昨天说过，那是撒谎。

马特太太 你听着，我非把你浑身的骨头打碎不可！（她把罐子放下）

夏娃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瓦鲁特 （威胁地）马特太太！

亚当 喂！法警！——把那个女人给我赶出去，这该死的老淫妇！为什么非得是如普利希特不可呢？难道她那时用灯火照见了他吗？我想，这个姑娘，一定知道是谁；要不是雷伯利希特的话，我就是个恶棍。

马特太太 也许是雷伯利希特？是雷伯利希特吗？

亚当 你说，小夏娃，不是雷伯利希特吗？我亲爱的？

夏娃 你，你这个不害臊的东西，你这个下流坯！你怎么能说出，那是雷伯利希特——

瓦鲁特 姑娘！你怎么敢这样放肆？难道这是你对法官应有的尊敬吗？

夏娃 唉，这是什么话！那儿那个法官！他就是一个罪犯，值得亲自站在法庭的前面——谁是犯人——你当然知道得比谁都清楚！（转向法官）你昨天没有叫雷伯利希特拿着免除兵役的证明书到乌特利希特的委员会去吗？你明明知道，他在乌特利希特，你怎么能够说，那还是雷伯利希特呢？

亚当 那么除了他还有谁？要不是雷伯利希特，真见鬼——既不是如普利希特，又不是雷伯利希特——你到底在干什么？

如普利希特 我的天，亚当法官先生，您听我说，关于这件事，可能这个姑娘并没有撒谎；昨天我亲自碰到雷伯利希特，他去

乌特利希特的时候，是早上八点钟，要是他搭不上马车，象他那样一个弯腿的家伙，在夜里十点钟以前是赶不回来的。这很可能是一个第三者。

亚当 这是什么话，弯腿！傻瓜！那个家伙迈起大步来，是比得上任何人的。要是一只相当大的牧羊犬不需要快跑就赶得上他，我就是个恶棍。

瓦鲁特 你向我们讲一下经过吧。

亚当 请大人原谅！关于这件事，这个姑娘很难向您开口。

瓦鲁特 很难开口？很难向我开口吗？为什么？

亚当 一个糊涂的孩子。您瞧她——虽然善良，可是糊涂。她很年轻，刚刚行过坚信礼；就连远远地看见了一撮胡子她都要害羞呢。这种人，在黑暗中虽然能够忍受那种事，可是到了白天，她们就要在法官的面前否认了。

瓦鲁特 亚当法官先生，您倒想得很周到。关于这个姑娘的一切事情，您总是很关切的。

亚当 司法检查官先生！我跟您说实话。她父亲在世的时候是我一个好朋友。假如大人今天愿意照顾一下，那么我们就不必在这儿管职责以外的事情。我们就让他的女儿回家去吧。

瓦鲁特 法官先生，我倒很有兴趣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你要大胆，我的孩子；你说，是谁把罐子打破的。现在在你面前的人，不论是谁都会原谅你的错误。

夏娃 我亲爱的，尊贵的大人，请您别叫我向您述说那件事的经过。您别以为我的拒绝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上天不可思议的意旨，叫我闭口不说这件事。如普利希特，并没有打破那个罐子，要是您要求，我愿意在神圣祭坛的前面宣一个誓。

昨天发生的意外和一切相关联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的私事，就好比，母亲不能够因为织好的布里混进了她的一根线，就可以把整匹布都要走。这儿我不能说出，是谁打破了罐子；不然我必须谈到和这罐子完全没有关系的、而且不是我自己的秘密。早晚我要告诉我的母亲，可是在这儿法庭上她却没有权利追问我。

亚当 没有，照法律上她没有。的确没有。这姑娘知道说话的分寸；假如她愿意当着法庭宣誓，那末母亲的控诉就可以撤消；她这样做法庭是不会有异议的。

瓦鲁特 马特太太，你对于这种说法有什么意见吗？

马特太太 要是我马上说不出充分的理由，尊严的大人，我请您相信，我诚恳地请求你，那只是因为中风刚刚把我的舌头麻痹了。过去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堕落的人，为了要在世人面前恢复自己的名誉，敢在法官的座前发假誓；但是为了宣布自己的罪状，在神圣祭坛的前面，居然发假誓，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要是除了如普利希特以外，昨天有过第三者偷偷地进了她的屋子，要是这种事情当真有根据，要是这种事情有任何一点可能，大人，请您好好地了解我——那么我决不在这里多逗留。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她从家里赶出去，并且对她说：我的孩子，你去吧，世界是辽阔的，那儿你用不着付房租，而且你还有父母遗传给你的长发，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适当的办法，你可以利用头发上吊①。

瓦鲁特 安静一点，安静一点，马特太太。

马特太太 除了通过她，这个拒绝给我作证的人，我还可以提出

---

① 德国谚语。

其他的证明，我确信，打破我罐子的人就是他，而不是别人，她发誓不肯承认这件事情的用意，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令人可疑的事来。昨天夜晚除了打破罐子的祸事以外，还隐藏着另外一桩罪行。大人，我必须告诉您，如普利希特被征了兵，几天以内，他就要到乌特利希特去入伍了；年轻的庄稼汉子们是想逃避兵役的。假定昨天夜里他说："小夏娃，你觉得怎么样？来！世界是广大的；你又有开箱子和柜子的钥匙。"——同时她，她又可能储蓄了一点钱；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因为我妨碍了他们，——在他是出于报复，而在她是出于爱情——其余的事情就很可能跟着发生了。

如普利希特 乌鸦婆①！这是什么话：开箱子和柜子的——

瓦鲁特 安静！

夏娃 他，逃避兵役！

瓦鲁特 不要说题外话。这儿在谈关于罐子的事情——我们要的是证明，证明，如普利希特打破罐子的证明！

马特太太 好的，大人。我首先要在这儿证明，如普利希特打破了我的罐子，然后我再回到家里检查。——要是我事先料到，她的证言对我没有用处，我早就把一大批证人都带到这儿来了。您瞧，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找一个人来替我证明。不过，要是您现在把他的姑妈伯利吉特太太传来，我看也就够了，因为她一定会反驳那主要的论点。因为在十点半的时候，在罐子被打破以前，她在花园里曾经看见他和夏娃在那儿交谈；尊贵的法官，只要有这样一个证人，就可以把他编出来的这一套谎话彻头彻尾地粉碎，我一定叫你

---

① 在德国的传说中，乌鸦是不照顾自己的幼雏的。在这里是一句骂人的话。

们亲自明白这件事情的真相。

如普利希特 谁看见了我——？

菲特 伯利吉特大姐吗？

如普利希特 看见了我和夏娃？在花园里？

马特太太 正象他所说的一般，在夜晚十一点钟，当他还没有进屋子里以前，在十点半钟的时候，她看见了他和夏娃在花园里，他们两人说着话，一会儿亲亲热热，一会儿拉拉扯扯，好象他要说服她什么事情一样。

亚当 （自语）真该死！魔鬼保佑我。

瓦鲁特 把这个女人传来。

如普利希特 诸位先生，请你们听我说：这简直没有一句真话，这根本不可能。

亚当 哼，你等着，你这恶棍！——喂！法警！汉弗里特！——因为在逃跑的时候，罐子是要打破的——文书先生，您去，把伯利吉特太太传来！

菲特 你听着，你这个该死的孩子，你，你在干什么？我非把你浑身的骨头打碎不可。

如普利希特 这又是为了什么？

菲特 为什么你不说，昨夜十点半钟你在花园里向那姑娘献媚？为什么你不说？

如普利希特 为什么我不说？岂有此理，因为那不是真的，父亲！如果伯利吉特姑妈说出这样的证词，那么你就把我绞死。然后把她倒着吊起来。

菲特 可是，如果她来作证——你却要注意！你和在那儿的那个清白的姑娘夏娃，虽然你们站在法庭的座前，可是你们还在互相包庇。你们一定有一件什么可耻的秘密，这个她虽

然知道，只不过为了某种顾虑，不肯在这里说出来。

如普利希特 秘密！什么秘密？

菲特 你为什么收拾好行李呢？嘿？你为什么昨天晚上收拾好行李呢？

如普利希特 收拾好那些东西吗？

菲特 上衣，裤子，对了，还有换洗的衣服；一个包袱，好象一个旅行者就要背在背上的那样？

如普利希特 因为我得去乌特利希特！因为我得到联队上去！我的天哪——！您以为，我要——？

菲特 去乌特利希特？是的，去乌特利希特！你正是忙着，要去乌特利希特！前天你还不知道，是否你要在五天，或是六天以后才能动身呢。

瓦鲁特 你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本案的事情吗，老爹？

菲特 尊严的大人，我还不愿意作任何主张。当罐子打破的时候，我正在家里，关于另外的一桩事，老实说，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不论我怎样仔细地揣摩，我还是没有发现我儿子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完全相信他的无罪，我来到这儿，为的是在诉讼了结以后解除他的婚约，同时替儿子把那年秋天订婚时候送给姑娘的银项圈和纪念币要回来。要是现在对我这个白了头发的人提起逃亡和叛逆的事，那么我也是和你们诸位先生一样地觉得稀奇：要是那样，最好让魔鬼折断他的脖子。

瓦鲁特 亚当法官先生，把伯利吉特太太传来。

亚当 大人，您对这件案子不感觉厌倦吗？这拖得太长了。大人还没有把我的账目和档案——现在几点钟了？

利希特 刚刚打半点钟。

亚当　十点半吗？

利希特　对不起，十一点半。

瓦鲁特　没有关系。

亚当　我想，不是时间，就是你，发疯了，（他看表）我可不是好惹的人。——是的，您吩咐什么？

瓦鲁特　我主张——

亚当　退庭吗？好的——！

瓦鲁特　请您原谅，我主张继续审问。

亚当　您主张——也好。不然我一定要在明天早上，九点钟，把这案件结束得使您满意。

瓦鲁特　您知道我的心意。

亚当　遵命。文书先生，派法警去；要他们马上把伯利吉特太太传来。

瓦鲁特　为了节省我宝贵的时间——您，请您亲自去一趟吧。

〔利希特下。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没有利希特。随后数女仆上。

亚当　（起立）在这时间里，要是您允许的话，可以让我出去换一换空气吗——？

瓦鲁特　嗯！可以的。我想说什么来着——

亚当　您可以让当事人，在伯利吉特太太来到以前，也同样——

瓦鲁特　什么？当事人？

亚当　是的，到门外，要是您——

瓦鲁特　（自语）真该死！（大声）亚当法官，您知道什么吗？在

这时间里请您给我一杯葡萄酒。

亚当 欢迎之至。嘿，马格丽特！您使我太荣幸了，大人。——马格丽特！

〔女仆上。

女仆 我来了。

亚当 您要哪一种？——你们大家，请退席。法国货呢？——到屋外的走廊去——还是莱茵货呢？

瓦鲁特 要我们莱茵货。

亚当 好的，——等我传你们再进来，快去！

瓦鲁特 到哪儿去？

亚当 去，把封着的酒拿来，马格丽特。——什么？只到外边走廊去——钥匙在这儿。

瓦鲁特 嗯！不要走。

亚当 去！快去，我说！——去，马格丽特，要新鲜的黄油、林堡的乳酪和玻梅肥美的熏鹅。

瓦鲁特 别走！等一会儿！法官先生，我请您千万不要这样客气。

亚当 快滚，我说！按照我的话去作。

瓦鲁特 法官先生，您叫这些人都出去吗？

亚当 大人？

瓦鲁特 您要——？

亚当 要是您允许的话，就让他们退席，等到伯利吉特太太来了再进来。怎么样？要不然就不要叫他们——？

瓦鲁特 嗯，就依照您的意思办好了。不过是不是值得这么费事？您以为，他们在村里找到她，要费这么久的时间吗？

亚当 今天是拾柴火的日子，大人。大部分的妇女都要到树林

里去拾树枝。很可能——

如普利希特 姑妈在家呢。

瓦鲁特 在家。那就算了吧。

如普利希特 她马上就会来的。

瓦鲁特 她马上就会来到我们这里。拿酒来。

亚当 （自语）该死的！

瓦鲁特 快去吧，不过我不要点心，只要一块干面包和一点盐。

亚当 （自语）我要同这个姑娘单独说两句话——（大声）咳！干面包！什么！盐！这可不行。

瓦鲁特 当然行。

亚当 唉，至少来一块林堡的乳酪，——为了喝酒有味道，乳酪可以先提一提口味儿。

瓦鲁特 好的，那么来一块乳酪，可是不要别的了。

亚当 那么你去吧，把那块白缎子台毯铺好。虽然一切都不理想，总还算过得去。

〔女仆下。

这正是我们这些声名狼藉的光棍儿的好处，我们可以把别人省吃俭用每天必须和妻儿老小分享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和一位朋友尽情地享受。

瓦鲁特 我想说什么来着——法官先生？您那伤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窟窿，真的，在脑袋上，这个！

亚当 ——我跌倒了。

瓦鲁特 您跌倒了，哼！原来这样。什么时候？昨天晚上？

亚当 今天，五点半，对不起，在早晨，大清早，正当我下床的时候。

瓦鲁特 怎么跌倒的？

亚当　司法检查官大人，跟您说实话，我自己跌倒的；我头朝下跌向了火炉，直到现在，我也不知为了什么！

瓦鲁特　向后面跌倒的吗？

亚当　怎么？向后面——

瓦鲁特　要不就是向前面？您有两处伤，一前一后。

亚当　向前向后——马格丽特！

〔两女仆拿着酒及其他的东西，她们铺好桌子，随即下场。

瓦鲁特　怎么样？

亚当　起初这样，后来那样。起初跌在火炉角上，撞了我的额头，后来从火炉又向后跌在地上把我的后脑勺儿碰破了。（他斟酒）您来一杯吗？

瓦鲁特　（拿起酒杯）法官先生，假如您有太太，我真要猜想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了。

亚当　为什么？

瓦鲁特　是的，我说真话，我看您这周围好象是被人抓烂的一样。

亚当　（大笑）不，感谢上帝！这可不是妇人指甲的伤痕。

瓦鲁特　我相信，这又是光棍儿的一种好处。

亚当　（继续大笑）他们为了烘干蚕儿作茧时用的树枝，就把它们放在我的火炉旁边。——祝您幸福！

〔两人饮酒。

瓦鲁特　您今天偏偏又把假发奇怪地毁掉了！不然，这还可以遮盖遮盖您的伤痕。

亚当　是的，是的。真是祸不单行，——这儿——现在请吃这一块富有脂肪的——我可以——？

瓦鲁特　来一小块。林堡货吗？

亚当　是直接从林堡买来的，大人。

瓦鲁特　可是，真见鬼，请您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亚当　什么事？

瓦鲁特　您把假发毁掉的事。

亚当　是的，您瞧，我昨天晚上坐着阅读一宗案件，因为我把眼镜放错了地方，于是我的脑袋低得过于接近了文件，以至蜡烛的火突然烧着了我的假发，我，我以为天火烧到了我这罪人的脑袋上来了，于是我抓住它，急忙想把它扔掉；可是我还没有把脖子上的扣带解开，它已经烧得象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了；① 连三根头发都没有救出来。

瓦鲁特　真倒霉！您另外一副是在城里吗？

亚当　在假发匠那里，——让我们干正经事吧。

瓦鲁特　亚当法官。我请您，不用太着急。

亚当　唉，这是什么话！时间过得真快。来一小杯。这儿。（他斟酒）

瓦鲁特　雷伯利希特——要是那边那个小子说的是真话——他也跌的很厉害。

亚当　真的。（喝酒）

瓦鲁特　假如这桩案件象我所担心的那样解决不了，那么您在您的村子里可以很容易根据犯人所受的伤把他找出来。（喝酒）尼尔斯坦纳酒？

亚当　什么？

瓦鲁特　要不然就是上好的奥本海蒙酒？

亚当　尼尔斯坦纳酒。您瞧！真的！您真内行。大人，这酒是

① 据《旧约全书·创世记》十九章记载，该两城居民罪恶深重，卒为上帝降天火所灭。

从尼尔斯坦来的，就象我亲自带回来的一样。

瓦鲁特　三年以前我在产地尝过一次。

〔亚当重新斟酒。

瓦鲁特　——你的窗户有多高？——那边！马特太太！

马特太太　我的窗户吗？

瓦鲁特　姑娘睡觉的那间屋子的窗户。

马特太太　这屋子虽然是在一层楼上，底下却是一个地窖子，从窗户到地面，不超过九尺。不过仔细想来，却是个非常难跳的地方。因为离墙两尺的地方有一株葡萄树，它弯弯曲曲的藤蔓沿着这面墙爬满了一个架子：就连窗户也被它缠住了。就是一头野猪，长着獠牙，恐怕也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够穿过去。

亚当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挂在里边。（斟酒）

瓦鲁特　你以为？

亚当　嗐，算了吧！（喝酒）

瓦鲁特　（向如普利希特）你当时究竟怎样打那个犯人的？打了他的脑袋吗？

亚当　这儿。

瓦鲁特　不喝了。

亚当　拿过来吧。

瓦鲁特　还有半杯呢。

亚当　我给您斟满。

瓦鲁特　当真不喝了。

亚当　唉，喝个吉利的杯数。

瓦鲁特　不必了。

亚当　啧，哪儿话！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规律①。（替瓦鲁特

斟酒）

瓦鲁特 （重新对如普利希特）你打了那犯人的脑袋几下？

亚当 最初一杯是创世主；第二杯是混沌的太初；第三杯是世界——我最欣赏三杯酒；喝第三杯的时候，我们连酒一起喝进了太阳，再多喝就喝进苍天。

瓦鲁特 你打了那犯人的脑袋几下？你，站在那边的，如普利希特，我问你！

亚当 我们可以听你说吗？你到底打了那个倒霉鬼几下？喂，你说！该死的，你瞧，这小子自己明明地知道，他是不是——你忘记了吗？

如普利希特 用门把手打的吗？

亚当 哼，我怎么知道。

瓦鲁特 你是从窗户上朝下打他的吗？

如普利希特 两下，诸位先生。

亚当 恶棍！这个你倒记得清楚！（喝酒）

瓦鲁特 两下！你这两下可能把他打死，你知道吗——？

如普利希特 要是我把他打死，那么我就抓住他了——那对我就好了。要是他死了躺在我的面前，我就可以说，先生们，就是他，我并没有向你们撒谎。

亚当 是的，死了！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斟酒）

瓦鲁特 那么你在黑暗中没有认出他来吗？

如普利希特 一点也没有，尊严的大人。我怎能够呢？

---

① 希腊古代哲学的一派，创始于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2—前507），毕氏曾谓：一切事物皆为数字。其学说颇带神秘主义色彩。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用数字"一"代表宇宙之形成，"二"代表混沌的太初，"三"代表有秩序的世界。

亚当　干吗你不把眼睛睁大呢？——干杯！

如普利希特　睁大眼睛！我是睁大了眼睛的——这个魔鬼撒了我满眼的砂子。

亚当　（自语）满眼砂子，对！你干吗把你的大眼睛睁开呢？——来。让我们祝福我们一切亲爱的人，大人！干杯！

瓦鲁特　——让我们祝福一切正义、善良和忠诚的人，亚当法官！

〔他们饮酒。

亚当　那么，假如您允许，我们现在就了结这个案子。（他斟酒）

瓦鲁特　亚当法官先生，我想您一定时常到马特太太家里去。请您告诉我，除了如普利希特以外，还有谁时常在她家里进出呢？

亚当　对不起，尊严的大人，我不常去。我没法告诉您，谁经常在她家进出。

瓦鲁特　怎么？难道您不应该有时去拜访您已经去世的好友的遗孀吗？

亚当　不，事实上，我很少到她家里去。

瓦鲁特　马特太太！您和这儿的亚当法官闹翻了吗？他说，他不再去拜访您吗？

马特太太　哼！大人，闹翻了吗？那可不对。我想，他仍旧称他自己是我的好朋友。不过我可不能夸口，说他常常到我家里来。自从他上次来过我家以后，已经隔了九个星期了，就是那一次也不过是路过罢了。

瓦鲁特　您说什么？

马特太太　什么？

瓦鲁特　已经隔了九个星期吗——？

马特太太　九个，是的——到星期四有十个星期了。那次他从我那儿要了些石竹花和樱草花的种子。

瓦鲁特　那么——星期日——是当他去农庄的时候吗——？

马特太太　是的，那时，——那时他还向窗户里望了一望，并且向我和我的女儿说了一声你们好；接着他继续走他的路。

瓦鲁特　（自语）嗯！是否我也应该相信那个人——（喝酒）我以为，因为您有时需要那个姑娘帮您料理家务，为了表示感谢，你就要不时去访问她的母亲。

亚当　大人，何必要这样呢？

瓦鲁特　何必要这样？您说过这个姑娘治好过你庄园里得了病的鸡。她不是在今天还告诉您治鸡病的办法吗？

马特太太　是的，当真这样，尊贵的大人，她告诉过他。前天他送到她那儿一只病了的珍珠鸡，那只鸡已经快死了。一年以前，她曾经帮助他救活过一只害舌病的珍珠鸡，现在这只珍珠鸡也需要用面团来治。不过为了道谢，他还没有来过。

瓦鲁特　（迷惑地）请您给我斟一杯酒，亚当法官，对不住，请您马上给我斟好，我们再喝一杯。

亚当　遵命。您使我太荣幸了。这儿。（斟酒）

瓦鲁特　祝您健康！——亚当法官，他早晚一定会来的。

马特太太　您认为吗？我怀疑。要是我能够把您喝的这种尼尔斯坦纳酒，把我那去世的男人，那个守城的卫兵，时常放在地窖里的这种酒，摆在这位老兄的面前，情形也许就不一样了。可是，我这个穷寡妇，家里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他前来。

瓦鲁特　那就更好了。

第十一场

〔利希特。伯利吉特太太手中拿着一副假发。女仆数人。前场人物。

利希特　这儿，伯利吉特太太，请进来。

瓦鲁特　利希特文书先生，这就是那位太太吗？

利希特　大人，这就是伯利吉特太太。

瓦鲁特　好的，那么现在让我们就决定这桩案件吧。你们女仆们，把这些东西撤下去。这儿。

〔女仆们拿着杯子和其他东西下。

亚当　（趁这个时候说）现在，小夏娃，你听我说，假如你的面团捻得合式，那么我今天晚上一定到你们家里去，吃一顿鲫鱼。面团必须要刚好通得过咽喉，假如它太大了，吃下去也许会噎死的。

瓦鲁特　（瞧见假发）那边伯利吉特太太给我们带来一副什么样的假发？

利希特　大人说什么？

瓦鲁特　那边那位太太给我们带来一副什么样的假发！

利希特　哼！

瓦鲁特　什么？

利希特　请原谅——

瓦鲁特　可以说给我听吗？

利希特　假如大人愿意通过法官先生询问那位太太，那么，我不怀疑，这假发的主人以及其他问题的真相就会暴露出来的。

瓦鲁特　——我不想知道，这假发是谁的。那位太太怎么得到了它呢？她从哪儿找着了它呢？

利希特　那位太太在马特·如勒太太家的葡萄架上找到了这副假发，它悬挂在葡萄树枝上，就象一个鸟窝，紧靠在那姑娘卧室的窗户底下。

马特太太　什么？在我家里？在葡萄架上？

瓦鲁特　（秘密地）亚当法官先生，假如您有什么事情要托付我的话，我请您，为了法庭的尊严，好好地告诉我。

亚当　我告诉您——？

瓦鲁特　不吗？您没有——？

亚当　以我的名誉起誓——（拿起假发来）

瓦鲁特　这副假发不是您的吗？

亚当　诸位先生，这副假发是我的！说来真可恨，这个就是我在八天以前交给这小子，叫他送到乌特利希特，梅勒假发匠那儿去的那副假发。

瓦鲁特　交给谁？什么？

利希特　交给如普利希特？

如普利希特　交给我了？

亚当　你这个流氓，八天以前当你去乌特利希特的时候，我没有把假发交托给你，叫你把它拿给假发匠去修理吗？

如普利希特　您叫我——？哦，是的！您交给我了——

亚当　你这个无赖，你为什么，没有交给他？你为什么没有按照我吩咐，把它交给作坊里的假发匠？

如普利希特　我为什么没有把它——？真正岂有此理！我把它交到作坊里去了。假发匠把它收下了——

亚当　把它交去了？那么现在它会挂在马特家的葡萄架上吗？

好，你等着，你这流氓！你是跑不掉的。我看这案件的背后，说不定，还隐藏着化装、谋叛等等行为？——您允许，我马上开始审问这位太太吗？

瓦鲁特　可能您把假发——？

亚当　大人，当那边那个小子，在上星期二，坐着他父亲的牛车去乌特利希特的时候，他来到法院，说："亚当法官先生，您在城里有什么要办的事没有？"我说，好孩子，你既然愿意帮忙，那么我就把这假发烫一下吧——可是我并没有对他说：你去，把它保存在你那儿，用它来化装，让它挂在马特太太家里的葡萄架上。

伯利吉特太太　诸位先生，请原谅，我想，这不一定是如普利希特。因为我昨天夜里到农庄里去看望我那正在难产的表妹的时候，我听见姑娘在花园的后边低声地在责骂一个人：好象又气又怕地发不出声音来。"呸，你真可耻，你这下流坯，你要干什么？滚开！我要叫我母亲了"；就象西班牙人在这里一样。于是我隔着篱笆喊道："夏娃！夏娃！你在干吗？有什么事吗？"——接着一切都安静了。"怎么？你不回答我吗？"——"姑妈，您要作什么？"——我问道："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是如普利希特吗？"——"唉，是的，是如普利希特。请您只管走您的路吧。"——那么你就自作自受吧。我想，他们亲爱，就象别人吵架一样。

马特太太　后来呢——？

如普利希特　后来呢——？

瓦鲁特　不要讲话！让这位太太说完。

伯利吉特太太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我从农庄回来，正当我走在马特家附近菩提树的路上，突然有一个家伙呼的一声从我

身旁跑过去，他秃着头，长着象马蹄子一样的脚，在他后面留下一股象沥青和头发跟硫磺的臭气。我喊了一声上帝与我们同在，惊恐地转过身子一看，我的天，瞧呀，那个光头，诸位先生，在他消失的时候就象烂木头①一样，把菩提树的路照得通亮。

如普利希特 什么！——天哪——真不得了——！

马特太太 伯利吉特太太，你疯了吗？

如普利希特 你以为，那是魔鬼吗？

利希特 安静！安静！

伯利吉特太太 我的天！我是知道我所看见的和听见的。

瓦鲁特 （不耐烦地）太太，到底是不是魔鬼，我不愿意追究，因为我们是没有法子控告他的。假如你能说出另一个人的姓名，那是很好的；但是我却请你不要再提起魔鬼来。

利希特 请大人让她说完她的话。

瓦鲁特 这些愚蠢的老百姓！

伯利吉特太太 好的，我遵命就是了。不过利希特文书是我的一个证人。

瓦鲁特 怎么？他是你的一个证人？

利希特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

瓦鲁特 这我真搞不清——

利希特 我恳求您，别在中途打断这位太太的报告。我虽然不敢断定，那是一个魔鬼；但是，假如我没有想得太错，马蹄脚、秃头和后面的臭气，倒是实有其事的！——继续说吧！

伯利吉特太太 当我今天惊讶地听见马特·如勒太太家发生的

---

① 据说烂木头在夜间可以发光。

事，为了侦查昨天晚上在葡萄架旁边遇到的那个打破罐子的人，我查看了那人跳下去的地方。诸位先生，我发现在雪地里，有脚印儿——我在雪地里发现了什么样的脚印儿呢？右边的清楚，完整，人的正常脚印儿，左边的却是些不成形的，笨重，臃肿的马蹄子脚印儿。

瓦鲁特 （愤怒地）胡说八道；发疯的，该死的——！

菲特 那是不可能的，伯利吉特太太！

伯利吉特太太 以我的良心起誓！最初在葡萄架的旁边，也就是他跳下去的地方，您瞧，那里有一大片雪被踩得稀糟，就象一头老母猪在那儿打了一个滚儿；从这儿起，以后就是人脚和马蹄子，人脚和马蹄子，人脚和马蹄子，斜着穿过花园，一直走到外边去。

亚当 真该死！——说不定这个恶棍，化装成一个魔鬼的样子——？

如普利希特 什么！你说我！

利希特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伯利吉特太太 一个猎人寻找一只獾，发现了它的脚印儿也不会比我更高兴。我说："利希特文书，"因为我正看见这位先生被您派来找我，我说："利希特文书先生，我劝你们不要开庭审问了，你们是审判不出那个打破罐子的人的。实际上他是比坐在地狱里强不了许多；这儿就是他留下来的脚印儿。"

瓦鲁特 那么您总算亲眼看见了？

利希特 大人，关于这些脚印儿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瓦鲁特 一只马蹄子？

利希特 是人的脚，请您原谅，不过几乎象一个马蹄子。

亚当　我的天，诸位先生们，我觉得这事件很严重。有人尽管写出许多恶毒的文章，不肯承认上帝的存在；不过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无神论者有凭有据地证明过没有魔鬼。这一桩案件，似乎值得特别讨论。我提议在我们作出决定以前，问一问海牙的最高宗教会议，是否法庭有权限，来假定别西卜①打破了罐子。

瓦鲁特　我预料您就要作这种提议。文书先生，您的意思怎样？

利希特　为了审判，大人，并不需要最高宗教会议。——请您允许！你，那边的伯利吉特太太，你先作完你的报告，我希望这案件就从这个关键中得出清楚的结论。

伯利吉特太太　接着我说："利希特文书先生，让我们暂且随着脚印儿去查看一下，看看这魔鬼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好的，伯利吉特太太，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也许我们用不着绕很远的路，就可以走到亚当法官那儿去。"

瓦鲁特　怎样？后来你们找到了吗——？

伯利吉特太太　最初我们在花园的那一边，在菩提树的路上，就是魔鬼放硫磺臭气、碰见我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圈子，就象一只狗，遇到一只尖叫着的猫站在它前面，害怕得躲到一边时留下的痕迹一样。

瓦鲁特　后来呢？

伯利吉特太太　在离那儿不远的一棵树下，他丢下了一个纪念品，这使我吃了一惊。

瓦鲁特　一个纪念品？什么样的纪念品？

伯利吉特太太　什么样的纪念品？是的，您会——

---

① 别西卜是魔鬼的名字。

亚当 （自语）真该死，我的肚子。

利希特 请你省略这一段，这儿请你省略这一段，我请求你，伯利吉特太太。

瓦鲁特 我想知道，脚印儿一直把你们带到哪儿去了！

伯利吉特太太 带到哪儿去？老实说，带到通到你们这儿最近的一条路上，正如利希特文书说过的那样。

瓦鲁特 来到我们这儿？到这儿来？

伯利吉特太太 是的，从菩提树的路上，到了村长的田地，沿着鲤鱼池，经过了小桥，再斜着穿过了坟地，来到了这儿，我说，来到了亚当法官先生这儿。

瓦鲁特 来到亚当法官先生这儿？

亚当 来到我这儿吗？

伯利吉特太太 是的，来到了您这儿。

如普利希特 可是，魔鬼总不会住在法院里吧？

伯利吉特太太 说句老实话，我可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这房子里；不过，我敢担保，他是走进了这房子的；脚印儿从房子后边一直走到了门坎。

亚当 也许他打算从这儿穿过去吧——？

马特太太 是的，也许打算穿过去。可能的。这也是可能的。大门口的脚印儿——

瓦鲁特 大门口有脚印儿吗？

利希特 大门口，请大人原谅，没有脚印儿。

马特太太 是的，大门口的路已经踏乱了。

亚当 踏乱了，一定是穿过去了。要不然我就是个流氓。这个家伙，请注意，简直是拿着法律开心。要是我的档案不混乱，我的帐目不出错，那我就不是一个诚实人，以我的名誉

起誓，我什么也不能担保。

瓦鲁特 我也不能担保。（自语）嗯！我不知道，是左脚，还是右脚？他的两只脚有一只——法官先生！劳驾把您的鼻烟给我！

亚当 鼻烟吗？

瓦鲁特 鼻烟！请您给我！这儿！

亚当 （对利希特）请您递给司法检查官先生。

瓦鲁特 何必这样麻烦呢？只需要走一步就行了。

亚当 已经行了。请您递给大人。

瓦鲁特 我想跟您说一句秘密话。

亚当 也许，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瓦鲁特 也好。

〔利希特重新坐下。

诸位先生，你们说，在这村子里有任何人，他的脚是畸形的吗？

利希特 哼！真的，在辉兹姆村里有一个人——

瓦鲁特 是吗？谁？

利希特 请大人问法官先生好了——

瓦鲁特 问亚当法官先生吗？

亚当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此地辉兹姆法院里任职十年了，据我晓得，大家的脚都长得完整的。

瓦鲁特 （向利希特）嗯？您这是指着谁说的？

马特太太 你把你的脚伸出来！你为什么老把脚偷偷地藏在桌子底下，让人几乎以为，那些脚印儿是你踩的。

瓦鲁特 谁？亚当法官先生吗？

亚当 我吗？脚印儿？我是魔鬼吗？难道这是一个马蹄子吗？

（他把左脚伸给人看）

瓦鲁特 以我的名誉起誓，这只脚是好的，（秘密地）现在请您马上宣布退庭。

亚当 假如魔鬼有这样一只脚，那么他可以到舞会去跳舞了。

马特太太 我也这样说。不过法官怎么会——

亚当 唉，这是什么话！我！

瓦鲁特 我说，您立刻宣布退庭。

伯利吉特太太 我觉得唯一叫人疑心的事情，诸位尊贵的先生们，就是这个庄严的装饰品！

亚当 什么庄严的——？

伯利吉特太太 这儿，这副假发！谁见过魔鬼戴过这样的东西？这比大教堂里面讲台上大主教戴的那家伙还要高，涂的油还要多呢！

亚当 伯利吉特太太，关于地狱里边的时装，我们在人世上只能知道得很片面！有人说，魔鬼通常只戴他自己的头发。不过我确信在大地上，为了要和显贵们相处，他是戴着假发的。

瓦鲁特 下流东西！本来应该在众人的面前丢您脸，把您从法庭里赶出去！只不过法庭的尊严保护了您罢了。您宣布退庭！

亚当 我不希望——

瓦鲁特 您现在什么也不要希望了。您从这案子里脱身吧。

亚当 您相信，我，我这个法官，昨天在葡萄树上把自己的假发弄掉了吗？

瓦鲁特 上帝保佑！您的假发早已象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在大火中烧掉了。

利希特　最好说——请您原谅，大人！——猫儿昨天在他假发里生了小猫。

亚当　诸位先生，这事表面上虽然于我不利，但是我请你们先别操之过急。这是与我名誉攸关的事情，只要这个姑娘不讲话，我就不明白你们有什么权利可以归罪于我。我坐在辉兹姆的审判席上把这假发放在桌子上：凡是主张假发属于我的人，我就和他到乌特利希特的高等法院去上诉。

利希特　嗯，假发对您正合适，我的天，就象生在您的头顶上的一样。（把它扣在亚当的头上）

亚当　这是诬蔑！

利希特　不是吗？

亚当　把它当作斗篷披在肩上还嫌太宽，挂在头顶上不就更宽了吗？（在镜子里照自己）

如普利希特　哎，这样一个为非作歹的家伙！

瓦鲁特　不要说话，你！

马特太太　哎，这样一个天打雷击的法官，干这种事！

瓦鲁特　再说一遍，您同意我立刻宣告退庭吗？

亚当　是的，您命令什么来着？

如普利希特　（对夏娃）夏娃，你说，是他吗？

瓦鲁特　这个无耻的东西，你怎敢这样大胆？

菲特　我说，你别说了。

亚当　等一等，畜生！我逮捕你。

如普利希特　哎，你这个缺德的马蹄脚！

瓦鲁特　喂！法警！

菲特　我说，闭住你的嘴！

如普利希特　等着吧！今天我算抓住你了。今天你可不能再撤

砂子迷我的眼睛了。

瓦鲁特 法官先生，难道您一点儿机智都没有了吗——？

亚当 是的，假如大人允许，我现在就判决。

瓦鲁特 好。就这样做。判决吧。

亚当 案情已经确定了，那儿那个如普利希特，那个无赖，就是犯人。

瓦鲁特 这样判也好，请继续！

亚当 我判决把他用铁枷枷起来，同时因为他侮辱了法官，我要把他投在铁栏杆的监狱里，监禁的年限，以后由我另行规定。

夏娃 把如普利希特——？

如普利希特 把我投进监狱？

夏娃 用铁枷枷起来？

瓦鲁特 用不着担心，孩子们。——您已经判完了吗？

亚当 至于那个罐子，依我看来他可以赔偿，也可以不赔偿。

瓦鲁特 好吧。宣布退庭。如普利希特可以向乌特利希特的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夏娃 他，他应该到乌特利希特去上诉？

如普利希特 什么？我吗——？

瓦鲁特 见鬼，是的！一直到那时为止——

夏娃 一直到那时为止——？

如普利希特 到监狱里去？

夏娃 把脖子枷在铁枷里？您也是法官吗？他，那儿，那个不要脸的人，那个坐在那儿的人，他自己才是——

瓦鲁特 你听见啦，见你的鬼吧！安静！一直到那时为止他一根头发也伤不了——

夏娃　如普利希特！你注意！是亚当法官打破了罐子！

如普利希特　哎，你等一等！

马特太太　他？

伯利吉特太太　是那儿那个人吗？

夏娃　他，正是他！如普利希特，你注意！昨天在你夏娃房间里的就是他！注意！抓住他！你现在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顿。

瓦鲁特　（起立）站住！谁在这儿扰乱秩序——

夏娃　反正都是一样！铁枷的刑罚已经判了，你去，如普利希特！你去，你把他从审判席上打下来。

亚当　诸位先生们，请原谅。（逃走）

夏娃　这儿！注意！

如普利希特　抓住他！

夏娃　快！

亚当　什么？

如普利希特　你这个该死的跛脚鬼！

夏娃　你抓住他了吗？

如普利希特　真可恨！只抓住了他的大衣！

瓦鲁特　快！叫法警来！

如普利希特　（打大衣）你这个黄鼠狼！我先揍你一拳。你这个黄鼠狼！你这个黄鼠狼！我再揍你一拳。再揍你一拳！谁叫我没有抓住那个驼子。

瓦鲁特　你这个没有教养的人！——给我恢复秩序！——要是你不立刻安静，我就要惩办你，刚才判决的枷刑今天就要变成真的了。

菲特　安静，你这个不守规矩的东西！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没有亚当，——他们一同走到舞台的前方。

如普利希特 哎，小夏娃！我今天把你侮辱得多过火呀！哎，该死，我真该死；昨天多不象话！哎，你，我宝贝的姑娘，我心上的爱人！你一生还能够原谅我吗？

夏娃 （跪在司法检查官的面前）大人！要是您现在不帮忙，我们就要完了！

瓦鲁特 就要完了？为什么？

如普利希特 天哪！出了什么事？

夏娃 请您把如普利希特从兵役里救出来！因为这次征兵——亚当法官曾经秘密地告诉我——是到东印度①去的。您知道，去那儿的人，三个人里只能回来一个。

瓦鲁特 什么！到东印度去！你疯了吗？

夏娃 到班塔木去，大人；您别不承认！这是那封信，这是政府最近发出来的，有关民兵的秘密指令。您瞧，我早已知道一切了。

瓦鲁特 （拿起信来，念信）噢，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狡猾的欺骗！——这信是伪造的！

夏娃 伪造的？

瓦鲁特 伪造的，一点儿也不错！利希特文书先生，您说，这是最近乌特利希特官方发给你们的指令吗？

利希特 指令！什么！这个罪人！这完全是他自己亲手伪造的

① 指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群岛。

废纸！——征来的新兵，绝对是在国内服兵役的；没有任何人打算把他们送到东印度去！

夏娃　不送去吗？永远不送去吗，诸位先生们？

瓦鲁特　以我的名誉起誓！为了保证我的话：假如如普利希特碰上了象你所说的那样的事，我花钱买回他的自由！

夏娃　（起立）噢！天哪！这坏蛋竟这样地欺骗了我！因为他正是利用我害怕的心理来折磨我的心，后来在夜里来到我那儿，硬把一张帮助如普利希特的证明书交给我；他向我证明说，一张假的疾病证明书怎样能够免除他一切的兵役；他解释了一番，又保证了一番，为了要替我写好那个证件，就溜到我的房间里；于是，诸位先生们，他就乘机向我要求一个姑娘的嘴里说不出口的那样可耻的事！

伯利吉特太太　哎，这个卑鄙下流的骗子！

如普利希特　得了，别再提起那个马蹄子了，我亲爱的姑娘！你瞧，就算是一匹马在你那儿把罐子打破了吧，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嫉妒了！

〔他们接吻。

菲特　我也这样说，你们接个吻，和解了，还是彼此相爱吧！要是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在圣灵降临节那天结婚！

利希特　（靠近窗户）我请你们瞧，亚当法官就象逃避车裂和绞刑一样，正穿过冬天翻耕过的田地，在上坡下坡地跑着呢！

瓦鲁特　什么？是亚当法官吗？

利希特　当然是他。

众人　现在他跑上了大街。你们瞧！你们瞧！他的假发挂在背后，在拂着他的脊背！

瓦鲁特　快，文书先生，快去！把他叫回来！免得他，为了补救

这桩蠢事越闹越糟。自然，他是要受停职处分的，在未接到新的指令以前，我命令您负责管理这个地方的事务；不过我希望，账目没有问题，我并不愿意逼迫着他逃跑。快去！我劳您驾，把他叫回来。

〔利希特下。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缺利希特。

马特太太 请您告诉我，大人，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乌特利希特政府的所在地？

瓦鲁特 为什么，马特太太？

马特太太 （激动地）哼！为什么？我可不知道！难道我的罐子在这儿得不着公平的裁判吗？

瓦鲁特 请您原谅我！您说得对。法院就在大市场的附近，每礼拜二和礼拜五开庭。

马特太太 好！下星期我要到那儿去。

〔全体下场。

白 永 译

洪堡亲王

人　物

弗里德里希·威廉　勃兰登堡选帝侯

选帝侯夫人

纳塔丽·封·奥兰尼恩　公主，选帝侯的甥女，龙骑兵团长官

德夫林元帅

弗里德里希·阿图尔·封·洪堡亲王　骑兵将军

科特维茨上校　封·奥兰尼恩公主团长官

黑宁斯　步兵上校

特鲁赫斯伯爵　步兵上校

霍亨索伦伯爵　选帝侯副官

戈尔茨　骑师

格奥尔基·封·施帕伦伯爵　骑师

施特兰茨　骑师

西格夫里德·封·默尔内　骑师

罗伊斯伯爵　骑师

卫队长

军官；勤务人员和骑手；宫廷骑士；宫女；马弁，随从，侍从；仆役以及男女老幼若干。

第一幕

第一场

布景　费白林。一座古法兰西式的花园，花园深处是座宫殿式的建筑，丹墀突出在前，深夜。

〔洪堡亲王光头敞胸，半睡半醒地坐在一棵橡树下，手里编着花冠。选帝侯，他的夫人，公主纳塔丽，霍亨索伦伯爵，戈尔茨骑师和其他人等悄悄从宫殿步出，从丹墀的栏杆向洪堡亲王望去——侍从掌着火把。

霍亨索伦伯爵　洪堡亲王，我们勇敢的兄弟，三天来他一马当先，马不停蹄地追击着逃跑的瑞典人，今天他才气喘吁吁地来到大本营费白林。你命令他只能停留三个钟头，喂饱牲口，立即截击弗兰格尔的部队。弗兰格尔试图在里恩河①河岸扎营，再向哈克尔②山奔突。选帝侯大人，情况是不是这样？

选帝侯　正是这样！

霍亨索伦　按计划，晚上钟敲十点，所有骑兵队的长官都要离城出发，他精疲力竭，象条猎狗，喘着气，奉命休息。他一头扎进草堆，以便为曙光升起前的战斗稍微松散松散筋

---

① 德国哈韦尔河的支流。

② 系克莱斯特杜撰，大概指费白林东南面的哈肯贝格村附近高地。

骨。

选帝侯　正是这样！——那么现在呢？

霍亨索伦　现在时间到了，骑兵队用完早膳，人马已踏上了城门外的田野，却还缺少一个人，谁呢？洪堡亲王，他们的统帅。人们拿着火把，掌着灯烛，到处寻找他，寻找这位英雄。终于找到了，他身在何处呢？（这时他从侍从手中接过火把）瞧，他就在那条长凳上，他在梦游，他是在睡觉，你简直无法相信，月光在招引着他，他象到了自己的来世，他是在梦中编织那华丽的荣誉花冠。

选帝侯　有这等事！？

霍亨索伦　那还有假！从这里往下瞧，他坐在那里！

〔他掌着火把从丹墀往下照看。

选帝侯　他在睡觉吗？不可能！

霍亨索伦　他是在酣睡！你一叫他的名字，他就会跌倒在地。

〔静默。

选帝侯夫人　我确信这位年轻人病了。

纳塔丽公主　他需要医生！

选帝侯夫人　我想应该请医生来，一刻也不能耽误。

霍亨索伦　（他又把火把交给随从）他身体很好，善心的太太。天哪，真是急死人，明天我们要是在战场上和瑞典人遭遇，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没有别的，请相信我的话，这只是他精神上的怪毛病。

选帝侯　确实如此！这真象是海外奇谈！跟我来，朋友们，让我们仔仔细细地看看他。

〔他们走下台阶。

宫廷骑士　（朝着侍从）将火把拿回去！

霍亨索伦　不要，不要，朋友们！在烛光下会看得清清楚楚。除了他手上戴的钻戒之外，他什么也感觉不到。

〔他们围绕着洪堡亲王，侍从举着火把。

选帝侯　（俯身向洪堡亲王）他用什么树叶编织？——用的是柳树叶？

霍亨索伦　什么！是柳树叶，大人！——是桂树叶，柏林军械库中所悬挂的英雄画像上的花冠就是用这种树叶编成的。

选帝侯　在我的沙漠一片的辖区之内哪来的桂树？

霍亨索伦　只有公正的上帝知道！

宫廷骑士　可能是后面花园里的，那里园丁栽培了很多奇花异木。

选帝侯　咄咄怪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傻瓜，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霍亨索伦　啊，是这样的，明日这场战役使他激动不已，我的大人！我敢打赌，他仰视星空，心荡神驰，看到太阳里面有人为他编结胜利的桂冠。

〔亲王仔细看着花冠。

宫廷骑士　他已经编好了！

霍亨索伦　遗憾，太遗憾了，就近没有一面镜子！他手握花冠，一会儿这样戴，一会儿那样戴，象一个虚荣心很厉害的女子试戴一顶华美的软帽。

选帝侯　我的上帝！我要看看，他如何收场！

〔选帝侯从他手中夺下花冠，亲王面红耳赤，定睛看他。选帝侯将其项链缠绕于花冠之上，然后将它递给公主；亲王心急地站了起来，选帝侯和手持花冠的公主躲开了他，亲王张开双臂跟随公主。

洪堡亲王　（悄声地）纳塔丽，我的姑娘！我的未婚妻！

选帝侯　快，快离开这儿！

霍亨索伦　这个傻瓜在说什么？

宫廷骑士　他说话了吗？

〔他们全都拾级而上。

洪堡亲王　弗里德里希！我的侯爵大人，我的父亲！

霍亨索伦　真该死！

选帝侯　（退避他，倒退着）快给我打开门！

洪堡亲王　啊，我的母亲！

霍亨索伦　疯子！他是——

选帝侯夫人　他是在叫谁？

洪堡亲王　（向花冠抓去）啊，亲爱的，为什么你躲开我，纳塔丽？！

〔他一把将公主的一只手套抓下来。

霍亨索伦　皇天后土，他在抓什么？

宫廷骑士　花冠？

纳塔丽公主　不，不是！

霍亨索伦　（将门打开）快从这里进去，我的侯爵大人！但愿这幅景象很快结束！

选帝侯　一场空，洪堡亲王阁下，一场空，一场空！如果你高兴，我们在战场上再见，那些东西在睡梦里是不会得到的！

〔所有的人都下，门砰地一声关上，只剩下亲王一人，哑场。

第　二　场

〔洪堡亲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脸上现出惊奇的表情，

然后，把拿着手套的那只手按在额头上，沉思地走下丹墀；一走下来便又回首望那扇门。

第 三 场

〔霍亨索伦伯爵穿过花园的门从下边走上来，一个侍从跟着他——洪堡亲王。

侍从 （轻声地）伯爵老爷，请听！最仁慈的伯爵老爷！

霍亨索伦 （不情愿地）安静！是知了！——哎，怎么回事？

侍从 是派我来的！

霍亨索伦 哎，怎么回事？别用你那知了的叫声把他给我吵醒了！

侍从 是选帝侯派我来的。亲王要是醒来，他命令您对刚才他跟亲王开的玩笑一句也不要提起！

霍亨索伦 （轻声地）喂，你躺在麦田里，好好睡一觉！这我已经知道！去吧！

〔侍从下。

第 四 场

〔霍亨索伦伯爵和洪堡亲王。

霍亨索伦 （他站在亲王后面几步远的地方，后者还一直目不转睛地向丹墀望去）阿图尔！

〔亲王扑地而倒。

他倒下了，一声呼喊不比一颗子弹力量差！

〔他靠近他。

现在我很想知道，他会想出什么故事来向我解释他躺在这里睡觉的原因。

〔他俯身向着亲王。

阿图尔！嗨，你着了魔了？你在干什么呢？你怎么深夜来这儿？

洪堡亲王　哟，亲爱的！

霍亨索伦　好了，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所指挥的骑兵队一个小时之前就出发了，而你还躺在花园里睡大觉。

洪堡亲王　什么骑兵队？

霍亨索伦　马末鲁克①！——我断定，他忘了自己是勃兰登堡骑兵队的司令官了？！

洪堡亲王　（站起身来）快，我的头盔，我的甲胄！

霍亨索伦　快，你放在哪里了？

洪堡亲王　在右边，海因茨，在右边；在一条小凳上！

霍亨索伦　什么，在凳子上？

洪堡亲王　对，我就躺在那里，我的……

霍亨索伦　（凝视着他）那你就从凳子上再把它们拿回来！

洪堡亲王　怎么会有只手套？

〔他审视着拿在手里的手套。

霍亨索伦　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自言自语地。

真是该死！他是在那上面趁人不备的时候，从公主手里抢来的！

〔打断自己的话头。

---

① 指古代埃及卫队，此处是宫廷卫队的泛称。

快！快走！你还磨蹭什么，还不快走！

洪堡亲王 （重把手套抛掉）这就走，这就走！——喂，弗兰茨！你这家伙满好叫醒我！

霍亨索伦 （看着他）他简直疯了！

洪堡亲王 我发誓，亲爱的海因利希，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霍亨索伦 这是在费白林，你这个神经错乱的夜游神，这是在花园边的一条小径上，花园之中有座宫殿！

洪堡亲王 （自言自语）黑夜将我吞噬！在月光中我不知不觉地走错了路。

〔他竭力振作起来。

请原谅，我现在明白了，天热得要命，昨晚在床上无法入睡，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爬进了这座园子，多么美妙的夜色，皓月当空，花香四溢，……啊，月夜拥抱着我，就象波斯新娘拥抱着她的新郎，于是我就躺在这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霍亨索伦 十一点半。

洪堡亲王 你说，骑兵队已经出发了吗？

霍亨索伦 那还用说，按计划是钟敲十点！奥兰尼恩公主团，不用说是打头阵，业已抵达哈克尔维茨高地，明天将悄悄转移，去截击弗兰格尔。

洪堡亲王 老科特维茨对这次进军的计划了如指掌，有他率领这支队伍反正也一样！明早两点我总归要回到大本营，来接受命令，那我干脆马上去大本营，来，我们走吧，选帝侯一点儿不知道么？

霍亨索伦 哪里！他早就上床睡觉了。

〔他们就要举步，亲王猫下腰来，前后摸索，将手套捡起。

洪堡亲王　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披金戴银，一座王家宫殿的大门訇然中开，那些我所深爱的人：选帝侯和夫人，还有，第三个她叫什么来着？踏着大理石的丹墀向着我翩然而下。

霍亨索伦　谁？

洪堡亲王　（他象在寻找）我说的是那个！可以称作默默的诞生者。

霍亨索伦　是普拉滕？

洪堡亲王　不是，亲爱的！

霍亨索伦　是拉明？

洪堡亲王　不，不是，朋友。

霍亨索伦　那是勃克！是温特菲尔特！

洪堡亲王　不，不是；请你别说了，你没有看到她镶嵌在戒指上的珍珠。

霍亨索伦　真是见鬼，你倒是说啊！认得出她的面孔吗？你说的是哪一位女子？

洪堡亲王　管她是谁，管她是谁？我一醒来，就忘了她的名字，不过重要的是我理解她。

霍亨索伦　好！说下去！

洪堡亲王　请不要打扰我！——他，选帝侯，有着宙斯一样的前额，一手拿着桂冠，他站到了我的面前，他将他颈上的装饰品取下，按着我的鬈发，这使我的灵魂大受刺激，将它递给了——啊，亲爱的！

霍亨索伦　递给了谁？

洪堡亲王　啊，亲爱的。

霍亨索伦　嗷，你倒是说啊！

洪堡亲王　是普拉滕吧！

霍亨索伦　普拉滕？没有的事，她现在不是在普鲁士吗？

洪堡亲王　是普拉滕，没错，或者是拉明。

霍亨索伦　啊哈，拉明！哪里！那个红头发的拉明！？普拉滕有一双邪恶的紫眼睛！你喜欢她？

洪堡亲王　我喜欢她。

霍亨索伦　好吧，告诉我，是她将花冠给你的吗？

洪堡亲王　她就象那荣誉之神将花冠高高托起，花冠上的项链在左右晃荡，她似乎要给某一个英雄戴上，我不可思议地动作着，伸开自己的双手去抓取花冠。我真想拜倒在她的脚下，可是就象从河谷飘来的香气被一阵清风吹散一般，那一干人等步上台阶，避开了我。这时我也跟了上来，那丹墀却无限扩展，直接天国大门，我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令人骇异的是我一下子抓住了一位贵人，桂冠没有抓到，宫殿的大门突然洞开，从殿内发出的一道闪电将她吞噬。大门又呼地一声关了起来，在追逐中我从那甜蜜倩影的手上奋力掠下了一只手套，那些全能的神祇啊！我醒来后，手里还抓着这只手套。

霍亨索伦　天哪！你是说，这只手套就是她的手套？

洪堡亲王　谁的？

霍亨索伦　喏，就是普拉滕的！

洪堡亲王　普拉滕的，没错，或是拉明的。

霍亨索伦　（笑了）你这全是痴人说梦！说不定你是在幽会，清醒地享受了肉体的快乐，结果是一只手套落在你的手里！

洪堡亲王　什么话！落在我的手里，在我温存的时刻！

霍亨索伦　咳，真是活见鬼，普拉滕也好，拉明也罢，关我屁事！

礼拜天有邮差去普鲁士，那你会通过捷径得知，你的美人是否失落了这只手套。——走吧，已经十二点了，为什么站在这里闲扯？

洪堡亲王 （磕磕撞撞）你说得对，我们去就寝吧。不过我还想问一下，选帝侯夫人和她的侄女，最近曾到我们营地的可爱的奥兰尼恩公主，还在这里吗？

霍亨索伦 问这干什么？我想在的，你这个傻瓜，怎么了？

洪堡亲王 干什么吗！——你知道，我要从战场上抽调三十个骑兵，所以我一定要叫拉明待命。

霍亨索伦 哎，简直笑话！他们早走了！有的已经去了，或者马上就出发，拉明正准备出发，她在大门口起码站了一夜。走吧，已经半夜了；在战斗打响之前，我还想休息一下。

〔两人下。

第 五 场

布景　同上。宫殿中的大厅，远处有隐隐的枪声。

〔选帝侯夫人和纳塔丽公主身穿旅行服，由一个宫廷骑士前导上场，在一旁坐下；宫女上，然后是选帝侯，德夫林元帅，洪堡亲王，短上衣的口袋里装着那只手套；霍亨索伦伯爵，特鲁赫斯伯爵，黑宁斯上校，戈尔茨骑师和其他将校鱼贯而上。

选帝侯 这是什么样的枪声？——是葛茨在打枪吗？

德林元帅 侯爵大人，是葛茨上校在射击，他率领一支先遣队昨天就出发了，他已派一名军官前来报告情况，以免您为此挂心；一支瑞典巡逻队，有千人之多，突击占领了哈克罗高

地，葛茨紧咬着那个山头不放，他对我说，他保证占领高地，您尽可以以此为前提调兵遣将。

选帝侯 （对军官们）你们的元帅对这次战役的部署是了解的，我请你们拿出笔来，把战斗计划记录下来。

〔军官们都到另一边围住元帅并掏出他们的记事板。

选帝侯 （转身向宫廷骑士）拉明已驱车先行了？

宫廷骑士 立刻就走，我的侯爵大人，——车马已准备停当。

选帝侯 （在他夫人和公主背后的椅上坐下）拉明要把我忠实的埃里萨①带去，选派三十名强壮的骑兵护送这部车子。你们就到宰相府卡尔克洪斯暂避一时，它座落在哈韦尔河对岸的哈韦尔山下，那里是不会有什么瑞典人的。

选帝侯夫人 把那条渡船修好了吗？

选帝侯 哈韦尔山下？业已采取措施，你们到达之前船会修好。

〔静默。

纳塔丽，你怎么一声不响，我亲爱的孩子？孩子怎么啦？

纳塔丽公主 亲爱的舅舅，我浑身发冷。

选帝侯 她虽然已经不在她母亲怀抱里了，但这位小女儿一样安全可靠。

选帝侯夫人 你看，我们何时能再见？

选帝侯 如果上帝保佑我，我相信我们几天之内就会凯旋而归。

〔侍从上场，为夫人、小姐们摆上早点，——德夫林元帅口授——洪堡亲王手拿记事板，定睛看着选帝侯夫人和纳塔丽。

元帅 诸位将校阁下，这一战斗计划是由我们的殿下制定出来

---

① 古以色列的预言家，此处指军中巫师之类。

的，其目的是将逃遁的瑞典军队赶出他们借以顽抗的里恩河岸的桥头堡，然后将其彻底消灭。黑宁斯上校！

黑宁斯上校 到！

〔他在记录。

元帅 按照元戎大人的吩咐，黑宁斯上校今天指挥部队的右翼，穿过哈克尔河灌木林，悄悄地包抄敌人的左翼，然后推进到敌人和三座桥梁之间，最后和特鲁赫斯伯爵会合。特鲁赫斯伯爵！

特鲁赫斯伯爵 到！

〔记录。

元帅 和特鲁赫斯会合。——

〔哑场。

特鲁赫斯要以炮火掩护，占领弗兰格尔对面的高地，——

特鲁赫斯伯爵 （记录）占领高地。

元帅 （上）写好了吧？

〔他继续口授。

要将瑞典人赶进他们右翼后边的沼泽地。

海都克[①] （上）车子已经前行，尊贵的太太。

〔女士们站起来。

元帅 洪堡亲王——

选帝侯 （也站起身来）拉明准备好了吗？

海都克 他骑在马上呆在下面门口。

〔将领互相道别。

特鲁赫斯伯爵 （在记录）在其右翼的后面。

---

① 原为匈牙利步兵，后为德意志诸侯的家奴。

元帅　洪堡亲王——洪堡亲王在哪里？

霍亨索伦伯爵　（悄声地）阿图尔！

洪堡亲王　（吃了一惊）到！

霍亨索伦　你清醒吗？

洪堡亲王　元帅有何命令？

〔他面红耳赤，拿着笔和羊皮纸记录起来。

元帅　侯爵殿下，将勃兰登堡的全部骑兵光荣地交给了他，就象在拉滕诺夫所做的那样（他停顿了一下），这并不妨碍科特维茨上校，他将作为亲王的顾问而一同前往。

〔他嗓音放低，问戈尔茨骑师。

科特维茨在吗？

戈尔茨骑师　我的元帅，您看，他把我派来，代他来听取您所发布的战斗命令。

〔亲王又向两位女士望去。

元帅　（继续发布命令）你们要在哈克尔维茨村旁，对着敌人右翼，在大炮射程之外的开阔地建立阵地。

戈尔茨骑师　（记录）在大炮射程之外。

〔选帝侯夫人把一条手巾系在公主的颈部，在公主要把手套戴上的当儿，环顾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

选帝侯　（走到她身边）我的孩子，你怎么了？

选帝侯夫人　你在寻找什么？

纳塔丽公主　亲爱的舅妈，我不知道我那只手套——

〔全都环顾四周。

选帝侯　（对宫女）美人们，你们能否帮帮忙？

选帝侯夫人　（对公主）把它戴上，孩子。

纳塔丽公主　戴在右手还是戴在左手？

选帝侯　大概丢在卧室里了？

纳塔丽公主　来，亲爱的勃克！

选帝侯　（对这位宫女）快，快！

纳塔丽公主　在壁炉上！

〔宫女下。

洪堡亲王　（自言自语地）我生命的主啊！我是不是听错了？

〔他从短上衣口袋里掏出手套。

元帅　（看了一下手中的羊皮纸）在大炮的射程之外……

〔他继续说下去。

亲王殿下——

洪堡亲王　她在寻找手套！

〔他一会儿看手套，一会儿看公主。

元帅　按照我们选帝侯大人的严格命令——

戈尔茨骑师　（在记录）按照我们侯爵大人的严格命令——

元帅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谁都不许离开所指定的阵地一步——

洪堡亲王　快，我现在就要看看，是不是这一只！

〔他将手绢和手套同时丢落在地，他又捡起手绢，而将手套留在谁都能看到的地方。

元帅　（感到奇怪）亲王殿下在干什么呢？

霍亨索伦　（悄悄地）阿图尔！

洪堡亲王　到！

霍亨索伦　我看你鬼迷了心窍！？

洪堡亲王　元帅有何吩咐？

〔他又将笔和纸拿起来，元帅迟疑地凝视了他一会儿。哑场。

戈尔茨骑师　（边记录）谁都不许离开指定给他的阵地一步。

元帅　（继续口授）一直等到黑宁斯和特鲁赫斯前来接应——

洪堡亲王　（一边看着戈尔茨的记录，一边悄声地问）谁？亲爱的戈尔茨！干什么？我？

戈尔茨骑师　除了你们还有谁？

洪堡亲王　我不应离开阵地一步？

戈尔茨骑师　当然！

元帅　嗽，你们怎么了？

洪堡亲王　（大声地）不离开指定给我的阵地一步——

〔他记录。

元帅　一直等到黑宁斯和特鲁赫斯前来接应。

〔停顿。

击溃敌人的左翼，冲进它的右翼，然后把他们所有的人赶进布满壕坑的沼泽地带，最后加以彻底消灭！战斗计划就是如此。

选帝侯　侍从，照明！把胳膊抬高点，亲爱的！

〔他和夫人及公主举足下场。

元帅　他马上就要下令吹响进攻的号声。

选帝侯夫人　（几位军官向她致意）再见，先生们！打扰你们了。

〔元帅也向她打招呼。

选帝侯　（突然站住了）瞧那里，那不是小姐的手套！快，就在那里！

宫廷骑士　在哪里？

选帝侯　在亲王——我们那位表兄的脚边！

洪堡亲王　（侠义地）在我的——？啊！这是您的那只？

〔将其捡起，递给公主。

纳塔丽公主 谢谢您，尊贵的亲王。

洪堡亲王 （迷惘地）这是您的那只？

纳塔丽公主 是我丢失的那只。

〔她接过来并戴在手上。

选帝侯夫人 （一边走，对亲王）再见，再见！祝您身体健康，福星高照！我们马上就会欢会的！

〔选帝侯和夫人与公主下场；宫女、骑士和随从跟着下。

洪堡亲王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象被雷殛一般，然后迈着凯旋的步伐重又回到军官的圈子）然后他命令吹响进攻的号声！

〔他做出在记录的样子。

元帅 （向他的记事板望去）然后他命令吹响进攻的号声。不过不要使侯爵陛下产生误会，使进攻的时间过早——

〔停顿。

戈尔茨骑师 （记录）不要因为误会而使进攻的时间过早——

洪堡亲王 （向霍亨索伦伯爵深深地探过身去，悄悄地）海因利希！

霍亨索伦 （不情愿地）咦！什么事？有什么见教？

洪堡亲王 什么事？你没发现问题？

霍亨索伦 没有！不要讲话，真见鬼！

元帅 从扈从中向他派出一名军官，该军官将命令牢记在心，在选帝侯大人命令吹响进攻号之前，再明确地传达给他。

〔亲王站立着，沉入梦幻之中。

你们可记下来了？

戈尔茨骑师 （记录）在选帝侯大人命令吹响进攻号之前。

元帅 （提高嗓门）亲王殿下，您可记下来了？

洪堡亲王 您说什么，我的元帅？

元帅 您可记下来了？

洪堡亲王 ——进攻号声？

霍亨索伦 （悄悄地，不乐意地强调）进攻号！真该死！在……之前。

戈尔茨骑师 （同样地）直到他亲自……

洪堡亲王 （打断他们）那当然！在……然后他才命令吹响进攻号

〔他记录——静默。

元帅 戈尔茨男爵，请记住，在开战之前如有可能，我还想亲自和科特维茨上校谈谈。

戈尔茨骑师 （一字一顿地）我一定转告他，请相信我。

〔静默。

选帝侯 （回来）我的将校们，天已拂晓！你们都已记下来了吗？

元帅 一切就绪，侯爵大人，您的战斗部署已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您的将校们了。

选帝侯 （将帽子和手套脱下）洪堡亲王，我请你安静！你知道，你最近曾两次在莱茵河畔贻误军机，两次失去取胜的机会。今天你要注意，不可失去第三次机会，对我来说，我能否保住社稷就在此一举。

〔对众军官。

跟我来！喂，弗兰茨！

一马弁 （上）有！

选帝侯 快！把白马牵来！

在太阳出来之前我要到达战场！

〔下；将校跟随。

第 六 场

洪堡亲王 （走上前来）啊，我中了你的枪弹，你这妖精，微风吹起了你的面纱，象一个风帆！你已触动了我的幸福感情，轻轻抚弄了我的鬈发，在你飘然而过的当儿，从你那丰饶之角① 微笑着掷下一件信物。今天，我要寻找你这神祇的孩子，你这稍纵即逝的人儿，我要在战场上将你捕捉，我要全力以赴，争取你的祝福，纵然你被捆绑在瑞典的凯旋之车，哪怕铁链七重，我也要将你擒拿！

〔下。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布景 费白林战场。

〔科特维茨上校，霍亨索伦伯爵，戈尔茨骑师和其他军官带领骑兵上场。

科特维茨上校 （在场景之外）队伍停下来，下马！

霍亨索伦和戈尔茨 （上场）停下！——停下！

科特维茨上校 朋友们，谁来扶我下马？

---

① 丰饶之角，相传是幸福女神福丢那(Fortuna)盛放礼品之羊角，现为丰饶的象征。

霍亨索伦和戈尔茨　有，老人家，我们来！

〔他俩重又退场。

科特维茨上校　（在场景之外）谢谢你们，哎哟，这该死的毛病！我出身贵胄，为人公正，你们当中有谁渎职，临阵脱逃，我都严惩不贷！

〔他上场，霍亨索伦、戈尔茨等人跟随着他。

骑在高头大马上，我感到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不过，我要下马，因为我感到一阵难过，好象躯体和心灵要闹着分家！

〔他环顾四周。

我们的统帅亲王殿下在哪里？

霍亨索伦　亲王马上就回到您这里来！

科特维茨上校　他在什么地方？

霍亨索伦　他骑马到灌木丛中的一个村子里去了，村子就在旁边，他马上就来。

一军官　我听说夜里他骑马摔了一跤？

霍亨索伦　我想是这样！

科特维茨上校　他摔了跤？

霍亨索伦　（他转过身来）小事一桩！他那匹黑马经过磨坊时受了惊，一下子滑倒在路旁，不过他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一点儿也用不着担心。

科特维茨上校　（登上山丘）多么美妙的天气，真叫人心旷神怡！这是上帝，宇宙万物之主做成的，在这样美妙的天气下，骑马徜徉胜似相互厮杀！太阳透过云层发出微红的光芒，我的感情也和云雀一道飞翔，飞向那香气四溢的天空！

戈尔茨　你看到德夫林元帅吗？

科特维茨上校　（往前走了几步）真见鬼，没有！阁下是怎么想

的？难道我是一支箭，一只鸟，一个想法，他可以把我放射到战场上的任何地方吗？我是先遣队，在哈克尔山高地，在哈克尔山下，在殿后的部队中，可我也见不到元帅！我还要去探望我的骑兵。

戈尔茨 这会使他感到遗憾，看样子他要和你亲自谈谈。

一军官 我们的统帅，亲王殿下来了！

第 二 场

〔洪堡亲王左手缠着黑色带子，其他人物同前。

科特维茨上校 向你致敬，我年轻而高贵的亲王！你瞧，在你呆在村子里的时候，我已将骑兵召集到河谷里来了，我想，你会对我满意的！

洪堡亲王 早上好！科特维茨！早上好，朋友们！你知道，我赞赏你所干的一切。

霍亨索伦 阿图尔，你在村子里干什么呢？你的表情那么严肃！

洪堡亲王 我在一个小教堂里来着，教堂就掩映在村子的灌木丛里，在我们经过的时候，我听到了钟声，钟声召唤我前往，我在神坛前跪下身来，参加了祈祷。

科特维茨上校 我不得不说，你是一位虔诚的少爷！请相信我，祈祷开始的事业，必定以平安光荣和胜利而结束！

洪堡亲王 海因利希，我想问你一下——

〔他将伯爵领前一步。

德夫林元帅昨天谈到军令时，有关我的命令是什么？

霍亨索伦 你心不在焉，这我已经看出来了。

洪堡亲王 对，心不在焉——分心了，我也搞不清楚我怎么了，

用笔记录使我晕头转向。

霍亨索伦 幸好这次有关你的事不多，特鲁赫斯和统帅步兵的黑宁斯和要对敌人发起进攻。你的任务是在这里坚守河谷地带，你得到攻击的命令之后便要带领骑兵立即出击。

洪堡亲王 （静默有顷，重又陷入梦幻之中）真是奇妙之极！

霍亨索伦 什么，亲爱的？

〔他凝视着他，响起了炮声。

科特维茨上校 喂，喂，先生们，上马，快上马！这是黑宁斯的炮声，战斗打响了！

〔他们全都上一座山丘。

洪堡亲王 谁？什么？

霍亨索伦 黑宁斯上校，阿图尔，他已暗暗插到弗兰格尔的背后！到这儿来，在这儿你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戈尔茨 （在山丘）看哪，里恩河畔战斗激烈！

洪堡亲王 （手搭凉棚）黑宁斯在我们的右翼？

军官甲 是的，我的亲王殿下。

洪堡亲王 什么？真见鬼！昨天他不是在部队的左翼吗？

〔远处炮声隆隆。

科特维茨上校 真该死！看，弗兰格尔现在用十二尊大炮向黑宁斯轰击！

军官甲 那是工事，瑞典人的工事！

军官乙 天哪，已插到他们背后的村子里，到了教堂塔顶！

〔附近枪炮的射击声。

戈尔茨 这是特鲁赫斯！

洪堡亲王 特鲁赫斯？

科特维茨上校 特鲁赫斯，对，是他；黑宁斯现在从前边驰援。

洪堡亲王 今天他怎么会到中间来了？

〔猛烈的炮声。

戈尔茨 我的天，瞧，好象村子着火了！

军官丙 着火了，我敢肯定！

军官甲 着火了，着火了！火已烧到塔楼了！

戈尔茨 嘻！瑞典人的传令兵左右交驰，狼狈不堪！

军官乙 他们开拔了！

科特维茨上校 哪里？

军官甲 右翼！

军官丙 真的！大部队！有三个团的兵力！看样子他们想加强左翼。

军官乙 可不是，他们的骑兵在往前冲，以掩护右翼的进攻！

霍亨索伦 （大笑）哈哈！他们要是看到我们埋伏在河谷里，他们的骑兵就不会往这里撤了！

〔步枪枪声。

科特维茨上校 看哪，弟兄们，看哪！

军官乙 听！

军官甲 步枪响了！

军官丙 现在他们呆在战壕里！

戈尔茨 天哪，这样隆隆的炮声，我一辈子还没听到过呢？

霍亨索伦 射击！射击！要打它个天崩地裂！裂缝就是你们的墓碑。

〔静默——从远处传来胜利的欢呼。

军官甲 大人，您往那上面看，眼看就胜利了。弗兰格尔已经转到了背后！

霍亨索伦 不对，你说说看！

戈尔茨　天啊，朋友们！请看左翼！他携带着大炮已从战壕撤退。

众人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胜利属于我们！

洪堡亲王　（从山丘下来）上马，科特维茨，跟我来！

科特维茨上校　安静，孩子们安静！

洪堡亲王　上马，吹起进军号！跟我来！

科特维茨上校　我说了，要安静！

洪堡亲王　（疯狂地）管它是天堂、人间和地狱！

科特维茨上校　殿下，昨天的军令是：我们要等待号令，戈尔茨，把将军的命令念给大人听。

洪堡亲王　等待号令？哎呀，科特维茨！你的坐骑怎么这样慢吞吞？你是打心眼里欢迎它罗？

科特维茨上校　号令吗？

霍亨索伦　请你不要说了！

科特维茨上校　我打心眼里？

霍亨索伦　你说吧，阿图尔！

戈尔茨　听着，我的上校！

科特维茨上校　（感到受了侮辱）喔嚯！你这样对待我，我年轻的大人？你飞马而去，我也会不避艰险，紧紧相随。先生们，前进，前进！吹起号角，吹起进军号！去战斗，去战斗，我科特维茨不会临阵脱逃！

戈尔茨　（对科特维茨）不，不要去了，我的上校！不要去了！

军官乙　黑宁斯尚未到达里恩河！

军官甲　去卸下他的剑！

洪堡亲王　卸下我的剑？

〔将其击退。

你这小子！连边疆十诫都不知①！这是你的剑，还有剑鞘！

〔将剑连同皮带除下。

军官甲 （踉踉跄跄）亲王殿下，我的上帝，情况是——

洪堡亲王 （对他喊叫）你还不闭嘴？

霍亨索伦 （对军官）不要说了，你疯了？

洪堡亲王 （他一面将剑递出）传令兵！——把他押送到大本营！

〔对科特维茨和其他军官。

现在的命令是：先生们，谁要是不跟着他的将官杀向战场谁就是懦夫！你们中有谁留下来？

科特维茨上校 哎，你急什么？

霍亨索伦 （调解地）这只是给你出的一个主意。

科特维茨上校 你要承担一切后果，我听你的。

洪堡亲王 我承担一切后果，跟我来，弟兄们！

〔众下。

第 三 场

布景 村中一个房间。

〔一宫廷骑士足登皮靴，身佩马刺上，——一农民和他的妻子坐在桌旁工作。

宫廷骑士 祝福你们，能干的人！你们家有没有地方接待一下客人？

农民 有的，非常欢迎！

农妇 请问是接待谁啊？

---

① 这里特指未成文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士兵问答。

宫廷骑士 ……高贵的国母，不会是坏人的啊！她的马车到了村口车轴断了，因为我们听说仗打胜了，那就用不着再往前走了。

两人 （站起来）胜利了？——那真太好了！

宫廷骑士 你们还不知道？瑞典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不说永远吧，那也会有好多年不敢再来进犯。勃兰登堡在他们的剑和火前面安然无虞了！瞧，国母已到！

第　四　场

〔选帝侯夫人，面色苍白，神情迷乱；公主和宫女多人相随。人物同前。

选帝侯夫人 （在门首）勃克！温特菲尔德！你们来，请搀我一把！

纳塔丽 （急趋选帝侯夫人）啊，我的母亲！

宫女 上帝！她面色苍白！她要跌倒了！

〔她们扶持着她。

选帝侯夫人 扶我到椅子上，我要坐下来。死了，他说；死了吗？

纳塔丽 我亲爱的母亲！

选帝侯夫人 我要亲自问问报凶信的使者。

第　五　场

〔默尔内负伤，由两个骑兵前导上场。其他人物同前。

选帝侯夫人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你这专报凶信的使者？

默尔内　尊贵的夫人，我所报告的，可惜是我亲眼看到的，是永远使我感到悲伤的消息。

选帝侯夫人　那就快说吧！

默尔内　选帝侯大人不在人世了！

纳塔丽　啊，我的天哪！我们所遭到的竟是这样残忍的打击吗？

〔她以手捂面。

选帝侯夫人　快给我说，他是怎么倒下的！击中旅人的闪电，也会再次为他照亮世界，你的话也就如同这闪电一样。夜晚，待你述说完毕，但愿电闪雷鸣，使我遭到五雷轰顶。

默尔内　（由两名骑兵带领走到她的面前）当敌人受到特鲁赫斯的压迫而溃退至洪堡亲王的阵地时，后者立即将弗兰格尔击退至开阔地带。洪堡亲王带领骑兵突破了两条防线，并消灭了逃遁之敌。当他再向一个敌人的工事冲击时，那致人死命的枪弹就象雨点般射来，他的骑兵队伍就象禾苗一样倒在田野里。这时他不得不停留在灌木丛和山丘之间以召集他那被击溃的残部。

纳塔丽　（对选帝侯夫人）亲爱的，镇静点！

选帝侯夫人　不要管我，亲爱的！

默尔内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揩拭一下脸上的尘土，看到我们在特鲁赫斯军团旗下的大人向敌人纵马驰去，他骑匹白马，精神抖擞，威风凛凛，阳光照亮了胜利之路，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望着这幅景象，忧心忡忡地看着大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透过飞尘我们看到选帝侯大人、他的坐骑和骑兵突然之间倒了下去，两位旗手扑在他的身上，用他们的旗帜掩盖了他的身体。

纳塔丽　啊，我的母亲！

宫女甲　天哪！

选帝侯夫人　讲下去！讲下去！

默尔内　看到这令人惊骇的景象，亲王感到无比的悲痛，他象一头咆哮狂怒的熊，怀着复仇的怒火，领着我们向敌军冲去，飞越战壕，敌军四散逃窜，我们予以全歼。大炮、旗帜、铜鼓，瑞典人的全部战争物品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要不是里恩河桥头堡挡住我们，那敌人就不会有人回到老家去报告费白林英雄阵亡的消息了！

选帝侯夫人　胜利的代价太大了！我不喜欢这种胜利。请把胜利的代价还给我。

〔她晕了过去。

宫女甲　快来抢救，我的老天，她已失去了知觉。

〔纳塔丽哭了起来。

第　六　场

〔洪堡亲王上场。其他人物同前。

洪堡亲王　啊，我最尊贵的纳塔丽！

〔他感动地将她的手按在自己的心口。

纳塔丽　难道这是真的吗？

洪堡亲王　啊，我要是能说"不"就好了！我要是能以我这颗忠诚的心的血唤醒他的生命那该多好！

纳塔丽　（揩干眼泪）他的尸体找到了吗？

洪堡亲王　咳，到目前我所做的，只是向弗兰格尔复仇；我怎么会有时间顾到这些呢？我已派出一队人马到死人堆里去寻

找，天黑以前肯定会找到的。

纳塔丽　在这场恶战中，现在有谁来抵挡瑞典人？在这充满敌人的世界上，如今有谁来庇护我们？有谁为了我们献出他的幸福和荣誉？

洪堡亲王　（握她的手）小姐，我来继承这一事业！我要做一个手持火剑的天使，守卫在你们无主的王座之旁！选帝侯在今年就想将其边疆廓清，好吧，我就要完成他的未竟之业。

纳塔丽　我亲爱的、忠诚的表兄！

〔她将手抽回。

洪堡亲王　啊，纳塔丽！

〔他停了一会儿。

您怎样考虑您的未来？

纳塔丽　在这打击使我陷入深渊的当儿，我还怎么考虑呢？我的父亲，我那忠实的母亲，在阿姆斯特丹永远安息了。我在多尔特雷希特的家屋也已化为灰烬，我的堂兄莫利茨·封·奥兰尼恩在西班牙暴君部队的追逐之下，几乎无法拯救自己的子女。而今我最后的靠山，我幸福的支柱倒塌了，现在我重又变成了孤儿！

洪堡亲王　（用一只手臂挽住她的身躯）噢，我的朋友！现在不是悲悼的时刻，我想要说：请将你的枝桠攀附于我的心房，它是那样寂寥，多年来它都一直渴望嗅到你那花蕊的芳香！

纳塔丽　我亲爱的善良的表兄！

洪堡亲王　你愿意吗，愿意吗？

纳塔丽　我能否在你内心深处扎根？

〔她倒在他的胸膛上。

洪堡亲王　怎么样？怎么回事？

纳塔丽　你走开吧！

洪堡亲王　（挽着她）在我心房深处！在我心房深处，纳塔丽！

〔他吻她，她挣脱掉了。

啊，上帝，要是我们所哀悼的那位还在，看到这种结合，我们就会对他大声说：父亲，祝福我们吧！

〔他以双手掩面，纳塔丽重又转向选帝侯夫人。

第七场

〔卫队长匆匆上场。人物同前。

卫队长　我的亲王，活生生的上帝在上，我简直不敢向您报告，一个流言在散播！选帝侯还活着！

洪堡亲王　他活着！

卫队长　苍天在上！施帕伦伯爵刚刚带来这一消息。

纳塔丽　我生命的主啊？舅母，你听到了吗？

〔她倒在选帝侯夫人前面，抱着后者的身躯。

洪堡亲王　不，请说——！谁给我带来——？

卫队长　格奥尔基·封·施帕伦伯爵，他在哈克尔维茨特鲁赫斯军团中亲眼看到他，健康而又安详。

洪堡亲王　快去，老人家！把他给我带来！

〔卫队长下。

第八场

〔格奥尔基·封·施帕伦伯爵和卫队长上。人物同前。

选帝侯夫人　别使我第二次跌入深渊！

纳塔丽　不，我尊贵的舅母！

选帝侯夫人　弗里德里希还活着？

纳塔丽　（用双手扶住她）最高的主宰又眷顾您了！

卫队长　（出场）所传军官到！

洪堡亲王　封·施帕伦伯爵先生！您可在哈克尔维茨的特鲁赫斯部队中亲眼看到殿下大人？

施帕伦伯爵　是的，我的亲王殿下，现下他正在一个牧师家里发布将两军阵亡将士埋葬的命令！司令部也就设在那里。

众宫女　啊，上帝！让我们拥抱吧！

〔她们互相拥抱。

选帝侯夫人　啊，我的孩子们呀！

纳塔丽　不，这一幸福简直太大了！

〔她将自己的面孔埋在舅母的怀抱。

洪堡亲王　我在队伍的前面从远处尘埃中看到，他连同他的白马被大炮轰得粉碎，这难道有假？

施帕伦伯爵　白马是完了，还有白马上的骑士。不过，亲王殿下，骑在白马上的并非大人。

洪堡亲王　不是，不是大人？

纳塔丽　啊，好啊！

〔她起身站到选帝侯夫人的身边。

洪堡亲王　说，讲！你的话就象金子那样句句落在我的心头！

施帕伦伯爵　好，我把所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告诉您！国君不听人的规谏，又骑上了那匹光华四射的白马，这马是弗罗本刚从英国买来的。于是他又成了敌军炮火的目标（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他的随从被他甩在百步之远；手榴弹、枪弹、炮弹响成一片，交织成一条死亡的巨流，一切有生命的

东西都避到岸边。只有他，勇敢的游泳者岿然不动，大人一直向朋友们招手，后来他从容不迫地划向泉水发源的地方。

洪堡亲王 天哪，真是惊心动魄！

施帕伦伯爵 司厩吏弗罗本也是扈从之一，起初跟着他，并向我大声喊道："今天我诅咒这白马的光泽，这我用重金在伦敦购得的白马的光泽．要是能以耗子的灰色掩盖住这种光泽，我愿出五十个金币！"弗罗本忧心忡忡地走近他，并说道："殿下，您的坐骑惊了，您一定要让我再驯驯它！"他说着便滚下了自己的坐骑赤兔，笼住了大人的牲口，大人下马，沉静微笑着说道："你要教给它的本事，老人家，在天黑以前它是很难学会的。请你把它弄得远远的，弄到那些山丘后面，那里不会引起敌人注意的！"于是大人骑上了弗罗本的坐骑赤兔，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可是弗罗本刚爬上白马的马背，从敌人堑壕中射出的铅弹，便把白马和骑士击倒在地。他倒在尘埃之中，这位忠实的牺牲者，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短暂的静默。

洪堡亲王 他死得其所！我就是出生十次，也比不上弗罗本生命的价值！

纳塔丽 勇敢的弗罗本！

选帝侯夫人 勇敢无比的人哪！

纳塔丽 真该为他痛哭一场！

〔她们痛哭。

洪堡亲王 好了，现在言归正传，选帝侯在哪里？他将大本营设在哈克尔维茨吗？

施帕伦伯爵 走吧，大人已去柏林，他要全体将校随同前往。

洪堡亲王　怎么？到柏林去？！——这次征战难道结束了吗？

施帕伦伯爵　奇怪，您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瑞典将军霍恩伯爵业已到达，他们一到，大本营立即发出了停火的通知，如果我没弄错德夫林元帅的意思，那么一场谈判正在进行，看来和平随之而来也没问题。

选帝侯夫人　啊，上帝，雨过天晴，一切都多么美妙！

〔她站起身来。

洪堡亲王　来，让我们立即跟随他到柏林去！由于行色匆匆，能否在您的车上为我留个位子？我还要给科特维茨写两句话，马上就会和您一道上车。

〔他坐下写信。

选帝侯夫人　衷心欢迎！

洪堡亲王　（将信纸叠好交给卫队长；转身向选帝侯夫人，并将一只手臂轻柔地搭在纳塔丽的身上）我不揣冒昧，我想在旅途中向您表达一个愿望。

纳塔丽　（挣开洪堡亲王）勃克，快，去把我的围巾拿来！

选帝侯夫人　你，向我提出一个愿望？

宫女甲　您的围巾您自己围着呢。

洪堡亲王　（向着选帝侯夫人）什么，您没有猜出来吗？

选帝侯夫人　没有，什么也没有猜出！

洪堡亲王　怎么，一点也没有？

选帝侯夫人　（打断他）不管是什么，就请说吧！今天我对世上的任何恳求都不说“不”字。对你这个得胜将军更是如此！走吧！

洪堡亲王　啊，母亲！您说什么？我可以随便向您说吗？

选帝侯夫人　我说，现在上路！在车上有的是时间！来吧，来搀

我一把！

洪堡亲王　啊，神圣的恺撒，我要上天梯，摘取幸福之星！

〔他带领妇女下，所有人跟着下。

第　九　场

〔柏林，在一所古老宫殿前的花园，背景是有着台阶的宫殿教堂，钟鸣；教堂灯火通明，人们看着弗罗本的尸体被抬过，放在一张华丽的棺架之上。

选帝侯，德夫林元帅，黑宁斯上校，特鲁赫斯伯爵和其他将校等上场，几个军官向选帝侯展示一份公文，在教堂内和广场上都有男女老少的人群。

选帝侯　在开仗那天，在黑宁斯上校摧垮敌人背后的阵地之前，我还没有下令进攻，那个自作主张就领着骑兵冲锋的人，对死者的阵亡负有罪责。我宣布，我要将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是不是洪堡亲王带领的这支骑兵？

特鲁赫斯伯爵　不是，我的殿下大人。

选帝侯　是谁向我讲这话的？

特鲁赫斯伯爵　在开战前骑兵官兵向我讲的，他们可以再给您讲讲，亲王骑马摔了跤，人们看到他头部和腿部负了重伤，在教堂包扎来着。

选帝侯　不要说了，那天的胜利是辉煌的，明天我要在神坛之前表示我对上帝的谢忱。即使胜利比我参加战斗所获得的大上十倍，那也不能免去那个由于侥幸而把它带给我的人的罪责，我要的是奉公守法，不管是谁带领他们打这一仗，我再重复一遍，我都要他的脑袋。我将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朋友们，请跟我到教堂去！

第　十　场

〔洪堡亲王手持三面瑞典旗帜，科特维茨手持两面，霍亨索伦伯爵、戈尔茨骑师、罗伊斯伯爵都各持一面瑞典旗帜，众军官和骑兵都手持旗帜、锣鼓上。人物同前。

德夫林元帅　（他瞥了亲王一眼）洪堡亲王，特鲁赫斯！你们这是干什么？

选帝侯　（吃惊地）你们从哪里来，亲王？

洪堡亲王　（趋前几步）从费白林来，我的选帝侯大人，我要向您献出战利品。

〔他将三面旗帜放在选帝侯面前，其他官兵也随他将所携带的东西献出。

选帝侯　（有点慌乱）听说你受伤了，有无危险？——特鲁赫斯伯爵！

洪堡亲王　（兴高采烈地）请放心！

特鲁赫斯伯爵　天哪，这可怎么办？！

洪堡亲王　在开仗之前我的坐骑赤兔就倒毙了；手撞伤的地方由军医包扎了起来，还谈不上您所说的挂彩。

选帝侯　这期间你是否率领骑兵队伍冲杀来着？

洪堡亲王　（凝视着他）我？那当然！您非得要我亲自讲给您听不可？！我已将证明摆在了您的脚下了。

选帝侯　将他的剑卸下，逮捕他！

元帅　（感到震惊地）谁？

选帝侯　（将旗帜踏在脚下）科特维茨，请祝贺我！

特鲁赫斯伯爵 （自言自语）咳，糟糕透了！

科特维茨上校 上帝，我真是十二万分的——

选帝侯 （凝视他）你说什么？请看，为我们的荣誉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旗帜是从瑞典卫队那儿缴来的吧！不是吗？

〔他将一面旗帜捡起，将其展开，观察着。

科特维茨上校 您说什么，我的选帝侯大人？

元帅 什么？我的大人？

选帝侯 没错！并且是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时代的！上面的题词是什么？

科特维茨上校 我想是——

元帅 Per aspera ad astra.①

选帝侯 这话在费白林并没有应验。

〔静默。

科特维茨上校 （胆怯地）我的选帝侯大人，我能否进一言？

选帝侯 要说什么？把所有这些旗帜锣鼓都拿走，将它们悬挂在教堂的柱上，在明天的胜利庆祝会上，我要派用场！

〔选帝侯转向信使，拿来公文，打开阅读。

科特维茨上校 （自言自语）我的天啊，这真叫人受不了！

〔几经犹豫之后，上校拿起自己的两面旗帜，其他官兵也随他拿起战利品，最后只剩下洪堡亲王的三面旗帜，他也将其捡起，这样他扛起五杆旗。

军官 （走到亲王面前）亲王，请把您的剑——

霍亨索伦 （手持旗帜，走到他的旁边）请镇静，朋友！

洪堡亲王 我是在做梦？我是醒着？我还活着吗？我还有没有

---

① 拉丁文：通过黑暗走向光明。

知觉？

戈尔茨 亲王，请把剑交出来，我劝您听之任之，不要多说。

洪堡亲王 我是一个囚犯？

霍亨索伦 是这样！

戈尔茨 您听着！

洪堡亲王 能否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霍亨索伦 （强调地）现在不能！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你没接到命令就过早地冲出去厮杀。命令让你原地待命！

洪堡亲王 帮帮忙吧，朋友们，帮帮忙！我要疯了！

戈尔茨 （打断）安静！安静！

洪堡亲王 难道说我的勃兰登堡的部队被打垮了？

霍亨索伦 （以脚踏地）和胜负没关系——问题是要服从。

洪堡亲王 （痛苦地）原来如此！是这样，这样！

霍亨索伦 （离开他）不会砍头的。

戈尔茨 （同样地）你大约明天就会获释。

〔选帝侯将信件放好，又回到军官圈子中间。

洪堡亲王 （在他的剑被卸下之后）我的这位表兄弗里德里希想扮演布鲁图斯①的角色，他用粉笔在亚麻布上记录，他看到自己已坐在贵人席②上，瑞典人的旗帜在前，勃兰登堡官兵服役须知放在桌上。上帝在上，他会看到，我可不是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还敬慕他的那种"儿子"。我有一颗货真价实的德意志的心，我所习惯的是高尚的爱；如果在此刻他象老古董那样顽固地"眷顾"我，他会使我感到难过，我为他感

---

① 布鲁图斯，传说是罗马共和国的创立者，他曾下令将其儿子绞死，因他搞阴谋推翻共和国。

② 罗马最高的国家官员的专座。

到惋惜！

〔他将剑交给军官，并走开。

选帝侯　将他带到费白林，送进大本营，在那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走进教堂，人们带着旗帜跟随他，当他和其随从在弗罗本的棺材旁边跪下并祈祷时，旗帜已悬挂在教堂的柱子上。哀乐声。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布景　费白林，监狱。

〔洪堡亲王——后面有两个骑兵充当看守。

霍亨索伦伯爵上场。

洪堡亲王　瞧，是你，朋友！海因利希！欢迎你！现在是否要解除我的禁闭？

霍亨索伦　（吃惊地）谢天谢地，还这么有精神！

洪堡亲王　你说什么？

霍亨索伦　解除禁闭？他把剑还给你了吗？

洪堡亲王　还给我？没有。

霍亨索伦　没有吗？

洪堡亲王　没有！

霍亨索伦　那怎么会放了你？

洪堡亲王　（停顿了一会儿）我认为你给我带来了解放，那就随

他便吧！

霍亨索伦　对此我无可奉告。

洪堡亲王　随它去吧，你听着，一切听便！他会派另一个人来，向我报告这一消息。

〔他转过身子去搬椅子。

请坐！请告诉我，有何新闻？选帝侯从柏林回来了吗？

霍亨索伦　（心不在焉地）回来了，昨天晚上。

洪堡亲王　胜利庆祝会是不是依照决议在那里举行的？当然，这是不在话下的！选帝侯是不是光临教堂。

霍亨索伦　他，夫人和纳塔丽都来了，教堂灯火通明，庄严肃穆。炮队也被从宫殿广场召来，在感恩礼拜之际，那雄壮而又华丽的大炮便发出隆隆的声响，瑞典人的旗帜作为战利品，便从柱上飘落在地，根据大人明确无误的命令，你作为胜利者的名字也被提到。

洪堡亲王　这我听说了！是否还有别的消息？你带来了什么？从你的脸上看来，你不那么快活，朋友？

霍亨索伦　你和谁说话了？

洪堡亲王　戈尔茨，刚刚在大殿里，你知道，我在那里受审。

〔静默。

霍亨索伦　（凝视着他沉思有顷）你的处境发生了这样奇怪的变化，阿图尔，你对此有何想法？

洪堡亲王　我？那你和戈尔茨，你们这两位法官自己有何观感呢！？选帝侯是依据义务行事，现在他也会倾听心灵的呼喊：“你错了，”他会郑重地对我这样说，他大概还会说上一句罪该处死和禁闭的话，然后会说：“不过我要使你恢复自由。”那一把为他挣得了胜利的宝剑兴许会为我求得宽恕。如果

他不说这话，那是因我不配有他这样的国君！

霍亨索伦 阿图尔！

〔他停下来。

洪堡亲王 什么？

霍亨索伦 你对他竟这样信赖？

洪堡亲王 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对他是宝贵的，这个我知道，就如同儿子一样宝贵。从小时候开始，他的心已千百次地表明了这一点。是什么样的怀疑使你如此不安？我年轻有为，声誉日增，如此难道他不比我还感到喜悦吗？我的一切的一切还不是由他而造成？他亲手栽培的花木，就因为长得太快了一点，太茂盛了一些，难道他就会无情地将其践踏在尘埃之中吗？我相信，他的最恶劣的敌人也不会这样做，了解他，热爱他的你更不会这样做。

霍亨索伦 （意味深长地）阿图尔，你是由军事法庭审判。你还相信这一点吗？

洪堡亲王 我面对的是他！活生生的上帝啊，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人开恩赦免的。在那里我刚刚面对法庭，在那里我重又获得了信心。难道只是因为比命令规定的时刻早了一点把瑞典军队粉碎，就该当死罪吗？除此我还有什么别的什么过失压在心口？他让法官将我传讯到这张桌子前受审；这些法官一个个都象猫头鹰，毫无心肝，一直念叨着要处死我的时候，他难道不想着会象上帝一样高喊着“刀下留人”来到他们中间吗？朋友，他制造乌云满天的黑暗，只是为了驱散它，使我的头顶上空象太阳一样大放光明，为使他有这样的乐趣，我愿意效力！

霍亨索伦 不过听说，军事法庭已经宣判。

洪堡亲王　我听说了，不错，是宣判死刑。

霍亨索伦　（吃惊地）你已经知道了？

洪堡亲王　戈尔茨听了法庭宣判，宣判情况是他告诉我的。

霍亨索伦　天哪！对此你难道无动于衷？

洪堡亲王　我？我自岿然不动。

霍亨索伦　你这疯子！你这种自信从哪里来的？

洪堡亲王　来自我对他的感情！

〔他站起身来。

请不要说了！我干吗要以那种虚假的疑虑来折磨自己？

〔他沉思有顷，又坐下。静默。

军事法庭是按法律来审判的，按法律一定要判死刑，不过在他下令执行判决之前，在他下令开枪射击这颗忠实热爱他的心之前，连上衣也来不及解开，他自己的血就会一滴滴地滴在尘埃之上。

霍亨索伦　唉，阿图尔，我要对你说——

洪堡亲王　（不乐意地）啊，亲爱的！

霍亨索伦　元帅他——

洪堡亲王　（仍然不乐意地）别说了，朋友！

霍亨索伦　再听我两句话！假如你再不听的话，那我就不说话了。

洪堡亲王　（又转向他）你听着，我什么都知道了。好，那你说吧！

霍亨索伦　刚才元帅在宫中将死刑判决书交给了他，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赦免你，而是下令签字。

洪堡亲王　你听着，没关系。

霍亨索伦　没关系？

洪堡亲王　签字了？

霍亨索伦　我以自己的荣誉担保！这点我向你保证。

洪堡亲王　判决？——不！书面的？

霍亨索伦　死刑判决书。

洪堡亲王　这是谁给你讲的？

霍亨索伦　元帅他亲自告诉我的！

洪堡亲王　什么时候？

霍亨索伦　刚才。

洪堡亲王　他从大人那里回来以后？

霍亨索伦　他从大人那里出来下楼时摔倒了！我那时真不知所措。他还说，今天还没什么。要赦免你，只还有明天一天的时间，他的煞白的嘴唇驳斥了你自己的话，他说：我怕，不能这样！

洪堡亲王　（站起来）在他的胸中难道说酝酿着那种骇人听闻的决策？不可能！难道只因在他刚接受的钻石上有一个戴上眼镜才能看清的污点，就把赠送者践踏在地？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在为阿尔及尔的德依①进行辩护，难道不是以那银光闪闪的天使翅膀来装饰萨达那培②，难道不是将古罗马的暴君当作死于母亲怀抱里的无辜儿童送到上帝右边？

霍亨索伦　（也站起身来）我的朋友，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洪堡亲王　元帅对此缄默不语，一声不吭？

霍亨索伦　他该说什么呢？

洪堡亲王　天哪，我的希望！

---

① 阿尔及尔有名的杀人越货的海盗头目。

② 传说中的公元前七世纪阿西利阿(Assyrien)的末代国王，生活极尽穷奢极侈之能事。

霍亨索伦　你是否有那么一次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他的自尊心？

洪堡亲王　从来没有！

霍亨索伦　你再仔细想想。

洪堡亲王　老天作证，从来没有！他的头影对我来说是神圣的！

霍亨索伦　阿图尔，我要是有了疑心，请你别怪我。瑞典使者伯爵霍恩此行的目的，据说和奥兰尼恩公主有关。选帝侯夫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刺了大人的痛处；据说，小姐业已有了意中之人，在这当中你难道没有一点儿关系吗？

洪堡亲王　上帝啊！你跟我说什么？

霍亨索伦　就是你吗？就是你吗？

洪堡亲王　我就是，我的朋友；现在我全明白了，这一和亲的协议断送了我。你知道，她拒绝是由我造成的，因为公主已和我订了婚！

霍亨索伦　你这个傻瓜！看你干了什么？我不是一直在警告你吗？可惜的是忠言逆耳！

洪堡亲王　啊，朋友！请帮个忙，救救我！我完了。

霍亨索伦　怎样才能逃脱这场灾难呢？你要不要和选帝侯夫人谈谈？

洪堡亲王　（转身）喂，看守！

骑兵　（在后面）在这里！

洪堡亲王　把你们的长官叫来！

〔他匆匆拿下挂在墙上的大衣，戴上放在桌子上的羽饰帽子。

霍亨索伦　（一边帮他穿衣戴帽）聪明的一步可以救你性命，选帝侯只有和卡尔国王做成前面所说的交易，才能和他缔结和约，那你就会看到，他的心将原谅你，几小时之后你便会

恢复自由。

第 二 场

〔军官上场——人物同前。

洪堡亲王 （对军官）施特兰茨，我已跟你的看守打过招呼了，我有点急事要办，请准许我外出一小时。

军官 我的亲王殿下，您无需跟我说，我接到的命令是，您行动自由了，要上哪儿就上哪儿。

洪堡亲王 真是奇怪！难道我不是一个囚犯？

军官 去吧！您的诺言也是一种镣铐。

洪堡亲王 （动身）那好！那就随它去吧！好，再见吧！

霍亨索伦 镣铐随着亲王而去！

洪堡亲王 我到宫里去见我的姨母，两分钟后回来。

〔所有人下。

第 三 场

布景 选帝侯夫人的房间。

〔选帝侯夫人和纳塔丽上。

选帝侯夫人 来，我的女儿，来！你的时刻到了！瑞典使节古斯塔夫·霍恩伯爵，还有那一伙人全都离开了宫殿，在你舅舅的房间里我看到了亮光。来，把头巾戴上，溜进他的房间，看看你能否救出你的朋友。

〔欲下。

第 四 场

〔一宫女上，人物同上。

宫女 尊贵的夫人，洪堡亲王在门外求见！我几乎没有弄清楚，我是否看真切了？

选帝侯夫人 （吃了一惊）啊，上帝！

纳塔丽公主 是他本人？

选帝侯夫人 他不是被软禁了吗？

宫女 他身穿大氅，头戴羽饰帽，站在外面，他说他有十万火急之事求见。

选帝侯夫人 （不乐意地）这个冒失鬼！他自食其言！

纳塔丽公主 不知他有什么急事？

选帝侯夫人 （几经犹豫之后）让他进来。

〔她坐在椅子上。

第 五 场

〔洪堡亲王上，人物同上。

洪堡亲王 啊，我的姨母！

〔他在她身前跪下。

选帝侯夫人 亲王，你有何贵干？

洪堡亲王 让我拥抱你的双膝，姨母。

选帝侯夫人 （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亲王，你被关禁闭，怎么到这里来了！你这不是老帐没有算清又欠下新帐了吗？

洪堡亲王 （急切地）你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选帝侯夫人 我全知道，可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你这个可怜虫？

洪堡亲王 啊，我的姨母，当死亡象威胁我一样威胁着你的时候，请你不要这样说，你拥有解救我的天生力量。小姐，你的仆妇，你周围一切的人都拥有这种天生的力量，我会吊着你的最差劲的马夫的脖子，向他恳求说：请你救救我！在这上帝的宽广的大地上，我孤苦无援，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

选帝侯夫人 你完全疯了！出了什么事了？

洪堡亲王 啊，在通向你的路上，我看到坟墓在烛光中向我打开，明天它将接纳我的残骸。舅母，你看这双盯着你看的眼睛，有人要使它们坠入漫漫的长夜之中；这心胸，有人要用致人死命的枪弹射穿。临着市场的窗户已被预订一空，人们将凭窗观看这出无聊的丑剧。今天，他还处于鼎盛之期，就象置身于仙境之中；展望未来，明天，他就躺在两条狭窄的木板上，任凭风吹日晒，石头会对你说：这就是他！

〔公主在远处一直偎依在宫女的肩头，听到这里，一下子栽倒在桌旁哭了起来。

选帝侯夫人 我的孩子！如果天意如此，那就以勇气和镇静来迎接它！

洪堡亲王 啊，上帝的世界，哦，姨母，是多么美好！我恳求，在丧钟敲响之前，请不要使我陷入那黑暗的深渊！如果我犯有错误，那就用别种方式来惩罚我，为什么一定要用枪弹呢？！免去我的职务，罢我的官；如果法律要这样做，那就开除我的军籍。天哪，我看到我的坟墓之后，我只想活下去，请不要问，那种生活是否体面！

选帝侯夫人 请起来，我的孩子，请站起来！你这是说什么呀？你太激动了，请你冷静一些！

洪堡亲王 姨母，在你跪下为我向他当面求情免我一死之前，我是无法安下心来的！黑德维希·洪堡夫人在她死前曾把我托付给你，你这位年轻的女友曾说："我不在了，你就是他的母亲。"你当时深受感动，跪倒在她的床前，执手相看泪眼，回答说："我会把他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现在你还记得这句话吗？！去吧，把我看成你亲生的孩子，去对他说："我求你宽恕他，宽恕他！放出他来吧！"啊，你回来就对我说："你自由了！"

选帝侯夫人 （哭了）我宝贵的儿子！事已至此！现在我无论怎样求情都无济于事！

洪堡亲王 我放弃一切幸福的权利，纳塔丽，请不要忘了告诉他，我不再倾慕于她，在我的心中，对她的一切温情都已熄灭，她重又象荒野的小鹿那样自由。就象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假如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要娶她，她完全可以委身于他，我会祝贺她，我要归隐于我在莱茵河畔的田园，我要在那里成家立业，我要用自己的汗水播种、收割；和妻子儿女共享天伦之乐。收割之后，重又播种，这样年复一年，度过时光，直至老死林下。

选帝侯夫人 别说了！现在只回到你的牢房，这是我为你求情的第一个要求！

洪堡亲王 （站起身来，转向公主）你，可怜的姑娘在哭泣！今天，太阳也黯然失色，你所有的希望被送进了坟墓！你对我一往情深，你的容颜告诉我，你忠实象金子，你不会属意他人。我所要得到的，难道不使你足以自慰？我劝你到美茵河畔，

去到修道院，到你堂姐图尔恩那里去，到山里去找个有着象我一样的金黄鬈发的男孩，用金银将他买来，爱抚他。当他牙牙学语之时，教他喊你妈妈，等他长大后，指教他，怎样使死者闭上双眼，这就是你眼前的全部幸福！

纳塔丽 （勇敢地昂起头，站起身来，将手放在他的手上）年轻的英雄，到你的禁闭的地方去，在回去的路上，再冷静地看看向你敞开的坟墓！坟墓的黑暗和大小，正好一千次地表明你所参加战斗的危险！我，至死都忠实于你，这期间我要鼓起勇气为你向舅舅求情，也许我能感动他的心，把你从一切苦恼中解脱出来！

〔静默。

洪堡亲王 （在她不注意时握住她的双手）姑娘啊，你的肩上要是长出两个翅膀那该多好啊，那你就是一个天使！啊，上帝，难道我听真切了？你要为我求情？你语言的箭筒一向可在何处？今天，亲爱的，在这种事情上你胆敢向大人进言？啊，希望之光，突然在我眼前闪现！

纳塔丽 上帝将给我那百发百中的箭！如果选帝侯还是不能改变，不能改变法律的判决，对，那你就勇敢地，你这勇士就向他讨饶，你平生曾打过千百次胜仗，你也会在死亡中取得胜利的！

选帝侯夫人 去吧！机不可失！

洪堡亲王 但愿一切神祇保佑你！再见了，再见了！听你的好消息！

〔所有人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布景　选帝侯的房间。

〔选帝侯手持公文，站在安放着灯烛的桌子旁边。纳塔丽从中门走进来，在离开他几步远的地方跪下。静默。

纳塔丽　（跪下）我高贵的舅父弗里德里希·封·德尔·马尔克！

选帝侯　（将公文放下）纳塔丽！

〔他要把她扶起。

纳塔丽　不，不！

选帝侯　你要干什么，亲爱的？

纳塔丽　我为洪堡表兄求情，理应跪在您的脚下！我无意占有他，我要急切地向您承认，我无意占有他，他想娶什么人，就娶什么人。亲爱的舅父，我唯一的愿望是，他能活在世间，为了他自己，独立、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地活着，象一朵令人欣喜的花那样活着。我至高无上的主宰和朋友，我向您请求的就是这些，我料想，您会倾听我的呼声。

选帝侯　（扶起她）我的小女儿！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可知道，洪堡表兄近来犯了什么罪行？

纳塔丽　啊，亲爱的舅舅！

选帝侯　哦，难道他没罪吗？

纳塔丽　啊，这样的过失，在他嗫嚅着尚未说出“我请求”这三个字的时候，就应该加以原谅。你不会将他从你的脚下踢开的！为他的生母的缘故，你就已十分珍爱他，你会呼喊道：“来，不要哭，你就对我来说象忠诚本身一样珍贵！”在两军对阵之际，正是为了你的名声，为了你的名声他不惜牺牲一切，他才凭着血气之勇冲破了法律的限制。啊，他象初生之犊那样冲破了法律的界限，难道他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勇无畏地缚住了苍龙？先是给他戴上桂冠，因他胜利了；而后又将他斩首，历史不许你这样做，亲爱的舅舅，这太高妙了，高妙得简直可以称之为不通人性，而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没有比您更善良的了。

选帝侯　我亲爱的孩子！你的话使我感动，你瞧，如若我是一个专制的暴君，你的话就会使我的心融化在硬似矿铁的胸膛；可是我要问你，难道我可以压制法院所做出的判决？那样做其后果又该当如何？

纳塔丽　对谁？对你？

选帝侯　对我；不！——什么？对我！你不知道还有比我更高的吗？你不知道还有一种神圣的东西，它就是在军营之内称之为祖国的东西吗？

纳塔丽　啊，大人！您担的什么心呢？这个祖国啊！它不会由于您开恩赦罪而立即化为废墟，走向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将法官的判决随意撕碎的行为，你认为是不成体统；而在我看来，这却是最美好的体统，军法固然要遵守，可人的美好的感情不能弃之不顾呀，我尊贵的舅父，您亲手为我们缔造的国家固若金汤，不过除了这场不期而至的胜利之外，它还要经历另外的风暴；在将来，它还要壮大，还要扩展，在子孙

辈的手中还要更加美好。它屹立于世，繁荣而壮丽，朋友为之振奋，敌人为之丧胆，为舅舅您那和平丰富的秋天无需冷漠地用一个朋友的鲜血来浇灌！

选帝侯　洪堡表兄也这样想吗？

纳塔丽　洪堡表兄？

选帝侯　他是否也认为，随心所欲，还是循章守法对祖国都是一个样吗？

纳塔丽　啊，可怜的小伙子！

选帝侯　说什么？

纳塔丽　啊，亲爱的舅舅！对此我只能用眼泪回答。

选帝侯　（受到触动地）为什么，我的小女儿？发生什么事了？

纳塔丽　（迟疑地）他现在只想得救，别的什么也不想！看守们说，他的行状悲惨，令人骇异，出人意表，看样子他只有求生的愿望，没有别的愿望。难道他会真的看着勃兰登堡公国在电闪雷鸣之下陷于沉沦而不问一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啊，一颗英雄的心被你扼杀了。

〔她转过身，哭了起来。

选帝侯　（极其震惊地）不，我最宝贵的纳塔丽，怎么会这样呢？！他恳求宽恕了没有？

纳塔丽　啊，您要是不加罪于他该有多好啊！

选帝侯　不，请告诉我；他恳求宽恕了没有？上帝啊，我亲爱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哭什么？你和他说话了？统统告诉我！你有没有跟他谈过？

纳塔丽　（依靠在他的胸前）他刚刚在舅母的房间里，他身披大氅，头戴羽饰帽，在苍茫暮色的掩护下溜了进来。他惶恐、胆怯、蹑手蹑脚，全然没有尊严，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一幅

图景啊！我想，如此悲惨的遭遇并不能使历史上的英雄折腰的。瞧，我，一个女子，一条毛毛虫爬到脚前也会吓得撒腿就跑的女子，在狮子一般可怕的死亡的面前，我也不会那样地惊慌失措，彷徨无主，胆战心惊！啊，什么是人的伟大，人的尊严啊？！

选帝侯 （迷惘地）皇天后土，请你振起精神，我的孩子，他自由了！

纳塔丽 怎么说，我的殿下大人？

选帝侯 他被赦免了！我马上颁发赦免书。

纳塔丽 啊，最亲爱的！难道这是真的吗？

选帝侯 你听着！

纳塔丽 他被赦免了吗？他现在不死了吗？

选帝侯 我发誓，我向你发誓！在什么地方我可和这位武士谈谈？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有着崇高的敬意，他要是认为判决不公正，那我就宣布这一判决无效，他自由了！

〔他为她搬来一把椅子。

你要不要稍坐片刻！

〔他在桌边坐下，写着——静默。

纳塔丽 （自言自语地）啊，我的心儿，你怎么这样的跳动？

选帝侯 （一边书写着）亲王还在宫殿里吗？

纳塔丽 请原谅！他已回到了他的牢房。

选帝侯 （写毕封好，拿着这封信函向公主走去）我的小女儿，我的小甥女，你哭了？她把自己的欢乐托付给我，我却使她美丽的双目哭得日月无光！

〔他伸出手臂挽着她的身躯。

你要不要亲自把信交给他？

纳塔丽　去市政厅！是吗？

选帝侯　（将信放在她的手里）怎么不是呢？——嗨，海都克！

〔海都克上。

准备车马！公主有事去洪堡上校那里！

〔海都克下。

他马上就会感激你救了他的命。

〔他拥抱她。

我亲爱的孩子！你和我又言归于好了吗？

纳塔丽　（静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我也不会去探究，是什么打动了大人您的慈悲之心。不过，瞧，在我的心里我感到，您不会嘲笑我吧？无论如何这封信中，我相信有救星——我谢谢您！

〔她吻他的手。

选帝侯　当然，我的小女儿，那当然！这肯定会符合洪堡表兄的愿望。

〔下。

第　二　场

布景　公主的房间。

〔纳塔丽公主上，两位宫女和罗伊斯伯爵骑师跟上。

纳塔丽　（急迫地）您带来了什么，伯爵？——从我的军团里来的吗？重要吗？明天我能看到吗？

罗伊斯伯爵　（将一封信函递给她）科特维茨上校的一封信，尊贵的女主人！

纳塔丽　快，快给我！写的什么呢？

〔她把信打开。

罗伊斯伯爵 一封请愿书，您看，坦率，但充满着敬畏之情，为了我们的统帅洪堡亲王向殿下请愿。

纳塔丽 （读信）奥兰尼恩公主团诚惶诚恐，为洪堡亲王事请愿——递交这一请愿书……

〔静默。

请愿书出自谁人的手笔？

罗伊斯伯爵 从行文可以看出，这是科特维茨上校本人的手笔，他的高贵的名字也签在这里。

纳塔丽 共有三十个人签名，都是些什么人呢？

罗伊斯伯爵 都是军官的名字，按其官阶的大小，一个个签下来。

纳塔丽 请愿书是递交给我的吗？

罗伊斯伯爵 我的小姐，我不揣冒昧地问您，您作为我们的首长，愿不愿意将您的大名同样签上，签在诸名之首呢？

〔静默。

纳塔丽 我听说，亲王，我那高贵的表兄，已被大人自己宽赦，所以签名一事已属不必。

罗伊斯伯爵 （感到宽慰）怎么？这可是真的？

纳塔丽 尽管如此，我不但不拒绝，甚至很高兴遵照您的愿望将我的名字签在诸名之首，这一请愿书对大人的决策会派很大的用场；这有可能决定他的权衡。

〔她走来签字。

罗伊斯伯爵 太好了，您跟我们连在了一起！

〔静默。

纳塔丽 （又转向他）我看签名的只有我们团，罗伊斯伯爵！我怎么看不到勃姆斯多夫·屈拉西雷，德拉戈内·戈茨和安哈

尔特·普莱斯团的签名呢？

罗伊斯伯爵　大概您也想得到，他们的心不如我们的心为他跳动得热烈！科特维茨扎营于安施坦因，远离其他兵团，它们都驻扎这个城里，这对请愿书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人们不能拿着请愿书去到处活动。

纳塔丽　不过我想，找人在请愿书上签个字还不便当吗？伯爵先生，您要是在这里和那些正在聚会的将校先生们说说，他们还不同样附议这一请愿书吗？

罗伊斯伯爵　我的小姐，您说是在这个城池里吗？——那是个个都会签字的！整个骑兵部队都以他们的名字担保；我向上帝起誓，我们可以在全军之中展开一个签名运动！

纳塔丽　（静默了一会儿）那您为何不派出军官到这里军营中活动活动？

罗伊斯伯爵　请原谅！上校不拒绝这样做！他说这样做会授人以柄。

纳塔丽　真是一位脾气古怪的夫子！一会儿大胆，一会儿懦怯！幸好，我想起来了，选帝侯由于其他事务缠身，委托我向科特维茨传达如下的指令：鉴于他驻地狭小，命他进驻此地！我要立即处理这件公务。

〔她坐下写了起来。

罗伊斯伯爵　天哪，这太好了，小姐！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件对我们请愿书不能再好的大事！

纳塔丽　（一边写）罗伊斯伯爵先生，请您尽量好好地使用它。

〔将信函封好，盖上印章，又站起身来。

这期间不要走开，您要明白！这封信还要由您带去，在我给您下达确切的任务之前，您先去安施坦因，并把信交给科

特维茨！

〔她将信递给他。

海都克 （上场）小姐，奉大人之命，车马已经备好，停在院子里，等您上车！

纳塔丽 那你就先走一步，我马上就来！

〔静默，她心事重重地踱到桌旁，并戴上手套。

伯爵先生，您是否愿意陪我到洪堡亲王那里走一遭，我想和他谈谈？您可以乘我的车。

罗伊斯伯爵 我的小姐，我感到无上荣幸！

〔他向她伸出手臂。

纳塔丽 （对宫女）我的朋友们，请跟我来！——也许，由于信函之故，我决定立即到那里去！

〔众下。

第三场

布景 亲王的囚室。

〔洪堡亲王将帽子挂在墙上，而后很随便地坐在摊在地上的枕头上。

洪堡亲王 德尔维施①称人生为一次旅行，一次短暂的旅行，当然！从此岸走到彼岸，行程极短，而我却想在半途躺下！今天头还长在肩头上，明天它会颤抖地悬挂在身躯之上，后天它已在他的脚下。况且人们说，那边的太阳同样放射着光芒，照耀着姿态万千的大地，就象在这里一样，我相信这一

① 一位伊斯兰教的僧侣。

点。遗憾的是，这双观看大千世界的眼睛就要腐烂。

第 四 场

〔纳塔丽公主上，罗伊斯伯爵骑师前导，宫女跟上，在他们前面有一听差，手持蜡烛。洪堡亲王。

听差　奥兰尼恩公主殿下驾到！

洪堡亲王　（站起身来）纳塔丽！

听差　她已亲临此地。

纳塔丽　（欠身向伯爵）请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

〔罗伊斯伯爵和听差下。

洪堡亲王　我尊贵的小姐！

纳塔丽　亲爱、善良的表兄！

洪堡亲王　（领她向前走）请告诉我，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你倒说说，我的命运如何？

纳塔丽　好，一切都好。正象我先前告诉你的，你被宽赦了，你自由了，信就在这里，这是他的手谕。

洪堡亲王　这不可能！不，这是在做梦！

纳塔丽　请你读一下，读读这封信！你就明白了。

洪堡亲王　（读信）"我的洪堡亲王，为您过早发动进攻事而将您囚禁，无非是我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我曾以为这会得到您本人的赞同，如果您认为这对您不公，那就请您用三言两语告知我，我会立即将宝剑发还给您。"

〔纳塔丽面色苍白——静默——亲王满腹狐疑地看着她。

纳塔丽　（立即显出欣喜的神色）嗅！这不是吗？你只需说三言

两语！啊，亲爱的、甜蜜的朋友！

〔她紧握着他的手。

洪堡亲王　我尊贵的小姐！

纳塔丽　幸福的时刻到了！这里，拿去，这里是笔，那你就写吧！

洪堡亲王　这里是他签的名吗？

纳塔丽　对，"F"这就是他的签名！啊，勃克，你倒是要高兴啊！啊，他的心胸真是象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搬张椅子来，他要立即就写。

洪堡亲王　他是说，假如我认为……

纳塔丽　（打断他）那当然！快，快坐下！我说你写。

〔她把他拉进椅子里。

洪堡亲王　我想把信再读一遍。

纳塔丽　（从他手中把信抢来）还读它干啥？你没有看到教堂内的墓穴已向你张开了大口？事不宜迟；坐下你给我写！

洪堡亲王　（微笑地）看你急成什么样子，似乎豹子已咬住我的头颈一样。

〔他坐下，拿起了笔。

纳塔丽　（转过身去，哭了起来）写吧，你不要惹我生气了！

〔亲王拉铃，一侍从应声而来。

洪堡亲王　拿纸、笔、蜡和油墨来！

〔当侍从将这些拿来之后，便又退出，亲王写。——静默。

洪堡亲王　（没写几句便又撕掉，扔在桌下）开头不妙。

〔他又拿了张纸。

纳塔丽　（将信捡起）怎么，你说什么？——天哪，这不很好吗？！这写得太好了！

洪堡亲王　（捋着胡须）呸，这是一个无赖写的，不是一个亲王写

的，我想要有另外一种写法。

〔静默。他从公主手中去拿选帝侯的信。

他在信里到底写的什么呀？

纳塔丽　（制止他）没什么，根本就没什么！

洪堡亲王　给我！

纳塔丽　你要念信！

洪堡亲王　（一把抢来）那也不行！我要看看，我该如何措辞。

〔他将信展开，看了起来。

纳塔丽　（自言自语地）啊，上帝！这下他完了！

洪堡亲王　（受到打击）瞧这儿，太妙了！你读了这里吗？

纳塔丽　没有！——哪里？

洪堡亲王　他令我作出抉择！

纳塔丽　是啊！

洪堡亲王　太鬼了，真的，也太煞有介事了！对我的回答，一定是一个伟大心灵的回答！

纳塔丽　啊，朋友，他为人无比高尚！而今你要把你要做的事做好，按他的要求写吧。你要知道，这是一种托辞，这只是一种必须的形式，他把你的两句话弄到手，全部的争端便烟消云散！

洪堡亲王　（将信放下）不，亲爱的！这事我要考虑它一夜。

纳塔丽　你这人真是莫名其妙！怎么又变卦了？为什么？为了什么事？

洪堡亲王　（激动地从椅子里站起）我请求你，不要问我了！你对信的内容没有推敲！他开的条件是：我不能写上他不公正地对待了我，在这种气氛之下，你逼着我给他这种答复。天哪，我要加上一句“您对我很公正”！

〔他交叉双手抱肩，又坐到桌旁，重看那封信。

纳塔丽 （面色苍白）你这个疯子！你说什么来着？

〔她感动地俯身向他。

洪堡亲王 （握着她的手）容我考虑考虑！我觉得——

〔他沉思。

纳塔丽 你说什么？

洪堡亲王 我马上会想出我要怎么写了。

纳塔丽 （痛惜地）洪堡！

洪堡亲王 （执笔）我听着呢，怎么回事？！

纳塔丽 我甜蜜的朋友！我赞赏你心中的激情，不过我向你发誓，你团的官兵接到命令，明天要从卡拉比纳恩开出，在坟山上为死去的你开追悼会，你无法逃脱象你一样尊贵的法律的判决，你无法取消它。你就按这封信中所要求的做吧。这样我向你保证：他会向你表现出侠义精神，正如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否则他明天会无情地下令执行判决！

洪堡亲王 （写）随便他了！

纳塔丽 随便他了吗？

洪堡亲王 他要怎么干，就随他去；而我所做的是我应该做的！

纳塔丽 （震惊地向他走近）你这疯子，我想你写了吧？

洪堡亲王 （封好）"于十二日发于费白林，洪堡"我写好了——弗兰茨！

〔他将信装上封好。

纳塔丽 天上的上帝啊！

洪堡亲王 （站起身来）请把这封信送进宫中，交给大人！

〔侍从下。

他在我面前是那么威严，我不想在他面前成为一个没有尊

严的人！只有我认识到自己深负重罪，他才肯宽宥我，要是这样，我宁肯不要他的宽恕。

纳塔丽　（吻他）请接受我这一吻，马上就有十二颗枪弹将你射倒在地。我无法自制，我悲泣，我痛哭；我要说，我欢喜你！这期间，要是你不负你的心，请允许我忠实于我的心。罗伊斯伯爵！

〔听差打开门，伯爵上。

罗伊斯伯爵　到！

纳塔丽　请带着你的信，马上到安施坦因科特维茨上校那里去！大人命令团队出发，半夜之前我还在这里等待你的消息。

〔众下。

第五幕

第一场

布景　宫中客厅。

〔选帝侯半裸着身子从套间走出；罗伊斯伯爵，霍亨索伦伯爵和骑师戈尔茨随他而上——随从手持灯烛上。

选帝侯　科特维茨？带公主的龙骑兵进城来了？

罗伊斯伯爵　（打开窗户）是的，大人殿下！他带着队伍走到宫前来了。

选帝侯　怎么，你的主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谁叫他到这里来的？

霍亨索伦　这我不知道，选帝侯大人。

选帝侯　我给他规定的驻地是安施坦因！快，去个人把他带来！

戈尔茨　他马上就到您这里来，大人！

选帝侯　他在哪里？

戈尔茨　听说他在市政厅，那里正聚集着服务于您王室的全部将校。

选帝侯　为了什么？目的何在？

霍亨索伦　这我不清楚。

罗伊斯伯爵　侯爵大人，您是否能允许我们也到那里去一下？

选帝侯　到哪里？去市政厅？

霍亨索伦　出席那里的聚会！我们也曾答应参加。

选帝侯　（静默片刻）你们都去吧！

戈尔茨　走吧，尊贵的先生们！

〔众军官下。

第　二　场

〔选帝侯，稍后进来两名侍从。

选帝侯　奇怪！——我如果是突尼斯的德依的话，我就会对这种可疑的事闹个沸反盈天。我已牢牢控制了局势，在大门前，我设下寨栅，布下了大炮和榴弹炮。不过汉斯·科特维茨从普里格尼茨来，擅自接近我，我要以勃兰登堡的方式对付他：在他的额头有三绺银灰的鬈发，我要抓住其中的一绺，将他连同他的十二个骑兵中队悄悄拉到他的驻地安施坦因，干吗要把市民从睡梦中惊醒呢？

〔他在窗前踱了一会儿，又回到桌旁，按铃，两位侍从应声而上。

选帝侯　你快去打听一下，市政厅发生了什么事，要装作随便问问的样子。

第一个侍从　遵命，大人！（下）

选帝侯　（对着另外一个）你去把衣服给我拿来！

〔侍从拿来了衣服，选帝侯穿衣，并佩戴上侯爵的饰物。

第　三　场

〔德夫林元帅上场。——前场人物。

元帅　造反了，我的选帝侯大人！

选帝侯　（正忙着穿戴）镇静！镇静！你知道，我讨厌别人不经允许就闯进我的房间！你有何贵干？

元帅　大人，出事了——请你原谅！事态非常严重。科特维茨上校擅自进城，在骑士厅召集了上百名军官开会，他们当中正在传阅讨论一纸文书，该文书肯定对你的权利提出了挑战。

选帝侯　这我已经知道了！——这是为了救护按法当诛的亲王的骚动，没什么了不起。

元帅　是这样，苍天在上，你说对了！

选帝侯　那好吧！——我的心也是同情他们的。

元帅　听说，这些疯子，今天就要进宫把请愿书呈给你，如若你还坚持判决，他们就会义无反顾，——这我简直没法跟你说！——从监狱里把他抢出去！

选帝侯 （脸色阴沉）这是谁告诉你的？

元帅 谁告诉我的？是雷莱夫太太说的，此人您可以信赖，她是我妻子的表妹！今天晚上她在她叔叔雷莱夫执事家里，听到那些来自军营的军官们大声谈论起这一胆大包天的阴谋。

选帝侯 要使我相信，必得有个男子来告诉我！我要亲自到他家里，以防止那些青年英雄对他报复！

元帅 大人，你主宰一切，我恳求你宽赦亲王，以免发生不测之事！你知道，全军都爱戴这位英雄，不要使这炽热的火星，扩散为不能挽回的燎原之势。科特维茨召集了人马，他还不知我忠言劝谏你；在他到来之前，请把剑还给亲王，还给他，这是他在这次战役中所应得的东西，你要使报纸多报道他的忠勇行为，少谈他的过失。

选帝侯 这我还要和亲王谈谈，你知道，对他的拘禁不是随意而为，也不能擅自释放他，军官先生来了，我要和他们谈。

元帅 （自语）真糟！忠言逆耳！

第 四 场

〔两个海都克上，其中一人手持一信，前场人物。

海都克甲 科特维茨上校、黑宁斯上校、特鲁赫斯上校和另一些人求见！

选帝侯 （从海都克手中接过信）是洪堡亲王的？

海都克乙 是，大人殿下！

选帝侯 谁交给你的！

海都克乙 那守卫大门的瑞士人；亲王的亲兵把信交给了他。

选帝侯　（站到桌前读信，读完之后转过身来呼唤一个随从）普里特维茨！把死刑判决书给我拿来！再把古斯塔夫·封·霍恩伯爵那位瑞典使节的护照带来！

〔随从下；对海都克甲。

科特维茨和他的随从有请！

第　五　场

〔科特维茨和黑宁斯上校，特鲁赫斯伯爵，翟亨索伦伯爵，施帕伦伯爵，罗伊斯伯爵，戈尔茨和施特兰茨骑师，以及其他将校上，——其他人物同上。

科特维茨上校　（手持请愿书）我尊贵的选帝侯大人，请允许我以全军的名义，将这一纸请愿书诚惶诚恐地呈交给您！

选帝侯　在我接受之前，科特维茨，请告诉我，是谁将你召进城来？

科特维茨　（凝视着他）带着龙骑兵？

选帝侯　和团队一起来！我命你驻防在安施坦因。

科特维茨　大人，是您的命令召我而来。

选帝侯　什么？将命令拿给我看。

科特维茨　您看，大人。

选帝侯　（念）纳塔丽发自费白林，受我至高无上的舅父弗里德里希之托。

科特维茨　天哪，侯爵大人，我主，我不希望您不知道这一命令。

选帝侯　不知道，不知道！请理解我——是谁把命令交给你的？

科特维茨　罗伊斯伯爵！

选帝侯　（静默了一会儿）我对你很是欢迎！洪堡亲王业已判决，

你已决定明天带领你的十二个骑兵中队前来为他送葬。

科特维茨　（吃惊地）怎么说，大人殿下？！

选帝侯　（把命令又还给他）夜雾沉沉，团队还在宫廷之外？

科特维茨　夜，请原谅——

选帝侯　为什么不开进来？

科特维茨　侯爵大人，已经进来了；它要在这个城市里驻进您所指定的营地！

选帝侯　（猛一转身碰到窗户）怎么，已经好多时间了吗？老天！你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找到了厩房！如此更好！再次向你祝贺！告诉我，你来此有何公干呢？可有什么见教？

科特维茨　大人，这是您忠实的军队的请愿书。

选帝侯　拿来！

科特维茨　可是您刚才的话使我的一切希望都成泡影。

选帝侯　那再说一句话就可把那些话作废。

〔他读起请愿书来。

"请愿书，为我们的统帅，弗里德里希·黑森——洪堡亲王将军被指控刑事犯罪事，请求最大的恩典。"

〔对众军官。

你们的主帅可谓英名赫赫！真有那么点威风，你们这么多人为他请命！

〔又读请愿书。

这出自谁的手笔？

科特维茨　是我草拟的。

选帝侯　亲王可知道请愿书的内容？

科特维茨　毫不知情！它在我们当中传阅定稿的。

选帝侯　让我好好想想。

〔他踱到桌旁，细细琢磨请愿书——长时间地静默。

呃！倒是奇怪！你这个老武士，袒护起亲王的行为来了？你为他没有得到命令就向弗兰格尔发起冲锋的行为辩护吗？

科特维茨　正是，殿下大人，科特维茨正是这个意思！

选帝侯　你在战场上却别有见地。

科特维茨　大人，那时节我没有很好地权衡！亲王很懂得打仗，那时我要好好听他指挥就好了，瑞典人的左翼业已动摇，他们在加强右翼，如果等待你的命令到来，那就会坐失战机，使他们得以巩固阵地，这样峡谷的胜利也不会取得。

选帝侯　原来如此！——原来你喜欢作这样的假设！你知道，我派黑宁斯上校去拿下掩护弗兰格尔背部的桥头堡，如果你们不破坏这一军令，黑宁斯就会袭击成功，他在两个小时之内就会将桥梁烧掉，在里恩河畔升起胜利的旗帜，那么弗兰格尔也会全部彻底地被消灭于沼泽之地。

科特维茨　这是无能之辈所做的事，而不是你要做的，凭着命运去取得胜利的桂冠；到今天您还一直拿着命运所给您的东西。烧杀掳掠，侵犯疆土的恶龙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而逃；这在一天之内发生难道还不够吗？你所担心的是不是恶龙在沙漠躺了两个礼拜，重又养好它的创伤？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打赢它的本事，并且很有兴致再练练这种本事，就让弗兰格尔恢复元气，带领人马再来一次好了，这样我们就会功德圆满，将他赶到波罗的海之中！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选帝侯　你这个傻瓜有什么权利期望这些，在战车之上任何人都可以擅自干涉我的驾驭？

你认为，象最近一次的幸运会一直存在，以胜利的桂冠奖赏

抗命的人吗？那种不是诞生在婚床上的孩子的胜利我不稀罕，我要遵守法规，这是我的王冠之母，它要为我生出胜利的后代！

科特维茨　大人，至高无上的法律应在你的将领的心中生效，它不是你意志的条文，它是祖国，它是王冠，是你头戴王冠的本人。你所关心的难道是，请原谅，按照它来打击敌人，敌人也只有在你面前才缴械投降的法规吗？克敌制胜的法规乃是最高的法规！难道你要把竭力拥戴你的军队变成象刀剑一样的工具，那样服服帖帖挂在你黄金腰带间吗？最最可怜的人就是那在灿烂的群星中感到陌生，开口闭口就给人以这样教训的人！那种对一桩事感觉不佳就在办事的过程中而忘掉十桩事的，乃是恶劣的短视的治国之术，因为这种政治的唯一标准就是感觉。在打仗的那天，我为你洒血疆场难道是为了报酬，为了荣华富贵？上帝保佑，要是为了这些，我才不这样做呢？啊，我是自由自在地、暗自地、独立地陶醉于你的卓越伟大，你的光荣和赫赫的威名！这才是把我的心卖去所得的酬答！今天，您为这不期而来的胜利而将亲王杀死，明天我带着骑兵在山林间如若碰到这种胜利，想想亲王的教训，那我一定会象一个牧羊人，象个无赖汉一样溜之大吉。我不愿去重复亲王的行为。你手持条例，要是对我说："科特维茨，我要砍你的脑袋！"那我会说：这我知道，大人请你拿去吧，它在这里。我宣誓将我的肤发献于你的王冠，我并没有将头颅除外，然而我却不能给你不属于你的东西！

选帝侯　你这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子，真难对付！你能言善辩，我算服了你。你知道，平素我对你颇有好感，我把我的律师叫

来，来结束这场争论。请把洪堡亲王从狱中召来！

〔随从下。

我向你保证，什么叫军纪，什么叫服从，他会教给你，至少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信中所云，和你在这里，象个毛头小子那样哇啦哇啦所讲的别出心裁的自由概念完全不同。

〔他又站在桌旁读信。

科特维茨 （吃惊地）把谁叫来，把谁叫来？

黑宁斯上校 将他本人？

特鲁赫斯伯爵 不，不可能！

〔军官们不安地凑在一起议论。

选帝侯 这第二封信是谁写的？

霍亨索伦 是我，侯爵大人！

选帝侯 （读）"我要证明，弗里德里希选帝侯本人促成了亲王的行为"……天哪！真是大胆！好啊，你把他在战场上的目无法纪的行为怪罪于我？

霍亨索伦 由您负责，选帝侯大人。是的，我，霍亨索伦怪罪于您！

选帝侯 上帝，这更富有传奇色彩了！一个说他没有错，一个说罪责在我！你这说法有何根据？

霍亨索伦 大人，你还记得吗？有天夜里，我们看到亲王沉睡于花园的悬铃木下，他手持桂冠，可能在梦想来日的胜利。您大概想了解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于是便从他手中拿下了花冠，并把您胸前佩戴的项链微笑着缠绕于花冠之上；然后您就把花冠和项链，它们相互交错着，交给您高贵的甥女，公主小姐之手。亲王站起身来，在这奇妙的情景中满面通红，他想从那么可爱的手中抓取那样美妙的东西。而您将

公主拉到了一边，便匆匆离他而去。您进了门，女郎、项链、桂冠也都倏而不见，孤零零的只有一只手套在手，从谁人的手中抓来的，这他自己不知道，他又沉睡于午夜的怀抱之中。

选帝侯　怎样的一只手套？

霍亨索伦　大人，请您让我说完！这本来只是一个玩笑，可是我很快就知道了，这对他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时我通过花园的后门悄悄地走近了他的身边，就象是很随便地将他唤醒，他振作了一下，回忆起刚刚的梦境，他喜不自胜。那种令人感动的样子，您简直无法想象！他将刚才的梦境一一向我叙述了一遍，一切都很真切，他认为自己不是在做梦，他深深地相信，这是上天给他的启示，梦中所见：女郎、桂冠和光荣的饰物这一切，他都会在第二天的战斗中得到。

选帝侯　嘿嘿，真是奇哉怪也！那么那只手套是怎么回事呢？

霍亨索伦　对，这只手套是他梦境的一部分，是他梦幻的体现，它既动摇了他的信心，同时又增强了他的信心。起初，他睁大眼睛凝视着手套，雪白的手套，他觉得戴手套的定是一个有风度有教养的女子，可是在夜里他又见不到那位丢失手套的女子，他正在胡思乱想，被我这个传他去宫中听取命令的人所打断，他便没有思考他所不能思议的东西，随手将手套放进上衣的口袋里。

选帝侯　噢，后来怎么样了？

霍亨索伦　接着他便带着笔和记事板来到宫里，诚惶诚恐地来听取元帅所发布的战斗命令。侯爵夫人和公主整装待发，正好也在大人的大厅里，可是使他惊诧莫名的是，他口袋里的那只手套竟是公主丢失的！元帅曾多次喊道：“洪堡亲王！”

"有何吩咐，元帅？"他回答说，并想集中精神，可是他觉得周围的一切越发不可思议，好象是霹雳一声，大有天崩地塌之势！

〔他停住了。

选帝侯 是公主的手套吗？

霍亨索伦 那当然！

〔选帝侯陷入沉思。

霍亨索伦 （接着说）他象座石像，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笔，样子是个活人，可是象是受了魔法一般，他已神不守舍，只是当第二天大炮在莱茵河岸轰鸣之时，他才清醒过来，并问我道："亲爱的，告诉我，昨天德夫林发布战斗命令时，关于我他讲了些什么？"

元帅 大人，他所讲的，我敢说一切属实。我还记得起，我的话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他从来没有象那天那样心不在焉。

选帝侯 好吧，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向我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我要是不对这位正在梦游中的青年开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那他就不会出错，他在听取命令时也不会心不在焉，他在战场上也不会象着了魔一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认为？

霍亨索伦 我的大人，现在我想由您来加以补充。

选帝侯 傻瓜，你是个大笨蛋！要是你不把我叫到花园里来，那我也不会出于好奇和这位梦游患者开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玩笑。因此，我完全可以同样的理由认为，使他犯有过失的正是你！这就是我的军官们的特尔斐① 式的逻辑。

霍亨索伦 这已经够了，我的选帝侯大人！我敢肯定，我的话对您并非无足轻重！

第 六 场

〔一军官上。前场人物。

军官 大人，亲王马上就到！

选帝侯 好吧，让他进来！

军官 两分钟之后就来，他路过坟场，让人把门打开进去看一下。

选帝侯 坟场？

军官 是的，侯爵大人！

选帝侯 为什么？

军官 说实在的，我也不清楚。看样子他想看一看您下令为他挖掘的坟墓。

〔军官们走拢来议论起来。

选帝侯 随他的便吧！他一到马上叫他进来。

〔他又走到桌旁，翻阅文件。

特鲁赫斯 门卫已把亲王带来。

第 七 场

〔洪堡亲王上，一军官和卫兵上。前场人物。

选帝侯 我年轻的亲王，我把你搬来是作我的救兵的！科特维茨上校为你说情，将这个文件送交给我，瞧，这里有一长串的签名，共有一百多个高贵之士。据说，军队渴望你获得自

---

① 古希腊的一座城池，此处意谓先哲的箴言使人误入歧途。

由，他们不同意军事法庭的判决，你自己看看这份请愿书就知道了。

〔他将请愿书递给他。

洪堡亲王 （往里面看了一眼，便转过身来，向一伙军官看去）科特维茨，请把你的手给我，老朋友！你为我做的，比我在那天的战斗中为你赢得的要多！不过你现在要回到你来的地方安施坦因去，你不要再活动了；我已深思熟虑过，我愿意一死！

〔他将请愿书递给科特维茨。

科特维茨 （吃惊地）不，永远不，我的亲王！你说什么呀？

霍亨索伦 他要去死？

特鲁赫斯伯爵 他不应该也不可以去死！

众军官 （趋前）选帝侯大人，大人！听我们进一言！

洪堡亲王 请安静！我意已决！在军队面前我违犯了军纪，我愿意自裁以成全神圣的军事法律！弟兄们，这次的胜利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胜利我还可以从弗兰格尔那里得到；它和明天光荣取得的战胜我们内心的敌人，战胜偏见，战胜傲慢的胜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妄图奴役我们的外国鬼子必败；勃兰登堡人在祖国的土地上自由地保卫自己，因为这土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也只有他们才配欣赏祖国田野的壮丽！

科特维茨 （受感动地）我的孩子！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怎么称呼你呢？

特鲁赫斯伯爵 啊，创造世界的上帝！

科特维茨 让我吻你的手吧！

〔他们围着他。

洪堡亲王　（转向选帝侯）侯爵大人，遗憾的是，我现在就要离您而去，有朝一日，您会甜蜜地叫起我的名字，我极为感动地拜倒在您的脚下！请原谅我，在决战的那天，我过于急躁地为您效劳，不过死亡现今已洗刷了我所有的罪过。我怀着和解和兴奋的心情服从您的判决，要是您也不计任何怨仇，在这死别的时刻，能够宽大为怀，为我开恩，我的心会得到安慰。

选帝侯　说吧，年轻的英雄！你有什么愿望？我以我的话，我的骑士的荣誉为你担保，不管你有什么愿望，你都会得到满足！

洪堡亲王　啊，大人，不要将您的甥女出卖给古斯塔夫·卡尔，以换取和平！把那个不顾羞耻向您提出和亲的掮客从军营中赶走！一排连发炮弹便是对他的回答！

选帝侯　（吻他的额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我的孩子！我以此吻来答应你这最后的请求！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只要从战争的不幸中解脱出来就行；你说的每句话中现在都使我看到了胜利，克服战争不幸的胜利！我要向他回信说：她是几乎陷于费白林法律罗网，其精神几乎崩溃的洪堡亲王的未婚妻，他是在出生入死的战场上赢得的！

〔他再次吻他，并将其扶起。

洪堡亲王　那您现在就是把生命赐给了我！我再恳求您，从云端，从天堂，欢呼着将福祉降在英雄们的头上，我的大人，去和您作对的世界搏击，将它战胜——因为只有您有资格这样做！

选帝侯　看守，将他带回监狱！

第 八 场

〔纳塔丽和选帝侯夫人在门下出现，宫女跟随其余的人。前场人物。

纳塔丽 啊，舅母，别说了！你还和我谈什么道德？此刻最高的道德，就是要爱他！我那尊贵而不幸的朋友啊！

洪堡亲王 （欲走）走吧！

特鲁赫斯伯爵 （制止他）不，不要这样，我的亲王！

〔众军官挡住他的去路。

洪堡亲王 请把我带走！

霍亨索伦 选帝侯大人，您的心能够——？

洪堡亲王 （挣脱）暴君，难道想把我锁住拖向刑场？去吧！我已经和这世界一刀两断！

〔和看守下。

纳塔丽 （趴在舅母的胸前）啊，皇天后土，请以你博大的胸怀接受我吧！太阳的光辉还有什么意思？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独缺洪堡亲王。

元帅 上帝，这越发不可收拾！

〔选帝侯悄悄地、急切地和一个军官谈话。

科特维茨 （冷冷地）侯爵大人，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选帝侯 不，还不到时候！到你走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他盯着科特维茨看了一会儿，然后从桌子内拿出随从

送交他的公文，并手指公文转向元帅。请把这个护照交给那位瑞典伯爵霍恩！亲王的请求我有义务满足，在三天之内重新开战！

〔静默，他看了一眼死刑判决书。

先生们，你们自己考虑一下：洪堡亲王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偏执和轻率，使我丧失了两次最漂亮的胜利，这第三次胜利他使我深为沮丧，经过这几天的事变，不知你们是否愿意第四次和他冒险？

科特维茨和特鲁赫斯 （慌乱地）我神圣的……可敬的……您说什么？

选帝侯 你们是否愿意？是否愿意？

科特维茨 苍天在上，你就是站在万丈深渊之旁，为了救援你，他也不会无令而行！

选帝侯 （将死刑判决书撕毁）朋友们，跟我到花园里来！

〔众下。

第 十 场

布景 宫殿，丹墀突出于花园之外，如第一幕，又是深夜。

〔洪堡亲王双目被蒙，由骑师施特兰茨带领，通过花园的栅栏上场，军官们带着看守。——在远处传来送殡人群的鼓声。

洪堡亲王 喏，不朽啊，你是属于我的！我双目被蒙，可你透过绷带照耀着我，那光辉胜过一千个太阳！我的双肩长出了翅膀，我的精神在宁静的太空中遨游，就象那船儿随风飘

荡；热闹的海港眼看就要沉沦，我的生命犹如夕阳西下，走到了尽头。眼下我正在辨别颜色和形状，现在我周围是大雾茫茫。

〔亲王坐在长凳上，长凳被置于场地中央的一棵橡树下；骑师施特兰茨离开他，向丹墀望去。

洪堡亲王　多好闻啊，象是夜来香的香味！你没有闻到吗？

〔施特兰茨又来到他身边。

施特兰茨　这是紫罗兰和丁香。

洪堡亲王　紫罗兰？——这儿怎么会有紫罗兰呢？

施特兰茨　不大清楚。看样子是一个女子栽种在这里的。我可以递给你一朵丁香花吗？

洪堡亲王　亲爱的！——我想在家用水把它养起来。

第十一场

〔选帝侯手持缠绕着金项链的桂冠，选帝侯夫人、纳塔丽公主、德夫林元帅、科特维茨上校、霍亨索伦、戈尔茨等等、宫女、军官和灯烛出现于宫殿的丹墀之上，——霍亨索伦拿着一条毛巾来到栏杆旁，向施特兰茨骑师挥动毛巾，后者离开亲王，在后面和看守交谈了几句。

洪堡亲王　亲爱的，是什么在闪光？

施特兰茨　（又回到他身边）我的亲王殿下，你乐意站起来吗？

洪堡亲王　发生了什么事？

施特兰茨　不必惊慌！我只是想把您蒙眼的绷带取下。

洪堡亲王　我的丧钟敲响了吗？

施特兰茨　是的！祝福您，您是当得起的！

〔选帝侯将绕有项链的桂冠递给公主，拉着她的手走下台阶，众男女跟随他们下，公主四周火炬环绕，走到惊讶不已地站起身来的亲王面前；她将花冠戴在他的头上，项链佩戴于他的项间，将他的手拿到自己的胸口，亲王昏了过去。

纳塔丽 天哪，他快乐得要死了！

霍亨索伦 （将他扶起）赶快急救！

选帝侯 用大炮的声音将他唤醒！

〔炮声隆隆。进军。宫殿灯火通明。

科特维茨 万岁，万岁洪堡亲王！

众军官 万岁！万岁！万岁！

众人 向费白林战役的胜利者致敬！

〔瞬间的静默。

洪堡亲王 不，请告诉我，这是不是一场梦？

科特维茨 不是梦是什么呢？

众军官 进军！进军！

特鲁赫斯 去战斗！

元帅 走向胜利！走向胜利！

众人 把勃兰登堡的一切敌人消灭干净！

袁志英 译

暂缺封面